

民權素

第六集
清道人



胡伯翔

民權素第六集總目

名著

藝林

遊記

詩話

說海

談叢

譜數

瀛聞

劇趣

目錄

民權素第六集

徵文告廣

本出版部前次徵文深蒙各埠文士縉稿下覲無任感佩惟定限過促而徵例亦濶既無特定之報酬自乏名家之著述現議自本集出版日起永遠徵文重釐酬格以告來者

一普通徵文 指定詩話以後各門甲等每千字六元 乙等每千字四元
丙等每千字二元

一特別徵文分兩項 指定藝林及國內遊記甲等每千字六元 乙等每
千字四元 指定名著及國外邊疆游記甲等每千字八元 乙等每十
字六元

一徵文附則 以上等級經錄載後於篇末注明聽投稿人隨時向本出版
部依照定等取價如不及格之稿無論字數多少仍照前例璧還極遲以
半月為限 收稿處本出版部 收稿人蔣箸超

名者
浩之

周浩之

例直書鬻人道清盦花梅玉

名著目錄

花九錫賦以一院有花春晝永爲韻

三月桃花水賦以題爲韻

擬唐時三月三日賜侍臣細柳園謝表

倩桃墓志銘

海嶠府君家傳

歷代文字變革攷

治事篇釋名自序

哀南京文并序

書明末黃鼎妻事

湖上騎驢圖跋

報鄧岳生書

目錄



3 0526 6272 7

白髮童
遜 倫 古 香
眉 叔 謚 同 山
譚嗣同 式
寰冥氏 轂 仁
儀 鄒 超
箸 超
寰冥氏

2295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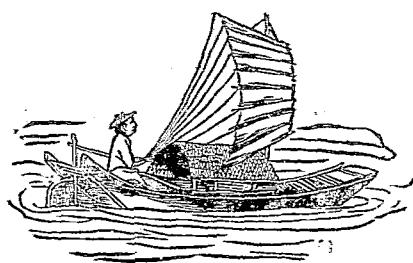
民 樂 索 第 六 集

目 錄

復友人論唐詩分體書

餽酒小啓

論文連珠十首



常 才 唐
超 孫 昂

名著

花九錫賦以一院有花春晝永爲韻

白髮童

富貴春光神仙清秩香國采膺。錦城慶洽恩自挾乎檀心麗倍增夫瑞質朱袖弄玉臺之詔飛來翠鳳雙雙絳旆迎金谷之花頌到紫雲。一』唐有羅進士虬者骨是花裁情還花領量嫣較姹香園九疊羅屏寵粉醉脂人在九華春殿遂爲異數之施用補瑤華之傳雨露無私芳菲遍遷畫蝶簾櫳銀碧庭院。』於是有九錫之禮也謹以重帷紅蕤如斗折以金翦玉奴之手一縷甘泉三升翠飄恍步障之圍珠異春羅之裁柳可是華清賜洛瓊肌怯雲波微寒好教賜沐留鄉錦字傍洞天。小有蝶采略詩香影橫斜金屋何時碧玉無瑕爰銘之以玉缸琢雪檀塵靄霞非琉璃之益植非翡翠之闢遮卿原煙月功臣百合莊嚴夫七寶我本綺羅舊主還應位置夫羣花』頌催雀使又降鸞綸敕畫院之待詔呼梨園之舊人圖以肖之花笑花裂曲以傳之花韻花神東風採筆小部朱唇彷他紫閣凌煙摹出美人之影搃徹紅腔畫鼓催來別殿之春』加以頌綺筵臨芳園蓮牋出青紫之珍蘭蕙啓黃封之舊誦女郎清說女花春九重之春色方濃九十之韶光如繡寶翰重揮新詩更奏記當日陰陽賜宴也因苑有名花喜今番珠玉成吟剛是簾開清晝』詩曰衆香國接陳芳境柳榆猩雲墮春影銜畫青鳥日邊來夢撼金鈴睡初夢種來歸福自蓉城博得龍恩降徵省欲草瑤都錦繩文好偕十寶流傳永 (景優)

三月桃花水賦以題爲韻

名著

遜 倚

第六集 民權史

連番風點。幾度雨。醉花皆到地。水亦盈潭。紅乍翻而浪闊。綠初長而波涵。魚漸肥於橋北。鷗知暖於江南。何來水頭文。文章灑落。一看是花飛時節。徑悉三三。當其玉凜湖心。冰寒山骨。衙未開。蜂鼓誰催。鴟一江半江。今水長。鳴千樹萬屬。今芳久歇。但見松頂留髡。苔痕結髮。岸柳將舒。村梅欲發。待到春回。金谷開牆。雙樹夭桃方能影上瓊欄照徹。二分明月。則見桃香惹袖。桃豔撩袍。花光非淺。花影自高。雁齒人來看。紅芳分似錦鴨頭。舟泛帳綠。賦分如杏。胡爲平冒雨。隨波花殘臥水。那堪此驚風。撲地花落櫻桃。亂如紅雨。醉倒丹霞。煙迷古渡。色滿天涯。裁紅刻翠之餘。空中色相。雲影天光。天裏別有人家。南岸茫茫。最無情兮流水。千澗點點。爲有恨兮落花。客有乘此三月者。挂裝輕移。浦帆疾起。知非向曲水蘭亭。問誰是種桃道士。築羹樂兮。天氣清愁。更愁兮潭影繁號。使陌頭春老。竟綠瘦而紅稀。何當洞口笑。纏邇雨狂而風軟。相逢塞食。何來漠漠之煙。不辨仙源。偏是溶溶之水。嘗此禊事。煩修韶華。非故桃任浪翻。水隨春暮。人兩眼而都迷。愁幾聲而若訴。春風依舊。憶崔護之去年紫陌重來。感劉郎於前度。爲想桃潭餞。別知白也吟詩。何時桃葉送行。懷獻之而作賦。
(優)

擬唐時二月二日賜侍臣細柳圈謝表

古香

伏以芳林列炬。盤桓金葉。之精瀟。桃厭尊。綠賜銀花。之鍊。會仙曹。於闕下。籠帶青絲。飄天樂。於樓頭。香分蜀錦碧。池蓮藉。亦出天家。玉井瓜桃。豈無異數。莫不著廣歌之美。頌雨露之沾。况乎魚水聯歡。吉祥共祝。旣拜芳樽之賜。又同春游之頌。有不簪組銘恩。笙簧感德者乎。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惟皇帝陛下。龍德當陽。鳳圖協

慶雲生林。松生屬風。迴采慶之香。芝連玉穗。連珠光燭銅池之瑞。玉門不警。誰愁羌笛之聲。猶陌無塵。樂春臺之日。臣下與歌於朱序。齊仰卿雲天顏。有喜於丹宸。用施湛露。遂移法駕。爰及良時。千門煙雨乍開。浮翠之陰。萬井樓臺正插。嬌黃之綻。張梨園之寶。幄工歌魚藻之詩。開渭曲之瓊筵。瑟奏鹿奉之什。金吾列仗。嘉廟舞日之天。內府傳餐。璫雪雁雲之器。乃臨波而祓禊。更即席以分珍。曳來鳳輦之春。黃金色相頌。到龍池之露。碧玉連環。宛轉朱絲。流度榴花之節。勻圓翠縵。匪分桐葉之珪。錯疑鸞母。銜來紺珠。一串卻似天然。授織得錦帶。雙絲賜比春羅。恩逾鑑尺。臣等早叨侍從。幸預尊嘗。喜借韋之新編。慶春風之先到。繁從臂上已散。華毒之消擎出人間。詎數燕條之結。無任感恩頌德下情。謹拜表以聞。
（最修）

倩桃墓志銘

眉叔

夫美人黃土。例遼詞客。之流連花柳。江山亦藉芳蹤。之點綴故蘇。小之墓。舊在嘉禾明湖之濱。倡營香域。高亭粉柱。剗翠題紅。爲附會之所傳。尙增修而弗緩。而小青雲友。翰香三墓。自陳雲伯大令修葺以來。遠遜詞流。題咏恐後。珍篇瑤什。流唱勿衰。是則玉器已冷。更增幽室之輝。紅袖有知。當下夢中之拜者。已惟天塗。山有倩桃墓者。獨嘆焉。勿及。豈以其地之稍偏。歟。夫倩桃爲宋寇萊公妾。隨公南遷。道出武林。殮葬於此。迄今蓋八百年矣。嗟乎。一堆荒蔓之煙。昔年埋玉三尺。自楊之影。午夜啼風。蟲碼眠莎。已殘碧字。鵲花點草。尙長紅心。則當冷月魂孤。塞薜蘿而悄出。如花命薄。傷壞佩之無歸。得毋秋墳起鬼哭之聲。弱骨盼法雲之護也乎。某本羸人。噫茲荒土。或蘭因

之有。在願芝侶之相招。趁黃、春晴之天。當縞、嬉灰飛之日。鑿以綺紗之石。封以落花之泥。神女新碑不數朝雲。之墓。美人山。信重題庚信之銘。銘曰：鏡波一盃螺峯雙黛。棠梨月來蘿燕。煙帶若有人兮。微步珊瑚花。紅消蘿翠。單領惟淑質。宋代令姬藏之金屋。侍彼黃扉。何圖左遷輕舟。南適言從子。役之江道。出彩雲易散。縞羽來迎。一邱秋草。香塚斯成。庚峰更年。綺羅無迹。惟見落花飄墮如雪。林依紫竹。臺近金蓮寶雲。幸護玉骨。未還爰鑄珉。字志。粉飾脂鳴呼。夜臺魂兮應知。（最優）

海嶠府君家傳

譚嗣同

光緒十二年六月十四日寅時海嶠府君歿。距生嘉慶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子時年七十一。以助振議敍九品頂戴。以團練奏保卽選鹽運使司經歷加同知銜。加保儕先選用知縣。以弟封爲朝議大夫。累贈光祿大夫。以子封爲奉直大夫。歿旣八年。其弟之子嗣同謹爲府君傳曰：府君諱繼昇。字子惺。別字曙岡。海嶠其號也。嘗道光咸豐間天下騷然用兵。然兵日益少。盜賊日益多。府屬州縣乃始各爲團練。或以在藉大臣領之。蹙則守。紓則援。使賊無往不遇。敵名材輩出。卒集於大功湖陽團練。則府君爲主。奸外犯。宄內訐。連創之。不得逞。洪秀全犯長沙。分黨疾竄湖陽。夜抵城西北二十里之蕉溪。下官民徇擢不知所爲。府君遣卒徧張鐸嶺上。熊熊林谷。光燭晝天。難以金鼓聞。賊大震。卽夜遁去。府君管帶威儀。營旣稟一不入。息而取贏。得田二十餘畝。出以佐防守費。憲之公費。且盡綜其出入。月豐而歲有餘。治禮樂局。貯藏書。課經學。拓賓興費。創會館於京師。修縣志。實義倉。數

十年用無弗給。一縣大和歲大水。又出己貲以振。兼集羣力以飽直隸河南山西之餓。而家亦未嘗或乏。固才智之過人與。抑仁者必有勇。其篤摯之性。有以發之也。光祿公累第四人。府君實伯生。有奇表。目深碧。久視日不眩。臨事速決。應第無踰。然先祖考見背年十三耳。家政盡恭一埠。遺我日用。斗匱將不支。府君憤而棄學。悉貨先業。爲居積忘其身。以圖之養親。當大事。欲諸弟誦讀。完婚姻。遣嫁諸妹。食指累數百。坐而仰之。又以其餘易先墓增祭。由資宗族。瞻内外戚屬。濟孤寒之無告者。晚更新家廟。訂族譜。與清明祀。廣始遷之祖宅。其心以爲一不具。卽無以見祖宗於地下。故雖老篤病。數展墳壠。流涕歎歎。移時不忍去。苦念光祿公官甘肅。垂歿猶誦詩曰。豈不爾思。室是遠。而聲嗟而氣絕。烏虖。吾世父海濱府君可以傳矣。

歷代文字變革攷

式山

夫天地之道。由渾沌而啓光明。人物之萌。自純龐而流錯雜。文字之道。豈不其然。覽厥變遷。可得而說。夫獨體爲文。合體爲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孳乳而多。上古結繩。庖犧於焉畫卦。庶業繇起。倉史於焉造書。時在黃帝。夫揚王庭。依類象形。形聲相益。仰觀於星辰日月。俯察於鳥獸蟲蛇。遐哉荒哉。邈乎遠矣。此上古之文字變革。莫得而徵也。唐虞中天。洚水莫定。星雲重瀋。經窮山海。伯益著有成書。河出崑崙。大禹存其本紀。然究之典謨數篇。而外精神先生難言。岣嵝碑之餘。百蠻將軍亦僞虞夏。如此。殷亦宜然。學惟周家。開基元公。制作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立教。先六書。指事會意。象形文字之體。立形聲轉注假借文字之用。宏瑞夢爲來。嘉禾稟。形制純古。點畫

不論大義既備於禮官訓詁更詳於爾雅亦越宣王中歲籀史告成洎乎仲尼誕生六經手定此唐虞三代文字之無甚變革者也然而春秋以降七國紛爭禮樂云亡羣籍遂去田疇異畝車軌殊途言語別聲文字變體書契之厄極矣大亂自此生焉於是秦起關中卒兼天下始皇蔑古遂同文書由是斯作倉颉高作爰歷敬作博學逸作憲書取裁史籀更改添簡自衛有八體有六技何謂八體大篆小篆刻符蟲書摹印署書殳書隸書是也何謂六技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經書草書是也此戰國與秦文字之變事也漢承秦制更剏草書訛取籀篇試以八體尉律初定與廢迭乘宣帝召通讀之儒張杜遂明古學新莽希制作之事甄豐遂肆訛更壁中出古文書傳賴以校正郡國得彝鼎識語半多賈文此漢代文字之革變也若乃魏晉之間南北之際字形益變別體滋興隸古八分巧者斯作垂露飛白妙者稱神然尚奉三蒼以爲歸未即舍說文而別溯至於行書漸化楷法始開嫋媚宜人學步者衆又况梓臯人語行之於中華婆羅門書得之於西域釋家立說訛稱梵氏併盧文士好奇喜述左旋右向尙怪誕者繼之以向壁虛造惑異言者志之以外國字圖此聲音六朝文字之變革者也至若唐宋元明專尚楷書兼通行草史籀之法絕矣篆籀之道衰焉然而上觀往古莫知秦漢典型又啓楷行別派庭蔦得變獻之法猶見古風微抑若晉魏之偏獨留奇峭至乃蘇黃益蘇趙董守真紙墨所存去今不遠惟省書俗寫乘意揮毫字失部居書忘形象此則風會將無可挽回而變革亦靡所底止矣（後）

治事篇釋名自序

裴冥氏

治事者何無事而思事治也。無事曷言乎事治發於至性之不容已也。曰庶幾焉爾事何以治治於實而今且委其系於名天下皆懼名吾乃不敢言名則甚矣名之爲狀也。無朕而震驚人至易歎也。莊曰朝三暮四朝四暮三非指喻指非馬喻烏寓言十九卮言日出達而觀之鮮不以爲童聞而嬰戲而人情亦卒不能不轉移於是嗚呼實則猶是也。名小異耳而人情亦卒不能不轉移於是是可以識治事之道矣。今夫翹希世之瓊寶以示野人曰汝蓋往取是顏色然喜或曰瓦礫也。則又廢然返其實未始或異而緣於名以爲沂厥野人之無識者然也。自中外開通以後因俗間呼海爲洋。於是有洋務之名。凡一切來自他國者與本國所有而少新穎者悉以洋字冠之。接溼既久遂失其本義而流爲彈抵冒辱之名。其實了無所謂。洋務皆中國應辦之事。爲抵禦他國計在此。卽不爲他國亦不能竟廢此也。世屢訛以溼務也。而驚疑之溼業之日夷也。夷也一夫倡之千夫和之流行無極鉅微終及究其所驚疑而唾棄者甚且不自知爲何等事。特掠聞其名而已矣然則苟易一名不將昔其朝而更爲取舍乎哉吾是以痛夫世之爲名倣也。將以實救之以實則一切不爲其名。惟擇其於今可行者著焉。

哀南京文并序

粵以癸丑之秋。江南變亂。烽煙杳杳。逼於城圍。龍蛇開其槅櫈。援鶴罹乎慘刦。陷廟決脰。砲火中人。虓目鬪心。帶甲滿地。何昊天之不弔。轉輪凶於一時。莫以長卿賣文。臺筆海上。鄉闕極望。日斷神飛。惟是梁鴻去國之憂。疊起於五臚。向成弭兵之願。結誓於一心。不謂職雲旣收。塗毒更酷。長平坑卒之虐戾。嘉定屠城之頑

卷之二

冤。吾輩何辜。竟了此厄。厄我人楚。楚九幽之入。何堪。視天夢重闇之叫。無路。爰掘屈原哀郢之淚。藉繪鄭俠流民之圖。

刀光不遁。鼓聲已死。石子城。隅戰局告止。弱弱臺民動色而喜。謂大軍之入城。無盪擊之更起。一片降旗相望。遙。不謂虎賁中郎之將。五陵豪傑之兵。大索三日。毒痛全城。初搜括於閨閣。咸重足以屏營。繼迺集矢巷陌。傾倒箱。傾積贓。如山與城。高擣我述。虧狀。更不成聲。則有毀垣入室。見人榜笞。擬刃銃上。舉槍向之狀。如元熊。辟跋。躡夷機上之肉。逼厭重貴。應召。稍後側目。盱穿刃貫。彈命隕須臾。是曰刲膚受掠之家。無敢寧息。藍衣垂辯。雖可認。識。投訴元戎。更不潤毀巢。獲卵老稚。累繫狂刀。屠脰沈尸。河伯冤鬼。啾音青鱗。泣泣。是日暴虐深閨。弱質秉禮。防身別略之下。晉使廣陳光天化日。更番賜人禽交獸錯。磁盤六麗姬。妾羞憤目。晉盡瞋帶挂貞枝。命沈河唇。白楊蕭蕭悲風。無恨是日淫虐十步之內行者。莫足偶。途人使負贓物。抗言擾怒。危機立伏。隱忍順受。又遇遲卒口欲置。持彈已洞腹。免截橫飛。雙闕滿目。是日殺虐。凡此虧狀。摧崖裂壑。死人如麻。川流爲涸。哀此寧民脚。捲風。弭搏等七道。與三轄。恣屠伯之啖嚼。遂使室廬成墟。晨出廳雀。風喧雨暗。斷聲落館。去鄉之子。造雨哭見夫芒。辱掌。輶轉於四方。避虎狼之蹤跡。其或凶掠一空。糲棄肅肅。索欲行不能。伏處如摵體無完衣。炊無餘糧。涼庭一吼。瑟如蟬籟。漬淚盈眶。餘生誰託。乃主將怒。然意氣廣踔。狃戰勝之餘威。與黃門之大獄。告訐郅都。橫肆謠諑。提騎四奈羅之烽。數剗如羊。磨刀霍霍。呼六朝佳麗之地。長江割守之區。民也。何罪。橫飽挾。昔之南國。劄據。

民權叢書第六集

人爭最。都王孽作難。薺陵負賴。擒擒討順侯。景裕誅。雖干戈之滿地。未羅掘於襟鬚。卽近如太平開國。流血盈衢。辛亥聯軍圍攻四隅。亦或威令威重來之鶴悲少陵。頭白之烏子女玉帛尙未作俘。獨今茲之頑踣爲自古之所無。何草不黃。何尾不追。眢井之極。望眼欲枯。下大荒而被髮。誰慨澤於蒲蘆。是非軫念民瘼。一視同仁。仰哀鴻於中澤。逐瘼狗於華臣。窮愁雲霧。將山之麓。霧籬淮水之濱。新蒲細柳。慘不成春。彼元氣之凋敝。且將亘億萬劫而永治。

書明末黃鼎妻事

儀鑄

自臺灣氏入閩。借復等之名。盜竊有明神器。一時胡虜縱橫。撲淪肆虐。士大夫乞命。異族提壺槳而望風款附者。蓋不啻萬人。其有痛銜國恤。高揭義旗。提兵而與之相抗。此在鬚眉中已稱烈丈夫焉。乃有軍團壯女擎鵝鵠以馳驅。如霍山黃鼎妻者。豈非所謂奇女子哉。黃鼎字玉耳。諸生也。鼎革時起義。後降洪經略。授以總兵。使居江南。其妻獨不降。擁衆數萬。盤踞山中。與官兵抗。屢爲其敗。總督馬國柱謂鼎曰。獨不能招汝妻使降乎。曰。不能。然其子在此。使往。或有濟。乃使之。招之。鼎妻曰。大廈將傾。非一木所詔。支然志士。不屈其志。吾必得總督來廬一面。約吾母。衆。令。雍。髮。然。我。仍。居。山。中。不。能。如。吾。夫。調。居。他。處。也。國柱。自。至。廬。鼎。妻。率。衆。出。見。貫。甲。鐵。兜。卒。凜。凜。如。偉。丈。夫。依。總。我。見。制。台。禮。遂。降。然。終。不。出。山。前。清。劉。廷。廣。陽。雜。記。嘗。載。其。事。儻。哉。此。婦。烈。烈。冰。霜。凜。然。不。屈。女。子。也。而。有。丈。夫。之。氣。焉。余。嘗。書。江。西。彭。妃。事。稱。其。義。謂。足。爲。藩。邸。生。色。顧。妃。則。身。爲。宗。婦。有。明。之。存。亡。實。與。之。因。

休。厭其發價以圖恢復。宜識此則。一諸生婦耳。乃亦不忍。袒國之淪亡。易釵盤以兒。卒呼蒼兕而與異族相抗。義概為何如哉。斯時也。身憑鷗居。峙城夫。婉婉紅顏。嚴如秦岱。馬國柱手握重兵。戰勝專閫。不能戢娘子之軍威。此其義勇更在彭妃之上。詎知天不祚朱難。支半壁。瀾傾芥海。一簣豐足以障之。明知事不可為。猶不甘聽命於滿人。至國柱來廬面約。乃始解甲。投戈山中。歸隱。誠紅粉其志可折。而不可撓。何其偉也。彼黃鼎者。與之抗僵。猶憚其嚴而不能招致。此則難乎。其為丈夫矣。

湖上騎驢圖跋

箸超

向使六符久任。百戰忘疲。金鼓三通。將軍長從天下。河山半壁。男兒無以家爲。豈不軍持黃龍。臺中興之偉業。盟刑白馬。決舉國之心也。哉。惜乎君心中變。天意難知。三千騎月夜橫馳。空抒羽略。十二辟霜天迅召。頓觸孤悲。途令伏龍神傷流涕。上乞骸之疏。投筆忘屈筆心。聞持碑之歌。學范蠡。授閒去國。自乘單舸。笑伏波忘老。出關猶獵。廢鞍覓伴。侶於漁樵。謝兵機於韓帳。故將軍其誰認我小朝廷。從此無人是誰之過歟。亦良可傷也。然而聖賢知止。俊傑識時。天子聖明。真須有竟成冤獄老臣。無狀沒奈何。亦具苦衷。儘聞江上鼓鼙。未必夢中殺賊贏得橋頭風雪。無非醉裏傷時。此則剩水殘山。桑海已經幾度。掩絲帽影圖畫。誠足千秋者已。

報鄒岳生書

塞冥氏

來書謹悉。每念足下憂貧甚切。竊以爲過矣。人生世間。天必有以因之。以天下事困聖賢。困英雄。以道德文章困

士人以功名困仕宦以貨利困商賈以衣食困庸夫天必欲困之我必不爲所困。是在局中人自悟耳。夫不爲所困豈必舍天下事與夫道德文章功名貨利衣食而不顧哉亦惟盡所當爲其得失利害未足擾我之心強爲其善成功則天此孟子所以告滕文也可見事至於極雖聖賢亦惟任之而已況足下之事尙未至於極哉天壤間自多樂趣安用此長戚戚爲耶又如某事圖裏不過隨意行之初無成見亦不預期其將來如何純任自然未必不合聖人絕四之道故遇事素無犯搘惟發端則以此心有愧無愧爲衡若某事請代思之其有愧乎其無愧乎至足下所慮是誠不可解矣昌黎伯夷頌曰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天下一人而已蓋古人以理爲斷不聞以人言爲斷心爲我之心安能聽轉移於毀譽哉儻足下必欲止此事則請深思至理之極以相曉便當伏首聽命也。

復友人論唐詩分體書

箸超

墨舞翰言飲佩無似贊覽藝林之籍縱橫翰墨之場足下其庶幾也然僕嘗有解焉唐詩分體之說雖著自高廷禮品鑒而實創始於嚴丹邱滄浪詩話割疆裂陌自謂精別書生多事可笑已檢四時之詩其工一也當貞觀上元之際文人應選騷客摘詞王楊盧骆盛稱四傑矯夢遺筆淹荷金鐘重規五言樵牧偏唱子昂百軸遐邇周知李岑之酌古變今宋沈之韋韻約句聲韻之作可稱極軼手等之大奚譏燕許哉若夫開元盛事天寶遺聞少尉舍人名屬翰苑黃鸝樓之絕唱賦自司勸凝碧池之新詩裁由給事長城屹峙文房解百家之紛五十學吟常侍

拉。千。秋。之。晉。儒。光。義。之。真。率。孟。襄。陽。之。清。超。莫。不。健。氣。凌。雲。清。思。浣。月。又。豈。必。供。奉。工。部。凌。今。較。古。乎。至。於。張。孝。舉。之。鏡。錄。權。德。與。之。淹。質。五。更。同。譽。三。楊。獨。絕。柳。州。得。風。騷。之。旨。昌。黎。留。雅。頌。之。音。長。吉。錦。囊。牌。晚。一。切。微。之。詩。箇。續。稀。千。人。以。是。言。之。中。唐。弁。冕。又。不。獨。韋。蘇。州。之。高。潔。獨。得。建。安。風。骨。也。降。及。元。和。遠。夫。長。慶。論。品。則。推。表。聖。多。才。則。稱。李。鄆。馬。戴。木。蘭。舟。之。句。名。重。墮。壇。羅。虬。比。紅。兒。之。詩。妙。嫋。詞。令。成。式。操。十六。體。之。柄。飛。卿。擅。八。叉。手。之。名。許。渾。則。力。退。先。民。義。山。則。長。於。諷。諭。淮。至。七。松。處。士。九。華。山。人。各。能。詞。吐。瑣。環。章。追。金。玉。又。豈。獨。小。杜。一。人。爲。晚。唐。之。獨。步。哉。或。謂。唐。之。盛。也。朝。無。闕。袞。故。風。雅。之。士。操。觚。所。獻。自。露。清。平。中。朝。小。康。客。矢。誠。惆。高。華。沉。實。入。雅。出。風。泊。乎。晚。季。戎。馬。內。証。智。士。才。人。動。多。感。慨。今。昔。之。感。可。深。長。思。然。則。工。部。皆。傷。時。之。作。而。何。得。爲。盛。唐。之。鐘。昌。也。或。窮。或。通。都。是。詩。家。奇。遇。一。珠。一。玉。無。非。隨。意。揮。毫。倘。由。國。運。而。區。詩。情。評。量。適。嫌。牽。附。況。以。一。人。而。兼。二。代。統。系。更。涉。混。淆。雖。滄。浪。判。別。以。來。謂。五。言。以。初。唐。爲。優。七。古。惟。盛。唐。是。祖。近。體。則。中。唐。可。法。絕。句。以。晚。唐。爲。工。精。句。毫。毫。精。心。星。露。以。僕。觀。之。則。亦。色。相。之。論。徒。以。欺。人。形。神。之。間。究。未。合。拍。足。下。更。尤。而。效。之。得。毋。與。遼。東。之。系。井。底。之。蛙。殊。途。而。同。歸。也。哉。醉。杯。復。此。幸。恕。冒。昧。西。冷。之。約。恐。不。及。當。俟。三。潭。相。印。時。與。足。下。一。證。心。盟。耳。

餽酒小啓

昂 孫

昂。啓。早。接。光。宇。猥。承。通。雅。彭。澤。鍾。毓。惟。取。足。醉。之。資。延。之。賚。錢。乃。償。畱。家。之。券。人。間。釀。聖。天。上。酒。星。兌。之。先生。誠。不。爲。愧。前者。道。經。武。林。得。親。宏。達。忻。然。命。酌。意。色。毋。忤。自。爾。以。來。益。致。懷。慕。比。日。春。華。吐。秀。大。好。光。景。坐。花。醉。月。

君子攸宜。自鳩。塵俗不能。開延賓之尊。致高賢之趾。敬遣使者送此。一鵠。越巂所傾。非有貪泉之水。麌頭新割小異。市沽之醜。頹君音節。毋爲寒音所笑。

論文選珠十首

唐才常

蓋聞清角奏而風雨至。琴之感以未。銅山傾而洛鐘應。梓之發蓋神聲者。天地之自然氣者。造化之樞紐。是以託繩綿於尺素。風雅傳正變之音。發忠孝爲文章。屈賈乃精誠之洩。

蓋聞玉生於山。雕之則華。漆出於水。鑿之則紛。惟不雕者完其太璞。惟不鑿者順其天真。是以西漢雄深卓然。並讓之無東京藻麗。漸傷風骨之庫。

蓋聞龍門之桐。高聳百尺。無枝。陽春之曲。既奏千人。皆廢。是以言爲心聲。文因人重。故右軍灑脫。遠軼諸王之藩。雖淵明高潔。蕭然表世。之巢詰。

蓋聞玲簫留之音。則唯恐其臥聽鄒衛之音。則久而忘疲。何則。以博濶心以文減質。容悅以偶俗。雖雅而傷煩。是以晉魏文人。浸有作法於涼之贊齊梁。繪靡遠等。自鄙以下之譏。

蓋聞固陰沴寒。靈厲觀而朝釋宵小。娛孽乾網奪而形骸。是以宗渾厚而屈浮。華燕許振皇唐之業。砥狂瀾而綿堅。耀昌黎起八代之衰。

蓋聞木堇敷矣。雖華不久。膏萍逐浪。雖美無根。何則。文扶質而垂條理。探本而立軼。是以植韻論文。隨虛談於華。

葉。南。北。搗。管。必。橫。紙。乎。六。經。

蓋聞模範天地。乃至人之經特步趨般種。實大匠之經尺。是以廬陵。勢軒仲。塗魯師。而上眉山。師法在腐。墨盲。左之。閭。

蓋聞坂篠九折。鳥道於而馬力。舊涂登太行。徑路絕而風雲逼。烈出於委灰。鷇會生於絕絶。是以靈陵絕幽鬼。怖柳州之巧。懼崖峻絕天厯。李山之窮。

蓋聞以古爲鏡。神屢照而不疲。如金在鎔。工雖微而待鍊。江河本其同源。涇渭區而未遠。是以元代諸賢。多濂洛關。開之遺沾。風格近表。非六朝五季之淫哇。

蓋聞皇鼓遠揚。空其中者后其外。穀欣悅目。環其質者愿其真。是以時藝斯興。整於虺毒。羣經要旨。塵以蠚函。故七子倡復古之論。終清優孟衣冠。太僕嚴有明之局。未獲西京面目。



藝木
劉文

上卷 伍角

秋 莉 訳

心 莉 訳

下卷 六角

年來坊間出版小說汗牛充棟然什八九哀情滑稽非類要則醉夢欲寫一頑廉懦立之佳構殊不易得葡萄劫一書爲秦西名人宏著經海門陸

秋心先生遂譯中敘希臘志士不堪土耳其之橫暴揭竿革命光復故土事緣以兒女之情愛情節離奇可歌可泣英雄兒女鐵馬金戈直使讀者有入山陰道上應接不暇之樂誠近今小說界獨一無二之善本焉先生譯斯文曾漫

載民立報第

一篇小說欄

縣瓦三年之

久都二十餘

萬言譯筆之

典雅暢達士

林早有定評

與惟迎本出

版部者當莫

不以先睹爲

快焉

秋心小說部第一集

陸秋心先生以蘊藉風流之筆寫纏綿悱惻之文譯歐

美名大家說部故能曲盡其緻而又恰合我國文人審

美好音各種心理曩民呼民叶民立三報時其所著

作久爲社會惟迎蓋其言外有物質足以輸灌知識導

引思想讀者受其轉移於不自覺固不僅作小說觀也

比年以來譯撰小說者日出不窮然欲如秋心所著斐

然成文章有益於社會者殊未多覩茲請諸先生彙其

宿構曰刺虎盟賛記曰鐵血紅絲曰蜘蛛怨曰蘭因四

種爲秋心小說部第一集業已出版愛讀秋心文章者當

總發行所 權民版部

藝林目錄

詩

板橋遺著

譚嗣同

唐才常

鄒容

太炎

幼狎

寄禪

天嬰

古香

漱臘

目錄

四一八六二一一二十一首
首首首首首首首首首首

漢民銘彝周浩慘佛陳幹秋心詠仁鈍根塵因昂孫

二二四四二二二二
首首首首首首首首

集六第素禮民

詞

劍吾海嘯臺廬利貞古香浪仙

回錄

一 二 一 二 一
首 首 首 首 簪超
孟劬 天仇 鍾盦 簪超

一 二 三
首 首 首



藝林

詩

春陰次王少文韻

板橋遺著

墨雲如暮壓千家。最是今春負歲華。縱飲自憐情有限。長吟更覺水無涯。溼煙縷縷繞疎竹。積蘚層層砌落花。高興輸他簷外燕。翻風掠水一雙斜。

雪後同人携酒飲水谷先生齋中

踏雪捲爐酒衝風。欹竹扉清狂。輸我盡歡暢。失寒威。山色窗前素。梅枝閣外肥。憑軒舒醉眼。一望白殘暉。

擬閨怨二首

微夜西風曉悵寥。鴻音妙入碧雲端。縱奴保得容顏好。老大歸來也倦看。
閨家女兒我不如。纔可青春十五餘。學得彈箏歌宛轉。聲聲移入那人居。
幾株楊柳絲依依。莫謂兒家門戶低。記得六郎繫馬住。尋常未肯出香閨。

西村舟中

深深秋水碧。滴蓼花紅一客亂。葭裏孤帆細。雨中村忙。梁稻熟。人喜。歲時豐。生計。惟新。愁長吟。送敬童。

過張士誠墓

藝林

爭城攘地幾經年。白骨難埋半畝田。天日徒嗟臨建業。資錢實取入凌煙。長堤冉冉行人過。豐草淒淒牧子眠。勝敗即今成底事。孝陵花鳥亦堪憐。

清明

記得梅開雪未晴。三春轉眼到清明。風光好處付輕棄。自髮愁中實易生。
塚上淒淒鶯鳥生。一年祭掃只清明。何曾滴酒能歸土。名利無人肯看輕。

破屋行爲陳四維作

野處近水無定際。屋宇何須矜華麗。安身茅茨絕塵氛。強是憂勤營宅第。君不見昔日陋巷居。顏子簞瓢樂道心。如水又不見朱甍畫棟公與侯。轉眼荆棘成荒邱。高哉陳子意幽閒。市隱靜同身在山。有室不能蔽風雨。莘莘庭草未會刪。頽然數椽勢如壇。搔柱傾欹堅不立。寂身偃仰於其中。清夜撲書星先入。我來清話坐君床。青青苔色上衣裳。破屋無求終日掩。悠游直與世相忘。高人胸襟從來擴。不在區區亭與閣。臥對青天心自適。世人未有如君樂。三更留客賴無聲。一輪皓月座中落。

述懷

一

譚嗣同

黃鸝翁雲漢。白鶴鳴九皋。嗟彼燕雀安。能測其高。息翼荆莽中。剝落傷羽毛。一枝亦可借。幾疑同鶴鷗。渺渺雲天。風雲路。將翔羽。高飛語。衆鳥飲啄非吾曹。

民 樞 素 第 六 集

述懷一

海外憑身客影孤。纏綿誰辨故。今吾事如願。曲偏多誤。詩似圍棋總謹輸。燕市脣交屠。狗輩楚狂名。濶收豬奴放。歌不用敲檻。板欲借王敦。缺唾壺。

饋歲

日月忽已邇。歲事相逼促。爲木當及時。胡爲自桎梏。蓄以御冬備。贈從吾。欲登華銀鯉。陳入戶雕文繡。繁華競珠璫。綠綾煥金玉。貧者皆努力。敢云力不足。雖無錦繡資。亦有粗穢粟。里巷歡飛騰。戚黨親情屬。一官若浮萍。家山勞遠歸。牒茲令序。過未克詰鄉俗。臨風長咨嗟。願爲鴻與鵠。

題塗山

蒼崖峻石連雲走。葉叉帶荔修羅吼。辛壬癸甲今何有。且向東門牽黃狗。

獄中偶感

頭如蓬葆猶還賤。足有旋輪未善馳。天爲老夫留後勁。吾家小弟始能詩。

鄒容

太炎

句東前輩張支著。天蓋遺民呂晦公。兵解神仙儒發塚。我來地水火風空。

花魂

幼獅

花魂何事獨綢繆。曉月暎牕半倚樓。一種妍嬈風裏斷。十分委媚雨中收。留春不住難。待客無言只猶愁。正愁啼鶯招使去。水晶簾外細凝眸。

杏花落

妬花風起最堪憐。小玉墻頭思悄然。此夜泣深珠檣外。明朝飛滿玉樓前。春歸雨送管難曉。草徑香迷燕尚眠。不與天桃門新婚。冤網人吊夕陽天。

無題

高髻如雲更細腰。羞將老眼見妖嬈。陌頭楊柳墻頭杏。逞得風前幾日嬌。

題蘭花圖贈新婚

一種幽芳帶露華。春風潛透小窗紗。數枝圓贈休嫌淡。此是今宵夢裏花。

憶別

聚散尋常事。此行奈久留。三春成往日。一別入新秋。人遠情彌摯。思深夢轉休。相期又負約。音信藉誰投。

登甘露寺望江亭

一上望江亭。江流勢欲吞。溟渤疑無盡。露浩森失乾坤。重翠山城合。淡黃海日昏。長風歸遠道。不敢走龍根。

庚戌八月於南洋勸業會場湖北館觀樊山布政督鄉人摹搆黃岡

竹樓因題

寄禪

與可廁中幾根竹。焚山千竿萬竿綠。仍呼此君造此樓。黃岡却在鍾山麓。我欲借乘黃鸝遊。還留鶴背負黃州。飄然直渡南溟外。砍竹誰能更作樓。

送俞恪士學使之官甘肅

異域豈云樂。君恩有此行。黃花秋漸老。白髮病微生。荒戍落塞葉。邊笳飛遠聲。郵籤隨雁遞。關吏候雞迎。同水知。涇渭看雲憶。弟兄憐持使節。萬里到長城。

江南重晤李梅菴學使并約九日掃葉樓登高

秋風吹桂棹。重到石頭城。坐對黃花晚。微看白髮生。幽情閑自遣。官味薄彌清。喜近重陽節。高樓掃葉迎。相交二十載。結契亦云深。自適孤雲意。聊存出世心。債多惟此帖。靜極不鳴琴。應愛枯禪至。清言振素襟。

包協如舍人以其友李商山君弔女弟子花月痕詩見寄爲題一二絕

句於後

月湖湖上有人家。十五嬋娟始嬌。不許紅塵侵玉骨。野風吹落白蓮花。紫蘭香淨掩重門。省識臺大。小謫魂莫向湖邊歌。懊惱鏡花水月。偶留痕。

題王梧生戶曹所藏韓人金醉堂詩卷

欲向西山歌采薇。白雲心事與時違。誰將東海孤臣淚。吹上南朝舊衲衣。
國破身存恨若何。遙憐荆棘泣銅駕。降王却愛魏宮妓。壯士空悲易水歌。

西湖尋秋暮

蘭陵泣。秋秋欲死先秋而僵。唯吾子。撓撓擊壁。尋將去。紫蘋荒冢。何處是。樟然一聲。野山鐘。回頭。郤見鳳林寺。模胡。猶憶舟人言。東隔鳳林只一水。爾時我已悟。酌多醉眼。欲昏。徒自摩。但見萬葉。卽下拜。秋乎。娶我此經過。夕陽。蓬蓬作碧色。儻焉隨風戰。孤柯是處傷心。莫流連。迴舟西湖看殘荷。巍然壓水誰家閣。聞道亦爲悲秋。作撲扉入。讀。朝翁詩。頤我強男。亦暗悟。安得南湖一一荷。一一荷上秋魂泊。特荷招魂兮來。胡不來秋風惡。

古香

鏡海搖波漠秋色。雪鬢老龍抱珠泣。長庭吹日玻璃碧。一點紅旗報潮入。突厥倒翻寒蛟宮。冰蟾擊鼓干雷公。雪山慙。卷銀幕。芙蓉橫海練。刀互白虹屢。搖谷是烟模。潮真宰上訴愁。烽都黑鼈藏。地神枯盡夜一身。相支梧素支。靈官駁。龍子轉瞬茫。數千里老魚臥沙妖。蜃死滿岸斜。陽凝晚紫。

民權素集第六

仿六朝人寫經字體寫華陽洞天春帖成後題此漱巖

卽心卽佛。卽神仙。欲把仙緣證。佛緣一覺。華陽原是夢。仙無情處。佛無禪。雙禽送命下迎風。妙法同參無上乘。不信紅蓮開火底。生天難度萬塵登。

受持。四偈懺。金剛三世。如來見。十方菩薩。應離。一切相。肯將佳色。負空王。
一聲佛號。一聲鐘。願向華嚴。尊舊宗。罰罪無金爲鑄。象坂依甘作寫經。儂。

甲 黃花崗英雄

漢民

七十二。英雄葬骨黃花崗。黃花開燐燐。英雄骨亦芳。
七十二。英雄黃花崗。下笑笑爲同胞。死萬古有人弔。

卽事

銘

毒霧環秦宇。鶴聲振漢關。江潮間自髮。風雨老青山。曠野看飛墜。飛崖想劍還。義師欽海內。婦稚亦歎顏。
月色明如此。臨江意若何。亂離娘夢穩。貧賤兒身多。樹老難完節。山深易爛柯。眼前不平事。黃葉送秋波。

懷人

周浩

折得瓊枝合上頭。那應暫動又還休。三年忍爲王昌住。一笑曾因越女留。丈室溫馨香在夢。明洞燼灑月當秋。如
何獨夜哀猿急。散作真珠百斛愁。

正道青袍送玉珂。南塘過盡見東阿。中心已長彈棋近。往事方疑。楚語訛。天上幾時有。明月人間無。奈是回波紅
塘欲曉流雲渺。一晵秋眸只隔河。

寓言

慘佛

通林

悲歌。惟應空室。同杞天。低處。一樽空坐。來更乏。深深語。卿是愁中我醉中。
悵向江湖。載酒來。青樓風雨。管弦哀。不須更說。人生事。收拾殘花。已費才。
無計酬卿。一念痴。洗空心地。着相思囊中。盪氣迴腸。句非我佳人。總不知。
臺羅鋪屋。美人貧。槛外青山。小草春。小說閒翻。唐劍俠。空妙手。自精神。

詠史

包胥哭。秦庭伍員轔。楚墓男兒行。所是不必問。今古。

登碣石

月落山陽。黑峯高。羣嶺低。禹王功。尙在誰復辨。華夷。

尋秦皇島

忍餓走海濱。猶詩秦皇址。齊國魯連在。死不帝嬴氏。

山海闢甲古

完璧在遠。將胡笳。竟入關。長城飛曉月。霜落劍光寒。

送唐荅身赴日留學

何須進酒喝陽關。盡把河梁別思刪。愧我無才居尺地。羨君有志看三山。忍離故國乘風去。預卜他年破浪還。本

秋心

陳幹

為前生修福而今始得到仙宴。

偕徐守寬遊滄浪亭

吾愛風流蘇子美。吟詩飲酒悅神仙。才敢認社祁國記。事惟推歸震川能讀古碑原。有幸瞻遺像却無緣。不知壁上題詩客。可是真心慕昔賢。

落花祠

百花淵畔水亭深。花片繽紛左右環。一陣飄零作紅雨。數行缺處露青山。香魂縹渺歸金谷。春夢迢遙阻玉關。安得羣芳綠庇蔭。近依廣夏萬千間。

飄零粉澤與脂香。卸卻徐妃半面粧。酒興徒豪扎北海。帶圍驟洗東陽蝶。兒兒結網千絲密。燕子銜泥一隊忙。雨風風日相姤。憑闌那不九迴腸。

贈布雷

江山莽莽雙吟魂。文字千愁那可論。南董以還無信筆。定衰之世有微言。心光淬厲百年在。舌道磋磨一夕尊海上多風寒氣早爲君得句一相溫。

詠史四章之一

詩功首荷主恩偏。顧命殊悲零相質。可憐髮兒愚。至此誰教太祖誤。於前十瓶金且收。無礙半部書。甯讀未全畢。

藝林

十

竟不離鄙學究。負他風雪叩門前。

記事

昂孫

壁。陽天氣客春江。路柳船花擁翠幙。多少風流貨孽債。青衫未便爲卿降。

書感

劍吾

花落無言冷翠微。殘春倦鳥豈忘歸。柔情偏似凌雲鶴。亂石擡頭拍拍飛。

感懷

海嘯

人情冷暖竟如斯。生不逢時我自知。沒有一枝箭在手。無從天外大聲吹。

渡錢塘江

箸超

破曉出杭州。煙雲隔眼收。風翻千里雪。春鎖一江秋。誰擣祖生楫。同登大士舟。病痕如在抱。但看濕肩頭。

春雨

春雨

踏青人阻看花程。雲氣風光辨不清。水面亂埋飛絮影。枝頭靜洗雨聲。試香檻。濕核滑。困酒餚。羞蝶夢。驚料得。晚霞出沒處。一鴉頻喚惜清明。

詞

摸魚兒

重遊滄浪亭吊蘇子美

韋盧

民 樂 集 第 六 集

問。滄。水。清。如。許。禮。學。人。在。何。處。幾。年。不。向。西。櫻。望。聞。却。一。池。雨。春。欲。暮。祇。帝。鳥。無。情。便。又。驚。飛。梨。燭。欄。覓。句。
認。誰。是。誰。碧。紗。籠。認。歌。詠。記。前。度。古。今。事。鶴。鐘。紛。紛。難。數。多。才。每。惹。人。妒。靈。均。錯。把。東。皇。怨。畢。竟。文。章。自。誤。
休。更。訴。君。不。見。奸。雜。賢。子。俱。塵。土。遺。亭。賾。有。共。五。百。名。賢。幾。間。祠。宇。占。斷。蘇。臺。路。

滿江紅 泊舟金陵用雁門集中韻

去。盡。征。鴻。盼。不。到。家。山。消。息。空。徒。倚。樓。船。百。尺。悲。涼。今。昔。半。世。儒。冠。真。我。誤。滿。腔。熱。血。憑。誰。識。甚。年。來。慣。聽。白。門。
潮。今。番。急。堤。畔。柳。還。如。緘。湖。上。燕。潭。無。迹。謾。臨。風。遐。想。繁。華。當。日。絕。代。佳。人。亡。國。恨。過。江。名。士。新。亭。泣。賾。故。宮。
寂。寞。荒。煙。理。金。碧。

蝶戀花 傷北征之不進也

懷。自。青。溪。溪。上。住。一。水。盈。盈。脈。脈。渾。無。語。幾。度。停。幸。遠。佇。苦。百。般。消。息。都。成。誤。別。後。言。情。情。莫。落。便。欲。言。時。沒。
個。提。頭。處。可。奈。機。緣。天。不。與。微。暗。又。問。靡。縫。雨。

古。香

葛。蘋。添。嵐。翠。篠。堤。洗。柳。青。鐘。聲。帶。溼。出。南。屏。如。許。風。光。搜。來。入。一。局。料。得。空。山。裏。護。花。徧。繡。錦。一。回。風。換。一。回。

夢。趕。着。棕。鞋。舟。停。南。不。停。

憶舊游 小住桐江賦此寄滬上友人

浪。仙

記西園雅集。彩筆題箋。紅袖吹笙。尊酒論文。地又旗亭賭曲。錦燈聽鶯。東風笑我。沉醉歸去。馬蹄輕有芳草斜陽。杏花春雨。畫意詩情。風零頓成夢想。那年裙屐讀事。分明回首。人何處。正江城月夜玉笛聲聲。料得大羅仙客。這遇許飛瓊。甚時節。相逢同聆趙瑟秦女箏。

鷓鴣天

孟劬

何用浮名。終此一生。黃塵鞍馬笑。綠花闌不放吟。幾自山好都隨倦眼。青歌宛宛。思盈盈。誰家玉笛乍飛聲。東桐惆悵。一株雪看。得清明有幾人。

浣溪紗

碧乳調冰雲霧絲。熟梅微雨。漲平池隔。花來往。蜜蜂兒。珠箔龍燈。啼脈脈。繡欄迴枕。夢遲遲。薄遊嘗記。少年時。臨江仙

留得青山歌舞地。秋來呼酒。登臨誰邊。叢菊綻黃金。天風吹落帽。明月照彈琴。一笑遷廬。真似寄感時。無限沈吟。蕭蕭短髮。不勝簪。微官餘客。夢多病。自侵尋。

蝶戀花

天仇

碧月鶯啼花滿樹。騎地殘紅。簾幕深深。設和淚。留歡。不住。雁聲自向蒼闕去。長是一春晴雨誤。憐畫眉兒賣鴉。添香炷。閒倚闌干。紅日暮天涯。幾點濛濛絮。

民權索第六集

笑。嘯。梅。枝。銷。客。唉。醉。眼。看。天。天。也。如。人。醉。明。日。東。風。知。也。未。落。紅。都。帶。相。思。淚。
得。花。憔。悴。燕。子。依。然。尋。舊。墨。萬。千。言。語。誰。會。會。
白。首。文。園。方。病。肺。刻。意。傷。春。禁。

念奴嬌

百年。辭。眼。是。廊。繫。慣。見。低。頭。臣。甫。三。十六。宮。花。落。盡。換。得。啼。鵝。聲。苦。痘。鼓。驚。驚。蕭。嘆。嘆。故。國。仍。歌。舞。軒。鼙。悲。歎。
桃。源。今。在。何。處。遙。望。幾。點。齊。煙。漁。舟。一。葉。自。浪。從。掀。舉。世。事。埋。愁。無。地。著。只。有。松。醪。千。古。庶。信。生。平。羊。羣。涕。淚。
此。外。渾。如。許。故。人。招。隱。買。山。行。且。歸。去。

南樓令

僧家兄古香遊西湖舟中遇雨各賦

雲。鏡。六。橋。煙。湖。光。接。遠。天。倚。蓬。瀛。詩。意。縣。縣。且。待。輕。舟。趁。雨。泊。着。屐。上。試。春。泉。
佳。節。自。年。年。落。英。掩。紙。錢。不。提。
防。鳥。醉。花。眠。借。問。酒。家。何。處。有。好。小。坐。凳。吟。肩。

箸 超



頻羅館書話

蘭亭詩無論是柳是陶爛惡之狀不可耐矣其爲庸妄人僞託無疑前四行斷章之義義字誤義又詩羲字中都作乃亦前人所未有嘗見有持晉人墨帖求售者其實不足以欺童兒居然流傳至數千百年之久而妙跡隨煙燼滅者不少此亦如跖壽顏天有幸有不幸也大抵世間貴耳者多康瓠鼠璞幸而爲豪家所收遂得久秘卽遇識者掩口胡盧不欲遽下帷責以敗人興往往然也



是書之優在點以象

救貧風爲主，賤與志異，說怪者迥乎不同。

且既嚴於搜羅又工

於藻飾以蕭家三品
之筆續虞初九百之
書炳炳麟麟洋洋灑

漢誠割記小說之五

都八十餘章初版校
讎忽促多有亥亥魯
魚之誤現已再版詳
細更正愛讀是書者
請捷足得之

軍政及軍備

二十世紀之世界強權幾欲凌駕乎公理之上故武裝實當世之必要本書於世界列強之軍備調查甚詳披卷一覽大勢周知固當人手一編也每冊三

蝶花刼哀情小說也著之者何人著超也著超

著超著
刮雪蝶

豐富尤其餘事佐以

卷之三

批發

總發行所民權出版社

民 樂 索 第 六 集

遊記目錄

燕魯奔波記（續第五集）

東陲遊記

漢水旅行二十五日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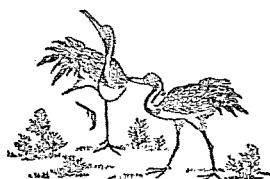
大連旅順間短期旅行日記（續第五集）

悔 天 岘 肝
原 壽 樓 若

目錄

民 慈 素 第 六 集

圖
錄



遊記

燕魯奔波記（續第五集）

悔原

四點五十分至濼口橋。濼口橋者津浦路北段橋工之至鉅者也。橋長四里許。欄高四丈餘。聯鐵網於其上。兩網繩織作斜方空。橋面橫鐵枕中央置鐵軌。軌旁置鐵板寬四五尺。以便步行人。人力車與負擔者之隨時通過。雖與火車並無妨也。橋兩端置警兵以為守。橋下有小輪停駛水面。橋為南北列河為東西流。北首之左童山孤峙。河南樹木蔭森。自車中視道兩旁地伏下至三二丈。實則地非卑濕乃河道之凸出耳。時河流甚緩。水甚淺。第見渾濁之波遠近一致。有載貨民船十數。傍岸尾履而行。河西北有土城者名曰黃河碼頭。貨之裝卸地也。車過橋。遠度較減。故予得窺測一切。山左同人語我曰。橋之所在河幅之最狹。河水之極深處也。距濟不遠矣。夫山東險。縮南北利饒魚鹽。負山帶河伏陸面海為孔孟沐浴之鄉。齊魯方伯之區而濟南拱居其中。政教所自出。文人所薦。蓋意其中必有流風善政矣。巨製足以為國光。而資觀摩也。予家趙北。與為比鄰。久聞盛色觀光之念。殆無時或已也。

五點至濟南。予之行程已至此而止。何日入伍。入伍後光景如何。人生若朝露。今日安計明日事哉。下車後。匆匆至棧。嘗食要茶。狀如餓虎。棧名來陞。位於十王殿西北。十王殿者古廟宇名也。自五里溝改建商埠。十王殿亦被圈入。改築洋樓。頗易舊觀。易神座為人居。巍巍乎津浦鐵路辦公處矣。迷信者流動謂滅神必獲禍然。則十王。

着從未嘗到天丁地甲來。與同罪之師其威靈異在哉。予食方既。同人咸來邀治。意爲老馬識途也。顧予去年過濟時。以疑獄困拘。留所七日。外得自由行動者尚不及二十四點鐘。腦核中雖印有濟南二字。至於風景山水。尚未問津。而況風月之場哉。卽向衆堅篤。衆不舍。乃聯袂出及門。詢棧主以所向。則曰商埠繁華。盡在四五馬路。不知問車夫可也。離棧向西。至大馬路。曲而南。至四馬路街里。併列燈電輝煌。人聲如雷。出摊入擠。濟例客無達賓。以故大腹賈地皮匠與臺走卒。莫不借衣貸冠。相將而來。出此入彼。蓋乃後已。予本初手不識。個中情意。謂娘僕必均佳人。款客當甚周到。耽料鬼形醜態。嚇人欲死。粉氣煙臭。聞之直作三日嘔。破題兒第一遭。掃興若是。吾望卽絕。決不作後來想。遂速衆出而歸。

六號晨膳後。咨送員謂公文及今未投。諸生仍可自由。予得令卽發。約同人遊大明湖。大明湖者濟南唯一名景也。出棧僅數十句。而著者無相。僂僂何之無已。仍遵棧主秘訣。雇洋車問車夫。順十王殿而南。入二馬路。東造普利門。(俗名西園子門)至西門外。緣城池之左。(或右)直而北。約半里。達乾健門。乾健門者。共和後之所新開也。門內鋪石道。可循以達鵠華橋。或逕城脚而南。曲折以至大街。當余等力行前進時。只見蒲荷在抱。一望無際。浣紗婦女。踏水邊。初不知其爲湖也。突有舟子二三。爭來阻道曰。先生如遊湖者。此卽湖。予家花船足供受用。請從此行。予曰。然。予意向鵠華橋。問橋何在。舟子曰。先生誤矣。雇船何必鵠華橋。自乾健門新開。久不取道於彼。蓋至彼必經西門。步大街。迂行數里。此往年故道也。今則否矣。此上彼下不失爲湖。胡爲舍近而求遠。予耳其

言之有理。叩其價，價甚廉。較所聞減數倍。蓋予未入濟南時，山左同人，即以湖景相介紹。謂中等船資，當夕陽西下時，約一兩圓。當遊人紛集時，約三五圓不等。且雇船必於鵝華橋。鵝華橋者，船之停泊所。遊人之登、降場也。夫因利乘便，智者所取。苟明白白，能達目的，則直道也可。曲行也亦可。正攻也可。奇取也亦可。何必執墨守拙與經濟時間，作對頭哉？回顧水際，果有遊船數隻，停靠淮下。卽一躍而登舟，子掉槖，悠然而去。舟長丈八，形同葦冠。內備几榻，外置木欓，布幔足供起閉。管絃可和，吟詠儼然，小俱樂部也。蒲荷開處，寬僅容舟。有垂柳植立岸際，默示人以方向。風吹簾動，清涼宜人。彼惱人溽暑，竟不和飛往何處去矣。稍曲有破廟者，面湖而立。停舟過之，則張公祠是。張公名曜，有清名臣也。更去而之他，繞湖一周。所歷寺觀，計有五處。曰鐵公祠，曰北極廟，曰匯泉禪林。
(中華佛教會支部宮內)曰李公祠。曰歷下亭。皆控扼湖際，所謂近水樓臺也。鐵公祠者，鐵公銕之香火地。鐵公當靖難師起，曾以計誘擊燕王於城之西門。事後不屈，死建文之殷。庶亦節義人也。今遺像猶在，英氣勃勃。令人敬附祠者數人，則予忘之矣。至北極廟，則高齊城垣，乾燥無味。匯泉寺幾座佛閣，微無可觀。惟李公祠局面闊遠，與衆異此。固有清刻吾民脂膏，興工動土，以酬報排洩之勤，鼓舞萬眾之至計也。雖然，謂合肥爲漢族罪人，吾不能不爲叫冤。彼固當時之政治家、外交家也。

歷下亭景更矯然。大有蓬萊風致。冠諸景而上之。其東北隅有小閣，可以小酌。可以遠眺。內備電話，靈通消息。院中央有歷下亭碑臺，尺方朱字。乾隆撰書也。胡兒有福，才好遊。善書不然。何其手續足跡，遍布海內。名勝哉！統計

湖之位置居城一隅廣二里闊四五里水之所及浸漫西北城腳兩面城湖之隙間有茅屋突立葦叢城北脚下有所謂北極門者湖之出口也水穿城而過門內置鐵繞以虞儉渡者舟子欺我余未得見迨歸後始聞之吾猶記鑿船餘祠有漁翁有裸童漁者童頂眉壽破笠操竿頑童赤身裸體高唱採蓮天然一幅好圖畫惜余不才不能寫真耳

七號八號由王殿步行至辛莊辛莊爲第五師駐在地有圈牆焉東置一門曰東營門軍民住居之界即以圈牆爲限予等來入伍派分轄重第五營今而後予卽爲行伍中人矣國家養兵百年用僅一旦今無一旦之用其閑適可知爰抒所見謹守在濟言濟之例爲風景家資一耳之助非軍人敢多贅也

濟南之風景彰明較著者曰大明湖曰趵突泉曰千佛山曰開元寺大明湖趵突泉爲濟南城廟之水色開元寺千佛山爲濟南城外之山景而開元寺距城獨遠聞寺內有龍洞佛像奇妙幽珍予不及見之未敢剗其媚妍蓋予性有癖凡所聽聞皆非精神的爲物質的不可以意會者則予必待親眼目睹後下善惡之斷否則雖聖人口賢唇予亦不雷同是非因其好惡以爲吾之好惡大明湖予已述之茲述趵突泉與千佛山

趵突泉者趵躍出水之謂位於城外西南方泉源計三南北縱列成直線形突出之狀如竹苞如石乳泉口約三十公尺間隔約一丈米達升高約五十生的其左右石縫土窟中蜂湧而出之水亦不可勝計衆泉之內惟三泉量大所出之水潔淨無塵出水之度晝夜不舍以故泉之附近水不盈尺浸至下流遂洋洋溢瀆或渠川所謂

涓涓不塞。將成江河也。觀彼流泉而知宇宙間之事事物物。皆有極者之妙。渠渠渠石砌水沿渠分流於東西。有茶肆與龍王廟夾峙於南北。相間僅兩丈。統計泉附近之茶肆。凡數十。泉下肆爲最宏闊。緣其接近泉面也。肆中皆有淫蕩婦女。說鼓詞。唱淫調。狼號鬼叫。悉不知恥。故潔者望而退色者就而飲。趵突泉也。弔勝場耳。誨淫所耳。泉南某茶肆。現已改爲山東通俗圖書社。吾不知濟南人視此較衆肆作何比例。生何觀念也。龍王廟黑暗陰森。乞丐實其中。壁右廁所。遺矢瀦穢。竟堆墜渠中。逐流而去。吾不知衛生家聞之。又當作如何感想也。其餘若貨棧。若商店。若酒樓。若飯莊。均林立前後。計自南門至北口。佔地幾百畝。統名曰趵突泉。而實則非趵突泉之真景也。亦不過一市場而已。要之泉之局勢。彷彿滬中城隍廟。惟污穢不潔。則過之。

千佛山。臥伏城南。墳然邱起。懸崖絕壁。攀登爲難。所謂佛廟者。即建於其北坡。予登山時。適在重陽節後。重陽節千佛山之廟祭日也。遊人若蒼紛同朝海。雖當大雨之後。道路泥濘。彼帶辯紳衿纏足妖魔。仍持香提卜。接踵而來。山確甚峻。幾若直立。行着青之楊士廳。巡撫山東時。撥款創路。以十數級轉一轍。而行者方大便。予造山顛。不棄而汗。懸想往日之艱險。或更倍之。楊君之利民。有足多焉。夫山不在高。望遠爲尚。苦之來此。非赴美人密約。如彼大隊惡少。非祈禪迎護佑。如彼一羣頑固。乃爲看山望遠。吸清洩鬱而來。既入其室。必登其堂。宗廟之美。不及觀山壁之佛。未曾數倉忙。尋閑廊。憑北窗。舉目遠矚。而方十數里之濟南城。竟陷入坑中。樹木縮同寸草。樓閣變爲片瓦。人行似蟻。馬跳若鼠。道路縱橫。界線繚緝。如布穢。如網築。甚美觀也。不但此也。彼一道黃光。鬱鬱曲曲。自

西。南。而。東。北。如。常。山。之。蛇。盤。踞。於。濟。南。坡。北。者。非。浩。浩。蕩。勢。同。奔。馬。之。黃。河。乎。彼。尖。頂。圓。底。秀。然。孤。立。一。個。黑。餚。首。如。錐。倒。插。於。河。邊。與。濟。城。之。東。北。者。非。齊。襄。三。周。之。滑。不。洼。乎。羣。山。環。繞。網。設。三。面。金。城。漫。池。不。是。過。也。廟。中。香。煙。繚。繞。男。婦。雜。查。寔。非。高。人。停。足。地。惟。柱。上。聯。語。略。可。意。味。而。已。上。聯。云。平。步。上。層。雲。何。人。不。作。登。高。想。下。聯。云。回。頭。看。絳。磧。到。此。方。知。臨。下。難。此。極。有。工。夫。語。也。邁。步。而。下。足。滑。幾。仆。者。庶。至。驚。則。景。猶。入。勝。回。顧。山。頭。層。層。嶺。閣。點。點。雲。煙。無。限。幽。意。百。看。不。厭。宜。乎。悟。塵。自。東。京。函。我。云。千。佛。山。吾。之。舊。遊。地。一。日。一。次。幾。折。我。屐。願。君。亦。灑。淚。其。上。洗。濯。佛。面。云。

東睡遊記

天壽

此余六年前舊作也。揆諸今日情勢，苟無大懲，殊故錄之以供吾國士大夫談邊事者之參攷。至其中隱漏之處，正自不少。尚望後之君子，有以教正焉。

余於俄日戰局告終之十有七月，偕友人某君，將遊滿洲，以觀察戰後之狀況。并日俄兩國在滿洲之行動，東裝既竟，友人病不果行。余遂率同遼陽人韓某，由東京出發，八月既望，至神戶。大阪商船社會之鐵嶺丸，越二日始出航，乃返大阪，訪友人李君，復偕行至神戶。月夜，登阪神，訪山絕頂，撫巖下，視山海皆呈奇觀。市中燈火，燭爛如繁星。夜半，露下，衣欲濕，乃復屢增而下，酉返旅舍，越一日，李君去，整裝登輪，寢具之外，尚携有雨具、防寒具及防身用之小手鎗、短刀各一。海行三日至大連。是時馬關有疫症，輪舟經此而來者，必由海關防疫員館毒後，始許

民 品 索 第 六 集

上陸。故停港中十餘小時。日友末永君先得東京友人某君函知余來。特為之招待。一入大連市中。幾令人不知其為中國領土也。

大連灣者。土名青泥窪。金州廳所管之地也。十餘年前。尚為一荒僻漁村。居民三十戶。皆業漁。南至旅順數十里。為北方不凍之良港。兩山環抱。海風不能泊。四五千噸之大船。而吾國滿洲商貨之出口。大都由遼河注集於牛莊。故無有謀此良港者。自東清鐵道南線成。(日人現改名為南滿鐵道)。俄人於此盡力經營。開馬路。設市。鑿築海岸。洋樓高聳。旅客雲集。『達爾尼』之聲。舉幾與亞東各大埠。以齊驅。秦皇島。牛莊。兩港。無形中。因之。大受影響。甲辰一役。俄人以戰敗之結果。鐵道自寬城子以南。悉讓授於日本。而日本遂得繼續。有此半島之租借權。甲辰至今。不過數年耳。大連街市。悉改名稱。甚至人力車夫及小本商販。皆持一種半中半日不規則之語言。以相交際。(如不過本。遜都。理腮。哥腮。哥賀。將。捋。多等語)。華商約千餘家。除三太爺廟南(日人名常盤町)之商務總會外。再無一商業機關。一班苦力。皆自山東登萊等處負販而來。性愚且慚。以細故。受日人之鞭撻者。幾於觸目皆是。至所謂西崗者。又為華人藏污納垢之所。戲園妓館。賭場煙榻。皆在焉。學堂無一華人公立私立者。即日人所立之數小學。華人入學者。幾不得百分之十五六。稅關雖懸中國國旗。實由日本人花卉氏主持。一切時或有戴紅綵帽之數人。執役以隨關員之左右。英美俄各有領事館。一巡警半用華人。衣警服。佩長刀。一切與日殊無異。執報館業者兩家。滿洲日報。為其關東都督府之半官報。遼東新聞。亦得南滿鐵道會社之補

助。而以半漢文半日文刊行之。余友張君曾為之代主筆。政。但所紀皆撫瀋禦事。故閱者亦無所重輕。總之。大連一港。吾國人除中國銀行分行。華商。商務總會及販運大草及草餅。草油之商號數家。匯發號數家。外再無一重要營業者。將來期滿收回。即此項經營。港政之償金已難數計。况其他官營公益事業。尙不少耶。吾國政府人民茫然無絲毫之預備。竟使北方良港。將成爲永遠租借地。吁可慨已。

越五日。乘車至奉天。沿途經過站落。爲大房身。金州普蘭店瓦房店。熊岳城。蓋州大石橋。遼陽。煙臺等處。大房身。爲一小部落。居民十餘家。籍山東。執農業。金州夙爲梅勒章京駐在地。（梅勒章京即副都統爲滿洲語）後改。爲金州廳。半島租借地。先本以此地爲界。降將軍掛旗。受某國人多金。劃入普蘭店。不但失地百餘里。即雅子窩。五島。雙島三處之鹽產地。亦爲外人所有矣。瓦房店在復州北數十里。復州南臨海濱。自熊岳城至普蘭店。著取道復州。則成爲曲線。而復州又非商業重要地。故當舍復州。以經瓦房店。近亦成一小村鎮。熊岳城在蓋州南。南六十里。西至海十五里。傍海有熊岳山。今爲熊岳堡下。有熊岳河。濱海多魚。居民半倚此爲生活。自某國人侵入後。而熊岳城之漁業權。遂不保矣。蓋州今爲蓋平縣。遼東重鎮也。控扼海島。翼帶城壘。并邑驛。列稱爲殷阜。論者以爲遼東根柢然。今苦勢殊滋。東要隘。又在旅大及大孤山。安東縣等處。而不在蓋平矣。其附近沿岸。有二道溝。三道溝。溝塗藍旗。紅旗。五處皆產鹽。大石橋去蓋州六十餘里。鐵道自此分一支線至營口。遼陽爲清朝。天命九年建都之地。號曰東京。故尚有宮城舊址。千山勝景在城北五十餘里。外人於盛夏時多有避暑而來者。

附郭十餘里荒塚壘壘寒煙野草鬼聲啾然蓋明清之役戰死於此者五十餘萬人日俄之役死者又十餘萬人前後不過四百年斷頭折足埋骨於此者已達數千萬其慘狀為何如耶故土人有呼遼陽城為鬼城者詢非虛語煙臺乃一小村落先是俄人經營鐵路時欲奪奉天遼陽之商力在此建廣大之車站闢市街修道路揆其用意直欲將東清支總設三大商場一為哈爾濱一為達爾尼一即煙臺蓋未料其計畫之終成泡影也車行一日夜至奉天宿小西關外十間房某客棧十間房者即日本人於內地雜居外所指定之租借地也去車站里許先是余之來滿洲也固別有目的遊歷之說特飾詞耳余於八月初旬得在滿洲秘密黨人之報告謂事機成熟急待進行乃以商之東京本部諸人咸相贊助余遂重受本部之委任荷負完全責任而為此行時携有本部頒發之遼東軍政府關防一顆委任狀若干革命方略數冊經營遼東一特別團體所製定之井字旗數十張（與隨時參議院所製定之總統旗同式）此時悉秘運至奉天與駐奉黨人會合而急欲探明其所運動之實力以定舉事方針乃商之駐奉胡君囑其以和文電報密召各路代表至奉會議閱三日至者十七人遂於某日夜中集會於小西關外之一日本旅館據各代表陳述之言與送往東京報告書尚不大矛盾惟軍械一門胡君謂係某國海軍大將之公子某擔任接濟並申明其軍械儲藏所即營口倉庫凡滿鐵火車經過之地無不能輸送自如者余素知某國人喜証語聆胡君言頗疑其不實乃面請各代表在奉勾留一日俟余親訪某公子解決軍械問題後再定大計翌日余與胡君及日友末永君往訪某公子接談之際語亦毫爽胡君與之重申前約並謂

學事之期。業已確定。軍械還輸。刻不容緩。今日特來面約接收日期及方法地點。以便進行。而某公子亦慷慨發言。謂諸君艱苦備嘗。始得籌畫。至於今日大捷不遠。當為預祝。今日祇請以日期地點見示。其方法則不勞諸君顧慮也。余與胡君各致謝辭。且舉杯以為之壽語畢。急返旅舍。邀各代表復開會議。決計發難。並與諸代表就各路現在之情形。以定接收軍械之日期與地點。議定後。胡君即日列成一表。轉致某公子。余則守待某公子運械之佳音。不料某公子者。忽自旅順來一郵函。謂軍械雖能辦到。但須先給半價。方可圖成。餘款由彼一人擔保。鐵道運輸之費。則更一文不可少。其所開之半價。較在大阪購買之正價。已不大懸殊。於是知某公子者。尙未脫其國人善詆語之特性。平日所謂熱心贊助吾黨者。不過如一般市儈。取悅於主顧之言詞。非果與吾黨有特別之情愫也。適胡君自外歸。閱其函。知大失望。乃就余互商善後之策。其結果仍由胡君密電各代表。稱械事稍有變動。進行之期恐不能如前議。專暫緩宣布。以免搖動人心。貽誤大局。而余此行之目的。至此不得不一小結束矣。其時有友人白君。寄居朝鮮新義州。聞余之來也。特趨至奉天。共商進止。余以受詆於某國人之事。相告對坐。歎噓。惟有互傷末路而已。

蹉跎。復蹉跎。余自東京至此。已四閏月。胡天飛雪。已逾八月之期。滿地嚴冰。又起窮途之恨。囊中金盡。蓋已久矣。而余友白君。尚衣一夾和服。瑟縮之狀。不言可知。余乃飛函於京。友程君處。告急。不數日。得復書。並介紹信。一致吳綏卿。一致王奇裁。吳為督辦公所督辦。王為巡警總局總辦也。時吳已赴間島。余乃持函往晤。王。王山東人性。

豪邁無宦氣。雖服官清廷實輸忱。民黨見余之來。其狀態似頗能領悟。故亦不窮究余之行蹤。卽以二百元相贈。余得此除償還旅舍外。復以半數分給白君。乃携其餘者以就途。而赴長春。蓋此時之目的。又在旅行矣。

此時猶有一事。最足爲紀念者。卽余友白君被捕之耗也。先是余往長春館於友人商君私立之小學堂。卽就商君籌議安置白君之計。適長春交涉局缺一譯員。擬卽薦白君承其乏。以爲暫時棲身地。不料余去四五日。有某國人名吉川清者。將白君之行蹤密告之於警局。警局却之。復密告於總督公署。時總督爲徐世昌。得密告後。驚惶萬狀。卽日戒嚴。並面諭王奇裁設法拿辦。不數小時。而白君遂被捕入奉天之監獄。後聞其深得王君之維護。尙未至爲獄卒所苦。越一年。始出獄。

長春本蒙古郭爾羅斯地。郭爾羅斯公恭額拉布坦。私招內地民人張立緒等開地。清嘉慶四年。奉旨派將軍秀林會同盟長拉旺前往查辦。將軍秀林等以事閱多年。已開地二十六萬餘畝。居民二千餘戶。未便驅逐。遂奏請設立通判巡檢各一員。以資彈壓。而歸吉林將軍管轄。迨其後人口漸多。乃改設府治。東清鐵道成。遂成一繁盛之都會。車站有二。一在孟家屯。一在頭道溝。均去郭五六里。人口約十餘萬。日俄戰後。讓受於日本之鐵道。卽以此爲交接點。伊通邊門外之市場。再無大如此者。輸出於營口及大連之貨物。以高粱。大蔴。豆油。燒酒。棉花。布疋。蘇油。木材。諺音人參。毛皮等項爲大宗。地勢實占滿洲商業上之中心。其能凌駕吉林府而上之良有以也。

居長春半月。餘天寒日短。倍覺愁生。值其時間。島交涉中日兩國政府。正有相持不下之勢。余遂欲以私人資格。

爲邊疆觀察之行。是時吉長鐵道尚未竣工。居停主人商君。復購馬一頭。以爲余壯行色。乃於十月十日。携一馬。一僕。由長春向吉林行。日午。天大雪。行三十里。宿馬頭台子。但余此行既無長途之良侶。而沿路又無古跡之可尋。惟有日記。經過途以爲旅舍。消閒之品。故自本日起及抵俄領海參歲止。日記所見於冊。兼以攷證。或足供後余旅行者之參攷焉。

十一日晴。行三十里。至飯牛溝。早餐。常備軍二百人駐焉。再行五十里。宿玻璃河子。亦駐常備軍一百人。

十二日行四十七里。至殷家屯。居民殷富。清貝子載振。過此時。曾改名爲太平村。又八里。至大橋。有常備軍一百人。再行四十里。宿大河水子。又有常備軍一百人。

十三日。經小水河子。至老爺嶺。早餐。嶺高里許。紆迴盤曲。松蔭蔽空。嶺下有某堂官墓。再行二十里。至吉林城。

(未完)

漢水旅行二十五日記

岑樓

不慧家居漢水之陽。少時依母歸甯。見有長河橫道。舟子迎渡。輒問母氏。此爲何河。母氏云。是乃堯河。亦名漢水。禹貢所謂道漢水。至於嶓冢者此也。子後日讀古人書。當能明源流所在。惟沿河一帶之風土人情。頗有可觀。子有志。宜駕舟一遊。不慧及長。頑與慢成。讀古人書。不務心得。斯河源流。實然罔覺。加以世事搖人。境遇拂意。不慧又從師萍園風塵。浪迹海內。望故鄉兮萬里。返江東乎無顏。漢水之遊。於是託諸夢魂而已。客秋九月。旅居鄂城。

民權素集第六

細雨綿綿。微風故。朋輩隔絕。幽齋淒涼。閱酈道元水經注。以自排遣。中載漢水事甚詳。竊私幸曰。斯可以明漢水之源流而慰向日慈母之訓矣。未幾友人某君約遊漢水。十月朔日。卽須同行。不慧欣然允之。且復喜曰。數載積望。一朝願償。豈僅明源流慰母訓而已哉。當必有補地理學者之不及。而爲諒訪與情者之一助也。十月朔日。轉瞬卽屆鵠鳴將已。是日晚。見友人某君。卽抵予肩。催促就道。不慧從而登舟解繩。掛帆前行。起程地點爲漢陽。南岸。噴斯。卽漢水匯流入江之所也。舟爲友人所雇。艙室褊小。僅可坐臥。不能憑立。幸舟子善於招待。無甚茹苦。經十餘里。中流皆帆檣。如綫。兩岸俱樓房。如鱗。頗頑。煙肉上聳。雲霄蕭灑。馬車時震耳鼓。此蓋漢口。漢陽之鎮市。有如是者。又經四十餘里。傍岸有十數草廬。售賣食品。不慧與友人就之飲酒。則見杯盤勺箸。備極劣濶。椅櫈几榻。不堪塵垢。移諸鄰比。亦然。乃沽酒一瓶。而返問其地名。曰戴家嶺。甚矣吾國人之不務清潔也。回憶三年前。不慧旅行日本。千葉縣。觀彼茶肆酒館。清潔異常。誠吾國人之所不及。或曰。不務清潔。爲吾國人本性。其信然乎。又經十餘里。岸上有山聳出。梵宇巍峨。信女善男。往來陸續。舟子告不慧與友人曰。斯卽城頭山。辛亥民軍。起義武漢。清帝令馮國璋統兵南征。馮卽於此駐紮。重隊民軍。未及注意。故有黑山之敗。與漢陽之失。舟子之言。其爲然乎。今固不能執民軍總司令黃公。而問之也。又經三四里。抵蔡甸市。此市離漢口相傳六十餘里。問諸舟子。尙曰未止。是時已夕。陽西墜。宿烏投林。水天一色。霞光齊飛。不慧與友人苦舟中狹隘。登岸寄宿市之旅館。無甚精良。商務頗形繁盛。依行程計之。不慧等所乘之舟。純憑人力。一日可行百餘里。本日晌午。應即抵此。乃延至

日曉。蓋沿路漫遊誤。遲。刻。於。不。覺。也。二。日。早。八。時。返。舟。前。行。未。經。四。里。友。人。忽。患。腹。疼。不。慧。惶。恐。無。措。因。箱。籠。中。未。携。衛。生。藥。品。不知。如。何。而。可。愈。之。也。藝。閣。日。本。探。險。雜。誌。謂。某。探。險。家。起。行。時。帶。幾。許。衛。生。藥。品。尚。疑。其。故。舉。以。誘。人。今。始。知。實。而。非。妄。今。始。知。遊。人。對。此。不。可。少。也。復。行。二。十。餘。里。友。人。腹。疼。幸。即。痊。可。細。觀。兩。岸。別。無。所。有。惟。帆。檣。上。下。秋。草。萎。黃。而。已。友。人。以。兀。視。無。聊。約。與。秋。杵。不。慧。於。此。道。知。而。匪。妙。前。居。日。本。學。課。餘。暇。輒。與。二。三。好。友。藉。以。娛。閑。自。返。國。後。未。嘗。一。次。今。日。友。人。所。命。適。啓。不。慧。之。與。會。隨。與。布。陣。攻。擊。友。人。喜。佔。中。間。勢。力。不。甚。喜。佔。四。邊。勢。力。各。保。範。圍。無。分。勝。負。既。而。散。兵。衝。突。一。改。方。針。不。慧。負。於。友。人。三。友。人。負。於。不。慧。者。五。非。不。慧。用。兵。精。於。友。人。也。友。人。好。留。結。子。不。慧。得。以。收。此。中。之。便。宜。也。未。幾。友。人。復。患。腹。疼。既。前。益。猛。臉。色。轉。白。冷。汗。層。出。不。慧。惟。默。禱。蒼。蒼。者。佑。其。無。惡。耳。蓋。箱。籠。既。之。衛。生。藥。品。沿。岸。又。無。醫。士。診。治。一。葉。扁。舟。泛。棹。中。流。舍。禱。天。之。外。其。有。何。策。行。三。十。餘。里。抵。市。曰。新。溝。友。人。厥。疾。弗。瘳。不。慧。登。岸。訪。求。醫。士。有。鄒。光。復。者。斯。市。商。民。推。爲。醫。界。泰。斗。不。慧。卽。延。其。診。治。服。藥。一。劑。友。人。之。病。魔。去。誠。哉。醫。界。泰。斗。彼。庸。醫。之。誤。人。者。可。以。愧。矣。河。流。於。此。有。支。分。出。可。達。天。門。應。城。安。陸。等。縣。往。來。船。舶。直。如。蠻。障。市。之。商。務。亦。形。發。達。不。慧。等。卽。泊。舟。於。此。預。備。度。夜。當。黃。昏。人。靜。保。護。該。市。之。水。師。稽。查。各。舟。蓋。恐。匪。有。奸。人。擾。害。商。旅。故。也。三。日。早。八。時。正。開。舟。前。行。友。人。忽。憶。及。衛。生。藥。品。令。不。慧。轉。而。贖。買。不。慧。乃。謁。昨。延。之。醫。士。問。買。何。者。爲。佳。醫。士。云。此。市。藥。品。非。用。水。煎。服。之。無。効。君。等。旅。行。應。撫。簡。便。者。請。買。日。本。發。行。之。仁。丹。清。快。丸。等。藥。不。慧。及。滿。市。一。問。果。也。簡。便。藥。品。僅。如。醫。士。所。云。他。而。國。產。之。人。

丹青。無一售賣者。嗚呼。日本藥商。慾利於吾國。其有以也。吾國藥房。當思所以抵制。不慧素日。鄙視外藥。甯抱病死。不晦服之。此時見無國產藥品。竟握手負友命而返。友人亦未不慧之答。舟既前行。風穩浪靜。友人與不慧談詩。各言詩集。偶談至放翁遠遊無處不窮之句。不禁索然。行經四十餘里。有地曰橫堤。故人袁君宅居於此。登岸拜謁。據其父云。猶化已半載矣。袁君者。不慧居東之同學友也。年屆二旬。身體強壯。居東時。嘗顧不慧而言曰。他年汝若溯游漢水。必也館諸予家。予與汝作平原十日飲。今者不慧來而袁君故甚哉。生死之不可必也。又行十餘里。抵漢川縣境。不慧與友人移酒店求飲。顧城中偵探。指不慧等爲亂黨。欲捉將官裏去。不慧等力辯。仍不之信。幸水陸警察。訪知不慧等爲旅行之客。毫無涉亂嫌疑。代爲剖白。始未蒙無辜之災。嗚呼。惡探滿地。亂誣行人。無怪商旅咸有戒心。此足見吾國政治之善良。也不慧等自脫此險。憚於稽留。當即返舟。鼓漁前往。城中景緻。無可筆述。惟據舟子云。該城於滿清時代。有高初小學。有師範警察各學。自民國成立。知事專達上峯。提學款爲行政經費。致使學校曠費。青年兒童。咸習學於西人所立之聖公會教堂。噫嘻。吾國官吏。不與學教育兒童。反爲外人教育。亦有國者之恥也。行經十里。天雲欲雨。日光隱沒。舟子爲未雨綢繆之計。竭力駛至一小市。曰繫馬口。者安設禦雨之具。該小市出產鈎鉤。錫。等物。行銷沔陽應城各縣。不慧曾於河干購酒壺一柄。價頗廉。質亦不劣。惟難與景德鎮之瓷相較。復行四五里。天已近晚。沿岸吹煙縷縷。空際雨絲片片。其爲景也。甚慘。友人則裹被而臥。不慧秉燈誦金剛經。一時覺萬念皆空。心明如鏡。了無掛懷。方始睡去。五日早十二時。友人將不慧。

民權素第六集

迨。醒。則。悶。愁。離。恨。依。然。滿。腹。噏。噎。何。時。而。能。永。活。也。已。既。而。問。舟。子。昨。夜。經。過。幾。許。地。方。答。云。經。過。市。名。曰。羊。池。口。曰。城。鹿。港。者。各。相。離。五。十。里。商。務。不。過。舊。貧。民。之。食。品。言。時。前。岸。隱。隱。有。鷄。鳴。犬。吠。之。聲。又。問。舟。子。是。爲。何。地。答。云。亦。名。曰。半。壺。口。者。未。幾。舟。即。抵。至。舉。目。一。觀。不。勝。蕭。條。復。行。十。餘。里。有。市。曰。灘。灘。其。蕭。條。更。勝。於。半。壺。口。又。行。十。餘。里。有。市。曰。分。水。嘴。始。見。樓。閣。燐。燐。煙。霧。紛。紛。不。慧。因。心。有。所。思。未。及。登。岸。友。人。曾。往。購。各。種。水。菓。據。云。較。頃。所。經。之。地。爲。佳。行。十。餘。里。有。市。曰。楊。林。溝。市。頭。立。枯。樹。一。株。傳。謂。爲。千。年。古。物。不。虧。不。朽。無。蠭。無。蟲。居。民。更。曰。有。神。憑。此。果。有。神。耶。固。不。能。無。疑。市。尾。墮。河。堤。一。座。長。可。四。丈。居。民。謂。此。堤。築。而。復。墮。於。今。六。載。淹。沒。農。業。是。爲。浩。災。市。之。商。務。亦。奄。無。生。氣。干。徒。高。懸。某。地。某。房。賤。售。幾。何。現。金。之。牌。而。已。又。經。十。餘。里。亦。墮。堤。一。所。問。其。地。名。曰。閻。門。坎。問。其。災。狀。不。讓。楊。林。嗚。呼。小。民。何。辜。乃。天。降。巨。阨。彼。盤。踞。高。位。擅。作。威。福。之。人。又。當。曆。何。明。謹。水。流。於。此。糾。回。反。折。舟。子。謂。往。來。船。舶。顛。覆。於。此。者。不。計。其。數。故。俗。名。曰。閻。門。坎。蓋。若。過。閻。王。門。坎。之。難。也。又。行。四。五。里。有。市。曰。脈。旺。嘴。水。流。依。然。洶。湧。彼。岸。街。坊。日。就。滿。場。此。岸。地。基。時。增。新。土。滌。索。之。變。能。勿。戚。哉。是。時。漁。歌。唱。晚。不。慧。與。友。人。日。因。於。舟。棲。欲。別。宿。舟。子。謂。斯。亦。無。旅。客。寄。寓。之。所。無。已。仍。宿。於。舟。夜。間。舟。仍。前。行。因。睡。臥。之。故。岸。景。殊。多。未。覩。五。日。早。十。時。抵。市。曰。仙。桃。距。脈。旺。嘴。約。九。十。餘。里。不。慧。與。友。人。即。離。舟。遊。覽。其。市。之。繁。華。直。似。漢。口。興。旺。有。愈。蔡。甸。不。禁。喜。形。於。色。因。連。日。所。經。之。地。非。渴。零。卽。蕭。條。至。此。有。耳。目。一。新。之。感。也。市。有。郵。電。兩。局。不。慧。發。信。三。封。俱。不。外。通。知。好。友。謂。此。次。旅。行。平。安。無。恙。且。又。有。旅。館。妓。院。不。慧。與。友。人。寄。居。所。謂。祥。發。棧。棧。內。

民 糕 素 集 第 六

房室。與漢上旅館不相上下。器具則較劣也。妓女有名李寶珠者。工於談論。能度京曲。貌若山茶花穎而不俗。惜乎命運不猶。鼠茵墮溷。友人鍾之未及於亂。不慧亦喜與往還。曾贈以一聯云。寶鼎香熏座上客。珠簾風舞畫中人。倘其張絕職於漢漚。知必有憐香君子起而援之。然不慧亦屬恨人。偶爾乘鴻踏雪。留以爪痕他日。杜放尋春。又添惆悵。自與友人勾留於此。不覺五日光陰似箭。斜暉難繫。舟子恐不慧等樂而忘行。力促就道。不慧與友人從之。此十日晚八時之事也。十一日早七時抵市。曰彭家場。持此與勾留之仙桃市相較。則有上下床之別。但河水甚淺。游魚可數。滌染之樂殊堪步武。

(未完)

大連旅順間短期旅行日記(續第五集)

肝 若

佐藤尚知詩以和讀法爲兩妓解之。且曰。繁子殊有情於君。君不能無所贈。余閱時計已三時餘。乃曰。今日良會。自宜盡歡。然余方有所借重於君者。時晚恐不及。奈何。佐藤恍然。遂不復強。不意繁子已覓得一巨紙來。堅泥余作數字與之。余乃剖紙爲二。書繁華第一及歌揚風月八字。分與兩妓而復行。繁子頗戀戀。詢後約佐藤代答曰。沈君方有事於此。會期當續續來。於是握手而別。

松公園面積不甚廣。以多植松樹名。樹陰亂石錯置。如拳如背。嵌入畫景。西北隅紅牆隱約。則日人所稱之神社也。高等御待合畢。率於此。故每當夕陽西下。即聞車聲鄰鄰。飛馳而來。坐其上者。非東瀛之美人。卽立派(日語美裝也)之少年。電燈影裏。人影幢幢。天風過處。惟鬥酒聲及三昧絃之噭噭耳。余等旣出松公園。遂同赴

海關署要員。途中遇一四輪車。頗煥美。異而視之。見坐其中者非他人。奉天民政使張貞午元奇也。余益奇。默忖。比老何得。遂來大連。當此風聲鶴唳。人心惶惶之際。彼一省之行政長官。豈能輕舉妄動。況大連為租借地。民政使非外委官。其來突兀。大是可疑。豈奉天一隅。果有非常之舉動乎。余幾欲要而詢之。恨車駛甚疾。一剎那已不知去向。倘此時有一福爾摩斯在余側。則余必以此行蹤。詭秘。之長官付託之矣。

歸寓後。晤覺止。告以途遇張貞午事。方測度間。聞室外有操福建音者。(張亦福建人)辨之。翁右工鑑也。翁在奉爲民政司科長兼工程局長。與張有密切之關係者。出晤之。知渠亦於是日挈眷來。詢以張貞午來意。則諱之。惟恐不深。僅言奉天危急狀。知余眷猶留奉。力主往迎。覺止亦贊其說。余雖懷疑。以若輩既言之鑿鑿。而張貞午又突如其來。不覺爲之動。因命僕人乘夜車歸瀋陽。接取家眷來。且與覺止往覓租屋。得太清銀行餘屋數椽。以其尙潔淨。遂賃定之。

天將晚。復有一警署日員來。據云今日已第三次顧我矣。知余方在室。遂由寓主人導之人。余逆料渠來意。決無他。略與寒暄。即先告以昨日往訪白仁事。渠於是遂唯唯。不復言他。且談吐之間。益恭恪。蓋知余爲彼長官之友。不敢有所失禮也。余於談次。忽憶及昨宵鄰室之事。乃詢以此間客寓中。何以容暗娼。渠頗以余言爲奇。余始直告之。并謂此間中國宿屋中。實十居其半。渠默然。窺其意。一若此不良之行政。惟恐余將譏諷之者。然因卽匆匆告別。渠既去。余又殊悔失言。蓋迹料其返署後。必有一番舉動。將致不利於此種可憐不足惜之執醜業者也。

民權索第六集

晚餐後有大中公報之代理人孫某來。邀往西園作客。余雖無意於此。然既來之。則此間風化亦豈不能不一領略也。西園在西半埠。地形略高。與寓所相距六七里。乘電車往更遠。乃喚馬車行。至則見娼妓林立。其規模雖不似日本之遊廊。而日娼居十之六。華娼居十之四。每家以號數爲記識。無掌館閣等幌子。最上等者不過數家。若三號。若十四號。若四十九號。皆著名之鮑筵也。歸途乘電車。忽見樹林叢叢。中有電燈。姍姍相間。頗煊爛。詞之始知。卽滿洲日。新聞所稱。道不已之電氣花園也。余覺爲時尚早。遊興勃發。俟電車通過時。與孫某一躍俱下。入門。見諸動物甚夥。檻獸籠鳥。無甚奇觀。隨入一大花窖。門懸白鸞鵠。二見人輒鳴。云是迎送遊客者。窖中千紅萬紫。以菊花與月季兩種爲最多。培植得法。花朵極大。我國人不能也。園址依山佈景。高處有中國酒樓。名登瀛閣。層樓疊翠。飛閣流丹。建築頗壯。屢登其壇。可望海濱。惜夜中無所見耳。其他如球戲場。體操場。走冰場。擊劍場等處。皆略一瀏覽。之至所裝電燈。實不計數。房頂屋角。靡不滿佈。雖曲徑通幽處。亦照耀如白晝。此外復有電橋。電塔。遠望之。白茫茫地。不啻耿耿。秋河間有繁星密布也。遊興既闌。仍搭電車歸。抵寓已十一時矣。今日訪余之人特多。皆未遇機。使以所留之名刺入。約八九枚。大半爲三日內晤見之人。惟中有一枚赫然。與余眼簾相接觸。不免爲之大愕。蓋南海聖人之高足弟子。新會梁啓超也。嘻。奇矣。彼清帝室之海外逋臣。潛匿於蓬萊三島間者。已不知有若干年月日。今果於何時來踐此割讓之王土耶。到遲三日。以今日爲最暢快。且食之語亦最多。試節其關於此間之風土人情者。拉雜書之。

(二)滿鐵會社之勢力。此間行政權。民政署主之。關東都督府(在旅順)節制之。然民政署之權力。祇能行使於日本橋以南之區域耳。至日本橋以北。則為滿鐵會社之勢力範圍。滿鐵人員咸聚於斯。無論有何作為。民政署不敢過問之。凡警察權。郵電權。皆該會社自辦。不受他機關之檢查。故該會社所用人員。除軍警不計外。約有一萬五十餘人之多。橫行市上。道路側耳。其舉止之間。在日人中為罕見。以致侵吞虧蝕之事。時有所聞。述者曾見該會社每月報銷冊。謂社員所吸之煙草費。其額總在二千金以上。亦云巨矣。

(二)市內華商總會之一班。華商總會。即華商公益會。總理劉序東。魯人。年老頹貨。人皆畏之。一切經費。咸仰給於宏濟彩票。每月至少可餘一萬金。全國彩票。禁止殆盡。惟此一種。假日人之勢力以存在。奸商貿利。無所不至。即該埠之鴉片專賣局。其創辦者。雖曰日人。(式本貫太郎)。實亦該會中人所影响也。

(三)公園。該埠公園。除以上所述之電氣花園。松公園外。尚有西公園。東公園。北公園三處。西公園多樹木。大數十畝。如觀樹葉。以此處為最勝。東公園結構尚佳。無可紀述。惟北公園。則在日本橋以北。其地為露西亞町。猶是俄國人所經營者。有亭臺。有池沼。地址雖不大。而佈置尚曲折。非若他處之一進園門。全境便可入覽也。露西亞町。住宅多而商店少。其房屋之建築法。無一相同者。蓋皆俄羅斯人所營造也。

二十三日晴。起絕早。因僕人已赴奉接取眷屬。約明晨抵此間。而余方與王某約於明日九時往旅順。時間相抵。

民權素集第六

觸不得已遂變計。定今日下午先作旅順遊。至明晨歸來。蓋自連至旅汽車僅一小時耳。

上午往覓佐藤諸人。並於商啓予處得藍秀豪消息。且知奉天果有黨人之一部分蠢蠢欲動。余乃亟歸。為整理行裝計也。

輪駕僂僂野鳥喚人。彼寒日之光芒從樹林中斜照車窗。使余時閃爍不已。時則余又在汽車中矣。大連旅順間多崇山峻嶺。一面則濱海。其路綫蜿蜒如棧道。風景之佳能使旅行者留連車上不願遽至其目的地。約三十分車行略遲。余出日記簿。擬有所紀述。忽覺室中電燈驟亮。頗以爲異。試望窗外。紅日依然。距曉猶差七八十度。不意障余眼。迎余面。而自前程奔突來者。却有一最高之山峰。在旋開氣笛一聲。車竟猛力前撲。剎那間已撞入此山之腹。余於是知電燈之所以明。須與車復出山洞。豁然朗開。恍經別一洞天。左有峭壁聳立。千仞屢際懸山花一二。搖搖欲墜。右臨海濱。一白無際。日光映其上。宛如萬頃波濤。間有無數金鱗遊泳其上。此種奇觀。恍惚於五六年前在日本九州鐵道线上曾一遇之耳。

下午一時抵旅順。喚街車逕赴王兩人處。該處居民及車夫。無不知王先生者。故覓之甚易。一刺既入。即見有變樣之老翁出迓曰。君何來之速耶。余乃逕前握其手。述明破約早來之故。始相將入。

余與兩人相見實破題兒第一遭。乃兩人殊豪爽。絕不作客套語。且卽引余入密室。殷殷叩來意。余於是亦不復吞吐。直以此來之目的相告。兩人竟毫無難色。曰。余雖老朽。誓當盡力。此極簡捷之兩語。却大足滿余欲望。余因

是遂不復瑣瑣。未幾。令其兩子出見。其一乃新由日本歸來者。英姿颯爽。青年中之驕風也。

此間更無有禁令。不許遊覽。以兩人之力。得言諸大島都督。前往參觀。然今日已不及。而余歸期又甚促。不得已俟。詣。日。姑。命。其次。子。導。余。往。高。處。一。覽。港。口。形。勢。蓋。兩。人。家。屋。之。前。即。一。小。山。登。其。頸。正。對。旅。順。港。口。一。舉。日。見。兩。旁。首。嵯。峨。之。山。峯。竚。入。海。兩。相。迎。合。成。一。白。字。之。外。廓。形。港。口。狹。窄。幾。不。能。容。兩。艦。出。入。誠。天。然。之。良。好。軍。港。也。兩。人。次。子。熟。於。此。間。故。實。乃。爲。余。一。指。點。之。若。者。爲。砲。台。若。者。爲。戍。壘。若。者。爲。都。督。府。若。者。爲。日。俄。之。役。日。人。封。鎖。港。口。時。之。沈。沒。軍。艦。處。撫。今。追。昔。不。自。覺。其。哀。感。之。來。襲。余。心。矣。

歸後。余。覺。時。尚。早。擬。乘。晚。車。返。連。乃。兩。人。已。爲。余。設。榻。西。軒。下。必。欲。作。長。夜。諱。明。晨。頭。班。車。行。決。不。誤。內。務。府。差。事。此。老。調。侃。人。亦。頗。入。妙。余。乃。笑。領。之。

兩。人。誠。僕。談。自。晚。餐。後。至。三。時。猶。無。倦。意。余。力。勸。其。就。寢。孰。不。可。曰。君。殆。以。余。爲。老。健。乎。余。能。與。人。周。旋。三。日。夜。不。露。倦。容。於。是。談。益。劇。述。日。戰。爭。時。之。情。狀。皆。爲。其。所。目。觀。者。娓。娓。動。聽。如。林。下。古。猿。背。誦。其。千。載。修。養。史。使。聞。之。者。盎。然。生。道。念。未。幾。山。鶴。喧。喧。作。聲。觀。壁。上。時。計。已。五。時。半。蓋。天。將。破。曉。矣。

二十四。日。晴。赴。連。之。第。一。班。車。係。清。晨。六。時。半。開。所。以。接。南。滿。鐵。之。早。車。也。兩。人。知。余。不。復。能。留。欲。更。置。早。餐。而。後。送。余。行。余。以。其。撤。夜。未。睡。不。再。多。擾。遂。於。晨。鐘。六。下。時。匆。匆。提。行。袋。珍。重。而。別。

七。時。半。復。抵。連。知。奉。天。車。已。於。三。十。分。前。到。站。矣。乃。亟。赴。和。興。棧。見。門。內。堆。疊。箱。籠。皆。已。物。逆。料。眷。屬。必。已。至。果。

也僕人聞余聲而出。謂女主人安抵此間。余大感。僕人復於懷中出一書授余。書爲大中公報經理人杜君所寄。剖而讀之。不禁大歎美。蓋初不料余所視爲生命之大中公報。居然有復活之一日也。天奪趙爾巽魄。不能不聽我報繼續出版。從此奉天之言論權。又將以余舌司之。此種機會。何能坐失歟。

午餐仍在客寓中。余以今晚決計返奉天。遂赴同志諸君處告別。並留書數封。爲諸同志紹介於王兩人。諸同志中有欲留余者。余辭以各事其事。他日當會飲於瀋陽城裏。於是匆匆歸烏龜館。沈驪歌催促客中作別。倍覺魂銷。余遂與細君一再作珍重語。割忍而行。一鞭飛馳。轉瞬間已入南滿車之一等室。室中僅三人。一爲日婦。一則華人。適與余連座。試詢其姓名。有喘噓態。余疑之。其時車行極快。已至金州。此地亦歸入遼東半島中。隸關東都督管轄。然金州副都統及金州知州兩華官依然未廢。其辦公處則設在瀋陽。曾記錫清弼其卸任時。金州都統及金州知州前往送行。錫見手版大異之。謂若二人皆有地方責。何得同時離其職守。該副都統等幾致無詞以對。久之乃曰。卑職守地。早爲日人佔去。現惟客跡瀋陽耳。錫聞之始恍然。此亦一趣聞也。既而抵大石橋。是處與營口車接軌。故換乘之人。上落頗多。旋見一人挾皮囊入。視之固素稔者。蓋營口交通銀行之經理康君炳臣也。康君見余。即趨前招呼。而余隔座之人。亦同時並起。略與康君一領首。余知康君必識其人。乃密叩之。康君曰。君不識其人乎。此卽趙爾豐之子。而孽齡於趙爾巽者也。余於是始知其囁嚅之故。與康君縱談。頗不寂寥。康君丹徒人。年富力強。有從軍志。能不爲其職業所奪。殊可欽焉。破曉抵奉天。已是九月二十五日。

(完)

頻羅館書話

米陰符經果佳。小字中有尋丈之勢。有鉤石之力。亦有爲摹勒所壞者。則太作意處也。羣玉堂各札刻皆佳。較官刻頗勝。蓋官刻濃揚。亦一累也。

米蕪湖學記。舊拓亦不過如是。不可再刻矣。碑陰仙真記。疑係當日好事者爲之事。既不可信。書亦不佳。近日已都收拾。清芳閣米帖中。非鄙意所憾也。

祝京兆一札。用筆圓勁蒼秀。可以見其行書大約。有名一代。獨京兆力追晉人。不肯落唐以後。一筆惜其妙處。非摹勒所能到耳。

詩言
刻文

新編盧北詩稿

是書端倪略見於民權素中有目共賞無待贅述茲經 签超先生悉心輯述都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集凡八十萬言准陸續出版以警世苦心運滑稽手筆卽風卽雅亦韻亦騷誠近時別具心裁之著作也甲集現已出版定價五角批發照例從廉



近今以來國粹浸微章句之學每况愈下間有幸爾從事者類皆侈襲譯之詞不足爲風騷之雋枕亞雙熟兩君有見於此因而有錦囊之輯流去珊瑚之網搜來金玉之音問采美之畢收讀百回而不厭難窮閑較挾無非芳草美人而模樣從頭當得

黃鐘大呂書已再版裝訂精良定價五角

總發行所 民權出版社 部

集 六 第 案 權 民

詩話目錄

今日詩話

顧無盡廬詩話

憶懷齋詩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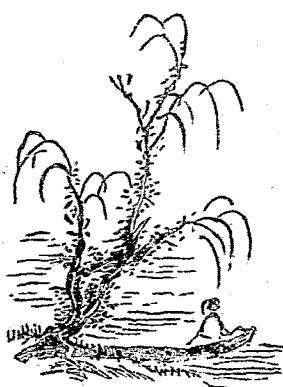
琴心劍氣樓詩話

目 錄

肝 南 鈍 古
若 村 劍 香

集六第索權民

西
流



詩話

今日詩話

古香

詩話之作夥矣。然記載於其博去取務於寬。求其博而不冗。寬而能精者。已屬僅見。至於別具體裁。俾有作用。蓋未之前聞。某也不才。略諳韻語。放懷墨筆。近二十載。比者國粹淪亡。異匯奇吠。思古之心。慙焉憂之。爰從時好。認著是篇。以分類爲主。以說詩爲輔。俾後之學詩者。隨時興感。言皆有物。則救數典忘祖之弊。某實有宏願焉。書以乙卯四月一日爲始。依日輯次。凡令節雙節。無不詳惟閏則從略。並按日尾攝作二音。或一首表存古之區區也。古香忘弁。

四日一日爲天旗節。又爲正陽日。有謂南方於是日降七宿者。此道家欺人語也。楊萬里是日游西湖。有句云。矯雲矯日無風色。幸是湖船好放時。又云。到得孤山翻作惡海棠。閑日不會來。燕公是日赴荊州。句云。比肩羊叔子。千載豈無人。于實行是日。曹常侍園看花。云不是東風催。未得天香綽約不勝羨。皆風雅語也。董聞京是日。京中得家君寄懷詩。敬和云。燕趙星輝駒影催。半廻庭話下。豐臺寫來尤溫厚。得體至。妓景翩翩是日雨。云應知雨意和愁。約面到床頭。愁亦多。則爲後世哀情家之藍本矣。東坡滿庭芳闋有句云。雞豚社飲相勸。老東坡亦爲是日所作。鄉村遇令日趣味正復不惡。余近有四月一日雜感二首。借古刺時。蓋亦有所不得已也。其一。九朝廟宇斬櫻桃。獨御春衫微雨。曾多少。吟黎杌上。肉皴底翻作。廣陵濤。歲時記。唐四月一日內苑進櫻桃。薦寢廟訖。頒賜羣

民種索第

臣又舊唐書德宗興元元年將士未給春衣上猶夾服漢中早熱四月一日左右請御暑服上曰猶御春衫可乎械而貢物繼至先給諸軍士上始御之又舊傳四月一日衆執韓秀昇詣高仁厚詰之曰何故反秀昇曰自大中皇帝晏駕天下無復公道紐解綱絕今日反者豈惟秀昇机上之肉惟所烹耳仁厚爲之歎然又虎谷間抄衝山方廣寺每歲至四月一日在東壁則照見維揚官府樓櫓居民舍宇并廣陵其二第八鏡中着醜魔冊封嵩嶽侈恩波眼前歲月甲庚午不識何時嫁石婆異聞集楊帝大業八年四月一日日蝕王度整衣引寶鏡出照無光先是汾陰侯生天下奇士也度師事之侯終以鏡贍度此即黃帝所鑄第八鏡也邪魔入鏡盡照後失鏡所在云又事物紀原武后通天元年四月一日尊嵩嶽爲皇帝又六帖後唐時有瞽者張濬自言事太白神言吉凶多中房商素信之爲帝使達問於神傳語曰三珠併一珠驟馬沒人驅歲月甲庚午中興戊己土昌不曉其義及四月一日閔帝卽位受冊明宗極前冊曰惟應順元年歲次甲午四月庚午朔帝回顧嵩曰神言驗矣又北史徐之才少解天文圖讖之學晉太寧二年春武明太后病內史皆呼太后爲石婆時童謡云周里跋求仰豹祠嫁石婆斬冢作爐人惟得一量紫絳靴之才謂豹祠嫁石婆斷無好事惟得紫絳靴者得至四月蓋紫之爲字此下系經者諺嘗在四月之中載者草旁化尊是久物至四月一日后果崩余之詩故云云所以諺嘗道者至矣漢書載成帝陽朔四年四月初二日大雨雪燕雀盡死後許皇后卒以廢爲成帝帝之累意者天固所以示不君歟然目前中國之現狀何如胡視天亦夢夢也是日最風韻事爲宋太祖雍熙二年詔輔臣三司使輸林樞密

民權素集第六

直學士尚書省四品兩省五品以上三館學士。宴於後苑賞花釣魚。張樂賜飲命。羣臣賦詩習射。其太平氣象。可以想像得之。方今多事之秋。服官者固無暇及此。加以肉食者鄙。讀腹有詩書氣自華之句。則亦自慚形穢而已。楊維禎是日汎震澤大小雷。望洞庭湖吹笛飲酒。乘月而歸。賦七古一首。篇長不及備錄。茲舉其警句云。大雷不動。小雷伏銀海。空青光奪目。百神奔走會龍蛇。平展輕綺三百幅。又燒筭既憇彭城濱。采蓴復渡彭家浦。又老崖鐵笛上青雲。玉龍穿空卷秋水。又鴟盡入海人。不識漁燈。漁王配寒食。鄉里小兒舞竹枝。乞與神童舞銅狄。皆奇拔可誦。范成大是日直宿玉堂懷舊。有桂海水天老歲華。直廬重上玉皇家之句。亦得體之作也。余本日有二首。其一咏北京綺羅興。馬詣行宮一笑送春。運已終明德不聞。雄雉集麥頭深怕打頭風。按宣府志。每年四月二日。宣府領城士女俱詣北郊北獄帝行宮焚香。與馬聯翩。緝羅雜沓。至則奠獻。拜辭既畢。各尋隙地。享所攜酒食。醉笑而歸。又玉海太宗貞觀元年。皇太子初立。四月二日。有雄雉飛集東宮明德殿前。上問褚遂良何祥。對曰。昔秦穆時童子化爲雉。雄者鳴陳倉。雄者鳴南陽。童子言曰。得雄者。王得。雄者伯。陛下舊封秦。故雄雉見於秦地。云其二反游仙。堪笑長沙悟寂機。太虛生日已無稽。搔頭雲霧西山月。贏得臘花障障飛。楚淮志。長沙景岑。初住鹿苑。其後居無定所。隨宜說法。自稱長沙和尚。以至道三年四月二日示寂。又清潭州雲蓋寺僧。有師傳口訣曰。雲蓋鎮口訣。擬議皆勝裂。拍手趁虛空。雲霧西山月。逐悟以至道二年四月二日示寂。又道經謂四月二日爲太虛元君生日。皆無稽之談也。詩故云然。

民權素第六集

張子初四月三日赴濱法觀憩頤碑賦詩。中有兩句。西風遍野蹊。翠林深密石橋迷。之句。寫景頗稱雅切。列仙傳中載有茅氏昆仲俱貴。更爲西河太守。固爲武威太守。鄉里送者數百人。時其兄盈亦在座。漫山道家也。笑曰。吾雖不作二千石。來年四月三日送僕登仙。嘗不減於今日也。至期昇仙。門前數頃地。忽自平治。無寸草。皆施青縵。幄下鋪白氈。少頃迎官至。朱衣玉帶者數百人。旌旗甲仗。光彩耀目。盈乃登車乘雲。冉冉而去。其謬妄抑何可嗤之甚。余於是日亦有咏古一章云。葡萄漿酒玉杯斟。左史右經藥石箴。五色雲頭傍日現。人間知否翠華隱。按景龍文館記。上幸司農少卿王光輔莊。是日駕還。中書侍郎南陽岑義設葡萄漿并茗。與學士等討論經史。又玉海云。仁宗天聖八年四月三日幸瓊林苑。賜從官悉射於苑。射畢逐宴。日傍有五色雲見云云。

據佛書言。四月四日爲文殊生日。華嚴經中則載四月四日善財童子出參事而高僧傳中又載晉支遁於太和元年四月四日示寂。越俗有謂小兒是日生者。至老必歸釋。其說蓋有所本也。至道家言。有四月四日天帝遊東井。及玄天降各說。更怪誕不足信矣。宋孝宗三月二十六日幸玉津園。因雨簷洪邁進詩。至四月四日孝宗始和之。有不似華清宮日事五侯車騎爛如花之句。蓋邁原詩末句。曾引羯鼓催花。事故以華清車騎答之。舉朝爲之稱賀。亦足見孝宗詩才矣。楊萬里四月四日午初出浙東入永豐界。有句云。村酒淳春綠。林花倦午紅。描寫風景。亦韻亦雅。楊鑑崖四月四日偕蜀郡袁景文諸公遊錢氏別墅。飲菊亭賦律。有喬木尙傳錢氏宅。蒼苔已上岳王碑。亦佳句也。余有四月四日雜感二章云。黃龍戊寅當頭見。水沃來禽活命無。欲借園模占福。竹簾風靜倩人。

民 檔 索 第 六 集

扶。魏晉四月四日戊寅黃龍見。此帝王受命之符。又史纂馬鉅字玄寶號丹陽子。寧海人。居華陽亭。牆外有來禽一株。枯已久矣。是日汲水沃來禽。曰純陽。來年四月四日生此樹下。又廣義。四月四日竹下園棋勝者獲福。詩故云云。其二。衰朝政治出權門。省却忠奸細。論塞上柳枝挑戰否。有誰中的。射烏輪。按玉海。宋真宗祥符八年四月四日召輔臣於玉宸殿。王欽若陳堯叟馮拯趙安仁預焉。始觀太宗御書。移御別殿。觀皇王帝伯四諭。良正忠奸權五諭。復幸水軒垂鈞。侍臣依次賦詩。又仁宗至和二年四月四日。幸瓊林苑宴射。上中的者十四已而閱騎上射柳枝射御不廢。宋時猶然。今則玉食萬方者。并無縛鷄之能矣。爲之一歎。

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恆星不見。按辛卯即四月五日也。丹鉛續錄中。曾載其事。宋謝枋得至燕京。以四月五日死於辱。當其行時。餓詩盈几。張子惠有句云。此去好憑三寸舌。再來不直一文錢。爲千古傳誦。程克勤四月五日徵南免朝。偕李太史步出皇城門賦詩。有班分輩道花迎佩仗。出宮牆柳映人之句。寫景寫地。兩兩無漏可稱。上句第不十分雅練而已。余有四月五日感賦一章云。漫道今宵發七蓮。開元韻事判仙賞。御前可有起居注。右史左圖付講筵。接唐玄宗開元十三年四月五日勅中書門下禮官學士等宴集仙殿上曰。今日與卿等賛才同宴。宜改集仙殿爲集賢殿。麗正書院爲集賢書院。又事物紀原載北齊有起居注。宋張泌於太宗淳化五年四月五日奏復左右史之職。記錄以爲起居注。太宗遂從之。又古今類傳。四月五日麗句有云。此夕七蓮從地發首在天明。今宵九局自巖開。三更星雨故援用之。(後)

顧無盡廬詩話

鈍劍

余十七歲時。會作咏史小詩一百首。稿久已失去矣。忽於敗紙簾中。覓得殘片。喜不可支。然已大半。汗毀不可識。爲抄錄幾章。存於詩話中。以見當時之思想一斑。云。一孔子作春秋。外夷內諸夏。大遠。擇字。所以文物。邦不化。作禽獸。一宋南渡。不免小朝廷。初誤李邦彥。恨不生致之。而我吐其面。一韓信。王孫少傲骨。只合寄人食。無意爲真王。假王。弄不得。一文中子。閉口說禮樂。曠乎王佐風。蛩蟬據大樹。還問朱晦翁。一泗水之戰。安亦殷浩。流臨事。稍靜默。天不欲傾。晉兒曹竟破賊。一荆軻刺秦王。秦政非齊桓。奈何生刼之。倘遇斃於期地下。將何辭。一後唐莊宗。羣小戲相。獨冤卒死。流矢亞子。非可兒是。亦豚犬耳。一漢武帝征伐四夷。和議計。非得絕域千百戰。雄才靖九州。不作書生見。一景陽井。患難不相棄。妾身卽君身。誰謂無心肝。的是深情人。一東晉經略中原。誰是北伐才。祖生大可恃。寄奴真英雄。生擒數天子。一項羽誅子嬰。掘始皇墳。世作楚將。楚爲秦所覆。春秋九世。仇讐王。一朝復。一周處。斬斷長橋。射殺南山虎。萬頭不梟。遺恨埋黃土。更有詠史樂府。百餘首。已全歸烏。無有之鄉矣。惜。

石頭記爲小說中有名之作。而題詞無一佳者。我友傅鈍根。所填念奴嬌一解。可稱雋妙絕倫。真不厭百回讀也。茲采於此。天生頑石。是何年。輒走青埂峯下。墳海補天都未得。息息塵埃。野馬釵黛升沈。玉金離合。倩問誰真假。紅樓夢。覺忽掉珠淚盈把。何物。盲左頤孫。中情慙結。自把牢愁寫。別有傷心懷抱。惡千載。更無知者。兒女嗔痴家。

民權索第集六

常瑣屑。字夢呼。晚。時。撤。手。大。家。從。此。歸。也。

余去年思列文學雜誌。李叔同上海能文之士。素工歌詩小說。而詞尤極哀艷。感怨之致。以數章見寄。雖屬綺情。却有無限蒼涼意也。憶歌郎金娃。調寄高陽臺一闋。十日沉愁。一聲杜宇。相思啼上花梢。春隔天涯。劇變別夢。迢遙前溪芳草。經年綠只。風情辜負。良宵最難。拋門巷。依依暮雨。蕭蕭而今未改。雙眉嬾只。江南春老。紅了櫻桃。感然迷離。忽已過花朝。遊絲苦挽行人駐。奈東風冷到溪橋鎮。無聊記取。離愁吹徹。瓊簫又有贈雨闌。調寄菩薩蠻。燕支山上花如雪。燕支山下人如月。額髮翠雲鋪。眉轉淡欲無。夕陽微雨後。葉底秋痕瘦。生小怕言愁。言愁不耐。羞曉風無力。垂楊嬾惜長忘。却遊絲知酒醒。月痕低江南。杜宇啼痴魂銷。一捻願化穿花蝶。籬外隔花陰。朝香夢沈。

李叔同詩有時頗似龔定安。如昨夜云。昨夜星辰人倚樓。中原咫尺山河浮。沈沈萬綠寂不語。梨葉一枚紅小秋。丁未初夢云。雞犬無聲天地死。風景不殊山河非。妙蓮花開大尺五。彌勒松盤腰十圍。恩仇若相忘。世界琉璃七寶妝。隔斷紅塵三萬里。先生自號水仙王。此等境界。非他人所能到也。叔同自署其字曰息霜。其厭世之流歟。

民權素第六集

大抵如斯。黃土無情，忍此終古，亦足勸乎？大可憐已。余爲作怨詞六解，又成虞美人詞以弔之。怨詞曰：怨歌。怨情。
 壽體竟爲情死。水流石不轉，磊柯常如此。（一解）秋風空庭靜，落葉辭柯枝。可憐歌與恨，永無再見時。（二解）
 一雖則死，別離心事恨已了。恨歌。傷痕，情痴，生煩惱。（三解）歎君聞恨死，歡意竟如何。應添哭恨淚，灑向金
 盒羅。（四解）愁雨打香魂，楚夢酸怨。生生復世，世不願。重相戀。（五解）胸中點點血，杜鵑無此紅。世間痴
 女子，請記歡與恨。（六解）詞曰：蛾眉遠，肯痴如此。甘爲蕭郎死，此生贏得那人憐。斷勿他生再住，奈何天原来。
 顏色難常好，玉碎珠沈了。蘭啼蕙嘆，恨何多。深怕滄梁劫數盡，如他。

懷舊。激昂固詩之佳處，然不善爲之，易入譎張叫喚之習。自古詩人患此甚多。李白放翁猶不能免，况下焉者乎。
 此病七言尤爲易犯。作詩者不可不慎也。

吾友太一作自識詩兩章錄以見示，且囑和之。其詩乃見道之言也。詩云：究竟蒼茫非正色，豈知擾攘實勞塵。
 未遂誤今如此，頹倒衆生自在身。歧路亡羊劇可哀，空花迷自幾。生來何方清淨一坏土，乞著一生已作灰。余爲
 依詣以和詩曰：佛與衆生無以別，大千同是一微塵。苦提正果參成後，出世原來入世身。閻盡滄桑未足哀，卽生
 雖滅去還來。最無用是皮囊，莫付與豺狼。碎作灰寫示鉢根，鉢根亦成二首見寄。一縷秋魂支病骨，念年春夢逐
 芳塵。老天無賴，倡生此世。如何着此生生不知歸，亦可哀。得功何事，再生來百年。憂患歸終好，拚把靈心寸寸
 灰。其附言曰：人言愁我亦欲愁，非同憂患人。固不足與道也。誠哉其言之矣。

民 素 第 六 集

作詩不可不學古人。亦不可太學古人。宋明以來。學杜者衆矣。然多得其皮骨。能得杜之神髓者。六人而已。退之子瞻。半山。魯直。義山。放翁是也。以其雖學杜而仍有己之本色。己之氣概。若并此而無之。則卽爲僞詩人而已。又何貴哉。故余謂不可太學古人也。學杜之病如是。卽學他人亦何獨不然。

沈道非素工詩文。在浦東中學校教授。當同人組織一雜誌。以第一號惠寄。發而讀之。見其中有讀伯初五日紀程題高陽臺詞一解。又嘆其詞之工。矣。繪地長房。乘風宗慤。雙輪飛過。輕埃碧渚。晴煙依依。笑逐人來。南朝簫管。今何在。付漁樵。短笛酸哀。霜吟魂。胭脂廢井。花雨荒臺。江山一派。鮮妍似天公。粉本留待刪裁。百兩送鞋。探幽踏破青苔。平添多少風騷。料逐征塵。俛仰低徊。判安排。十笏險塵。五斗清才。道非詞不多。作偶一爲之。而風骨之高寒如此。所謂五斗清才。洵無愧矣。

王都仁自署無生生。爲當今文學界巨子。尤長於說部。著斷腸花甚佳。余懷人詩五十首。中有絕懷之云。掞天才。藻麗雲霞生小維。揚號作家。治紙血痕紅。濕透不堪重寫。斷腸花無生見詩。答我兩首。海上風濤捲地來。飄零書劍不勝哀。如何波浪汚流地。忽枉篇章到不才。作意西風撲面。寒青琴瑤瑟。少人彈。遊娥夢冷知音絕。手把新詩不忍看。余更爲步其韻以報之。鳳歌靡泣爲誰來。屈子離騷抵死哀。百刦河山君莫恨。祇緣中夏不宜才。月明江上鼓鼙。寒瓜蔓抄殘淚暗彈匣裏。龍吟眠不得。縹綬醉眼幾回看。

劉季平豪士也。豪於詩。更豪於酒。行三。故自稱劉三。而人亦共以劉三稱之。曾爲余題萬樹梅花繞一座。卷子兩

首可謂哀感肺肝極矣。猶記往時海內志士題咏此圖不下數百首。其中名作誠復不少。然余時時誦劉三詩以爲樂也。爲錄於此。豈學駢臣愛悌惻惻蘭樹蕙託清華。傷前度風和雨。三十三天夢落花放翁已死。逋仙去剪紙招回未斷魂。賦愁花時寒澈骨。不辭春酒爲君溫。

顧九烟同邑人。余之表叔也。二十六歲以前之莫逆。交長於文。爲詩亦復雋妙。著有憂廬詩集。久欲付刊。卒卒未就。頗以爲恨事。其集中多可傳之作。余尤愛其五律一首。題曰情懷似海。長日如年。忽來黃鸝向我柔聲緩鳴。若慰予離索之感。若發報以小詩。渺渺予懷遠。嚶嚶爾意殷。人而可無友。鳥尚感離羣。脆竹清絲韻雙柑。斗酒論人天。聯眷屬浩蕩。寫霆芬。今讀其詩。淒然如山陽聞笛時也。

(續第五集)

南 鄉

(未完)

戊戌被難六君子。最以名聞者。感爲譚壯飛。生平詩文尤贍采人口。湖南有郭四者。郭嵩焘之子。以文自矜。目空千古。嘗評定前此文章之士。獨譚寥陽得六十分。其他如韓柳歸方諸賢。率在四十分以下也。所爲詩有莽蒼若齋集行世。說者謂其譖嚴。蒙放才。兼杜蘇茲。猶其遺稿數章。遂集如下。獄中題壁詩云。望門投止。思張値。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遙憶雲海外。羈身客影孤。模糊誰辨。故今吾事如願曲。獨多誤詩似圓。其總評。輸燕市。臂交屠狗輩。楚狂名。洞牧猪奴放歌不用。敲梆板。欲借王敦缺。睡庵過戰烏。山云珠玉相生。愧獨頭可兒。豪臘鏡心闊。悲秋腺有相。盲武雪涕重。經破鳥。山瞿粟米蠭謠一首。詞曰。瞿室粟蠭無米室。如懸磬。

民 藝 索 第 六 集

創欲死。飢欲死。且莫理。米甕可療飢。粟栽千里。非米非粟。蒼生病矣。六盤山轉餉謠云。馬足盤車軸折。人蹠跌山崖。空翻雁一聲。天雨雪。與夫爾勿喧。僅用爾力爾胡。不肯竭爾不思。車中粟。萬戶之膏血。嗚呼。車中粟。萬戶之膏血。宋徽宗畫贊云。落日平原拍手呼。畫中神俊世非無。當年孤兔縱橫甚。祇少臺臣似郅都。秦嶺韓文公祠云。綠雨籠煙山四圍。水田千頃畫僧衣。我來亦有家園感。一嶺梨花似雪飛。自題小照望海韻詞云。曾經滄海又來沙漠。四千里外關河骨。相伴空談腸輪。自轉回頭十八年。過春夢。醒來波對春帆。細雨獨自吟。唉。惟有瓶花數枝相伴。不須多寒江。纔脫漁蓑。剝風塵面貌。自看如何鑑。不似人形還問影。豈緣酒後顏酡。拔劍飲高歌。有箇根。懷骨。禁得搔撓。忽說此人。是我。睜眼細瞧科。又有天香臺聯曰。鳩婦雨添三月翠。鼠姑風裏一亭香。夕佳樓聯曰。夕陽山色橫危檣。夜雨河聲上小樓。俱皆雋麗。

譚復生之次有唐才。世稱瀏陽二傑。戊戌之變。才常痛極。欲航海復仇。不果。唐子漢口之役。事敗被難。諭者痛之。素所爲詩。傳者甚少。僅就見聞所及。一一錄之。片羽吉光。亦足以景行一世也。贈友云。沉沉苦海二千載。疊疊疑峯一萬重。舊衲何因困。接踵中原無地走。蛇龍東山寥落人間世。南海慈悲夜半鐘。用九冥心袖尊會。行看鐵軌躍長空。又一絕云。眸眸天心不可常。茫茫塵世幾流桑。燈花劍蕊深深綠。海國自多南面王。其輓譚瀏陽聯云。與我公別幾許時。忽然電飛來。恨不攜二十年刎頸交。同赴泉臺唯願將去楚。孤臣簫聲鳴咽近至尊。剛十數日。投臺陰。搏死忽拋棄。四百兆爲奴種。長埋地獄只賒得扶桑。英傑劍氣摩空。血淚淋漓爲世傳誦。

林旭字劍谷閩人戊戌六君子之一詩文不多見頃得其感秋一首云清晨負手行轔轔鳴我前因知秋氣厲感此悲涼年病夫日掩戶一月不窺園圃聞梧桐樹飄葉裏其根歲寒皆黃落而汝胡爲先我將種長松不與時推遷小庭數益花青青亦堪憐但覺淒清意莫向西風前又贈楊叔濤短篇云窗外丁香玉色窗下兩生坐太息可憐太息空齋爲舍人縣令官秩卑朝出空遮征史事暮歸還草相公書宗廟神靈三百春卽今將相未無人言戰言守言遷都三十六策他則無深宮追念先朝痛恨根本中關敢輕動投鼠忌器空持疑餚虎割肉有盡時書生不自有科第能爲國家作麼計東家輸林盡室遷猶聞慷慨排和議惆悵情雙讀之心惻。

林頤亭閩人辛亥光復時曾充甯軍都督軍書之暇時及文事破天堡城馬上口占云大好乾坤付戰塵六朝月伴吟身依依無恙鐘山樹鷹認江南舊主人入太平門云降旛高豎石頭城日照雄關萬角聲如此乾坤收一戰依然還我漢家營葉楚倫以爲武人吐屬自爾雄豪衡以翹墨便非頤亭知己。

秋俠詩文有集行憲太炎先生序之以爲其語婉靡若不稱其情性比獲其遺稿紅毛刀歌一首雄俊豪肆鋒不可攀錄之楮末足徵英概詩曰一泓秋水淨纖毫遠看不知光爲刀直駿玉龍蟠匣內待驚雲雨騰雲霄傳聞利器赤紅毛大食日本差同曹濡血便令骨節解斷頭不俟鋒刃交抽刀出鞘天爲搖日月星辰芒驟輜輶地一聲海立露鋒三寸隱風號陸剝犀象木裁蛟龍蟠匣內待驚雲雨騰雲霄傳聞竟泣臘底乾坤殺却操鶻來掛壁暫不用夜半鳴嘯聲疑鴉英靈渴欲飲戰血也如塊磊需酒澆紅毛紅毛爾

民權素集第六集

休。廢。爾。器。戲。利。吾。管。拋。有。強。在。人。不。在。器。區。區。一。刀。焉。足。豪。

馮華甫與袁總統府女敎習周女士結婚於白門，易實甫以四律賀之，典麗新穎，一時佳著，摹之如下。
銀屏却扇寫春詞，春占梅花第一枝。
大樹不言符雅度，小喬初嫁想誰妻。
事在封侯後，待字天留擇婿時。
久闕鶯鶯原有意。（用侍闕鶯鶯社事）采蘋敎賦召南詩元戎車。
近七香車象服山河見六珈生佛本同曹武惠女師宣配宋昭華。
卿卿我用卿法將將兵，本將家從此南。
唐多韵事評畫閒，覆掌中花北門。
鎖鑰福能消豈比西川得玉簪。
廿八辰星夫婿貴，初三月子女兒嬌。
歸嘗羹粥燕羹味，纔解含苞豆蔻梢。
畫斷綵家世孝侯臺巾鬢鬚眉意量，
換戶萬八千開國始宮三十六。
小春回若蘭錦字贊奇福阿杜金釵費艷才勵美公能立，
異域不妨蠻派湧成堆。

徐元歎詩清以淒，一唱三嘆錢虞山所謂天寶貞元詞客。蓋江東留得一徐波者也。有寄楚僧寒碧詩曰：楚鬼徵吟上峽謠，中元法食可相招。
憑爲譬與亡恨雨打秋墳骨亦銷。
捨當和尙明遺民也。工詩畫，著有擬莊草題畫云：僧手披霜色，有無千層林麓盡。枯尙望人幹，堅如鐵畫裏。何人語，童孤燈照影，不勝情。近水茅堂冷，氣生不待西風搖。落盡筆尖動處有秋聲。過人窮寥絕，登臨應接還須策。斷藤三昧，在於無墨處。不須畫裏覓，癡地偏惟恐。有人來畫個茅堂戶，不開陵谷雖無前日影。老僧指點舊時苦遇語，暗詞別饒感喟。

藍浦陰先生爲晉邑之領士。詩文俱有精詣。而書法尤佳。名雄一世。惜坎軒終生窮力。鋤口著述之業。未遑留意也。身後益寥落。國絕家破。遺稿且不可求。嘗於哲臣處聞其擬諸將五章。雄渾蒼涼。允推巨製。事冗善忘。未獲草表。今春又晤哲臣於滬上。乃請重誦之。轉錄如下。龍興戰績。說松山定難。燕都入玉闕。當日勳圖。呈益地。祇今金僧出民間。烽銳閃爍。倭刀紫炮火。驟飛海日殷。塞外燕支山。竟奪遼東婦女已無顏。屬國蘇卿舊節。櫻海氛累歲。未能消虎賁。遺報難追憶。雁足帛書久寂寥。遼海奇珍傳捕蚌。漢廷服製重金貂。效靈河蠶百年事。莫負馨香荷累。朝津門沾口日飛。烽倉卒遣憂。到九重。漢治郵。傳三輔。遠秦關。險特一丸封。思歸將士元公憶。留守軍騎蕭相。供持童老臣。趙充國。早將兵。法禹三慶。西羌曾築受降城。出塞屢旋。早建旌宿衛。中宮方拜命。登壇專閫未休兵。強藩尙待調。營策君側何勞積。穢清萬乘子。騎巡幸地。莫將粉飾說承平。洞庭秋氣逼人來。楚客舊燕賦。九哀子弟湖湘曾報國。風塵湧洞此。登臺好藏碧血收。遺骨爲青燐。一舉杯馬革。老臣原素志。回天疇是濟時才。

琴心劍氣樓詩話

肝若

龔定盦自言庚辰之秋戒爲詩。辛巳夏決潘粧復爲之。至丁亥冬乃誣次破戒草一卷。又自矢之曰。余以年編詩。閱歲名十有八。自今以始。無詩之年。請更倍之。汝如勿懷。俾無能壽考於而身。至於沒世。汝亦不以詩聞。其下語若讖。訖。然越十二載而已。亥一年中。復發雜詩三百十五篇。反較曩時爲特多。守戒之難。歎抑文人結習之不易。除也。

民權素集第六

定公已亥雜詩三百十五篇。五花八門可作年譜行狀。乃人第喜其行間璀璨。吐屬瑰麗。不知聲情沈烈。悱惻通上直如萬玉哀鳴。苟以隨國船山諸作。則定公詩幾無一句可解。此儉父所以咸目爲古來未有之格也。江建良標前輩有定公詩文集批讐本。極精覈。往年會假錄之。其題雜詩後兩截句云。清才深恐天涯少。福從來未必奇。若得河東君尚在。定教手寫定公詩。不從俗熟。拾奇句却唔華臺。紙博綜一笑。跳枰相對處。荼煙正麗。譽雲數可謂得定公之神髓矣。

易寶甫頃鼎詩名播全國。與湘綺焚山諸人勑去歲讀其六月十日紀事一律云。銅臺高峙濁漳橫。飛去美人天。四更簾月有黃昏。后羿占星太白窮。染清珠衣迷落原。無質羅縷。濤波豈有聲。鸕鷀鳥籠都睡了。步虛誰聽董雙成。林狂甫卜珠和之云。網疏黃蝶任縱橫。月暗塵宵不計。更喬木綠蘿綠。豈定贈錢河漢水。難清歌雲已渺朝雲影。叶風空翻火鳳聲。底事汝南餽。福海山無處。冤雙成。兩詩皆蘊藉而多諷。蓋京師自光復以來。女伶盛行。士大夫之有周郎辯者。咸重女而輕男。致老伶工王瑤卿有陰盛陽衰之歎。譚叫天有吾道窮矣之悲。歌舞場中趨向遂爲之一變。寶甫膺史館閒職。與之所至。時與濟輩相徵逐。其時有女伶孫一清者。色藝雙絕。盛名滿京華。寶甫贊之一夕。忽爲有力者薦負而去。試探之。謂是京師第一要人之三公子。風聲所播。道路側目。相戒弗敢道隻字。寶甫憤無可泄。乃紀之以詩。當時屬和者原不止狂甫一人也。余以識狂甫故。故祇錄其一首。他日有人作某要人雜事秘辛者。會當取材於此。

民權素第六集

余幼年學詞於外叔祖金仰之文樸外叔祖爲前清孝廉。達於詞有所作必協律。不以難而苟率也。嘗謂余曰。詞學今已失傳。近時祇許鶴巢玉稼一人。尙知考究。計鶴巢卽刻四印齋入家詞及詞林正韻者其他則依樣葫蘆。不過湊成百十字之長短韻語耳。實未知所謂音律也。又曰。君家應之先生所爲二白詞若干卷。乃字字叶律之作。初學者正宜服膺云云。於是復出其所校訂之周草窗絕妙好詞一函。珍重相視。謂宋詞選本此爲最佳。然亦有出入紕繆之處。竭余半生心力。始爲之校訂如斯。雖未敢以盡善自謂。要不致誤及後學之人。余唯唯受教。試閱之。見題頭小楷。丹墨已滿其隙。遂向坊間購他本。照錄一通。此金學詞之初步也。晴窗無俚偶憶兒時事。爰記之以質今之學爲詞者。弁傷老人絕妙好詞選。舊有仁和厲樊榭箋註。乃大半紀述作者之履歷與其本事耳。他則無所及也。余既得外叔祖之校訂本。遂遵其所指。益專力於此書。旁求博採。見他書中有足以闡發於是者。悉彙錄之。計六易寒暑。輯成箋譜若干。急脫稿之日恰值己亥中秋。因借石帚自度腔秋宵吟一闋。題其端曰漏聲長。月影皎。一縷秋心縈繞。關子外。把半卷新詞儘。惜歌嘯。況新詞正絕妙。拚得工夫精。校依相謂。祇刻羽移宮。未教錯了舊曲。重聞想昔日江湖數老。詩盟園酒社扶香集。幾許同調。此後俊遊少。勝地煙銷綺夢。翠屏恨空留。楚譜宮楣彈入琴軫韻易香。庚子以後。余浪跡海外。是惄每歲諸行箋。希冀遇一同調而就正之。不意爲賦箋者所竊去。懸重賞不獲歸。十年辛苦付諸泡影。知之者咸代惋惜。然亦未始不是天欲令余歲拙。故使此妙手空空兒撻之去也。

山陰壽石工真性灑脫。精篆刻。作客濟陽。與余頗相契。其爲詩文。學聖瓊人。其琢金石。摹趙次閒集定公詩句。脫

民權素第六集

口而出。如宿種。且絕無斧鑿痕。近日旅居都門。聞有集藝詩一百首之作。余未見焉。但憶其往日有題桐影蔬香。卷子詩十徵。卷爲女伶小桂鳳小白菜而作。詩云冉冉脩名獨。愴神天風慙鶴怨。三生夕陽忽下中原去。一例春潮汗漫。聲白雲出處從無例。消息間憑曲藝看。僥倖故人仍滿眼。春山佳處淚闌干。中年才子耽絲竹。甘隸妝臺伺眼波。須得三生幽怨否。江湖俠骨恐無多。隔簾誰繫雨沈沈。座客蒼涼酒半醒。賴有阿咸情緒好。小屏紅燭話秋心。古今誰免餘情變。亦是風花一代愁。惟恐劉郎英氣盡。美人信有錯刀投。蕙惹香溫啓瓠犀。僞留片語訂來期。願移北地陰脂社。留報金闕國士知。紅豆年年擲。浙波風雲材略已。鎔磨征衫不漬尋常淚。其奈尊前百感何。重來不見綠雲綉。但折梨花照暮愁。兩種情懷俱可憐。文人珠玉女兒嘆。豈其落筆定陽秋。不負張衡詠。四愁青史他年煩點染。園叟本稟誰修黃。金華髮雨飄蕭劍氣簫心一例消。絕似晝琶天寶後。萬千哀樂集今朝。又將去。瀟陽誌別四首。閱歷天花悟。身取爲嬌喘與輕顰。新詩急記銷魂事。我亦嘗筵拜盛名。美人才地太瓈玲。整頓全神注定卿。薰韻心香度。迴顧佩聲耳畔尚泠泠。誤我歸期知幾許。江關詞賦笑蘭成。兒家心緒無人見。交與爲悲訴。不平虎豹沈沈臥。九關難蘇萬古落花魂。不留後約將人誤。強續狂遊拭淚痕。

遺詞有卽集詞句者。且亦有通閑只集一人之句者。致其端實始於荊公臨川集。如詠梅、甘露歌三首。草堂菩薩蠻一首。皆集句。也有清之時竹垞每喜爲之。有菴錦集一卷行世。吾家隱之公於二白詞外。亦有霏玉集一卷。或取諸各家。或專集一人。剪雪裁冰移宮換羽。極鬼斧神工之能事。與竹垞菴錦集洵當後先媲美。且霏玉集卷首

有自序一篇及吳嘉注序文一篇。雖疎四體六亦皆集宋元人詞句而成對仗工整氣勢貫串盡盡針線之跡能者固無所不能也。

往見吳縣陳小松兆元題翠薇花館詞集金縷曲一闋係專集詞牌者。詞云月底修簫譜步虛詞減字偷聲霓裳中序採碎花箋雙紅豆。原注君戲紅顏客翠羽吟歌白絳且坐令瀟湘夜雨。原注君詩集名舊譜集并用一歲然雨夢沾湘集并愁倚闌干青玉案調中腔咱遍黃金綬無悵甚個儂絲春從天上来多麗意難忘長亭怨慢垂楊南浦庭院深深留客住花發沁園大酺。原注周子志暮花間時君招集半樹書屋創爲詞譜酒令君別怨江南春去如夢揚州探芳信極相思消息愁春本。原注君有見懷詞致揚州君有見懷詞致離亭燕又秋清通篇皆係調名所用以連續意義者祇三五字耳具見巧思然究非正格僅能目爲一時游戲之作方諸集詞句而成者更退一席矣。



大化

若鶴

○○○○
警夢癡僕所撰海上繁華夢三集風行海內銷數達十餘萬部之多足徵一般人士
無不憚迎價值之高不可言喻惟前書所敍皆海上十餘年前之影事揆諸今日風
尚不同情形大異欲觀察繁華景象者自當另換一副眼光況此十餘年來世界花
花又不知演出幾許離奇變幻之故實癡僕冷眼旁觀如燃犀而燭鬼魅窮形盡相
感無所遁祇恐今後之人或更易入迷途而前書所紀難免陳腐不足以收警世之
功故又破工夫編海上續繁華夢三集其起首緊接前書體例一如舊作推陳出新
絕無重複之處皇皇鉅製洵非能手不辦至於筆墨之雅潔造語之新穎前書具在
有目者早已共賞毋庸多贅一詞書分三集陸續付印茲先出初集一冊約二十餘

萬言洋裝精製售價大洋六角現已出版

總發行所 標出版部

說海目錄

知記
藍花淚

知記
阿榮

知記
襟上酒痕

知記
浪兒

知記
莽和尚之婦

知記
殘陽淚

小說皮愛國鴛鴦記（二名塞子鏡）

小說
紅珠光案

小說
花開花落

小說
滿腹干戈

滑稽
新舊婦人

目錄

昆 花 冥 岑 天 笑 樓 飛 奴 孫
奴 热 暖 遍 雲 醉 松 笠 譯
因 超 热 暖 遍 雲 醉 松 笠 譯
塵 簪 雙 天 笑 樓 飛 奴 孫

第六集 民素第 六

四
集



說海

記事
蘆花淚

昂孫

鳥鶯。飛花璽。欲斷夕陽半面。照林陰。鎔成一片。可憐紅若隱。指人以憑弔者。余方於醉後作郊外遊。見簇簇新石。矗立荒煙蔓草中。俯而視之。則亡女陳愛華墓六字。清明已過。不見灰飛紙錢也。

歸以語余友。愁懷。愁懷曰。吾知之此吾家感也。死僅半載耳。請爲子述其頗末。

女士浙東人。父亦名宿也。貌秀而慧。教之讀過目不忘。九歲畢諸經。父愛之。若掌上珍。嘗語人云。此吾家女千里駒也。

女士母諱章句。工針黹。刀鎔鑄米無不精。一一教誨之。而女士亦得乃母風。遠近求婚者日數起。顧女士性傲來。軒不當意其父。若母并不願其爲寢人。妻爲商家婦也。亦聽之。以是年及笄。猶未字人也。

昊天不吊。陟岵與悲。女士之傷痛若何。可以不言。知之母歿之日。詔女士曰。余病已不起。汝父待余和汝事。余孝生前之福。亦享受幾年。脩短隨化。終期於盡。若余者。殆死得其所。可無間然。所遺憾者。生前不能爲兒擇佳壙耳。汝性過傲。親事上。恐少有折磨。然汝父酷愛汝。必不忍汝之不得其夫也。汝可允則允之。女士唯唯。無以應。惟有以淚洗面。送歸初利天而已。

女士父篤於伉儷。慚悔已後。立意不再娶。免苦弱女子。有以中年相勸者。則謝絕之。女士泣諫曰。孟子。不云乎。不

說海

孝有三無後爲大。阿父無兒爲女。計其若祖宗何哉。父爲之改容。乃議繼娶。

繼娶張賈人子也。嫁女士多才。嘗爲其父曰。吾聞之。女子無才便是福。若愛華者。其福涼矣。且自由風氣流毒。海內子不聞莫家女郎。其腹膨脹乎。人謂詩書福人。吾謂詩書禍人。爲門風計。不可不戒焉。女士父本長者。更不能有所可否。於是女士始而驕。詎而勤。操作再繼而受鞭笞。惡魔則漸漸而來。趣味則朝減却欲其不哀傷。滅志事乃母於地下。烏可得哉。

幸矣天之玉成人也。使果不夭。天年則晨。夜則終。終受折磨。卽婚姻。鬪頭亦無良果。乃不持久。而因以病既病。而益之以死。是女士得爲完人矣。死之時。有絕命詩二章。余從伊父得見之。其詞云。

淚濕寒衾只自知。斷腸人寫斷腸詩。可憐第一傷心事。繼母嚴威日日施。

苦樂悲歡命不猶。天無可怨人無尤。何如及早回頭去。不教椿枝感晚秋。

此詩由伊父枕邊獲得者。一坏黃土。痛掩裏明。至今尤未歌。弄璋也。余悲其事。爲此筆記之。

題詩
阿紫

花奴

天寒氣肅。羣雁唳空。景象蕭索。又是深秋時候。矮籬疏落中。一村。嫋。曝日。取暖。縫敝舊衣。且縫且語。曰。阿紫。鴉頭。今日何昏。曠日已酉。斜尚未回來。使老娘望眼欲穿。矣。復停針沉思。曰。個鴉頭。大不如往日行徑。且出暮歸。不知在外作些甚事。年已十六矣。尙嬉戲如小兒。女態終日逐鄰村。攀寄游騎牛。隴畔擊水池。中儼然。一對小夫婦焉。

鄰叟嘗爲我言。以阿紫配馨哥。說甚天作之合。老娘當時未答可否。惟念馨哥一寡人子耳。既無父母。終歸兄弟。無片瓦可覆。無寸土可耕。終歲依其舅。爲牧牛奴。倘一旦失葬。則不爲餓殍。定作乞丐。老娘貧窮。祇生此阿紫。渠父見背。早復歸尼。若弟老娘所靠。以終者。僅此半子耳。語時。以手揮其老淚。一若不勝其悲者。

良久。續言曰。以我阿紫嫁馨哥。必活受苦。楚老娘之嘑飯地。更無望矣。老娘所以期不可者。殆爲此也。設以我阿紫嫁一富家子。錦繡隨我衣魚肉隨我。喫平時。弄甥自遣。與阿紫談家常事。左顧右盼。誰復敢侮我哉。是則老娘之希望。也能如是。豈不勝嫁寒酸子。多乎語。至此眉飛色舞。若已經身臨其境者。

時有一女郎。荆布粗絃。自逕外鄉入。衣光髮影。楚楚可憐。悄立一旁。猶未覺。女郎低呼曰。娘。不應。復高聲呼曰。媽。媽。回顧瞿然曰。阿紫來何遲也。何處逛游。緊老娘思念。復摩其手曰。冷風似剪。砭人肌骨。汝獨不長耶。女郎不語。撓其母。入內。

頃之一縷炊煙。冒屋頂而上。騰搖曳空中。作蟠狀。午後。女郎出門去。遠山鎖恨。秋水含愁。低首咨嗟。臨流揮淚。撫甚斜依。秃柳而憩。

忽聞隔岸有人呼曰。殊受誰欺。來此啜泣。女郎引其美目。斜睇彼岸。但見其人。首蓬髮。不櫛。衣襤襠。無完。惟兩目炯炯。別有一種英氣。女郎怔視久之。大悲曰。馨哥乎。來我語汝。

馨哥如奉丹詔。奔而至。二人唧唧。哽咽作楚囚對泣。臨別。女郎叮囑言曰。海可枯石可爛。此情此志。誓死莫移。馨

哥亦嗚咽曰。有謠。此言天喪我身。自是二人形跡漸疏。卽相見亦不交談。一語人多異之。翌年。馨哥辭與他往。姪屢以女字人。女輒阻梗甚。而尋死相挾。姪懼。聽之。有時戲問女郎。曰。馨哥已去。不復再來。見執性不嫁。豈欲以一角終耶。教老娘養着誰來。女郎憮然曰。馨哥那寡人耳。無義之夫。談渠則甚。兒非不願嫁也。顧終身大事。不慎於初鮮。克善其終者。終者兒聞人多矣。有財者無眞情。有眞情者偏又無財兒。欲求兩全者。卒不可得。是以不願嫁也。姪大悅曰。實愛我心。

一日。有不速客來作水上人。請以女配某村戶愈某。姪入內問女。女曰。允之。姪愕然曰。斯人何如。女曰。兒之遲遲不嫁者。爲待斯人也。財情兩全。媽笑問爲姪不信。密遣人偵之。果然富俗。及婚相處。無間言。姪亦移居婿家。再不旋里矣。

姐嫁女時。嘗見婿一面。因老眼模糊。不能細認。自至婿家後。不識孰個是婿。問諸女。女笑而不言。姪溫曰。阿紫汝搗什麼鬼。回頭見一人立於左。擦眼細認之。驚曰。汝馨哥耶。何爲乎來哉。女笑爲馨哥。迎髮。姪呵曰。阿紫。不羞私與外人。善語畢。以枕墊地而就。

女低謂姪曰。渠卽假婿也。姐見馨哥首蓬鬆。不擣衣櫛。無完搖首。不語。馨哥轉身入內。梳沐易衣而出。姪大慚。詐詞其頰。未始知女原與馨哥約誓同生死。及馨哥出外多年。貿易得利。置莊舍於某村。密通女知。姐但知爲愈。姓不疑。卽馨哥也。迺歎曰。有是乎。貧賤如牧牛奴。尙有今日。抉我老眸子。不敢小覩天下人矣。

短篇 櫻上酒痕

冥飛

民 槓 素 集 第 六

斗室夜靜。秋風吹雨打窗。淅淅作響。寄紅生。愕然困臥。頭岑岑。然體蒸。蒸熱度增高不已。目脹不得。四肢疲憊。轉側難堪。重衾。腰筋骨爲痛。舌焦吻燥。氣咻咻促且急。四壁及承塵皆新。垂潔白。電燈光反映入眼。生纈幻爲虹。爲錦爲雲霞。爲魚龍曼衍。几案亦顛倒。旋轉不已。重門久扃。空氣漸濁。呼吸爲之不暢。則呻吟以宣之。時或長吁以鳴其心。心頭思潮起滅。無一刻之甯。妄想既多。腦筋殆倦。心神澄澈如古井水。耳根極靜。幾欲聞床下蟻跡聲。蓋孤身遠客。病臥逆邸。強自支撑。無人報侍。其酸辛慘怛。備極人世難堪之境者如此。

足音茫然。一侍者排闥而入。止於床前。呼曰。先生興矣。藥來。不服。將冷。寄紅生。腰牕中漫應之。其人卽置藥碗於床前几上。反身退出。閨戶之聲碎然。寄紅生悚然驚悟。強起取藥飲之。手顫。頭暈。藥溢出碗外。淋漓滿襟袖。飲旣復寢。煩惱稍釋。伏枕。輾轉。栩栩然。翩翩然。神魂飛越。震蕩若躡雲煙。隨風而飄。若涉大川。與波上下。忽聞犬吠聲如豹。杯聲隱隱間作。知夜已深。乃收攝心神。默數鼻息。視聽漸寂。靈府洞然。沈沈然。將寐未寐時。忽身在荒郊。極目黃沙白草。渺無人跡。驕陽炙人。渴極思飲。循覓水不得。肝臟若焚。倏風來襲。衣襖逼體。生涼稍稍快意。而沙砾飛舞。蔽空咫尺。不辨。乃背風而奔入山谷。萬木陰森。流泉出石上。飛濺如跳珠。夏玉心目爲之一爽。顧訝其無聲。倚徒良久。雜草就石而息。怪鳥一聲驚起。四顧。則溟渤彌天。波濤壯闊。峻崖臨海。石齒齒若猛獸。欲搏人。寒梅一本。幹橫斜出。絕壁上。火齊舒華。燕支失色。亭亭倩影獨立。黃昏碧窟。洛水神人凌波而拾翠羽。藐姑仙子披髮而下。

民權索第

空山妙曼風流莫可方喻。既而明月照雪，微風蕩蕩，著沁心脾。令人骨醉，頓覺眼耳鼻舌身意無處不適。八萬四千毛竇皆爲愉悦之氣所充塞。方極歡忻鼓舞間，而黑浪蓋地而來。直衝山腳，訇訇作聲。巒崖砉然裂而爲兩。但見梅花雜泥沙，零落入水。枝幹披離，根冒石上。搖搖欲墜。忽潮頭高起數十尋，奔來撲人。驚懼而逃。覲潮走雷聲。蕭然相逐。努力趨走。煞時一落千丈。睡然而蘇。怔忡不已。而汗流浹背。神志清明。病愈什之九矣。

幻夢已醒。鶯聲三唱。寄紅生乃擁衾而坐。以待天明。遙聞百萬鼓鼙。掠城而去。潮聲到枕。舊夢重溫。昔怨今愁。百感交集。口占四絕句以寄恨。

詔華如水。夢如煙。往事重提。已十年。記得聯床風雨夕。纏綿情話誤春眠。

高結雲鬟淡點唇。教人代繫石榴裙。抹胸替上黃金鉢。一笑無言轉欲瞋。

一自梅花喚小名。孤芳品格信天成。嬌憨故故從頭問。修到梅花是幾生。

蜃盡風波耐。蟲縕蟬取次。譎簾櫳誰知。六月飛妖雪。斷送名花一夕殘。

苦吟徹曉。市聲已噴然起。寄紅生乃興而盥漱。索雙呑米飯之陽氣滿大宅。病若失。願兩足軟弱不良於行。乃偃息檻椅上。錄所作四絕句於記事小冊子上。回環謳誦。益淒苦。倏有老人奪小冊子去。笑曰。長爪郎。不畏嘔心死耶。寄紅生顧視。則友人大瓠來問疾。告以有聞。并言所夢。大瓠閱詩已笑曰。文人例得美人。懷美人。例爲僞父。僞不料吾子。唱出心肝。乃造作此人云。亦云之。瞞天大謊耶。寄紅生瞿然作而言曰。吾事吾自知。之不求人知。亦不。

民權素集第六

欲。吾。子。之。知。之。也。于。卿。甚。事。而。來。斬。我。大。瓠。謝。曰。吾。誠。不。及。知。吾。子。之。節。史。惟。吾。子。既。不。諱。而。有。所。作。矣。胡。不。述。個。人。與。君。之。往。事。俾。不。情。如。我。者。亦。陪。君。一。掬。心。淚。也。寄。紅。生。曰。可。肆。吾。言。之。君。不。得。數。數。問。以。斷。我。語。緣。君。杭。人。也。亦。知。九。姓。漁。船。有。七。梅。其。人。否。大。瓠。曰。聞。之。而。未。及。一。見。則。其。人。已。死。矣。寄。紅。生。曰。余。亦。僅。而。得。見。往。歲。庚。子。余。以。事。赴。金。華。同。學。伊。川。君。介。余。始。見。七。梅。於。蘭。繁。伊。川。爲。余。言。七。梅。孫。姓。幼。失。寵。於。母。貶。爲。竈。下。婢。亂。頭。粗。服。與。僕。保。難。作。鞭。撻。且。時。及。之。一。日。伊。川。醉。後。登。其。船。見。七。梅。泣。暗。隙。怒。責。其。母。母。笑。謝。曰。癡。婢。不。能。爲。錢。樹。子。老。婦。不。能。喝。西北。風。度。日。撻。之。不。爲。唐。願。母。相。干。伊。川。瀆。曰。汝。使。之。慄。撻。至。此。安。得。有。人。賞。識。於。牝。牡。驛。黃。外。耶。母。曰。彼。貌。不。揚。修。飾。亦。無。用。耳。且。先。生。而。果。憐。之。者。胡。不。一。拭。擢。之。適。有。招。飲。者。至。伊。川。曰。可。吾。今。卽。以。七。梅。侑。酒。可。卽。借。往。母。曰。奈。無。衣。何。伊。川。曰。衣。乃。姊。者。母。曰。遇。長。伊。川。大。怒。拍。案。曰。卽。長。至。塗。地。我。亦。欲。之。母。無。奈。乃。沐。七。梅。裝。束。一。新。娉。婷。嬌。小。眉。目。如。畫。伊。川。携。以。赴。筵。滿。座。盡。晤。自。是。談。飲。無。虛。日。七。梅。之。名。乃。噪。於。時。

大。瓠。曰。此。吾。亦。旣。聞。之。君。且。述。君。見。七。梅。以。後。之。事。寄。紅。生。曰。余。旣。聞。伊。川。昔。知。七。梅。於。伊。川。有。知。己。之。感。故。余。強。伊。川。介。余。於。七。梅。七。梅。以。余。爲。伊。川。之。友。也。雖。初。見。如。舊。相。識。過。從。三。四。已。成。矣。大。瓠。莞。爾。曰。目。成。則。奈。何。寄。紅。生。怒。之。以。目。目。成。亦。無。可。奈。何。已。耳。余。時。未。娶。頗。自。愛。其。鼎。且。七。梅。亦。去。之。富。春。矣。大。瓠。大。笑。曰。迂。哉。君。也。敢。問。如。斯。而。已。乎。寄。紅。生。曰。未。

越。明。年。辛。丑。余。返。武。林。游。於。奕。大。好。光。陰。消。磨。於。方。圓。動。靜。間。幾。不。知。一。枰。之。外。尙。有。天。地。日。月。也。會。櫟。庵。來。自。

長沙將以八月之望。觀瀟於曲江。朋儕已設筵以待。於是馳馬出城。至閩口登阿五（名雲玲。錢姓。亦錢塘江上名妓也）之舟。霞陰花七梅。珮瓊。其來握手道契。閱見者咸抑揄之。余亦不顧。板金橫置。低唱潮來潮去。皆不及知。既而酒闌。魚更已動。又大風雨。層城阻隔。歸不得矣。乃至七梅舟中作葉子戲。更闌。朋輩散去。七梅秉燭邀余至後艤。茗清談時而促膝。時而並肩。時而欹枕。燭見跋者。再雖未食消魂真箇。而唱鳴絰語。口脂香度。心醉欲死矣。

大瓠笑曰。欺人語也。今天下豈尚有魯男子耶。寄紅生亦笑曰。嘻。同嚼蠟。何如心有靈犀。君乃視我爲皮膚澁澁之蠢物耶。大瓠曰。然。我知君固奉怡紅公子意淫之教者。然則若何。

寄紅生曰。夜溷已過。雕窗隱隱作魚肚白。七梅伸起曰。倦乎。眠乎。余曰。朝來尚有事。眠將失曉。汝倦盍眠乎。七梅掩微笑曰。余亦不倦。於是取骨牌爲戲。至朝暉照眼。余乃別七梅而行。

大瓠曰。此之一夕。辜負香衾矣。忍哉君乎。寄紅生曰。毋讐言。自後越兩月。有執友將赴會稽。晨起送之江干。便道訪七梅。七梅睡未起。余揭帳視之。七梅閉目問曰。誰歟。余笑應曰。我七梅也。我爲誰。余曰。卿試猜之。七梅一瞬仍圓其塵。曰。朝光射余目。余不耐。老五（余於兄弟行爲第五）。毋惡。作劇。余坐入帳中。搖其肩。曰。可以與矣。七梅曰。余夜與姊妹行飲。大醉。今骨節作楚。君毋混我。余曰。卿許余。按摩否。七梅曰。不許。余笑曰。何故。不許。七梅曰。余懶。人。穀。余。脊。骨。余。曰。余。卽。脇。肢。汝。矣。乃呵。余。指。七梅。笑。失聲。推。衾。起。握。余。手。嗔。曰。老。五。一。何。無。賴。乃爾。余。曰。我知。

民權索第六集

罪矣。卿能怨我否。七梅曰。不能。怨且罰汝。余曰。罰將奈何。七梅曰。罰汝爲婢。余笑曰。余何修而得此。乃爲進服。七
梅。亭亭起立。命余曰。婢子速爲具湯。余將讚面。余爲之進盥。具時。七梅之妹招弟旁立而笑。余亦默然不已。
水晶簾下時。世梳妝研粉調朱。日已向午。七梅顧余曰。飢乎。余曰。秀色可餐。余飽矣。七梅佯怒曰。君太輕薄。余不敢復與君親近。余爽然自失。默默移時。七梅睨余笑曰。老五胡忠厚乃爾。余頰發頹熱。且如火。七梅撫而笑曰。此亦如頰果亦可餐也。乃相視一笑。余亦釋然。

發核既陳。七梅詢余需酒否。余曰。不需。已。七梅命余爲檢相服。余檢碧色者出。七梅命易粉紅者。羅襦既褪。臂白如雨露玉精。余掣領爲易之。代上胸前。錠鉤時綴。紅抹胸。鬆襯至腹。兩乳瑩然如潑菽。余爲引金鍊至頸際。又代束諸腰。易衣既竟。七梅回首。倚余肩。微笑曰。謝君。秋波澄澄。逼余眉睫。余心忡忡。不知身在墮樓第幾重矣。招弟以品鑑。賧菊花茶。七梅擇一色白者。懸余胸前。余擇一淺黃色者。爲簪髻。旁七梅於鏡中窺。余會爲一笑。方欲有言。而與夫來。速曰。日酉。趨矣。盍歸乎。余顧七梅。七梅微領其首。余曰。有暇再來視汝。遂行。七梅呼余返。良久不言。余促之。七梅笑曰。俟君再來時。與君言爾。嗟乎。會少離多。兩情脈脈。小別亦復黯然若此。

大瓠曰。如君言。兩情既淡洽。如是。將何以善其後。寄紅生曰。七梅之舟。不長泊於錢塘。浮家泛宅。去住靡常。余以壬寅癸卯兩次鄉闈。故與七梅繼見之日尤少。迨甲辰之春。會與友人聚飲。連日十、十日之地。又卜畫而弗卜。夜故無可紀述。祇六和塔一遊。爲最後之相見。迄今追溯。猶眼前事也。大瓠曰。願聞其略。寄紅生曰。錢江之潮以

民權素第六集

六月爲最鉅。潮應月而生。尤以月半爲大。汛甲辰六月既望。與三素心人冒暑至江干。時江水盛漲。七梅與其家屬已遷而升陸。市樓欹險。伏處如蒸。乃命輿往遊六和塔。沿江登山。樹木森翳。流泉灑鑒。心地爲之清涼。既至塔下。寺僧潔茗。以獻。塔高凡十三層。層凡三十級。友人奮勇先登。余按七梅徐徐而升。每陟一層。飄倚欄少憩。崖。旣。遠。風來轉。清煩慮頓釋。七梅出巾爲余拭額汗。余亦爲拂髮送塵。旣升至十一層。七梅足倦不能上。藉巾坐地下。遙指越中羣峯以語余。友人自絕頂俯首欄外呼余。余驚爲弗聞也。著七梅顧余而笑。俄而雲煙四合。雷聲隱隱。出自空際。余又按七梅以下。甫至僧寮。大雨已作。俯瞰江流。煙濛濛。不辨橋帆。風來鐵馬。餘緣雜以鈴溜聲。耳鼓爲震。忽亘蒼穹。七梅失色。緊渥余袖。余笑慰之。少焉雨霁。斷虹明於樹杪。斜陽射大江。波鱗鱗作黃金色。山光葱蒨。清氣撲人。舍舟而步。留連久之。至山陬。始乘輿返七梅家。七梅將命酒。友人皆意欲入城。遂匆匆而別。嗟乎。一別而永別矣。

寄紅生與大瓠長談至此。命侍妾烹茗來。慘然相對者久。之寄紅生作而言曰。余今述七梅之所以死矣。七梅以年漸長。將擇人而事。有沐猴而冠者薛某。以貴郎官。浙。好治遊而懼內。甚。曾娶船女爲妻。怒獅一吼。至斥爲閹人。始以故舟中女郎。咸不直。辭會。醉船歸蘭溪。乘七梅舟以往。中途百計。挑七梅。七梅不之許。薛怒之甚。頹以床頭。夜又在。不敢。是及抵蘭溪。夜出。徵七梅。七梅以病辭。薛大怒。跳躍入七梅舟。時七梅方寐。大臥。薛猝。諸地而批其頰。七梅羞憤。遂仰阿芙蓉以死。時舟人方向薛謝罪。不及防。及毒發。薛逃去。後以八百金贖七梅母。得無

民權素第六集

事。履聞者咸不平。尊卒以是掛白簡然而美人黃土矣。

七梅之死也。伊川氏實所目撃。時余方在鄉閭。伊川寫書以告。余慙然者久之。今茲來杭。追憶舊遊。不勝今昔之感。此詩所以誌也。大瓠喟然曰。未免有情。誰能遺此君。既不忘。盍爲文以弔之。寄紅生曰。吾正以詩未盡余意。擬爲文以廣之。來日吾子其與余同赴六和塔。臨江而弔。諸大瓠許諾。握手而別。翌日寄紅生與大瓠升六和塔之頃。寄紅生陳瓜稟。奠梨酒於地。大瓠抗聲而誦其文曰。

風變雪虐。分泣寒沈。陰湖水死。分寒梅凋零。此小青埋骨之鄉。兮我來招。倩女之魂。酌明水。而陳詞。兮儻拈花而降。真記相逢。而一笑。兮證夙契。於三生縊繩床。而話雨。兮帳東方。之既明。恩怨爾汝。兮若有心。而無心。神光離合。兮若無情。而有情。冰肌玉骨。兮鬢髮如雲。芳蘭竟體。兮秋水爲神。謂飛瓊於瑤島。兮明月前身。降宓妃於洛浦。兮羅襪生塵。詎名花之見嫉於天公。兮盲風怪雨。其交橫。遭儻楚而損年。兮乃玉碎而珠沈。我亦天涯淪落。兮傷舊夢。之難尋。撫襟上之酒痕。兮徒感惄於人琴憑竹。素以寫哀思。兮願結來生。未了之因腸。一日而九迴。兮秋非秋。而春非春。

短篇
浪兒

說海

岑樓

四壁蕭然無一長物。鐵硯班管各一置案頭。筆秃硯色斑瀾。類數百年前物。旁有雜書西籍數十冊。庋架上凌亂無次。危坐其中者一少年。貌殊奇偉。衣履俱敝。髮種種如鵝眼脂糊。兩眶不能辨。物弗識也。蠻虱緣其領。鼯鼠

捷。其。旁。弗。顧。也。終。日。娛。嬉。若。有。重。愛。者。客。入。其。室。如。入。墟。裏。弗。而。返。

少年來居此室者二年。莫知其姓氏。以其放蕩怪誕。遂名爲浪兒。少年亦自承無愠色。初來時。終日閉戶。譏讀已輒哭。或誦西籍。歌撫倫詩。聲如出金石。鄰人惡其擾。申申言之。浪兒若弗聞。亦弗改。偶出泛舟江上。翻洞竟日。未嘗訪人人。亦無訪之者。居久之。忽改其素行。不讀亦不出。兀坐而已。人愈怪之。然終莫測。也有王翁者。疑浪兒有隱痛。且憐其寂寞。時遣以酒食。浪兒感其誠。漸與訴肺腑。因是悉浪兒之身世。常舉以告人。

王翁曰。浪兒楚產。父某。以貧雄於鄉。浪兒生甫。母以疾殂。六歲。父亦逝。六歲以前事。浪兒懵如也。第聞人言。幼時家人溺愛甚。鑿鈴懸鎖。花紅繡緝。出則負人。則攜有所欲。立能致。家人不斬予之也。然六年中之樂境。浪兒在孩提中。固弗之省。而此後之因苦焦憂。則一身備嘗之一。若彼蒼故相阨。使知有苦。而不知有樂者。浪兒亦恨人哉。

浪兒失怙後。依於叔。叔性卞急。延師教讀。督責殊甚。浪兒苦之。眉上心頭。時含怨恨。第不敢出諸口耳。稍長。倜儻。迨常兒持弓矢。走原野。射麇擊兔。以爲樂。又好從僕少遊。技擊跳躑。之猶皆精之。然浪兒有異稟。雖嬉遊廢讀。而才學漸自盡。下筆爲文。頃刻數千言。恢諸散訛。見者咋舌。時俗儉素。尚禮法。浪兒獨放浪形骸外。叔深惡之。語人曰。此非克家子。蕩吾產可立而待也。浪兒聞之。懾其叔。猶叔之惡己也。久之。邑有某令。奉職罔法。與豪紳結納。魚肉鄉里。紳逌浪兒富。以爭羅縟。家人幾遭不測。入資得免。浪兒憤甚。夜持刀入紳室。殺紳於床。並其妻女。即夜

民權素第六集

白走院省某邑。時浪兒年十四。渺小孺子。無相携。夜就逆旅。主怪之。疑有他。固不納。則潛宿草間。逾日不得食。徘徊道側。有寺僧過。而憐之。繫歸。寺遂披剃爲徒。空山古寺。破衲禪床。浪兒固弗耐。然已無可如何矣。僧授以經典。過目卽悟。妙誦時。坐寺前石上。辨風起雜以諸謠。皆玄機人。莫能測。見諸僧趺坐。合掌低眉。頌佛嗤以鼻。曰。此輩土饅頭。安知西來壹研弛。一如曉昔茹臺飲酒。酒酣絕叫。以爲常。會有尊僧遊錫。止此寺。見浪兒引與語。嘆曰。此奇才也。請於本僧。携與俱去。

粵僧故名士。父商於倭母則倭女也。署年歸國。爲鄉里所賤視。自佗意失。又弱無他依。憤然薙髮足跡偏天竺。埃及諸土。識深學博。非尋常。所能輩比也。今得浪兒。喜甚。寢食與俱。風晨雨夕。對坐蒲團上。辨析經義。指陳玄理。口若懸河。目如明星。浪兒唯謹而已。後一年。粵僧渡倭。母浪兒從焉。行抵東京。止於客邸。一夕。粵僧呼浪兒前。謂之曰。出世大事。首公諸緣。非子所能。子才敏。年弱。用世器也。稍老矣。與世絕矣。勿久從習。其止此土。力學。學資。當爲子圖之。浪兒弗忍舍去。強之返俗。服入某大學。習文科。浪兒感學僧意思。有樹立。痛刮磨豪習。委身於學。坐忘行若遺。晝不寢。頤探冥索。歷三年。而學大就。舉凡英德之文字。西儒之哲理。罔不登峯造極。遇軟羣輩。將卒業。會日本社會黨案起。株連及浪兒。倉卒棄學。走上海。緣是日本社會黨謀傾王室。未就被逮。浪兒與社會黨頻往來。聲更疑之。遞下令捕。浪兒易服塗面。變姓名。國籍。雜僕奴間。宵行晝伏。齋草飲水。達長崎。手足涿裂。疲莫能興。而長崎營吏。一如東京。星羅棋布。期必得。而浪兒且莫測矣。賴某外人銳身爲營。救得脫身。走上海。

民權素第六集

浪兒既抵上岸。粵僧亦來。瞋目相視。不發一語。已而呼酒痛飲。解衣磅礴。抱持大哭聲。嗚然市人觀而觀之。謂此頑僧。及無願子。皆莫知其隱衷也。飲畢。浪兒推案起曰。夫先覺之士。當奮其才智。拯生民於塗炭。安能鬱鬱居此。受俗人揶揄哉。今欲返里。傾吾產竭吾力。圖遂吾志。或有當也。粵僧微領之。翌日。慷慨行抵里門。則叔已逝。祿家已銷可無。家人相見。驚喜泣下。居數日。召弟至。析產而二。之屬於己者。立售於人。得十萬金。挾返上海時。恰清季天下大亂。綠林之屬所在皆有。浪兒意此中或有奇士。可與謀。乃走齊魯。赴燕晉。窺關隴。下蜀滇。崇山峻嶺。無不薄所僅。雖黃冠走卒。賣漿賣卜。與夫僧保。留心潛察。懼崎人傑。士或遁於是也。久之。無所得。非鄙俚。卽獵狗。無堪與語者。喟然喪返。漢皋仰天嘆曰。隨珠有光。豐劍有氣。望之可得。今吾求之。經年走數千里。不得一人。天下事。苟可問耶。醉酒婦人。了吾一身。妄自是。痛飲娼妓。館間揮金若芥。粉白黛綠。輩爭趨之。紛芳羅綺。嘹亮笙歌。足使人意迷心蕩。而浪兒處之。愈足悲也。中秋夕。携名妓泛舟湖心。於時波面澄鮮。皓魄流素。浪兒拔劍起舞。妓曼聲倚曲。應之歌喉宛轉。塵囂驚飛。劍光與日光。交相映射。人望之。疑真人之在天際也。一日召妓至前。曰。若善撲葉蝶。眼然瓊姿。瑤質乃靈氣所鍾。今之臨民者。儒服者。商賈者。牽者服者。貌鄙言俗。皆不逮。若輩。萬一途悉傾餕。內餘金頃。妓僅搆模被書囊。徒步去。寄食某寺廬下。頹垣枯蓋。蓬蒿塞徑。然處之。歲辛亥。武昌兵起。海內洞然。懷瑜握瑾之士。龍騰鳳起。浪兒獨若罔聞。觀有某都督者。耳浪兒名。遣使迎之。浪兒。憮然大笑曰。方今天下人心。日劄於勢利。山鬼罔兩交望於道。欲澄亂源。宜先培腐朽人。必然非大力者。真能致。

民 稿 素 第 六 集

也。乃以杯水救重薪片石塞東海。不亦悞乎。吾常渡尾塗中。不爲功趨。亦不爲罪首也。使者縮頭而退。北京政府成立。又有徵之者。浪兒踰垣走逐轉徙無定所。

王翁述浪兒之往行如斯。聞者舌搢不能下。由是惡浪兒者奇浪兒。嘖浪兒者憐浪兒。好事者詣門。請交浪兒。或廳或不廳。准以酒至者。不論賢否。開樽對飲。醉而後已。後稱異僧書來。走別鄰人。擎舟竟去。莫知所向。逾歲有自錢塘歸者。見之。武夷則黃衣草履。嘯歌其道。後有自廣陵來者。見之。邗江則衣不蔽體。沿門乞食云。

（錄第五集）

天 醉

越數日。和尚謂吳生曰。吾姊許先生所學。吾尙未之盡。非此前延先生來此之意也。生曰。吾自知無以益子。吾所讀書。子皆已讀。神悟心領。自吾子之慧以神融。教不爲文字。束縛則子之姊有以授子也。善以流俗中人處此。清寂之境。自漸形穢。去意彌堅。且吾老父愛吾最摯。去家既久。未脩一啓。不知家人之翹想。何如和尚。曰。先生無慮。先生來時。挾王三阿斗諸人。彼且於途中劫子。今已爲吾手殺。先生之父。吾已有函告之。知先生之在此也。此何足憂。生除此忽憶行劫之事。瞪目視和尚。和尚曰。無人相無我。相無過去。相無現在。相生曰。如律宗何。和尚曰。我固不懲。婢子生聞此言。大驚。旣而啞語曰。此固和尚姊弟之意。和尚曰。吾殺惡人。吾誕慧婢。吾已心空罪空。先生之障。未知何日去耳。言畢竟去。生怒惱萬狀。自知於佛學。但鑽研文字。迄無心得。竟墮彼計。不能自明。此何可。看方思念間。婢來拍手曰。今日和尚安矣。生曰。如何。婢曰。和尚入見其姊。不知作何語。其姊斥其傲。

和尙氣未嘗入道和尙跪而泣久亦起也。生與婢嘗詢婦和尙姊弟事婢。但言其姊坐一室不闢經卽靜坐。和尚則既撫無不爲。二年以來始稍稍受姊約束。耳生聞此言曰吾欲去此婢曰談何易也非和尚自送君歸則吾與君不能成行。生曰吾終不能久居此行且與卿俱適。

和尚之婢侍吳生寢。前此嬪愛天眞因而鑿破所以待吳生者自此益生去家既久時復淒感得此慧人私謂前此所遇皆非其類。燈月之下所以撫摩此婢者無不至此。婢媚生凡人間婦人所以媚其所愛者亦無所不能焉。生溺於此婢久而益深而和尚視生敬禮之念不能無異於曩日。蓋人之處此世間其所以自持者必有超出尋常人嗜好之外。此心所注自往自來不爲區區外物所束縛而後其人內足以自信於心外卽足以見信於物。今吳生博學而無所宗文采風流足以傾靡一時而其人不耐寂寞情有所託竟深注之。此其所以見輕於和尚也。然生不自覺眷婢益深長和尚益甚。日間仍與和尚共談和尚有所質問生接義答之和尚時時默然曰恐未盡然生益不自安與婢商擬私遁婢以爲不可再三強之婢曰君書生吾弱女子一旦去此無論果虎狼之腹入盜賊之手爲可危也。但使和尚知而追之則君之力豈能敵耶。吾不自信誠愛君耳。方坐談間婢曰吾病矣。生扶之榻上聲嘶低色漸黯強舉其手謂生曰吾卽死矣。血肉臭穢幸君勿近卽此爲生死無常之證。生曰吾呼和尚亦婢曰君愛我我甯死於君手。

婢旣暴疾宛轉之間去死益近生無可奈何欲往呼和尚内外隔絕戶閂素嚴婢亦力阻之。謂死則死耳何擾人。

爲生於是夕。坐婢病榻之側。問婢何以忽病。病何以如此之劇。婢苦不能答。但以手緊握生臂曰。今而後君不復念我矣。喻嘯者久之。生素燭視其顏。方作痛苦狀。生既慘然。不樂。燭光亦爲之黯然。生旋啓戶。涼風拂之。燭竟滅矣。仰視月光。掩藏於雲幕之内。半明半昧。作慘淡色。似憐婢之將死。與生之無可奈何者。生踴躍無計。復入戶內。關室中。尙聞婢呼吸之聲。生以手撫之。額汗如蒸。而左右手皆冷。生念此事必告和尚。乃自關中啓戶。出向內宅。作大聲呼和尚。然和尚與其姊之居處。自爲垣籬。生之聲和尚竟不聞也。生復反念婢固病。全夕或未即死。因近婢。及呼吸聲漸緩。推之。則不覺生咤曰。已死乎。婢怒強應曰。吾猶未也。請君自臥耳。生旣許無所出。乃抱之而臥。比醒。則共臥者已非生人矣。

生大怖。念死者既不可生。計必有以歛之。和尚弟寂。居荒山中。不知何處得棺木。吾與此婢客中相契。一旦。葬。卒。棺既無。以自遣。和尚有時。甚。倘。以。婢。死。之。故。辱。我。已。甚。我。復。何。說。之。辭。不。得。已。啓。戶。出。立。階。下。待。和尚。和尚。久。不。至。視。日。光。約。至。已。初。和尚。始。來。實。則。和尚。來。吳。生。處。每。日。以。是。時。生。於。今。日。覺。其。遠。遲。耳。生。見。和尚。卽。送。謂。之。曰。婢。子。死。矣。和尚。曰。何。者。爲。死。何。者。爲。不。死。生。曰。人。真。死。矣。子。尚。打。此。口。頭。禪。語。豈。云。惡。悲。和尚。曰。死。者。誰。耶。生。曰。吾。同。言。之。矣。君。家。之。婢。也。和尚。笑。曰。吾。家。已。贈。予。矣。生。大。窘。久。之。言。曰。入。視。之。何。如。和尚。曰。旣。死。焉。又。何。視。焉。生。曰。必。謀。所。以。葬。之。和尚。曰。請。死。者。自。葬。之。可。耳。言。畢。入。室。自。檢。雜。廢。話。經。注。諷。之。曰。外。國。有。一。女。人。身。體。金。色。有。長。者。子。夕。達。暮。多。難。以。千。兩。金。要。入。竹。林。同。載。而。去。文。殊。中。道。變。身。爲。白。衣。身。着。寶。衣。衣。甚。嚴。好。女。人。見。之。

貪心內。發文殊言。欲得衣者。當發菩提心。女曰。何等爲菩提心。答曰。汝身是也。問曰。云何是答。答曰。菩提性空。汝身亦空。此女宿植善本。修知慧。聞是說。卽了生死。還與長者子共入竹林。自身現死。脣脹臭爛。長者見已甚大怖畏。往詣佛所。佛爲說法。亦得解脫生死。和尚誦此。泣聲振林木。置死婢不一顧。而吳生環走揚眉。彷徨不已。

和尚誦經。謂吳生曰。日已午矣。吾且將膳來。生曰。和尚之婢。乃不知婢子之死乎。和尚曰。先生。愛婢故知婢死。吾姊。之。昔日之婢。未嘗生今日之婢。未嘗死也。生曰。吾自凡夫。請和尚速生此婢。和尚曰。先生自有迷悟。此婢原無死。生曰。和尚慧觀。吾不能解。所求者遠爲吾計而已。和尚曰。以先生言觀之。則先生自先生。婢子。自婢子。更無係屬。又何戚焉。言已作僉去。狀生大驚。和尙衣。涕淚垂面。不勝哀悼。和尚大怒。舉臂揮生。生倒於地。和尚自去。且行且言。曰。天下乃有如此頑物。移時生。自地起。揭幃視婢之戶。則戶已亡矣。生又驚愕。念自與婢離。無異常。女子疾而死。死而亡其戶。此何爲者。憇。和尚言似謂婢固未嘗死。想和尚作此狡猾。以眩吾耶。吾念生死無常。有質者必壞。亦何足怪。訝猶如此。婢者則可。猶耳。意者此間其幻師之宅耶。又念此種幻象。皆吾心不能靜定之所感。召吾攝吾心。則和尚種種幻術。皆不能眩我。彼婢子者。固未嘗死也耶。方作是想。婢果整飯具來矣。和尚從其後。兩人之色皆揚揚如常。生遽此愈。求去愈。和尚曰。先生穢土中人耳。吾姊弟不復留君。再明日請先生挾婢俱去。

和尚出。吳生謂婢曰。荷暴疾而死。死而復生。吾誠不知其何故。意者以術弄我也。婢曰。方吾疾時。覺此身苦毒。

民權素集第六

萬狀。但求速死。神魂離舍之後。念生時無可戀者。獨愛子之念不能忘耳。以此念故。還得更生。生曰。爾言亦近玄矣。子死後。尸在苦牀。更生後。自內出。此又何耶。婢曰。吾亦不自解耳。生曰。吾且歸爾。願從我。去耶。婢曰。死尚戀君。矧在未死。生大悅。愛婢益甚。嗚呼。以生之才。日誦佛乘。終不能以慧力照空。色界得此一婢。而曠之不捨。既怖其死。仍戀其生。此亦夙孽所纏。有動於不自覺者乎。和尚生平未近女色。其於此婢。無復情慾。則以兩人戀戀爲人間至不堪之事。不知此娑婆世界。正以男貪女愛之故。而後成立。一切動物。牝樂有牡。雄尤有雌。自然界中無戀愛二字。則人物之生趣。且漸然盡滅。然佛之爲教。必以遠色爲律。誠以求法之途。不當溺於肉慾。此是比邱之清規。非強長者居士。同拘此律。和尚不達此旨。故鄙生尤甚。而和尚之姊。且未嘗以婢事薄吳生也。

是夕。婢來謂生曰。吾主人許吾輩於明日行矣。生曰。和尚之姊語爾耶。曰。然。生曰。和尚能證我輩行耶。婢曰。和尚不肯。一日。辭其姊。證吾輩行者。前所言種菜之老僕耳。生曰。途中恐有虎狼盜賊。豈龍鍾朽物所能爲力。吾與爾必死於此。行婢曰。老僕所不能爲力者。和尚自行。亦必難耳。生曰。此何以故。婢曰。凡和尚。拳勇皆此老僕所授耳。生聞言舌挾而不能下。久之曰。此間人乃大奇和尚之姊。儼然古哲。而其僕。又爲力士。和尚學於兩人。俱有所得。吾若愛之。重之。至如僕者。乃類世間尋常女子。何耶。婢曰。吾始亦慕吾主人。學佛自見。子後。覺此中搖搖不復愛此。根癡吾主人。亦不以吾爲非。此又何耶。前日吾之死而復生者。吾主人以神咒活我也。今又許吾從子去。則知吾兩人之情愛爲吾主人所默許矣。生笑曰。和尚之姊。真可謂大慈大悲者矣。吾臨去時。必請見之。婢曰。子又

妄想。此必不可得。生曰。何故。婢曰。自吾之長侍吾主人。自其弟與老僕外。未嘗見其一。男子生曰。安知爾主人於吾。不以被賈見待。婢搖其首曰。此非吾所知矣。聞人入寢。生於枕上問婢曰。爾主人作比邱尼妝耶。婢曰。然。生曰。其貌何若。婢曰。略類其弟。而態度嚴潔。則百倍過之。終日靜坐。未嘗見其一笑。自呵斥其弟外。其於吾與老僕亦未嘗發聲一言也。生曰。吾聞唐代時。菩薩慈悲。欲化陝石。示現爲美女子。賤人誦法華經。自言願爲之妻。有馬郎者。三日間。違法華七卷。而女子化去。如和尚姊者。殆亦菩薩化身。惜吾非馬郎耳。嗟喟不已。婢曰。子之此念。當墮泥塑生爲之。姻然天明。和尚引老僕來。

和尚曰。此僕能送先生至汴州。生曰。吾來此時。本無行李。今日啓行。致足樂耳。願婢子何如。和尚曰。昨日與先生言。矣。同行可耳。婢聞語。即入內旋。即復出。老僕爲兩人肩負。婢欣然待行。生別和尚。和尚曰。吾且送君數里。生曰。此可毋然。願和尚寄言和尚之姊。吳生今日去矣。和尚默然。面意色不樂。既而言曰。此可毋然。生乃隨老僕出。和尚送之山徑。崎嶇草叢。僕前導。婢從之。曉日蒼涼。清露濕髮。生顛以爲苦。和尚曰。行三四里。即得車廬。可負。馬代步。生曰。固所願也。強行而前。暨今日所經行者。非復前時來路。屈曲之餘。旋得坦徑。和尚曰。再行數十步。卽吾衙市矣。老僕許送先生。知能保無恙。毋過慮也。言畢。和尚拂袖自去。生旣別和尚。謂婢曰。禡頭健步。老僕聞之。大笑曰。先生南人。怯弱應付。不謂不及一弱女子。生赧然。不復言。旣至市。僕曰。日且午矣。得飯後。再行何如。生曰。可哉。僕導入一肆。呼飯供生及婢。自採一案。呼酒狂吸。移時盡數瓶。生見之。駭以目視。婢起謂僕曰。老人。

民權素第六集

不復醉乎。僕曰：吾三十年不解此味矣。今且自陝趨汴可謂遠行聊以自餕。婢曰：吾寧人累頸子而行願老人毋辭。僕曰：殊過慮耳。獨飲不饗。生與婢皆不敢言。坐而待之。旋見老僕擲杯而起。生曰：可以行矣。生與婢出。則有後馬二頭在焉。僕詣生與婢合乘其一。而已據鞍從其後。倚醉而歌曰：殺人苦少。飲酒苦多。橫劍一醉。其樂如何。吳生與婢共乘。老僕歌心甚駭之。謂婢曰：此老人果可恃耶。婢曰：君毋慮也。老人少時嘗爲盜。僕從橫燕趙間。其後出入兵間。殺賊立功。自言吾樂爲官者。至今日應爲提鎗以忠於吾主人之故。不他去。故猶爲僕耳。胸無他腸。故可恃也。生曰：信然。耶。婢曰：必信。吾年較僕固未及。吾往生人所。一日老僕乘雨後鋤菜。吾方爲主人謀晚膳。掘菜於畦。僕荷鋤而歎。吾問之。老人曰：鋤菜之樂不如殺人。吾又問之。老人曰：吾年十五六。恃氣力。橫於鄉里。爲父老所斥。跳身爲盜。羣盜推吾爲鋒。椎埋劫奪。固不爲之一夕夜出遇兵。官兵四五十人。荷金而行。余直前問曰：金自何來。官不敢聲。前行如故。余怒。卽以杖直前。掀官之冠。官亦怒。令兵縛我。余以秋揮之。兵皆散。留所荷金在耳。官跪而言曰：此金自江淮來。將以振晉省之饑民者。余爲之廢然曳杖而歸。盜魁責余無能。余胥遁。自恃拳勇。授效官軍。刈毛賊如草。一日得一賊。以刃臨之。賊曰：余何罪而當死。余曰：以官兵殺賊。固宜。賊大笑。曰：官亦賊也。賊亦官也。爾以身所處境。妄相分別耳。余又爲之廢然。自此之後。余念爲盜爲官。同一作孽。厭飯依善人。爲之執轡耳。今日來此鋤菜。吾因樂之。追憶前事。猶覺雄心之勃發也。此翁自述如此。今日宜無惡意。況吾主人何如。人肯以此翁害吾南人耶。吳生曰：果如孺言。彼亦放下屠刀者矣。吾聞其歌。猶有戒心。婢曰：少時所爲。老不能忘。

辭而憶之亦復入。惰立地成佛原無此事。吾信其必不爲惡而已。

吳生與婢共騎前行。日且暮。生回首面僕曰。吾輩當覓逆旅耶。僕曰。先生旣怯夜行。前村可一宿耳。又行半里許。得一村落。夕陽西沈。月光逗破雲間。如美人目光。自簾間閃爍窺人。人生自娛後。撓其頸而視其面。吃吃笑不已。婢曰。君痴耶。生曰。吾非痴。何以不憚行路之難。從男子至此方相謔時。僕已下馬。前謂生曰。此間可宿。生曰。可哉。生與婢俱下。僕手牽兩馬。竟得一巷。蔽扉而入。見巷中寂靜。惟兩尼在焉。其一中年。其一則二十許人耳。僕出金呼其具飯。尼欣然應之。僕曰。有酒乎。尼曰。無酒。何以供客。旋出饌具。盞餐皆素。生與婢共食。甚以爲適。食畢。久坐欲寐。而僕竟不至呼之。無應者。自起寃之。見近廝一室。燈光耿然。僕與二尼共飲。與方酣也。生不敢入。自戶隙窺之。見一尼持壺。老僕酒且謂之曰。翁之主人挾美人至此。以何事乎。僕曰。美人者吾妹也。一尼笑曰。何姝妍而兄醜。老僕以手左右招以口就杯。且飲且笑。曰。爾兩人何彼研而此醜。左坐者中年之尼也。色若不悅。右坐者曰。爾主人年幾何矣。僕曰。爾餽吾主人不悅吾耶。因面左而言曰。吾今而後覺子之妍矣。二尼皆笑。僕忽起立曰。吾醉欲眠。兩尼相視不應。僕又笑曰。爾二人原不愛我老人也。貌共年衰。病兼死至。奈何不努力精進。人間苦趣。甯足憇耶。二尼忽若有省。拜老僕曰。翁古佛也。願有以度之。老僕曰。我不能度爾兩人。請爾兩人自度。言畢徑出生頭。來生聞之知其詭已。默不敢應。僕披生入。爲之展衾。僕出生以前事告婢。婢曰。老人之精進如此。吾不及知。今

民 權 素 集 第 六

而後愈信其不爲吾兩人害耳。自此後生與婢侍老僕而行無復虞心。行十日至汴州。僕謂生曰。老僕不能送矣。生曰。爾蓋渡淮而南。僕曰。如主人之命何。僕因展袱出金授生曰。此主人之贍也。又自懷中出一書曰。此吾主人貽先生者。生驚喜曰。吾在爾家六閱月。未見爾主人面。今與我書。奇哉。急啓其封。與婢共讀曰。

吾以女子身少歷艱難。長皈釋氏。修途涉遠。涉焉始知十載淨行。攻謂有獲。恩欲宏濟。未法聊復。與子有言。吾父貴仕於朝。家門鼎盛。旋遭奸禍。一門受誅。屠戮之慘。言之痛心。吾年十七。遁迹爲尼。老僕提挈吾弟。相依爲命。齋時吾婢未及十齡。奉羅鋪屋。賣珠供炊。拮据之餘。又遷匪亂。空谷自居。供佛自遣。幸生少識。字得讀廣寺藏經。手錄口誦。略知門徑。天台一宗尤所宗尚。寂止慧觀。依法修行。數載之後。恍如有得。再涉大乘。皆我注腳。旋閱禪宗。亦見方便偶頌。淨土更信唯心。要之震旦佛法。天台止觀之教。爲不可尙已。

吳生讀書至此。歎曰。此意乃與吾同。

伸紙再讀曰。

教義明而涉禪宗。則禪宗乃異虛鑑。禪宗明而存淨土。則淨土乃非執着。此間微妙圓通。深愚解人難索靜久。生明略。通宿命。由因推果。夙業難銷。吾旣出世。而默照之餘。愛根未拔。且以過去之緣。吾之此世。當爲君妻。吾婢當爲君妾。吾爲此惟勉求解脱。勇猛精進。冀脫世緣。心墮漸空塵緣。始絕婢子。不能自懺。固當獨從君去。慧力潛發。異日或能徹悟。未可知也。吾弟桀敖。累吾誘誣。文字束縛。尤彼所輕。吾招君來。旣欲脫君於

說海

二十三

益亦希有。蓋吾弟愛風春月，渠頗增進弟之幸也。若之惡也。昔我佛以男子之身離妻學道，久而後悟。吾何人乎？誠不欲以君自累，用力雖勤，成佛在後。靈山之會，尙冀與君一面耳。

生讀至此，喟然而歎。旋顧婢而笑曰：「佛亦有情何況我輩？」婢曰：「吾不能解君母胡言。」吳生伸紙再讀曰：

顧君此去，善自養。俗緣雖深，漸可排遣。權實異教，頓漸然。途及其成功，無復階級。吾子根柢有異，凡夫徒以文字爲障，涉獵廣博，儒墨文更難眩。心目指月，在指時或他求爲己之功，多聞誤之，此甚可虞者也。自此以往，世方大亂。委身虎，虎吾非其人。子能出身爲世，因時利物，宏開方便，大濟羣生，固善。薩道之所許也。經曰：治世語言資生業，未嘗有累。苦提華嚴之教，事理無礙，從古拯世英雄。匡時聖哲，大都大士之化身也。蓋心爲物，繫則水濶，百足損神道。超象外，卽鐘鼎亦以利物。吾子其有意乎？如曰不然，思先自度。南山西山，儘可棲止。風菊媚秋雨，蓮淨夏日。讀大乘歸心古德，機緣一至，唯自龍天終能排斥羣魔，揮張正教，道在人宏効之而已。嗚呼！三生因果，唯石能知。萬劫人天，有花共笑。

吳生曰：「如此好書，竟自此完乎？」讀畢，悄然不樂者久之。坐於榻上，徐謂老僕曰：「爾今別我去乎？」老僕曰：「此間即是汴州。」生曰：「吾知之。予歸語爾主人，欲作覆書，苦難着筆。請爾主成佛之後，知莊茫塵海中，尚有未脫苦趣之一弟。予耳。」言畢淚下。僕曰：「先生毋悲，各自養脩可耳。」生曰：「吾返家後，安吾老父，仍當至陝訪爾主人姊弟。」僕曰：「吾知吾主人必不厭先生再來。先生可以已矣。」生又淚下。僕大笑而出門，意欲逕去。婢追語之曰：「願翁毋忘我。」

民權素第六集

意。我僕曰。求爾之不自忘耳。僕既去。婢從生而行。亘十餘日。方返廣陵。時吳翁亡子。疑爲盜劫。今復來。大喜。然生自是後日。與婢禮佛。清脩遺落。世事妻妾。近之則曰。爾等益念佛去。未幾。生父卒。生竟挾婢而去。不知所往。云天醉曰。上所陳述。皆得之姑蘇李生者。余聽其語。李生曰。吾嘗見吳生。見其剃髮家居。狀在僧俗之間。與之言語默無常狀。類癡呆。一日忽謂余曰。衆生業重。受報方酷。吾欲去矣。余曰。盍思度之。生曰。佛出世也。救不得。由今思之。痛哉。其言乎。

天醉又曰。和尚之姊。果有其人乎。抑李生之寓言乎。吾不能知。顧其於吳生。若有情。若無情。何所爲而然哉。吾聞佛學宗旨。在度世。不在厭世。彼能勸吳生之出身。爲時而深。自詎時此。又何哉。雖然。今日有提獎佛學者矣。比丘二書。足爲導師。否。吾將持往質之。

慘佛曰。天生酒徒。其妙此。其嘗笑之。既成而觀之。則奇趣橫生。罔非妙諦。卽以文論。在小說界中。可謂得未曾有。吾愛之。重之。日三復之。以爲謝。客房相爲釋氏代製佛經。其伎倆不過蠻鵝。

心僧曰。墨佛之費。有門徑。掃蕪信而標哲理。護法之功。於是爲大。

死公曰。始終不見和尚之姊。使讀者心頭眼底。時時有墨佛之美人在。移此筆以賦閒情。定當頗倒多數奇年。

天仇曰。可作一部阿彌陀經讀。

說海

說海

二十六

小說殘陽淚（續第五集）

笑雲

夢珊既別後軒歸見老父惶愧以蕙娘婚事告父忽斂容而一種嚴厲之色隱隱透自額際默不作聲良久乃曰。夢兒汝胡太不諒男女婚嫁父母主之汝無母汝尚有父今雖有汝友後軒爲之媒妁而事前不告則不待父命矣不待父命而竟訂婚汝心目中尚有乃父耶且汝自誤矣蕙娘家既貧窘居他鄉兩妻未葬有老母在勢必以家事重累汝我家於燕地北天南焉能相顧汝舅氏張潤琴有女蕙珍韶秀敏慧汝母在彼此許婚前言不可背我固以張氏女妻汝矣今汝結得自由婚來不獨自誤抑誤人汝試思之果奚可者夢珊驟聞父言如猝受當頭棒喝驚駭莫知所爲全身震顫殆不能持既乃強自抑制泣而言曰阿父兒事前不告兒知罪矣然有後軒在兒固非私訂者願阿父許兒蕙娘身世飄零白頭老母形影相依此可憐蟲也今蕙娘之母既以婚事許兒自謂休戚可以相共痛痒自繫相閑兒今背盟蕙娘必怨憎死蕙娘之母亦必氣憤死如此絕大冤孽兒身造之兒不忍也夢珊語至此氣竭聲嘶幾不能續父笑曰一言輕約豈可憑證汝卽背之彼蕙娘與其母何便遽死汝乃以死恫嚇我耶夢珊知父意不可回長跪於地兩手抱父膝流涕被面曰阿父固愛兒者願許兒以謝氏婚蕙娘家世清貧才德不薄兒得婚者固當一握手而彼老母依女以居亦相安也且當日蕙娘之母已詳屬再三爲卜佳日來矣此言也後軒實其聞之兒苟絕婚兒不恤負蕙娘亦負兒友後軒自此必以無信見絕於人且必以無信絕兒兒非人矣願阿父幸許兒父大聲曰速掩汝口毋多言汝有友汝可與商之我老病將歸耳汝亦何待告我

民 索 檢 集 第 六

何不竟偕蕙娘來。言次拂衣起入。傷哉夢瑤悲憤填膺。無可告訴。神經一時暫鄙。良久始強起歎曰。我負蕙娘。我負良友。我最親愛之老父。自此亦翻成惡感。家庭樂事不堪問矣。天乎天乎。百般孽債。盡集一身。一陣悲來。心如灰死。遂投足短橋。僵然寢臥。

越數日。夢瑤乃乘間訪筱軒。以敗闇告。且曰。父怒予甚。更有勇氏女。爲子情敵。蕙娘婚事。勢竟難諧。父且將歸予。豈復能留此子。爲我媒。今乃累子。幸爲我謝。老夫人。負心人。慚愧將死。不敢復請見。幸善視蕙娘。毋致他變。我身雖死。我心安矣。嗟乎。筱軒。婚約既敗。吾父遇我嚴。且加限制。他日臨行。匆促恐不獲來。從此一別。相見何時。夢瑤且泣且語。繼向筱軒一揖。曰。重託君。善爲我辭。我不復留矣。君其珍重。苟得蕙娘消息。幸以一封書來。若之萬也。

筱軒聞言。雖亦爲扼腕不平。然終無如何。乃作一番無聊慰藉語。悵悵而別。

一年容易。又是秋風。夢瑤之父。以老病告歸矣。交代公務後。乃拆擣行李。擇日就道。父曰。夢兒。我今將歸汝果。何如。倘戀戀於蕙娘者。汝留此可耳。有老僕在。可伴我行程也。夢瑤聞父言。逆耳刺心。自念既絕蕙娘。一身孽債已屬難償。而復失歡於最親愛之老父。不孝之罪。更無可逭。心頭一陣劇痛。淚珠奪眶而出。泣曰。兒願侍父歸。不願獨留也。父曰。好好可速歸。爲汝娶舅氏女。兒能從父命。兒大孝。夢瑤默然無可置喙。而一寸心中。如千百利錐交。相刺。無形之痛苦。乃達於極點。恨不披肝瀝膽。嘔心出血。掬而置之蕙娘之前。姻緣莫問。三生此身。惟欠一死。傷哉夢瑤。悽愴登程。生悲離別。苦莫逾於此矣。夫別離而出於比肩之鵝鵠。作分飛之勞。臨歧握手。珍重數

學。其苦。猶可言。別離而出於佳盟。初訂。旋即悔敗。恨壓千重。綠牋一面。彼猶癡夢爲營。此欲化魂。孽蝶有情。難訴無淚。可憐其苦。乃遂至於不可言。夢瑤臨行之際。慘望籠簷門檻。隱隱約約。籠入簷間。而蕙娘之居。竟杳不可見。彷彿明皇入蜀。鳥啼花落。水綠山青。無非悲悼而已。

斷腸人遠。傷心事多。夢瑤抵家後。坐困愁城。鬱悶既久。乃來病牘。鎮日風簾長晝雨枕。此中正不知銷盡幾計離魂。滴盡幾多清淚。況涼秋風物。最易感人。樹葉蕭蕭。蟲聲唧唧。燕山在望。漸水云遙。每聽更鐘數聲。輒淒然欲絕。蓋夢瑤自此日在秦。何天裏。欲不病。而不得矣。而豈知蕙娘此際。乃亦拋針却績。百端悵觸。一榻呻吟。作病瀕油耶。

時斷征鴻。杳無的信。幾聲鶯鶯。爲報客來。筱軒屢聲橐橐。入見老夫人。以夢瑤事告。曰。王郎非善。往者迫於父命。無可奈何。而出於此。然終不忍絕婚也。臨別。鄭重爲余言。幸老夫人善視蕙娘。王郎之心。於此可見。伯母幸恕之。老夫人歎曰。事將奈何。誤棄兒案。夢郎不忍。絕婚。余亦烏能晦約。奈彼老父。將如之何。先生素作書。婉勸之。成全兒女之情。大德也。筱軒唯唯。然心知夢瑤父意不可回。則亦置之。僅致書夢瑤。爲報蕙娘無恙而已。筱軒既去。老夫人愁悶甚。欲待不言。則蕙娘長處閨中。終非了局。若直告之。則幽鬱積恨。勢必至病。乃曰。蕙兒。今陸先生來。爲道夢郎隨父歸婚。約在容緩圖也。蕙娘長歎曰。娶盟敗約。兒已微聞。之兒不幸。復何言語。時雙淚盈眶。潛然欲滴。老夫人撫之曰。蕙兒毋然。母與兒相依爲命。兒若此母心碎矣。蕙娘乃強笑而終無歡容。自是蕙娘背其

母必短歎長吁。自傷命薄。不半月。忽感病矣。冷風涼雨。藥盡茶餚。此中況味。蕙娘以一弱女子。身親嘗之。其淒苦。當百倍於夢瑤也。

流光如駛。病信難銷。夢瑤自涼秋抵家。忽已逾五月。催殘臘鼓。便待春回。聽滿城爆竹。千門萬戶。都作春聲。夢瑤於此數月中。料理藥廬生活。嘗逼淒清冷味。陡驚無邊春色。又到眼前。因憶西湖遇覽。得訂佳盟。曾幾何時。風流雲散。惟餘此千愁萬恨之身。冤沉苦海。求生不得。欲死無從。身世茫茫。直不勝今昔之感。則仰天大呼曰。夢瑤。汝終爲薄情人。應愧死矣。既又長歎曰。蕙娘汝無恙乎。我負汝矣。狂呼長歎。繼之以泣。其父偶有所聞。則怒責之。夢瑤益悲。上元之夕。父爲議婚於舅氏。夢瑤大戚。抵死力爭。曰。兒不得歸。蕙娘毋甯死。父大怒曰。死便死。汝終不能絕蕙娘。我終不以汝爲子。汝湧惜蕙娘而忍棄老父。汝大孝。夢瑤一時痛楚不覺失言。至是亦悔其言之謬。致傷父心。因大哭而婚談亦旋。傷哉夢瑤。經此劇痛。通知婚事萬難挽回。惟此一縷情絲。絕而不絕。負蕙娘。則情有不甘。傷老父。則心有未忍。腸迴百結。愁降千層。悲痛之餘。乃滴淚和墨。作書以報蕙娘。而一紙書。乃竟作蕙娘之催命符矣。

春到人間。書來天外。然當日蕙娘母女且喜。是意是中必將好音來也。旣開綻。則滿紙淚痕。不覺驚心觸目。蕙娘色頓變。急讀其辭曰。

嗟乎蕙娘。天乎人乎。婚約之敗。予所不及料。更爲汝所不及料。是殆蒼蒼者天。作弄我兩人。必欲同沉冤海。

隨情却而後快也。然予固未嘗獲罪於天。汝一弱女子更無譖矣。奈何不幸而遇予而婚。予終於無緣而貽誤。終身與予同戴此奈何。天中之歲月。予爲汝擇。予更自悲。予乃不得不怨及予父。婚約發生之日。予父卽大怒。子力爭之一場惡劇。淚竭聲嘶。父心終不轉也。怨痛之餘。欲爲汝告而心良不忍。未幾而予父歸。予不獲來。非忍心絕汝也。遂知模糊淚面。相對吞聲。徒增一番慘別。無益於予而有害於汝。予心終不忍也。登程之日。心亂神迷。眼前昏黑。幾疑非復人世。秋風瑟瑟。江流浩浩。一任吹送。此身其往恨海深處耶。抑往華胥國中耶。方寸心田。苦痛乃至於此。嗟乎。薰娘。汝無恙耶。得予友彼軒書。知汝固無恙也。然則予正不宜以書告汝矣。不宜告汝。而又不得不告汝。迫於時機。忍無可忍。痛心疾首。而出於此。而汝固不可因此而病也。始予所以不卽告者。猶冀予父之意或可回而我兩人之緣終當合也。而今休矣。予父竟施其專制之手段。爲議婚於舅氏。予抵死力爭。遂觸父怒。且大傷父心。婚議雖暫緩。而予不得爲人子矣。而予終負汝矣。嗚呼。惡處家庭。實逼處此。幾無類有生人樂趣。此身已屬贗疣。亦何難於一死。而終懲懲者。徒以有老父在。不得不忍死。須臾也。嗟乎。薰娘。此書達汝。汝必怨予。然怨予可也。痛予不可也。予毒害且不啻於人。汝亦何惜此薄侍郎哉。雖然。予負汝。予不忍。經汝情天可補。幸當擬願終償。幸而天竟絕予。今生無嘆。餘罕則不諳。鴻濛曾作魚。待終事老父。此身亦終當作鵬。琢之情死。九死。癡魂來生。重譖意者。天或見憐。當得續此未了緣也。然而予不忍言矣。汝有老母。汝不宜悲。汝更不宜作是想也。亂愁似縹春夢成煙。儘足傷心。何堪回首。

民 機 素 第 六 集

予草是書。心煩意亂。淚墨模糊。亦不自知其言之何若。而今不復言。亦無可言矣。夜誦花月痕。冀發悲懷。徒增惡感。因集其詩句成八章。汝一讀之。當知予心之痛。爲何如耶。嗚呼。天長地久。此恨難消。予今爲可憐生矣。願汝勿復以我爲念。言盡於此。蕙娘珍重。

詩凡八絕。另書一箋。著墨作慘淡色。淚痕點點透紙。背驟視之。幾疑一幅班爛古紙也。詩曰。

等閒花事莫相輕。銷盡離魂是客行。明月似波雲似水。垂垂試聽悽傷聲。
惆悵情懷只自知。鍾情深處轉成癡。欲平紈扇年年恨。不欲人生有別時。
舊恨新愁感百端。連宵每自閉閨闥。碧紗簾曉輕如水。一枕淒清夢不安。
幾回鳴鶯龍呼茶消息。沉沉風女家。不爲別離腸。已斷青衫袖。古恨天涯。
桃葉臨江恨總多。隨風飛絮奈愁何。黃塵白骨都成夢。肯信風波起愛河。
生太短。零死亦難。一年容易指輕彈。百變冷蝶圍。瑞枕檢作歸裝。不忍看。
茫茫情海總無邊。便是相逢已隔年。月滿清光容易缺。可堪心事缺中圓。

春風淒絕子規聲。慘淡空留一段情。情到能憇天或悔。肯教容易負初盟。

蕙娘一字一讀。一讀一回。既竟痛淚。泣瀉陸續。如斷線珠。顏色慘白。一陣昏暈。倒於牀首。觸牀柱。額盡碎。母惶急。無所措手。第曰。蕙兒何至是。汝不念老母耶。語時聲且顫。而淚亦雙落。蕙娘哽咽曰。兒薄命。一身不足。惜累及。

夢郎得罪於父。大好家庭。變成惡劇。兒郎。兒郎。大矣。母聞言亦無如何。不得已竭力慰之。蕙娘終不釋。自是蕙娘之病。乃漸劇。蕙娘事母孝。先是未得夢珊書。時猶力疾強起。以慰老母。今則真個病矣。眼角。啼。紅眉轉。鉛。翠葉。煙亂舞。等腦亂之情絲。簾箔重垂。龍幾重之愁幕。呻吟喘息。伏枕輾轉。時或重展夢珊書一讀。則嗚咽不成聲。時或臘牕壁語。大呼。夢郎。我累汝。我累汝。其母觀狀心驚。終莫如何。惟於暗處。偷彈老淚。頻呼孽緣而已。惜場幻劇。極意翻騰。殊有出人意外者。夢珊既作書致蕙娘。瀟懷愁恨。一若稍洩。而病亦稍稍愈。惟日馳念蕙娘。得書後。不知作何狀。怨耶。痛耶。愁耶。病耶。方寸間。一時攀連往復。紛亂真名急切盼書來。竟查不得。則又愁歎萬狀。關山路杳。魂夢常飛。默念此身。終當一死。重泛西湖之棹。再爲問津之人。此生終已無望矣。豈知不出三日。有一事足令夢珊轉悲爲喜。若爲留一縷餘望者。蓋夢珊父執某在吳中。郵書來囑夢珊往。父初甚踴躍。繼以情不可却。乃遣夢珊行。夢珊大喜。病若失。越兩旬。乃治裝。父道一僕隨之。慮其中途或逗留。所以監之也。臨行父囑曰。汝病新愈。長途跋涉。宜自謹慎。到彼無事。可早歸也。夢珊唯唯。行。閱者諸君。當知夢珊此行。固別有其心事矣。孰意人來前度。斷腸桃花。彼蕙娘者。早已魂歸離恨之天。玉掩埋香之塚耶。而彼夢珊。乃亦從此一瞑不視。魂斷蒙山耶。七十鶯。意同命鳥。一雙蝴蝶。可憐蟲。殆不忍卒讀矣。

春光強半。病到十分。蕙娘玉顏憔悴。無復昔容。瘦骨稜稜。支撑一榻。雖湯藥時投。而終於無效。花朝後三日。病勢乃益劇。嘔吐氣促。藥不能入。強之咳嗽大作。血花點點。狼藉兩頰。母大驚曰。蕙兒汝體羸矣。勿煩勿虛。宜靜心養。

息。蕙娘點首。有頃。神稍定。扶其母作欲起狀。母止之。終不可。乃疊衾於肩背。擁而坐焉。索筆硯與紙。母曰。兒乎。汝病甚。勿勞心也。且待病愈。蕙娘長歎曰。阿母兒命薄。兒無望矣。願得一書報夢郎。以答永訣。幸阿母許。兒母不得已。與之。蕙娘甫握管。手腕亂顫。淚眼迷迷。未成一字。而淚滴已濕透紙背。無着筆處。乃更易一箋。良久。書竟。墨痕淚痕。依然渾不可辨。是以授母。曰。兒書盡此。夢郎若來。可付與之。言時。喘氣斷續。而咳又大作。母急拊其胸。咳漸止。移時。雙頰轉赤。張目四顧。執母手言曰。兒不孝。不能終事母。願母語至此。眼珠固定。欲淚不淚。喘不成聲。良久。乃曰。願母勿悲。以重兒罪。音極細弱。淡不可聞。但見唇吻微動。似尚有言。而忽又一陣咳。血潮大來。汨汨噴湧。母驚懼慄亂。急切不得所盛。隨取磁盃承之。蕙娘頭垂於盆。血盈盆。面目淤血。狀至可怖。急撫之。已冰矣。母踣然昏暈。久之乃甦。醒大哭曰。蕙兒汝舍我而去。夫復何言。何若是之慘死耶。哭聲益絶。鄰里聞者。皆爲下淚。蕙娘年十九。如許清才。可憐薄命。嗟嗟玉棺三尺。長此埋愁。碧血千年。無窮飲恨。是可悲矣。豈不痛哉。

蕙娘死後。越八日。夢珊始抵杭。湖光山色。不減當年。鳥語花香。別饒美景。夢珊無意重來。不覺心花怒放。既定舍館。卽訪仙源。既及門。則殊寂寂。恍覺一片愁慘。森然變人心。知有異。驚惕不甯。急就其鄰詢之。曰。蕙娘死八日矣。今老母獨在。日夕嗚鳴。惟聞哭聲。蕙娘舅氏某。新自粵東歸。心憐其姊。將挈歸其家。聞不行矣。夢珊聞言。如受驚雷。目瞪口呆。轉無點淚。驚定乃大痛。淚波如怒潮。兩袖盡濕。急入門。氣梗於喉。不能聲。老夫人驚疑細認。泣且問曰。夢郎耶。何由來。此蕙兒死矣。夢珊僅說得我負二字。淚如泉湧。不能復續。老夫人亦哭。乃出蕙娘箋授夢珊。

夢珂愛鑑讀之。蓋亦集花月痕詩四絕也。

珍珠寄字寄鳥絲死死生生總一癡秋月何如春月好儂家南國慣相思
小小題空恨已多一春愁病苦中過藥爐重骨眉鋪翠欲遣春愁可奈何
曉爐香緩報新寒屢屢更誰乘火發病膏華館連夜雨曉來鏡影爛重看
桃花年命寫紅箋負却冰絲舊七絃一洗紅顏塵靄恨姓名先註有情天

詩後更附小簡其辭曰

夢郎夢郎妾實累汝妾命至薄乃招天知何怨於君得君來晝魂銷腹斷君之不幸實妾之不幸比來淹經
牀榻形神俱離亦知有老母在不可以遂然奄忽而薨魂九死難望一生已矣妾之罪深矣願君自愛勿爲
妾懷倚枕草草以嘗永別

夢珂讀畢大慟一手持箋一手揮淚淚化着紙新痕濕透舊痕融作一片卽持向化學家驗之恐亦不能化分之
也夢珂哭良久乃曰我負董娘以至於此我何生爲遂掩淚別老夫人旣出回首樓頭斜陽一角傍樓桃柳濃綠
嫣紅正爭妍獨歸於爲花世界若不知人世間別有淒涼悲苦之境者夢珂屬景生悲淚珠又滾滾滿襟袖閱者
讀君猶惟是篇之首謂花底隱隱有人灑淚乎至是乃知其人非他卽王生夢珂也

風景不殊悲歡頓異夢珂歸途悵悵忽遇後軒舊雨重逢應如何歡欣快談一傾積愫而夢珂則殊落落同抵寓

民權素第六集

舍夢珊歎曰。良友我今已矣。我負蕙娘至死。今亦何忍獨生。我將死於是矣。筱軒乃知其已得蕙娘死耗。強慰藉之。夢珊終不然。筱軒隨別去。不三日而夢珊之病作。燈昏孤館雨暗。長宵病榻藥爐生涯大惡。筱軒時來問訊。見病日益深。欲爲致書其父。夢珊不可。蓋夢珊嘗舊病新憲。卽涉長途。陡驚慘耗。魂斷心碎。病一發固可決其不死。不休矣。

越數日。夢珊病劇甚。昏憊中頻呼蕙娘。繼又呼其僕曰。趣爲我延良友來。我休矣。僕涕泣奔告筱軒。筱軒急趨至。執夢珊手。夢珂長歎無語。頃之斷續言曰。萍飄人海。聚散何常。自我識君於今且不及一載。孰知緣分盡於此耶。體又泣曰。阿父固親愛我者。我自至於此。今且不得一見。天乎。我親愛之父乎。此時正扶杖候門。佇待兒歸也。言時淚簌簌如雨落枕函有聲於時室中寂然。惟一爐薰煙絲絲作相對舞幻成奇景。窗外海棠枝上小鳥啾啾鬧成一片。愁慘景象直令人酸心刺骨。筱軒除慰藉語外。亦別無良策。良久。夢珊忽長吁曰。兒女情長。又何苦來繼。則大呼阿父曰。兒不肖。不從父命。以下語。遂模糊不可辨。旣又張目視筱軒曰。累我良友。何以報德。目漸合而氣亦漸微。日過午。一縫魔魂竟逐蕙娘同登恨天而去。僕哭失聲。筱軒亦涕下。乃爲之料理後事。馳書報其父。弁棺而歸。嗚呼。一死竟拏粉黛重泉不返。精魂客舍淒涼。惟留死友。情關險惡。不許生還。夢珊之結果。乃是之慘耶。

庚戌

笑雲曰。庚戌之秋。予客於武林。得識陸子筱。軒。林酒言歡。兩相傾倒。一夕爲余道夢珊事甚詳。且曰夢珊婚

說海

約。全責成之。而彼迫於父命。竟不許。婚遂演成。情天獨一無二之慘劇。我累夢魂。且累蕙娘。至今思之。猶耿耿不能去懷。又曰。夢迦真天生情種。雖對一山一水一花一草。無不低徊往復。一往情深。其客死旅邸時。傷心慘目。令人不忍顧。題壁作絕命詞四絕。集花月痕句。第二絕云。『素敍話舊。淳如夢花片。無端墮却塵。去日苦多。來日少可憐。腸斷再來人。』第四絕末云。『折把青衫輕一殉。可憐薄倅我何曾。』言外似含怨意。如此慘年華。卒爲情死。是可悲已。越日。因借篋軒過蕙娘居。樓角依然。伊人不見。惟憶櫻桃柳。敗葉枯枝。搖落秋風而已。因相與欷歔。惆悵而歸。

佚史
小記愛國鴛鴦記（一名簷子鏡）

海 涵

古今來。這種金良玉精。神威揚天。事業史乘。載之口碑。頌之其功。可與日星并耀。其名不與草木同腐。千百載後。莫不尊重之。崇奉之。感銳留連。爭相稱道。曰。此某時某事之某人英雄也。此英雄者。雖死未死。且終不死。吾愛之敬之。而初無憐憫。惜惜之心者。何也。特有名之英雄耳。其事功之偉。其享名之永。足以酬之。獨是有許多無名之英雄。其心氣足以退毫覓其志趣。可以貢金石其品節之純粹。精白其愛情之悱惻。纏摯均若受天地一種。皆異之。寰宇山川。一種殊類之靈英。而凡有名英雄之事業。往往多取其助力而始成。乃竟身死而名不彰。茫茫宇宙。正不知埋沒幾許殊奇偉特之姿。反使一般臺子。微作成名。豈不大可哀哉。搜拾而表揚之。以顯潛德。闡幽光。乃我輩後死者之責也。

民權素第六集

參軍根刺殺伊藤博文於哈爾濱。予當其時。適過哈埠。將赴黑龍江省。於哈埠停車。傍北上。此次伊藤與俄外相暨我國專使同乘專車來。較尋常快班車約早一小時許。斯時站內戒嚴。普通華人不准闖入。獨俄人與日人。無論誰何。均准入站。各歡迎其國之大人物。我國專使則不許我國人入站歡迎之。然我國人亦本未有歡迎我專使之意。蓋我國國民向來對於國事。均不注意。若秦人之視越人者。本不足怪。即有之。亦不過交涉局數員及政界幾人而已。他皆為門外漢。隔欄遙望。予亦在欄外。萬頭攢動。中延頸跂踵。見濃煙一縷。從遠樹叢中蜿蜒而出。須臾。隆隆勢湧。洶轟壯麗。雄偉。火車一串。天鵝抵站。吾國人之旁觀者。此際心中。究有若何感想。不可知。而予則頗知。此老之來。實乃攫取我滿洲之不擇牙弧之大盜也。忽聞汽笛一鳴。不禁心頭氣促。幾欲失聲。站內歡呼之聲。已如春雷續發。震人耳鼓。欲聽。惟見日人之趾高氣揚。狀態。有非不文。如予之筆所能描寫者。突於衆聲喧鬧之間。鎧聲三發。一時驚恐聲。呼叱聲。互詰聲。捕捉聲。又雜糅紛拏。不可名狀。倏焉寂靜。視線。齊集於伊藤。伏尸。所有清脆抗爽之音。發於混茫。潛亂空氣中。曰。今日。我安重根大快。得為韓中俄三國復仇殺賊死目瞑矣。施縊之以大笑。笑聲凜厲。令人聞之。毛骨為之悚。聞我國專使亦受微傷。嗚呼。當時我專使。今不知居何要職。今日人以待韓人者待我矣。伊藤。當日游滿之謀。今將於是乎定。我專使。當日傷痕。未知今日已忘。痛否。予當其時。不知是喜是悲。是忿是憤。第覺酸辛。較臺灣熱淚不禁。奪眶而出。似對於安君。若有無窮感激者。無何。紛紛出站臺。見日兵統一西服少年。氣宇軒昂。精神活潑。却有無上優樂。佈上眉梢。而日人及他項日人。均如巨蟲被觸怒。

氣方張。腹脹。膨面睛突。若欲力擣是人而生吞之。是人乃善若無人。蓋妄留學日本久。精日語。日人不辨爲異國人。故能隨日人之歛迎者入站。得近伊藤而刺之。生龍活虎之英雄。頃刻間。牽羊繩。局促爲階下囚。大奸男兒。從容對筆去矣。未幾章來。予亦遂去。又遲月餘。予以事至營口。遇吾友紀君於逆旅。談及此事。予友謂予曰。子知安事。亦知先安而死者。尚有人乎。其死事之奇而烈。慘而壯。有情。眷屬竟爲同命。貧。美。豪傑。固足以震驚寰宇。照耀汗青。顧乃不能與安君之名並爲世界所崇拜。而驚動之是不獨爲已死者之各個人惜也。予不善紀載。子曷筆之於書。或者可爲後人觀感乎。予曰。是予之責也。當時隨卽據言概括之實。予筆記中。第筆記略而不詳。茲因特有所感。而點成之。見東亞一亡國。一蹶於亡之一弱國。尚有兩無名之英雄。英雌實足爲歷史光爲兩民族。巾鬢。素眉。生色也。

韓國嘗時。朝野上下。尸居餘氣。日本卽不併之。亦亡。況有忘廉棄恥。甘心賣國之李完用輩。作之張平。雖然。僕亦何能哉。聞之老人言。虎不能食人。人苟遺豕。虎始得而食之。蓋虎見爲非人。特豕耳。故敢食此言。雖俚而近於無稽。然亦確有至理。可以喻大孟子云。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卽此意也。韓國苟不自亡。日本烏得而亡之。梁任公秋風斷雨曲云。遺民哀哀箕子孫。令人東望三韓傷心。奚似殷鑿豈在遠哉。李完用主張日韓合併。特隨日人組織一進會。連合國中重要人物。以期達到其主張之目的。又時往來於總監府。以示人能受總監之節。信爲榮。幸。伊藤亦利用之。俾能左右韓國中之人士。一日韓王召集臣宰。議日人要求。

條件。先用一心媚日。件件皆欲承認。恐稍事討論。即失日人歡餘。多半蠻充用期藉媚。先用者。以媚日。幾於盈庭。詰諾韓王有宗室名托者。雅不以完用主張。爲然頗反對之。與完用大讎。極力批完用。頗痛數其賣國罪議案。以是無結果。日人亦因之稍退讓。蓋莫謂秦無人也。李托於廢議後歸私第。快快痴坐如木偶。少時淚歎。欵錯落爲散珠。時其女公子名瓊枝者。在側。蓋其掌上珠也。李愛之殊甚。問曰。老父今日罷朝歸。有何拂心事而傷心若此。李曰。與兒平日所痛恨之賈國賊大爭執。是以悶耳。兒平吾韓國亡矣。國亡後。你我父子究不知須受若何苦楚。覆巢之下。無完卵也。焉得不悲。女曰。然則日人條件已均盡諒乎。李曰。因予與賊。故暫緩議。女曰。若是甚佳。趁未定議。尚可挽回。或者有一線生機。但是賊等詭隨狡詐。百出。有老父在此。交涉中必爲彼等所厭惡。此後交涉之真像。必愈秘密。將必他人。尙未得知。而生米已成熟飯。是不可不防。老父當速設法。爲上。李曰。何法。之可於是拈鬚。仰首。視承塵者。良久。謂瓊枝曰。無已。仍須乞助於中國。女正欲有言。忽侍者入。稟郭公子來矣。李命請入。公子何人。字敬。郭姓。積學多財。世居漢城。其先中國山東蓬萊籍。乃明末遺老。悼明室之亡。逃亡海外者也。後遂營閭。朱業。逐什一於東瀛三島間。累世其業不替。至公子之父名奇者。尤善居積。故爲漢城之巨商。與瓊枝父爲總角交。甚相契。以故瓊枝與公子兒時。卽同塾授中國學。兩小無猜。情同兄妹。瓊枝最聰慧。於中國學說極有研究。并精詞章。學鴻臚。生香繁花。錦乃左芬蘋蕙之流。而又喜俠好。每以紅拂木蘭。自況。嗣二人。年事稍長。雖避男女嫌。而通家之好。過從每頻。二人故仍得時時相晤。於花前月下。說劍論詩。且相與討論。世界大勢。而情。

絲。蓋。被。綿。蓋。兩。旁。心。已。在。愛。河。情。深。中。沐浴。溫。暖。之。波。矣。自。歌。一。聲。學。日。本。東。京。三。年。不。見。一。水。盈。盈。雨。電。厭。厭。難。通。青。島。之。書。不。乖。賣。犬。之。信。然。相。思。之。苦。與。日。正。長。今。日。寒。假。歸。來。行。裝。甫。卸。面。父。母。後。即。往。視。瓊。枝。蓋。弱。水。三。千。時。在。海。天。雲。水。中。早。若。見。亭。亭。倩。影。於。金。山。仁。水。間。招。索。申。以。待。恨。不。能。有。費。長。房。結。地。法。一。廟。幾。也。

侍。着。導。入。見。瓊。枝。適。與。其。父。語。一。見。之。頃。喜。不。自。勝。而。忽。見。父。女。俱。有。淚。痕。一。時。不。得。要。領。呆。視。半。晌。并。闔。別。塞。喧。語。亦。且。忘。却。未。入。門。時。思。潮。起。伏。正。不。知。見。面。時。若。何。問。若。何。敘。若。何。笑。語。烏。知。相。見。後。反。不。如。向。無。情。素。者。尚。有。一。定。通。套。語。互。相。周。旋。女。亦。目。灼。灼。視。敬。一。若。有。萬。千。言。語。當。老。父。前。不。得。隻。字。出。諸。口。其。實。即。不。在。老。父。前。亦。一。時。無。從。說。起。蓋。人。當。久。別。積。思。成。病。一。朝。相。見。多。日。所。蓄。於。中。者。如。亂。絲。如。糞。莽。倉。卒。不。知。何。以。理。處。此。情。此。景。固。個。中。人。所。不。能。自。禁。者。也。移。時。神。經。始。各。恢。復。女。父。卽。語。起。今。日。集。議。事。商。之。公。子。欲。假。公。子。父。之。力。密。計。於。公。使。館。公。子。曰。茲。事。大。難。欲。借。助。於。中。國。是。猶。乞。憐。於。病。夫。弱。子。欲。其。代。爭。生。命。於。貢。育。之。部。斷。無。微。倖。事。機。不。密。轉。以。速。禍。况。中。國。政。亂。於。上。民。煩。於。下。禍。正。不。知。幾。時。起。何。暇。顧。人。家。國。事。任。本。中。人。西。望。祖。國。用。是。般。娶。翁。別。善。圖。之。女。曰。敬。哥。言。是。李。曰。然。則。坐。視。乎。女。曰。以。兒。之。見。根。本。解。決。非。謀。却。二。人。不。足。寢。奸。謀。能。除。雨。猛。虎。或。足。以。醒。衆。睡。猶。外。無。凶。狠。之。盜。內。無。勾。合。之。奸。歲。望。之。舟。未。必。違。爲。有。力。者。所。負。然。後。激。昂。志。士。同。熱。于。戈。萬。衆。一。心。全。國。一。致。心。決。者。氣。盛。志。堅。者。力。強。不。然。危。急。俱。俱。以。依。賴。爲。性。質。以。就。合。爲。政。策。自。

民權素第

己無獨立能力。無獨立精神。祇期借他人扶助以苟求生活。譬如人之生氣已盡。能借他人之生氣爲之延壽命乎。況乎求助者亦一垂死之人乎。諺云。一人拚命。萬夫難當。以一國敵一國。豈遂無力爭之餘地哉。公子曰。殊言誠嘗。此際着手。即在首除元凶。大憝扶去。病源然後元氣乃可復然去。二憝非仗隱娘紅線之能。專諸要離之勇不可。女曰。此類事非出於萬不得已。經不可行。今舍此似無善策。李曰。孺子休饑舌屬垣。有耳洩則無死所矣。復又曰。國事不振。人心已死。予老矣。風燭殘年。能有幾時。墓木不拱。與世界同旋。無幾時。卽能爲吾國大好河山。作主人翁。亦無幾時。將來淪爲亡國奴。蒙其受苦。惱亦無幾時。老朽尙有何顧慮。二千萬同胞雖明知其受苦。將無窮期。然予無能爲計。獨是墮兒乃予心頭一塊肉。兒已無母。吾又無子。苟無所托。九泉下。予目不瞑矣。時已如斯。浮雲若狗。變態廉常。禍患之來。恆無朕兆。知吾何日死者。故予近日來心常惴。似大患。卽在目前。嗟乎。思及予眼。見爲兒竟珍偶。不至爲曙。後孤星。則予即可死。死亦可安。今日公子來。予甚喜。予老悖不知進退。以得婿無如此語。如忽觸電驚。莫知所措。良久始啞啞。白老人曰。此小子所嘉。寐輒求之。惟恐不得。者丈今許下玉鏡臺舞中。雀屏選。小子感何可言。途起與李翰躬。李笑握手。一手顧女曰。兒前來勿作兒女子態。你二人兒時卽相處。親密如同生聚。梨栗之間。草莽花之際。在在無少。許多長矣。情意益相洽。予雖昏黷。已微曉之。今予以兒托公子。兒當無違意。時女立電燈光下。雙頰暈紅。如渥雨露。微忿。嬌艷欲滴。俯首垂視。羞澀若無地自容。然可可。

芳心其無限。美滿之情已流露於不自覺。李曰勿爾。此男女終身事。既正當而美滿。吾想兒當甚樂。兒樂父心慰矣。苟墮亡則吾等之生。無所護庇。是爲浮蕩之生。吾等之身。無所附屬。是爲寄托之身。削烹任人生死。任人老夫。鐘鳴漏盡。原無足惜。兒詔年稚。齒光陰正自不少。將來風雨甚惡。何堪家室顛搖。之慘。公子大國民也。兒隨公子去。爲公子婦。亦卽一大國民。度不至同爾父。浮蕩寄託於亡國中。割烹生死。惟人是聽。毫無自主能力。言時頻以巾拭雙目。老淚蓋縱橫也。女亦哽咽不能語。公子此時亦不憂極而悲。英雄淚。兒女淚。一時倅湧而出。室中閑寂。無聲息者。約數分鐘。移時。李曰。公子約指鑽石乎。復顧女曰。兒其將予上年與兒之一小匣來。須臾女捧匣至。授李啓。匣出一物。大如掌。圓如月。質堅而重。敬一視之。乃鑄精金而成。晶光燦爛。又爲電燈光所閃灼。滿室爲之增輝。其光反射。公子鑽戒兩光相映。發出最強之光。急條斜刺。奪人目欲昏。四周精鑄盤龍。二鱗甲爪。蟠躍躍動。二龍之四目。乃鑄以巨珠。光暎暎如欲飛去。李曰。此名寶子鏡。吾家傳世物也。聞先人言。此爲至寶。寶子時物。秦宮鏡。照膽。此鏡能照心。言時復授女。令轉呈公子。又命公子脫鑽石約。指授女曰。以此爲爾二人證婚。祝爾等光明如意。堅定如石。女嬌羞柔顰。類鷗風花。放嬌嬈賦不克。自主公子亦凝立如醉。女奉鏡。匣授之。久忘接受。女見之急。背其面。嫣然一笑。公子始覺。遂將約指與女。女受約指時。手猶微戰。動公子受鏡。置之胸前衣袋。中。李見二人。斯時情景。亦不禁爲之破涕。

公子假期滿。將東娶。東渡往女處作別。道女父他出。二人以風日晴和。小園梅花盛開。携手入萬香深處。共坐石

民權素第六集

磴上公子曰吾於明日行矣妹有何言其語我來女曰吾二人婚姻之願已遂尙有何說來日情話正長床第私情閨閣事人生幸福之所在當不至可寶貴而極宜珍惜第當國家生死存亡關頭正我輩各盡能力致死命以相爭之日大義所關良心所激有不能犧牲以殉情愛者生非其時命也何如斷不忍自放棄其責任視國家存亡不顧痛痒最哉敬哥敝國已在懼懼一息之秋陸沉恐不遠卽急起直追一時人心難以奮勵如盜已入室扼我吭塞我口縛繫我手足我已失其對抗自衛能力至於此種地位始言愛國晚矣嗟乎敬哥貴國事尙可爲勿使治喪如敝國敬哥乎努力前途此次到東聯合同志急早進行以救祖國自是不可緩之要圖能爲敝國盡力更爲佳妙唇亡齒寒強暴野心肆其鯨吞蠶食之志曷當須臾忘西方一片乾淨土哉敝國亡後貴國亦將受切膚之災矣敬哥眼光曾及此言時橫波中早成流淚泉矣旋復以首偎公子胸前忽有物觸額際微痛女問何物公子曰我二人定情物耳出鏡示之女梨洞雙量笑謂公子曰敬哥將刻不離此耶公子曰與之終焉女聞公子是語心忽動慄淡顏色忽怖於春風面上良久復轉言此鏡旣爲我二人定情物敬哥寶之固也其亦知敝國亦一鏡乎固貴國之殷鑿也敬哥勿徒寶是鏡公子聞瓊枝一番議論戛句句是淚字字是血愛敬之心兩兩兼至亦不覺忍俊不禁以手環瓊枝之頸而吻之瓊枝亦吻敬一者再斯時二人濃情如酒歡愛如膠鑿麗臺花祇此一現暖日在樹微風拂衣一縷幽香時緣繞於懷情誰語中若有無限纏綿不可解之意猶恐將來此情此景永永無可再得枝頭小鳥啾啾亦大似愁告此一對併命頻仰此番情話後卽無有再唱細語剖肝膽抒肺腸

之。一日，壁乎抱枝與敬。第一。次。親。吻。卽。最。未。次。之。親。吻。生。離。乎。死。別。乎。於。是。敬。一。東。矣。
敬。一。去。後。瓊。放。益。復。無。聊。日。惟。以。吟。詩。鑿。劍。爲。消。遣。事。其。父。亦。因。與。宗。用。爭。諉。後。見。國。事。不。可。挽。救。杜。門。不。出。作。
公。子。處。之。生。涯。衆。醉。獨。醒。拚。醉。羣。均。江。潭。搖。落。而。已。幸。有。花。妍。玉。麗。嬌。女。遺。歡。晨。夕。娛。此。暮。景。差。有。生。趣。國。亡。
愁。隱。遜。山。深。松。密。老。死。爲。韓。國。遺。民。於。願。亦。足。孰。知。亡。國。民。乃。日。在。驚。濤。駭。浪。中。不。知。何。時。墜。重。淵。也。一。日。韓。王。
宮。內。召。宗。室。大。臣。內。眷。瓊。枝。亦。在。召。列。自。李。熙。遷。位。伊。藤。總。監。解。散。韓。國。陸。軍。後。韓。宮。中。人。
出。入。必。經。日。兵。嚴。加。搜。檢。然。後。放。行。此。日。入。宮。諸。貴。婦。女。公。子。輩。齊。止。衛。兵。防。所。待。查。禁。衛。軍。司。令。官。名。松。島。桂。
次。郎。君。盲。見。現。祓。神。魂。爲。之。眷。逐。親。與。之。周。旋。若。戲。中。小。丑。形。狀。其。醜。態。百。出。雖。丹。青。妙。手。不。能。曲。描。其。他。諸。婦。
女。亦。聽。日。兵。盡。意。搜。查。任。情。調。笑。瓊。枝。此。際。忿。火。中。燒。幾。如。火。山。大。張。其。焰。將。欲。崩。裂。遂。突。出。掌。搘。松。島。面。松。島。
眼。爲。之。昏。摸。於。培。石。破。其。額。血。瀟。瀟。出。松。島。未。起。女。已。命。返。車。去。松。島。既。受。女。辱。銜。恨。刺。骨。訪。知。爲。托。女。於。是。誣。
托。勾。結。義。兵。謀。叛。裏。之。總。監。伊。藤。大。怒。收。扣。入。獄。嗟。平。以。垂。老。鬱。懨。陷。身。犴。獄。飢。寒。中。之。悲。苦。傷。之。杼。楊。鞭。朴。酷。
之。不。數。日。竟。瘦。斃。當。李。被。逮。時。女。在。園。中。散。步。忽。婢。入。報。女。奔。出。見。父。已。就。縛。日。兵。數。十。圍。護。女。知。不。可。力。爭。
轉。而。跪。地。哀。求。旋。聞。其。父。謂。之。曰。兒。善。自。爲。計。我。不。能。復。顧。兒。矣。女。聞。父。言。心。房。如。突。受。利。刃。深。鏟。痛。不。可。忍。念。
老。父。以。己。故。被。陷。犯。不。測。感。兒。罪。重。矣。旣。求。釋。父。不。獲。卽。自。請。就。捕。以。免。老。父。日。兵。以。未。奉。有。捕。女。命。令。不。之。允。
李。曰。我。早。知。有。此。何。足。計。較。兒。縱。爲。我。死。彼。豈。能。釋。我。乎。徒。多。累。兒。耳。況。兒。死。誰。爲。我。復。仇。者。誰。爲。國。復。仇。者。

民權素第六集

且亦傷鄂公子心。我既以兒婚公子。我今聽兒爲我死。何以對公子。我死晚矣。兒勿因是耿耿復乘間以高麗語語女曰。兒有大志。宜遠行。遲恐不脫耳。語未畢。日兵促之去。女撥隊近其父。輞轉。牽父衣呼天。搶地悲風。四起力撲數人倒卒以人衆強之行。女輩絕於地。婢僕救之。廻哭失聲。轉思老父。兢兢以爲父復仇爲國復仇爲訓。畏父不測。復仇誠要事。徒死何益者。斯時先以營救老父出獄爲上。於是奔走號呼。都莫之應。不數日凶耗至。女反不威。稍料理其家事。踉蹌出門去。人舉莫知其所之。

敬一返校。識安重根於東京市上。因抱負頗同。遂深相投契。一日星期上午。又遇安於公園。清游已倦。共約酒樓小酌。樓筭臨市座。二人憑欄倚看市人熙攘。以爲樂。忽聞鈴聲。成串越窗而過。知報館有緊要號外。故安隨促酒家。傳趣。集閱。見標題大書特書。『伊藤公歸國』。下云。『伊公此次回國。與政府殆有密議。駐駕兩三星期。卽返朝鮮。且有支那南滿之游。』云云。安看畢。卽返與敬。一曰。弟請閱此。敬一閱。後聞將報紙摺疊爲玩。謂安曰。兄以爲此老此尤同國所密議者。爲何。安曰。以予度之。不獨爲敵國事。將與貴國亦有絕大關係。敬一曰。兄言誠有見。以弟愚見。貴國事已急矣。『不去仲孫魯難未已』。安點首。再俄酒肴。至遂擊談。食後各歸。遲將正月。伊藤將返朝鮮。朝貴咸祖道。供帳甚盛。筵前大隈伯執伊手謂之曰。公歸今日爲朝鮮總監。平生志願爲不虛矣。我公講陽明學者。知行合一。旨庶幾近之。韓事定後。我公已卒矣。亦可稍息。仔肩總監。支那之責。公嘗勿予寬也。敬一有心者。故於伊藤到東京後。時設法偵其行動。伊謀之詭譎。與安知之頗悉。是日。大隈之言。敬一歷歷聞之。

心爲之變。血爲之凝。深念瓊枝。亡。箇寒之語。是真。遠。因思及達妹。久未有書。至一。朵。華。雲。想不日將從百花深處。向海外飛來。於是。一縷。情絲。如疾電。流光倏閃。入碧海西頭。綠霞明處。

(未完)

小語紅光珠案

松笠譯

第一章

甲必丹藍巴德者。遠東採珠公司之總理也。公司之總事務所在伯利斯笨。實漢大利亞之東部。而總理之辦事室。即寫總事務所之內。總理脩身書案。掛手電錶紐上。轉瞬間。有人推門直入。問曰。先生。召我。然乎。總理點首曰。然。費格生。請近余一步。余今問汝。汝亦欲一轉故鄉乎。金。愈。汝。之。來。此。已。可。五。稔。矣。費格生。曰。已五年又半矣。吾極欲返故鄉一覲察。尙然句。總理卽曰。殆謂貴弟耶。此尚非難事。余適欲遣汝赴倫敦。勾當公事。汝稍待。余將畢其備。第一。余所以遣汝赴倫敦之故。其事乃極重要。設余能自行者。余亦不願委之他人。奈此間立法院將議克乃加勞勃。案。余爲議員。分應與議。故不能質辭。然会適言遣汝之事。亦萬難再緩。余嘗徧選衆人。度無善於汝者。故全。遂。決。意。遣。汝。費。格。生。曰。先。生。之。意。甚。當。總。理。又。曰。余。今。告。汝。汝。宜。以。余。言。爲。極。機。密。之。談。蓋。余。所。言。關。係。吾。業。甚。重。茲。事。除。我。外。尙。有一。人。其。人。即。本。羅。島。採。珠。場。之。經。理。亦。預。聞。秘。密。他。人。鮮。有。知。者。總。理。言。次。啓。書。案。上。抽。屨。取。一小。皮。袋。出。置。之。案。上。厥。狀。似。極。謹。慎。總。理。曰。此。物。即。爲。吾。事。之。要。點。費。格。生。更。近。一。步。試。猜。個。中。爲。何。物。那。總。理。且。語。且。釋。皮。袋。上。之。索。口。吻。大。張。突。抖。一。物。出。此。物。旋。轉。於。案。上。白。漫。紙。中。費。格。生。一。觀。幾。於。目。爲。之。迷。

民權素第六集

總理曰。費格生此珠為世界珠類中僅有之珠。其佳處不在大也。若以大論。吾等固嘗已得大者無數。又何獨寶是珠。今試以是珠托之掌中。切近視之。則可見珠之周圍紅光若雲如火。微欲吐更就燈光下視之。則珠光躍然。欲活費格生此殆神工鬼斧所成。抑且得之偶然。吾人僅以珠之圓潤論所值。已不貲。更益以紅光之異。則直為無價之珍品矣。費格生且聽且觀。已復返之白漆紙上。為之一嘆已。而對曰。先生此誠珍物。其值豈不可勝計。總理曰。以余度之。其值至少二十萬磅。恐購珠者。猶且爭先恐後耳。費格生。余今告汝。所以遣汝及示汝此珠之故。吾惜此珠。乃得之於木曜島經理海明威。彼在木曜島一艙面上。解剖老蚌。無意中得此珠。彼遂匿而秘之。即以予我。余一見。即知是珠。若聞於世。必肇奇禍。蓋木曜島之珠。上若知此。珠當無一人不垂涎者。費格生。余以是珠所含之紅光。乃為天然之神工所成。余不願此珠。上着人類之血點。唯是珠。苟有人知其所在。則萬不能免。故余欲令是珠。即時離此。而還汝之意。即自此而起。費格生曰。先生之意云何。總理曰。吾意即以是珠託汝。耳。日有日本某郵船赴香港。道經於此。汝即附之而行。至香港後。即換船赴英倫。汝抵後。以是珠歸闢。勃律爵士。此公為吾公司之名譽總理。余令汝寓吾書於彼。汝即與珠偕去。以上所言。即為吾之訓令。此外尚有數端語。汝余頃言海明威嘗云。得是珠後。別無一人聞知。然余今晨得海明威發來一長電。電中所言。是耶。非耶。余當為汝誦之。總理言次。即掣出電信。一展而讀之曰。珠工中有二華人已失蹤。行時不取工資。察之似向伯利斯來而去。或知珠事。或否。宜以人守之後。此有所知。即隨告總理。讀竟。謂曰。費格生。讀此電可知。海明威未能嚴守秘密。如其

所猜想者。卽彼自身亦自疑其秘密已洩也。言情誠不解。彼二華人何爲忽然舍去意者。又他往寃工場耶。設彼等已知珠之消息。或因是而他往。則汝當日夜防衛。不能稍懈。余意汝宜懸藍珠之皮袋於頸。至抵英倫後。始取之下。日間猶手槍。夜間臥時。卽倚之身畔。如是防衛。則雖有猾者亦無所施其技。余言今盡矣。汝卽取是珠。懸之頸上。隨造司庫者以吾命取旅行費。必極豐厚。此後汝卽準備行李。今晚可登某郵船。早行大抵某郵船。於明晨六時起航。吾已預賃一艙房在彼。汝逕自登。勿問他事。汝尙有言乎。費格生徐徐曰。無矣。吾意先生已爲妥。量一切。吾蓋甚感先生之委託。吾必日夜防衛此珠。至入關。勃、德、魯士之手。乃已。總理點首。且注費格生額衣。懸汗衫。以盛珠之皮袋。懸之頸上。乃曰。余意是法最安。費格生曰。吾亦云然。卽吾睡時。非臨我決不能着手。於是物。吾已。贈彼等。又。安。所。措。手。總理曰。余信汝必能將是物安送英倫。唯汝須記取。勿作是物在身之想。或爲人所知。若汝之生命。直同於草芥。今別矣。祝汝多福。汝至香港。哥、布、倫、敦等處。必隨時以電告我。則汝之行動。余能悉。費格生。汝於此次公事完成。必獲不次之賞。費格生乃辭總理出門。直造司庫者取旅費。初不料與藍巴德一別。後竟成永訣。然是二人者。則未之及也。費格生至司庫處。則見銀券一巨卷。已準備付費格生。此外尤有匯單兩紙。內載巨款。其一由香港支銀。其一則倫敦匯單也。觀藍巴德之意。似不惜巨費。以供費格生之旅行。費格生自思。此次旅行。至爲意濃。且此行尤爲財神之代。表較之。在採珠公司爲書記。其相去已不啻倍蓰。費格生心馳。樂甚。當出門事時。時歎贊預料。日後之佳運。又念自背鄉井。已五年。又半此五年半中。工作之勤苦。又何如者。

回憶當年在倫敦。得澳大利亞小書誦讀之狀。及倫敦公司污穢可厭之狀而已。之厭惡反對之狀。一一若在目前。讀者當知費格生當日實未至於俯首下心。亦無失望無聊憂懼之念。然而費格生終以厭倫敦。故時時積金錢。欲脫離書案而去。當費格生安居無事之日。復引澳大利亞小書自遺。讀之既久。則於是邦之情形甚悉。并知人類唯一之資本。厥唯能力與願望。又知至澳洲後。種種有爲之狀。於是決然舍倫敦。以所遺物。委一老律師。爲之經理。昂然出國門。渡重洋。至澳大利亞。旣至。則見少年無數。皆以讀費格生所讀之小書。決然舍英倫。至此。其狀正與費格生同。一時人浮於事。費格生乃不得執一業。後此得人。採珠公司。爲書記。遂亦盡心於所事。而地位。亦隨之而升。藍巴德者。富於經驗者也。見費格生之勤奮。知其人可託。遂升其職。并益其值。未幾。竟爲採珠公司之書記長。未幾。卽府總理之託。赴倫敦勾當公事。爲總理所不能爲者。而代爲之。果費格生能完使報命。則總理之所以酬之者。當然能令費格生遂願也。費格生旣如是想。則縱步沿伯利斯笨大道行。自贊此行必晝夜無休息。必俟紅光珠交入闕勃德爵士之手。乃已。然費格生雖如是存心。而造化茫茫。已早爲費格生預備道路。而藍巴德之預言。竟有時而驗。此燐燐徑寸之珠。其所含紅光。不僅變而爲火。抑且化而爲血。而首當其衝者。則費格生是已。

第一章

日本克拉郵船。以晚六時抵伯利斯笨。卽晚在船埠下。旋船身不大。其頭數在適中之間。先時嘗往來香港。伯利

民 業 東 南 第 六 集

斯。雪德尼。新金山等處爲貿易。亦時時下碇於馬尼刺各埠。後此乃改爲搭客之船。同時與之往來搭客者。有大盤數艘。然克拉郵船獨爲搭客稱許。船主及船員。均日本產。其水手火夫。則雜用日本人。中國人。白人。新加坡人。馬來人。尤有馬雷尼種數人。船中人。頗既雜。羣聚。船前時。爲喧鬧。而馬來人。與中國人。常勝。然此。亦。海。程。中。所有。水。手。雜。白。人。善。寡。質。而。言。之。蓋。優。指。不。益。一。手。機。房。中。一。下。急。之。蘇。格。蘭。人。善。司。機。而。於。克。拉。郵。船。之。機。尤。習。雖。日。本。人。老。於。司。機。者。咸。不。能。及。然。其。人。好。酗。酒。故。其。位。次。轉。較。日。人。爲。低。前。桅。之。前。有。白。種。三。人。其。中。二。人。爲。美。產。嘗。預。是。船。海。程。已。二。次。其。他。一。人。兩。頰。外。張。其。面。極。博。蓋。新。自。雪。德。尼。執。役。於。船。中。者。至。其。人。何。自。而。至。則。其。同。事。中。人。皆。弗。知。即。喚。血。無。厭。之。馬。來。人。亦。弗。敢。研。問。其。人。下。船。時。適。當。是。船。離。雪。德。尼。之。前。距。其。人。一。登。船。居。前。桅。卽。與。暴。烈。之。人。爲。仇。中。一。人。爲。馬。來。身。材。魁。梧。氣。盈。面。嘗。爲。海。盜。殺。人。於。東。方。者。也。此。白。人。則。癡。視。之。然。若。炳。相。對。乃。暴。怒。不。可。遏。拔。腰。刀。逕。前。斫。白。人。白。人。初。不。爲。動。既。見。其。勢。洶。洶。然。乃。徐。徐。起。立。直。造。其。人。之。號。作。龍。態。相。對。乃。暴。怒。不。可。遏。拔。腰。刀。逕。前。斫。白。人。白。人。初。不。爲。動。既。見。其。勢。洶。洶。然。乃。徐。徐。起。立。直。造。其。人。之。前。張。目。凝。視。良。久。忽。舉。手。擒。馬。來。人。觀。者。愕。然。第。見。白。人。高。舉。其。人。若。舉。嬰。兒。卽。轉。其。身。舞。其。人。於。空。中。良。久。忽。又。擗。其。人。地。上。其。人。遂。弛。然。而。臥。不。復。能。動。白。人。舉。拳。徧。擊。其。人。之。身。其。人。乃。左。右。轉。不。已。白。人。罷。擊。悄。然。回。坐。故。處。燃。火。就。煙。斗。而。吸。觀。者。見。狀。閑。然。而。散。白。人。則。始。終。不。言。亦。不。笑。馬。來。人。旣。倒。臥。不。能。起。惟。時。時。呻。吟。以。表。已。實。未。死。白。人。則。妄。然。若。無。事。者。先。是。此。白。人。遊。雪。德。尼。可。二。次。皆。爲。白。刃。驚。起。見。赫。然。腰。刀。懸。頭。上。馬。來。人。猶。

民權索第 六集

怒目橫視也。然馬來人雖如是洶洶，今則臥床中不能爲力。其一旣爲白人擊傷其肩，他一人又嘗爲白人擊斷其臂。此後遂無敢再嘗試者。先是二美國人常爲馬來人所苦。今白人乃兩次戰而勝之。二美國人因蔭白人權力之下，歎欣已甚。白人就寢，則爲之看守。白人因是逐居前檯，爲船中執役。至其所以就職之故，亦未嘗吐一語，卽其爲水手之經驗亦不明告。第覺其人老於海行，且爲一良水手而已。日本人爲船主者，自甲板下覲見新來之水手，多才多能，初不料其人乃名馳歐洲。饒有智略者，蓋此僅於船中之白人非他。卽拉麻醫生，遠於外科醫術者也。彼嘗在倫敦犯法，爲偵探勃雷克所困，遂冒爲美國富人白雷衛逃至韋伯盾（南非洲英屬地之首府），轉轄逃澳大利亞。埋沒姓名良久，後在雪德尼勾當事務，忽欲得一職業於船中，乃在船塢間招覓水手之職。初意不過藉是以爲旅行之便，非有所選擇也。彼之目的，在赴香港，意謂此中苟覓得財物，則從此又可遠行。拉麻之耳目夙稱敏銳，自在船中時，留意外間事務，而是晚果發見，常人之所不能見及者。當日晚餐既畢，見無數搭客大率自雪德尼及新金山登船者，多登陸一瞻。伯利斯策風物，其中有赴伯利斯策者，紛紛挾行李自去。欲搭船他適者，則猶未盡至。船中水手得船主之允許，亦紛紛登陸，各覓行樂之地，以銷磨此數旬鐘之光陰。此時尤忙碌者，爲運貨之夫。搬移商品，一一貯之艙中，而運夫上下之梯，則以一中國人守衛之。拉麻獨坐船中，不隨衆人登陸。蓋拉麻心中，并不及他念，但得郵船早離澳大利亞，便爲如願。拉麻治事既竟，乃燃其煙斗，且吸且思，往日揮霍之狀，遂倚欄外望。可二十分鐘，忽見一馬車得得而至，直下碼頭，停於近船梯處，車門啓處，一少

年忽。匆。而。下。即。付。車。值。別。令。一。人。檢。視。行。李。拉。麻。自。念。曰。是。人。殆。赴。馬。尼。刺。或。香。港。者。途。復。觀。新。來。者。行。李。曰。此。一。大。行。篋。乃。用。於。船。中。者。一。小。行。篋。二。手。袋。容。物。當。甚。夥。殆。備。為。長。途。旅。行。者。平。是。人。或。赴。英。倫。矣。且。彼。來。何。早。此。必。急。於。欲。行。者。耳。噫。若。畫。又。何。為。者。蓋。拉。麻。正。觀。間。忽。見。二。人。躊。躇。下。碼。頭。拉。麻。自。念。曰。此。殆。為。中。國。人。然。彼。等。作。此。態。何。意。彼。果。有。事。胡。為。不。昂。然。而。行。今。止。步。矣。彼。等。復。在。此。矣。嗟。夫。吾。知。之。吾。知。此。乍。來。之。少。年。必。為。若。畫。之。目。的。物。然。若。畫。如。此。又。何。意。者。拉。麻。觀。時。見。少。年。指。揮。役。夫。移。箱。入。船。自。向。前。行。為。導。拉。麻。聞。少。年。言。房。第。二十。號。少。年。言。已。即。已。閃。入。館。中。不。可。復。見。第。見。追。蹤。少。年。者。二。人。隱。練。上。梯。就。中。國。人。守。船。梯。者。密。語。拉。麻。自。語。曰。果。為。中。國。人。吾。意。是。二。人。者。殆。為。司。梯。者。之。反。乎。吾。素。知。司。梯。者。本。一。劇。盜。在。前。施。臂。盜。中。乃。惟。一。惡。物。今。其。人。又。與。若。畫。為。友。吾。知。茲。事。當。有。觀。察。之。價。值。也。拉。麻。且。思。且。窺。中。國。人。之。行。動。已。而。回。首。四。顧。見。無。一。人。遂。不。復。倚。欄。俯。船。板。蛇。行。而。前。近。布。船。梯。處。遠。聞。語。聲。鳴。唱。雜。雜。聲。中。隱。約。不。可。聞。不。謂。適。有。天。幸。轉。貨。之。體。倏。然。停。止。當。此。之。時。拉。麻。適。聞。中。國。人。所。言。約。十。餘。語。而。範。範。聲。又。大。作。矣。拉。麻。既。聞。若。畫。語。復。蛇。行。潛。歸。故。處。憶。所。聞。數。語。如。下。

鐵。房。二十。號。吾。等。偕。行。唐。和。充。水。手。吾。為。搭。客。吾。等。句。

拉。麻。推。究。語。意。不。覺。大。疑。以。爲。此。二。華。人。胡。爲。追。蹤。此。少。年。而。至。又。念。此。少。年。乃。寫。房。第。二十。號。拉。麻。自。語。曰。是。蓋。明。朗。有所。爲。而。至。此。然。而。此。事。究。何。如。者。吾。觀。少。年。所。携。行。李。及。其。形。狀。敢。謂。其。人。部。署。極。當。且。其。人。亦。不。類。

民權素第六集

卷之富。第。然使此二華人果無所爲而來。或爲照拂其人。則當其人入船後亦宜行矣。非也。此中要有非常之目的。爲此二華人所瞰。若據華人言。將以一人爲搭客。又一人爲水手。其言若可信。則必伴其人爲長途之旅行。旣若輩設計。如是之周。此必有主動之原因。在若輩殆欲乘機以制其人矣。若輩旣設心如是。則必緊隨其人。弗失一步。拉麻乎此事足有研究之價值。倘華人將乘間圖事。則吾亦乘機制之足矣。今且往覓船房二十號。果在何許。吾亦欲一觀其狀。此時衆水手登陸者已紛紛歸船。船上遊覽者亦盡去。然此遊覽者之中。拉麻皆視爲無足疑者。拉麻故富於智略。遂於無意中。詢得二十號房船所在。拉麻視之。見船房在船面之右邊。正當一救命船之下。房之對面。則爲大餐室。入門處。拉麻覩已。遂向前。知守護船政。爲時尙早。二句鐘。因亦不眠。急爲部署。拉麻先往船面。覓得細長之繩一束。揚繩回前。掩隱繩衣底。以防爲船員所見。已而取繩出。度其長短。後得一條。其長可三十英尺。拉麻遂切而斷之。隱之被底。復隱無用之繩。往置原處。乃折回前。自被底取繩出。每隔一英尺。繩打一結。及竟事。乃啓外衣。以所結之繩。繩之腕上。復紐其衣。令如常形。已乃脫其足上之靴。蓋船中水手。大都赤足而行。故不招人厭惡。拉麻部署竟。卽亦倒身而臥。至夜半。忽聞船中二副呼聲。隱隱傳入前。梯房中。則守護時。間至矣。此時衆水手皆自夢中驚起。拉麻亦然。相與擁入船面。則見商品已運盡。轆轤無聲。燈光亦熄。船場與船皆寂寂然。蓋克拉郵船行裝已備。俟引港人來。卽起航矣。拉麻乘間。求得一看。護船面之職。卽與一短而博之馬。來人爲水手者。同行。恐船面。拉麻遂與之行。近所欲至處。卽回身。令馬來人向後行。馬來人聞。言絕無難色。

民權案第六集

華馬來人。至於此。自人之力。萬事將順。不敢稍違。即時邁令向後行。至吸烟室之前。始止。拉麻見馬來人已去遠。乃環視大鑿室門外一局。即移步至大鑿室之後部。立於馬來人相近隱光處。自船舷小圓窗內窺房中。見男客無數。羣聚大鑿室中。或朋飲。或聚談。或相觸。或讀書。或觀望。種種不一其狀。其中有人來自新西蘭。乃從事牧牛羊者。又有自菲及來者。種植家數人。自北坤蘭來種糖者數人。自木曜島來珠工數人。中國富人之返國者。日本之奇形怪狀者。此外尚有探險者若干人。拉麻當於閱歷故。一一能辨房中人物而類別之。而拉麻所欲覓之人。亦即於一見中得之。其人獨坐室隅。以酒和蘇打水而飲。其旁爲博局。作葉子戲。其人目注局中。見爲無意。結之狀。拉麻初竊時。適見其人之面龜。自念曰。此少年。并不雜華人中。爲賭博必非其類可知。想此二華人。決非有關係。若吾今得計矣。度其狀必爲一少年英人。而受其雇主之重託者。倘吾同伴不相擾。吾必能察得其真相。拉麻因退走至船面空曠處。救生船之下。倚身欄杆而立。而馬來人與拉麻同行巡船者。時時與拉麻相近。及吸煙室燈火已滅。搭客各歸私室。此馬來人始與拉麻遠離。拉麻倚欄杆獨立。忽見足下有燈光直射入海。拉麻倚欄下望。則見發光之室。乃房艙二十號也。拉麻倚欄立可十分鐘。冀自慶幸計畫之。此時馬來人巡船者。又復與拉麻近已。而復自遠去。拉麻俟馬來人一轉身。即忙準備。自念此事。姦險。苟被覺。將見捕。則唯有赴水逃命。再圖自脫計已定。乃解衣褪脫上所繩之索。下而系其一端於救生船上。此救生船乃高懸於船面者也。索之他一端。則垂於船舷之一邊。拉麻又復環顧一周。即爬出欄杆。兩手持索。索上故有結。以手握之。節節下降。此時。

民權集第六

拉麻在舷外。足下燈光大明。自房船二十號之舷窗外射其光時。動拉麻知此中之客。殆將預備就枕矣。拉麻仍續縫而下。未幾。足指已觸舷窗外之銅鑰。拉麻得此。伸其兩足。各就一銅鑰。稍事休息。已而捲索復下。則得舷窗。拉麻就而窺之。則見是室果爲二十號房船。且頃在吸煙室所窺見之少年。果在其中也。方拉麻窺時。少年正據坐。行簾上。一手持時計。撥動其機。已而納之枕底。忽起立。演爲手勢。其狀極異。繼而趣門下。鍵取門後所懸之褲袋。伸于褲袋中。出一極利之手槍。置之行簾上。乃復就坐。自鬆其半臂之紐。探手胸前。捲得一物。出乃一黑袋也。袋之兩端。有索環系。少年之頭。少年之腰。倒轉手中之袋。即見一物。自袋中落其手上。拉麻在外。不能辨爲何物。旣而少年兩指間夾一物。而室中燈光。照其上。拉麻一見。目爲之迷。神爲之搖。幾於呼吸不續。蓋拉麻目中。若見室內少年手中火燭。昏耀其光。與電燈相映。躍然欲活。觀之良久。心中轉轉。頓起貪念。且恍然知彼二華人。所以踪跡。少年緊追弗釋之。故又知少年附克拉郵船。別有安排。於是決計因利乘便。攫取少年掌中之火光。遂復緣索而上。歸故立處。船面上。念及頃所見事。輒復心悸。幸此次下窺。未爲他人所覺。已而第二次叫聲動矣。拉麻知瓜代着將至。則歡欣無已。既罷。乃解去。晚上之索。覓梯就枕。心中猶念二華人。將圖大事於克拉郵船中也。

第二章

翌晨。天色黎明。克拉郵船即起。航行離海灣後。別無意外之變。引港者遂轉航。直向香港而去。長行數日。船中搭客。及前。舵水手皆如常度。唯搭客中一人。從伯利斯來。夜半登舟。其人爲中國產。狀貌極鬱鬱。登舟後。嚴重自守。

前桅中亦多一水手。然無一人注意。因如是之事。恆有之也。故前桅之中。中國水手與深夜之中。中國搭客。常人眼中。會若無睹。獨拉麻。防此新到之水手。時時注意。及之以為是人。或將與深夜之搭客。交往。拉麻已知。夜間所見。之寶珠。即為此二華人所。根。求。者。遂。船。抵。馬。尼。刺。之前。此二人必。將。求。得。一。逞。以。圖。是。珠。之。落。手。於。是。苦。思。力。索。想。成。條。理。此二華人果。若。之。何。圖。計。耶。意。必。令。僞。為。搭。客。者。乘。間。行。竊。耳。至。其。果。然。與。否。財。拉。麻。亦。不。能。自。信。唯。知。是。二。人。者。必。詭。計。百。出。以。求。計。畫。之。實。行。若。欲。為。抵。制。之。術。唯。留。意。伺。之。而。已。拉。麻。預。料。此。為。搭。客。之。華。人。必。於。晚。間。入。二十。號。房。搶。盜。得。寶。珠。後。即。交。與。其。同。黨。僞。為。水。手。者。唯。此。二。人。中。必。有。一。人。力。攻。費。格。生。(蓋。拉。麻。於。晚。間。逼。還。船。面。時。已。發。見。費。格。生。為。少。年。之。名。)此。事。若。成。則。費。格。生。計。無。復。之。獨。有。仰。天。長。嘆。葬。身。海。魚。腹。中。真。此。後。拉。麻。遂。注。意。於。費。格。生。然。費。格。生。則。絕。不。知。有。人。從。中。注。意。之。者。拉。麻。自。念。所。圖。之。事。必。不。為。二。華。人。所。髮。蓋。事。實。上。固。如。是。也。此時。克。拉。郵。船。正。隆。隆。而。上。正。如。舟。中。圖。謀。者。之。莘。莘。弗。息。不。謂。奇。峯。突。起。凡。二。華。人。所。計。劃。者。全。歸。於。失。敗。而。拉。麻。亦。入。於。危。險。之。途。蓋。兩。日。以。來。天。色。墨。然。陰。雲。四。合。有。風。自。西北。吹。來。刮。水。面。而。至。波。成。微。鴻。已。而。天。氣。漸。濃。微。風。不。息。舟。中。人。識。水。性。者。咸。翹。首。望。天。若。懷。重。憂。以。舟。行。前。途。有。大。礁。山。迎。面。其。險。至。不。可。名。狀。船。負。荷。近。望。遠。鏡。鏡。何。不。已。船。主。則。力。圖。至。多。耳。海。屢。以。避。此。險。然。而。已。不。及。避。計。遇。難。之。日。更。難。倍。利。斯。等。才。五。夜。耳。當。時。搭。客。聞。警。紛。紛。各。歸。其。室。僅。一。二。人。猶。留。吸。煙。室。迨。日。落。西。山。天。氣。愈。濃。厚。密。層。薄。面。舟。中。馬。來。人。素。習。於。海。行。至。此。亦。臥。而。狂。喘。前。桅。之。華。人。及。新。加。坡。人。出。外。觀。天。目。光。頓。無。神。色。此。時。

民樓素第六集

耳中隱隱聞呻吟之聲。有人低唱聖詩。其聲隨風越海而去。已而聲漸高漸響。衆人聆之。恍惚若造物之主驅車驅轡而至。而其前驅號筒之聲。進而益烈也。此奇異之聲甫至。忽聞大聲發於甲板上。其音如雷。全舟皆聞其聲。則船主發號令也。衆水手聞聲。若夜半驚起。狂跳而興。亟往遵船主之令。蓋其時舟已斜趨向大礁山而進。故船主令衆水手。努力與風濤力戰。以過此險。舟行續續而上。然此時風逆已甚。舟忽後退。第聞風聲呼呼而號。而其後之事。遂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船面之物。凡未營繫住者。皆被狂風捲入海中。有二華人一馬來人。被風吹起。亦跌入海。船中最大之通風管。吹落如敗葉。船身爲風所迫。震蕩不已。雖竭力支持。終以風力猛。被刮入滔天白浪中。回憶頃者之先。固猶是千頃一碧之水。今則其勢洶洶。然無論船中鐵機。勇敢水手。均不能引船與造化爭。一日之長。亦無人能知。竟拉郵船。今果何向。卽船主亦唯保船令。勿沉。徐待風潮之過而已。未幾。一宵已過。風潮似已漸靜。似造物稍事休息。果也不轉瞬間。狂風大作。水聲浩浩。而尤令人永不能忘者。則爲一珊瑚礁上之浪聲。天色漸明。波光爛爛。船爲浪所驅。續續向珊瑚礁而去。此時礁下盡爲水沫所聚。遙望若爲一行白線。而冥冥之造化。必欲驅是舟過其下。風波旣烈。舟人唯盡力決戰。冀免沉淪。舟中自船主以下。咸執航務。令船向正路而進。蓋舟中人見礁石及小島星羅棋布。一旦入其中。則結果遂不可問。衆搭客皆震恐。羣聚客廳中。惟膽力甚偉。敢冒險者。猶立於狂風刮面之船面上。東西窺望也。未幾。夜色又起。風景曾無少殊。舟仍逐浪而行。而風聲益厲。自西南而至。時方十旬鐘。復聞澎湃之聲大作。船主急令放舢舨。然衆人咸以爲無效。已而試放一舢舨下水。

則頃已甚。水手中留於海者。輒遺命下舢舨。獨一人不行。此人爲一魁碩。默之白人。而執前桅之牛耳者也。當衆人下舢舨時。此人卽溜至船面直造。各房艙之通路。行經甬道。轉入船之左方。覓得房艙。第二十號。側耳傾聽。室中良久已乃轉戶櫃。推門而進。足甫及閂。忽見一極可怖之象。觸於眼簾。但見行箋上臥一人。其人卽費格生也。費格生之旁。尙有一人。拉麻。一見。覺船破。船沉。皆不足道。乃舉步直入。其人方俯身。費格生之上。聞足音至。回首一顧。則華人。爲搭客者。見一高大之白人。入乃大怒。而吼。一手持馬來刺刀。而費格生喉間有紅色污痕。知刺刀之用。卽爲此耳。而紅光。至是固已着血點矣。拉麻。植立視華人。目光洶洶。徐徐前進。直至室門大關。拉麻以足踴跃之。令門着牆。卽以背倚門。華人大言曰。汝何爲者。拉麻乃開顏而笑。殆登舟後第一次也。拉麻曰。吾問汝。汝又何爲者。指費格生曰。此。又云。何華人。曰。汝何人。乃見問及此。拉麻曰。茲且勿問。此人既被殺。而汝手利刃。傷身。其上刃。聞血色。殷然。意者。汝爲其人。項間所懸物耶。拉麻言時。聲音頗柔。華人聽之。良久始辨。所謂益大。怒如雷。遽舉手中刃。直擊拉麻。拉麻屹立。俟華人之呼吸。且及其面。乃疾。舒臂。對此華人。如前在前桅時。治馬來加已而互扭而轉。竟忘行箋上。一人長眠也。此時風波震盪之聲。已入耳中。而艙房之上。搭客足聲雜沓。蓋衆人正下舢舨入水也。然各舢舨雖已下船。實無一舢舨得離船他往。一舢舨遭浪擊。蕩入船邊。已而浪再至。舢舨碰船而碎。宛如蛋殼。各舢舨亦相繼而沉。祇賸兩舟。乃船主留而未放者。衆人乃大憚。恐盼救星之至。蓋以風勢益

良權索第第六集

惡轉瞬間浪將劈船碎矣船既浮波心而珊瑚礁邊之浪聲澎湃愈烈船之柁爲水草所纏繞船底水輪亦杜塞且滿當此危急存亡之頃而船腹中尤有二人力戰若狂互圖勝利以爲擗得紅光珠之計拉麻身長力厚勝華人遂甚然終碰手者則以華人手中仍持利刃弗釋也拉麻百計用力冀去其手中之刃然華人手持之甚堅不可動拉麻知敵人之手一得自由則其手中利刃卽得效用此時二人正戰於門次拉麻用力猛躉筋肉爲之痠痛然仍堅持弗釋力推其敵人於門而盡力舉其左手執敵人右手者令向上舉漸舉漸高敵人右手持刀者刃尖向後及於門上拉麻熟視敵人之面忽扯敵人離門力推其右手向後已復猛推敵人於門敵人之頭遂着門敵人乃大怒以頭着門時既爲之一震又以手中利刃大半推入門板中不得拔出於是目光耿耿然現懼色拉麻見狀知其人氣餒乃盡平生之力以其人之喉華人正無奈忽與拉麻同倒地板上聞巨物碎裂之聲船身亦頓動首尾皆震已又聞狂呼之聲拉麻大震知慘劇將至蓋克拉郵船已觸礁矣然拉麻雖知死在俄頃之間仍不甘棄前功復與華人力圖已而覺華人已不能動蓋華人倒地時額上已受傷昏然復有知覺拉麻疾起至行斜臥費格生處兩手瑟瑟然覓前此所見懸囊格生頸上之袋已果摸得乃大樂亟解費格生之衣取袋出并僵袋上所繫之索啓袋口倒轉之令袋中珠入掌中瞬然駭視久之以手撫之復實之故袋中并袋藏裏衣衣囊中國廣華人正倚伏地板上乃慨然出門則聞船上衆人叫聲劇烈拉麻知克拉郵船已無瓦全之理然猶引目四盼若穿中之鼠忽又轉念返身向二十號房艙捲指循搜費格生及華人之身檢所有盡入私囊部署既已

乃。風。房。中。所。懸。救。命。圈。套。入。廢。間。復。出。門。甫。舉。足。覺。船。身。既。起。復。落。碎。裂。聲。清。越。入。耳。此。時。全。船。電。光。盡。熄。而。怪。呼。聲。嘆。息。聲。咒。罵。聲。同。時。並。起。水。已。汨。汨。而。入。碎。裂。之。木。材。亦。隨。之。而。進。拉。麻。力。拚。冒。首。出。船。面。則。見。淒。況。滿。目。克。拉。勁。然。已。別。無。問。題。水。手。與。乘。客。力。爭。遺。留。之。二。小。舟。聲。勢。洶。洶。然。仰。首。前。望。皆。爲。破。舟。之。礁。石。後。顧。茫茫。則。憂。然。海。水。耳。此。時。船。已。觸。礁。無。可。施。救。拉。麻。習。海。事。知。此。爲。生。死。一。髮。之。間。即。小。舟。亦。斷。無。克。全。之。理。四。顧。船。上。人。會。見。頃。刻。入。海。中。而。已。乃。以。手。撫。胸。忽。念。身。懷。寶。珠。自。以。與。人。不。同。必。得。策。求。生。苟。見。有。可。以。逃。生。必。盡。力。以。遂。所。願。乃。擡。頭。望。前。途。水。沫。怒。放。形。成。白。帶。之。狀。惟。其。右。方。白。帶。中。斷。拉。麻。心。念。其。斷。處。當。爲。一。峽。苟。得。泅。抵。其。處。而。經。過。峽。中。遠。料。其。他。一。面。之。水。當。不。若。是。其。厲。拉。麻。急。至。此。復。回。首。四。顧。窮。無。善。地。足。以。存。身。知。頃。者。所。圖。乃。僅。有。之。希。望。惟。生。機。至。微。然。而。決。意。爲。之。乃。至。船。之。一。邊。跳。身。入。海。中。逐。浪。而。去。未。幾。竟。盪。至。水。沫。成。帶。之。斷。口。處。

(未完)

雙熱

花開花落(續第五集)

小説

(七) 威福先人訓

懷絕哭親行

可憐哉佩芬。有如小鳥。宛轉依人。其身世之淒涼何如也。其姑母老矣。劇有人情。視佩芬如己出。臥榻之旁。許其
衛護。佩芬每感激。至於零涕。無以為報。誓之以力。恒为姑家服。井臼之勞。至晝夜。登牀時。輒下恩親之淚。嘗語其
姑曰。天生我。何爲我乎。質一不祥之物也。墮地十日。慈母見背。年事方青。阿父又棄儂長逝。而華屋良田。又復相

隨物化天生我何爲哉。天生不祥之我何爲哉。言次嗚嗚而泣不能仰姑亦歎息曰烈烈蘿蔓家世忽有如是之一日誠可痛心然吾知汝甚曠達勿自怨自艾他日擇天而戴後福正未有量也。

佩芬之依其姑也身外無他長物田五畝書一束耳佩芬於窮愁抑鬱之中輒小隱書城與翰墨親然重溫舊書阿父之手澤存焉則又廢書而泣欲以解愁轉增惆怛兩行熱淚每點綴於字裏行間一日讀漢書一卷初閱無意中得一紙書則其遠祖花杰詔子孫之文也文曰

予掇科至翰林爲官至御史亦足自豪矣然服役王家無異奴僕廝養喜膝、怒淵朝不保夕予以彈劾權貴黜守重慶旋由鹽茶道遷江西藩司拾級而升爲廣西巡撫時長兒詠春次讀春又次訥春皆由科第作監司人皆以爲榮謹羨勝於口舌然予視高官昧同雞肋未嘗作驚馬之戀而有投鼠之忌予在廣西骨鲠如故復以揭參親貴褫我衣冠頻年宦海浮沉一旦田園歸隱始知家庭燕息真安樂窝也予乃馳書速兒輩掛冠歸來共享倫常之樂並手李二曲集而詔之曰若曹試推想二曲當時可知國初殺戮之甚自愛者莫足不敢登小朝廷而稱臣二曲負人望小朝廷欲沾親賢之名羅而致之二曲無意出山有心解組再三求去如坐荊棘中蓋以宦況苦而宦途危也若曹乎亦知滿清入關篡奪明祚乎亦知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之慘無人道乎吾家原籍廣陵十日之劫遠祖『如錦』公身親受之幸得餘生虎口竄避武陵孑然一身望故鄉而痛哭蓋一行骨肉十九膏於虎吻能無疾首痛心視君如寇仇乎苟繩以春秋復仇之義不當與小朝

廷善戴一天也。而吾曹乃釋然若忘。甚至仰其鼻息。戴其衣冠。食其俸祿。遠祖有知。當怒髮冲冠矣。自今伊始。當與若曹共懺悔於祖宗在天之靈。勿許學馮婦下車子張。干祿不妨世世生生。以布衣終也。三子者皆唯唯。雖然吾恐愚傳而後或有改先人之志者。予故筆之於書。永永詔我子孫。俾奕世遞相戒勉。

佩芬之父韻笙。訥春孫也。韻笙學優而不仕。亦守先人遺訓耳。而佩芬閱「杰之遺訓」。忽喟然歎曰。使阿父而服官。則一般勢利者流。必有所忌憚。一旦作長眠人。其餘威猶足以譖羣小。何至家畜野狼。行如盜賊。狃予餓而虜予資乎。而營營弱女。何至困厄如蠶。幾無一枝之棲乎。思至此。則又放聲而涕。是日適爲寒雨清明之斷魂時節。佩芬以麥飯紙錢。祭其祖宗父母。於是盡情一哭。血淚杜鵑。佩芬慟矣。

予前書不嘗言佩芬能詩乎。渠自遣家不造。情懷大惡。詩料不佳。疊疊心聲。都含酸意。人苟讀之。不啻摩挲啜泣。碑也。嘗賦哭親行一章。錄如左。

我生命不辰。失恃復失怙。妹弱弟呱呱。伊誰擇門庭。戚族悍且豪。垂涎非一朝。焚身象有齒。徹土誘無巢。嗚呼。哀哉。雙親死。孤姪小弱。羣虎視。甲作長蛇。乙封豕。炎涼世態。竟如此。陳戶堂上無人。收羣肴。孤兒索故紙。故紙堆中多田園。人人之手。我心酸。親亡產破。孤誰撫。親死有知。心不妄悲哉。戚與族人情多反覆。薄葬親骸骨。厚收親田屋。揮手逐孤兒。孤兒張何之。斷腸風雨夜。枵腹豐炊時。弟妹勞勞各淒楚。心如蓮子心苦羞澀。悽等告貸門可憐。家犬都如虎。奮呼弟妹不如歸。我身雖伏心雄飛。居恒抱有男兒志。安首牛衣泣式微。一腔悲憤。

手曉。曉鳴之於官談於庭。不驚我文。驚我事。見者爲之感歎。頗感激。群聾。守呵。羣頑。如叱。狗。捲回。餘地。慰孤兒。老屋三椽。田五畝。事定。羣頑。忍且怨。欲食我肉。毗眼。黑夜。飛來空。空兒。嗾以白刃。來相見。一擊不中。天。相予不祥之屋。不可居。弟妹。夜驚。如見鬼。我不避賊。常狃孤兒弱女。依人。字。顛危。到此復何語。仰天掬淚。問。雙親。奚。後生。男先生。女先生。男今成人。羣小。何敢肆食指。豈容伸。吁嗟乎。人去春長。在花開草又青。此身願化。隨風蝶。栩栩飛棲父母塋。

著者曰。花杰訓其子孫之文。可當得一則官場現形記。此老非第明哲保身已也。雖謂之理想的革命家可也。

花杰之言。多機警處。又多痛快淋漓之句。說得厚祿高官。直是一錢不值。一般官迷。當爲之齒冷。著者又曰。佩芬之哭。親行真絕妙好詞也。然而人許其才。予悲其志。斷腸詞裏。如聞哭聲。我從來心硬。然亦不能卒讀之也。

佩芬自稱曰。不祥之物。稱其所居曰。不祥之屋。此無賴語也。然足見其悲憤之深。旣惜其父不會做官。又惜其不先生。男此皆閱歷之談也。蓋大千世界之人情善欺。平民善欺。弱女子韻笙。身後之一敗如灰。者病在身。未爲官門無壯丁也。佩芬之言是也。

小説合論
滿腹干戈（續第三集）

筆超
(未完)

本來楊水心生日。那親友人家。也有送戲的。也有送唱書的。也有送戲法的。至少要鬧了三五天。爲了這一件勾當。大家一齊掃了興。而且哄七哄八。最重要的人物就是一位焦仁槐。一來是爲了他女婿的事情。不得不趕去了。結再遲。生怕要鬧出事來。二來是這幾千銀子。上頭他的進帳。也不小。只要梁夫人一聲答應。就好一五一十的。指入腰包了。所以仁槐這日一面打發討債的去了。一面又懲了梁夫人好一回情。到了夜席一散。便飛跑的回家裏去。這些親友們好像掉却一個頭腦兒。又曉得水心的肚裏很不耐煩。也只好一齊散去。到了次日。水心只是吁吁嘆氣的。梁夫人又來勸戒一番。說道生兒不着。也是前世欠他的債。只好置之度外罷了。一味氣他難道躡踢自己身體不成。水心說道。我本來把兒媳當作旁人看的。偏是你今天愛這個兒子。明天愛那個兒子。今天愛這個媳婦。明天愛那個媳婦。弄得他心裏恩恩怨怨。鬧出不平。我想想做爺娘的也須有一副眼睛。若是好的兒子。自然要管他。遇到若是不好的兒子。雖然是自己生他出來。沒有話說。就是他撒下饑荒也只好替他了。結不過總要有個儆戒。若是一味替他瞞過了。爾我不要緊。你想想他兄弟道中妯娌。道中心裏怎麼樣。我今問你。你究竟替老二了却多少饑荒呢。梁夫人說道。不說起也罷。說起真淘氣。我是一副好心肝。總想他做一個不貳過的人。所以第一次替他了結。倒費銀子三四千。後來二次三次。我何嘗肯。那焦親家總是婉婉轉轉的說他。也是運上之故。如今既撇下了。不該他了結。便是碰着祖宗父母的臉面。橫言豎語。入情入理的。而且他的媳婦兒。平時也非常聽話。到了這個時候。也替他丈夫哀求。我才留着他二人。的臉面替他還過七八千銀子。不是這。

民權素第六集

樣。我。也。不。是。老。佛。婆。那。裏。有。許。多。慈。悲。心。呢。水。心。道。你。幹。的。好。事。我。且。同。你。你。既。然。替。他。了。却。許。多。饑。荒。你。可。曉。得。他。這。些。銀。子。從。那。裏。化。去。的。呢。梁。夫。人。道。你。真。老。糊。塗。了。那。裏。幹。着。好。事。自。然。逃。不。了。嫖。賭。兩。種。水。心。又。道。你。既。然。曉。得。他。不。是。賭。定。是。嫖。你。曉。得。他。軋。上。了。什。麼。朋。友。梁。夫。人。道。這。除。非。焦。親。家。仔。細。曉。得。你。問。我。我。又。不。同。他。去。賭。同。他。去。嫖。那。裏。曉。得。呢。水。心。道。照。你。說。來。老。三。去。賭。去。嫖。還。是。焦。親。家。包。管。他。的。我。也。曉。得。焦。親。家。不。是。好。人。你。爲。什。麼。這。樣。信。他。梁。夫。人。聽。了。這。語。急。的。躲。脚。道。你。越。發。老。糊。塗。了。他。好。好。的。替。你。兒。子。了。事。情。時。常。說。這。種。淘。氣。兒。子。也。是。前。生。欠。他。的。債。親。家。公。是。清。閒。慣。的。不。要。教。他。知。道。免。得。心。裏。難。過。他。如。此。存。心。你。倒。反。咒。他。起。來。真。是。世。間。說。的。是。好。人。斷。斷。做。不。得。水。心。道。莫。說。好。人。歹。人。我。且。問。你。你。知。道。昨。天。的。事。沒。有。梁。夫。人。道。那。有。不。知。的。道。除。非。你。天。崩。也。不。管。地。坼。也。不。管。只。曉。賞。花。看。書。我。是。命。裏。帶。着。辛。苦。來。的。沒。有。這。種。清。福。水。心。道。照。你。口。氣。那。焦。親。家。又。要。替。他。了。事。情。去。了。這。件。事。情。究。要。拚。着。少。數。銀。子。你。可。不。要。嘴。我。我。橫。豎。不。管。就。是。了。梁。夫。人。道。我。是。決。意。不。再。替。他。了。結。昨。日。焦。親。家。進。來。說。道。炎。三。真。淘。氣。不知。在。那。裏。又。撒。下。饑。荒。碰。巧。今。天。是。親。家。公。壽。日。大。家。正。在。高。高。興。與。時。候。他。們。良。心。壞。的。不。知。聽。了。那。個。軍。師。頭。故。意。來。打。破。頭。兒。如。今。事。已。如。此。我。又。只。好。替。炎。三。向。親。家。夫。人。再。懲。個。情。兒。罷。了。我。說。道。那人。進。來。的。時。候。他。老。子。看。見。了。沒。有。焦。親。家。說。看。却。沒。有。看。聽。是。隱。約。聽。見。的。被。我。三。言。兩。語。進。嘴。過。去。也。罷。事。到。如。今。再。不。去。了。結。又。怕。不。成。功。我。問。他。照。你。說。來。這。饑。荒。又。撒。下。多。日。了。他。說。提。起。不。得。前。十。天。的。時。候。有一。羣。人。到。我。家。裏。來。內。中。遠。夾。着。幾。個。破。靴。

我說道金先生。有一件事情要勞煩你。我問他什麼事。他說楊家的炎三虧我們三千五百兩銀子。立有親筆借契。如今過期了。還沒有來贖。你是他的泰山。而且楊家最相信你的拜託。你趕緊去關照一聲。究竟來贖不來贖。該我們一個回信兒。我說這種事我那裏管得。你們自己問炎三要去。他欠你們的債。又不是我欠你們的債。干着我甚麼事。他說不是。這是我們心思不要與炎三鬧成事體。所以來借重你。既然你這樣說。狠好。不過到了後來。還是要勞着你的。說罷便一闊而散。我的意思炎三的錢荒。還是不清了却一批。再有一批。來我從前是想他。改過。一有風吹草動。就來對親家媽說。如今我的心也死了。要想他。好除非海枯石爛。斷無望況。且親家公生的兒子。也不少。如果個個照炎三的便成怎樣。我雖是炎三的岳丈人。也須替他們兄弟中大家想想。如今被這般壞人。鬧破了。倒沒着利害。一來是親家公一經知道。便要過不得門。二來是炎三親筆寫着契據。便是打成官司。也因賴不得。所以這件事。祇好勸親家夫人。援一援手。從今之後。我焦仁槐。如果再來替炎三向親家母討情。親家母就不要當我。人看你請想想。楊家的事。管着姓金。什麼總究是兒女情況。弄得這樣低頭。便是石心人。也祇好答應他。了水心聽了。猛點幾點頭。說道。好好銀子。是小事。不過我楊水心一世不罵人。一句如今生了這個淘氣兒子。被人家聲聲口口老難。種老難。種罵個痛快。快這都是你從小砥礪。兒子的功勞。呢。梁夫人聽了這一番話。幾乎不服起來。轉折一想。他老糊塗。不過是不理朝綱罷了。至於縱容炎三。我却難以解答。但心上總不自由。便狠狠的對水心說道。我是不懂家務的。也不會教訓兒子的。你既然有了這個主意。何不教訓教訓老。

集 第 六 素 種 民

三。殺一殺他的。瘟氣長。長。你的家風。免得人家罵。你老雜種呢。水心說道。我如今倒也不得不管。只求你不要包攬就是。說罷便拿起一本孔子家語來。順手翻閱過去了。梁夫人知道他素來的脾氣。也不與他兜。捲就出來。將方才所說的一番話兒。講與第三媳婦兒一聽。那媳婦是狠聰明的。當着婆婆卻單說老三的不是。也怪不得。公公動氣。把個梁夫人又哄得不亦樂乎。心肝長。心肝短的叫個不了。這件事也就風靜波平了。却說水心自此之後。心上便恒沛不寧。起來要想什麼好。偏又不得什麼主意。只是皺着眉兒。瞪着眼兒。憤茶憤飯。軟手軟腳。想東想西。蹣跚去。像瘋人一般。心裏想道。我的心地上是一絲不掛的。假如沒有子孫。豈不落個乾淨。偏巧又生出許多兒子。未生兒子也罷。爲龍爲蛇。爲馬爲狗。橫豎不干我事。偏巧又配個多事的。妻子來。他多事也罷。只要他能够。把兒子個個治服了。豈不是一件大快事。無如他一心想治服他。俗語說的好。酒娘甜害着酒。冤家有了。爺娘偏是兒子的壞處。我若把兒子一起趕走了。他又犯什麼罪。想來想去。正不知怎樣才好。這個時候。正在日影微黃。簾波淺碧。花魂睡去。雁跡歸來。滿屋子裏蟻蟲無聲。惟窗上繡雀嘻嘻噓噓。好像替主人破岑寂。一般水心獨坐無聊。忽竹簾啓處。一小丫鬟持木槿花入。替水心插入瓶中。水心問道。這木槿花是那裏來的。小丫鬟道。是自己花園裏的。今天樹梢開了。滿園金色。好看得狠。老爺何不去賞鑒賞鑒呢。水心道。我正想請個樂意兒。也好。你在此替我添香。我出去就來說罷。跨出書房。從東廊一帶向花園裏去。剛到轉灣角門上。不意遇着一人飛跑過來。撞水心一個满怀。幾乎把水心撞倒。水心定睛一看。那人身穿湖色竹節花羅小夾衫。

微。左手上繕着一隻妃色牡丹花羅長衫。好像是急急出去的樣子。不是別人。正是逆子炳炎。水心不看見。也罷。一看見便眼中冒出火來。哼的一聲。把炳炎喝住。炳炎連忙止住。步兒垂手叫。一聲爹爹。水心道。你好。你好。你隨我來。水心掉頭走。炳炎隨後走。將到書房門口。不過四五十步之間。只聽見一陣蕭瑟之聲。自竹簾斜穿而出。說道。我比不得你房裏的秋香。我是要告訴老爺的。打你個屁股。希爛說猶未了。水心已走近簾前。故意咳嗽一聲。只見簾內竄出一人。從水心側面飛跑而去。水心見是炳炎。亦不懂他作什麼。隨步跨進書房。把添香的丫鬟一看。兩頰上還像柿子一般。說聲你去罷。那小丫鬟也就出去了。原來水心喝住炳炎。只爲那些勾當。要想重重的教訓他。不意到了這個時候。氣上心來。連一句話都說不出。只是坐在藤椅上。亂顫。剛要開口。那梁夫人又進來了。說道。何苦。你年老了。自己保重些。這種不肖子。孫好管他。管他不好。管他任他去做。什麼橫豎人生世上。總保不過三代的大不了。把你祖宗的老骨頭嚼完了。也就完了。水心聽了。顫巍巍的說道。不要你來做保中。我今天一定要治死他。有了這種兒子。倒不如斷絕祖宗香火。落個乾淨。那炳炎到了此時。却止垂手立在旁。不言不語。亦不哭。正在不可開交時候。只見門上老家人送一封書信來。呈與水心。說道是金家專差來的。要聽回話。水心發怒道。又是什麼事。隨手把書信拆開一看。氣得目瞪口呆。半晌之久。方對梁夫人道。這還了得。這還了得。梁夫人雖然猜着幾分。一定爲炳炎的儀荒劫也。想不到這樣利害。便道有什麼不了的事。你且把信中言語細細講與我。我聽水心道。你來。乃用食指向信上字點定。口中念道。

民權素第六集

今日有破報。黨符岑胡義等聯名控告尊府抗債不還。并涉及弟名譽。縣上雖未批准。然勢甚洶。念若輩均非好人。既來必有目的。不可不為準備。用特匆匆函告。至其內容。若何容詳探而盡。人心險詐。至於如此。良可嘅也。

梁夫人聽了這一番話兒。却也擔起心事來。皺眉說道。這却怎麼辦。回過頭來。剛巧碰着炳炎。不由的哼一聲。說道。炳炎。你好。你如今害了祖宗爺娘。拆這個名頭兒。你還有人心麼。那炳炎也撲簌簌滴下淚來。對着他父親跪下說道。這都是做兒子的不是。還望爺娘恕我這遭。下次決不敢荒唐了。水心點頭道。也罷我也不願意治死你。你去罷。炳炎此時好像監候犯。逢了大赦假意抹着眼睛一步一步的出去了。水心隨喚進老家人吩咐道。你去對姓金的專差說。事情我都曉得了。我心裏氣得發顫。手上寫不出一個字來。究竟這件事情是什麼起因的。請他們老爺千萬光降一次。我要問過。才好定個主意。你去。快去。那老家人自行回話去了。水心又對梁夫人道。你那日不是說過嗎。既係答應焦仁槐拿三千五百兩銀子去了。饑荒宜乎可以無事。為什麼又鬧出這起公案來。在你是素來相信的人。一定相信他。也不識他奸惡不好。依我看來。焦仁槐一定在這個上頭打些算盤。以致未能了結。本來當庫書的。習氣銅錢自然要緊。不過受人之託。也應該復個信兒。況且楊家的債。楊家自廉清債。不願折扣。要他姓金的滾。什麼湯鍋裏水。此種齷齪會奉承會。當差好是好。不過如今就吃着他的眼。前磨了。梁夫人嘆一口氣道。照你說來。還是情理上事。討債的竟有可說。也不至於涉訛。依我看去。一定是焦親。

索。乞。乞。門。頭。要。想。制。服。他。們。以。致。他。們。負。氣。不。服。聯。名。控。告。你。看。他。的。信。上。不。是。說。涉。及。他。的。名。譽。嗎。水。心。點。點。頭。

滑稽
新舊婦人

塵因

(未完)

夏天兒又晚了。馬路上電燈已漸漸放光。怎麼還不見女兒回來。真是古話說的好。女大十八變。人大心大。我也是沒有法子。這句話我又說回來了。也是運氣不好。偏偏遇見這個時候。要說什麼文明自由。什麼平權平等。許多花樣。害得他頭也不梳。打着一條辮子。腳也不裹。拖着一雙軟鞋。我活了五十六歲。從來沒會看見這個樣兒。我要想說他幾句。他又說什麼侵犯他的自由權。可憐我是垂死的老太婆。祇有一兒一女。那裏捨得同他們籠統米糠呢。

咯咯咯……咯咯咯……王老太太坐在房裏。咁嚕他的心裏話。忽然聽見這樣聲音。登時叫他的小媳婦道。阿毛。阿毛。連叫了四五聲。還沒聽見答應。那邊咯咯咯的聲音。疊連叫個不住。自己就移動了拳式小腳。一拐一拐。走到米缸旁邊。抓了一把米。然後走到鷄籠面前。把米灑了過去。只聽撲……撲……飛了幾隻黃毛老母鷄出來。王老太太一面走。一面說道。乖乖好兒子。好寶貝。走到鷄籠旁邊。伸手向鷄窩裏一掏。就掏了三個鷄蛋。歡天喜地。不知道怎樣玩弄。剛走到他小媳婦窗下。忽然一失手。拍的一聲。手中的三個鷄蛋。掉了一個在地下。跌了粉碎一般。心中不知道怎樣難受。這一口氣兒。又不知道在那個身上去發泄。聽見窗兒裏面透出一種聲音。

民 樣 素 第 六 集

好似打雷樣兒。王老太太就從窗兒眼裏看去，總曉得是他。小媳婦躲在床上，偷偷地不。由。得。怒。從。心。上。起。氣。向。胆。邊。生。三。步。兩。步。跨。進。門。去。大。喝。一。聲。道。該。死。的。丫。頭。一。天。到。晚。總。是。吃。飯。睡。覺。我。看。你。這。個。樣。兒。到。不。如。躲在棺材裏面睡他一個長年鬼龍。王老太太一肚子的怨氣，就過在阿毛身上。說着一手扭着阿毛的頭髮，一手在他臉上橫七豎八打了有一二十個耳刮子。可憐一個小媳婦遇着了老婆婆，好似老鼠見了貓兒魂已早飛，到天邊去了。所以阿毛被王老太太打得同獅子滾繡球一樣，再也不敢作聲。

叮。叮。門鈴響。咯吱一聲，閃進一個人來。問他是誰呢？頭上梳了一個盤辮子的風涼髮，鼻上架了一副淡藍色的金絲眼鏡，却是吐力克出光新式樣兒。穿一件月白薄羅衫，繫一條月白薄羅裙，蹬一隻白色象皮襯底鞋，袖兒短短的，貼在腋脰之上。襟兒窄窄的，把腰綑得同鐵柱一般。腕上扣一個金錢錶，指上又帶了兩個麗華洋行買的什麼金鋼鑲寶石戒指。項下掛了一串豌豆大的寶珠，左手提一個織錦袋，右手握着一把繡花白袖牙柄傘，挺胸凸肚走將過來。還有一陣香風，圍圍把他圍住。更有一種最好看的所在，就是他那項上領兒，足有五寸多高，其中扣子密密的，足有二十來個。把他那一副臉兒，不過露出有瓜子大小，真是應了古話，美人總是瓜子臉兒。閑話休提，這人就是王老太太的大小姐，名兒叫做自新，是他自己取的。當下走進門來，將傘放下，向着王老太太恭恭敬敬鞠了一個躬，叫了一聲媽，轉身看見弟媳婦，連忙說道：「阿毛妹妹，這又是爲的甚麼？」王老太太連忙就把原由說了一遍，自新便道：「阿毛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要曉得我們中國做了五千年，

的睡覺。就是我們二萬萬女同胞。也是在這裏做夢。現在好容易開通些兒。你還在這裏睡懶覺。難道你就沒有沾一點文明氣嗎？王老太太連忙攔阻道：「你又是這些新花樣來了！他現在就壞的不像樣兒！你如若再教他什麼文明什麼開通他還要上天呢！自新道、煥呀！」這句話你老人家說錯了。文明開通乃是他的自由權。父母不能干涉他的。如我們年紀輕輕的人正要想做點事業。那能像你老人家整天咯咯咯敲那個木魚念些什麼麼詞麼？真不然。蓋上一羣鷄。整天飛上飛下。連棹案上都腐的有屎也。太不講究衛生了！王老太太聽了這番話大怒道：「你居然說老娘了！你不曉得我們婦人家這女婿外甥女三樣就是性命嗎？你偏要說你的新鮮話。我看你連應該知道的鍋頭灶腦針線賸沒有一樣是。你牽手到如今針也不會拈打一個補釘。還要去用機器看。你後來出閣怎樣的做人家媳婦去啊！自新接着道：「你老人家越說越沒有範圍了！照你老人家所說的事。皆是當人家奴隸做的一樣。我這樣文明人。我豈肯做那些小事？若要問我牽手事兒。我在學堂裏那一樣不比人強？不說別樣。就是音樂體操。每回大考。總是百分。那像你老人家三個錢。醬油兩個錢。醋。整天咭哩咭嚕。真是阿毛這個糊塗人。經得起這樣麻煩。要是我呀……王老太太道：「是你怎樣呢？自新道：『要是我便要家庭革命。』王老太太大喝道：「新丫頭！你這東西真是反了！天聖人說得好：天下無不是的父母。你膽敢在我面前說出這樣話來。難道你不怕天雷打你嗎？你又不怕死？在陰間閻王要來敲牙割舌嗎？」你一言我一語。喧嚷越說越大。居然吵將起來。隔壁有一個李二嫂。正在那裏紡棉花。忽聽東牆有吵鬧的聲音。知道是王家母女。連忙丟了紡車。甩開一雙大

民權索第

腳跑過院來。這時阿毛也向廁下燒開水去了。李二嫂見了王氏母女問起根由。各人皆說了一遍。王老太太當時氣得撲簌簌的眼淚流將下來。自新向李二嫂道。你看他老人家還沒說上兩句。就哭起來了。李二嫂道。小姐這句話却不是這樣說的。我們婦人家原來有五樣秘傳法子。無論大家小戶都是這樣規矩。像小姐學堂出身或者不知道也是難怪。自新道。是那幾樣呢。李二嫂道。說來也很容易。就是那(一)哭(二)餓(三)睡覺(四)剪頭髮(五)上吊。自新道。原來是這五種。但是這五種之中我只贊成一種。李二嫂道。是那一樣呢。自新道。就是剪頭髮。我的頭髮早晚也就預備把他剪了。李二嫂連忙道。小姐你聽錯了。我說剪頭髮是說婦人家與人吵鬧走上来總是哭看再不能下臺就氣得飯也不吃若是氣大的就蒙着被兒拚命睡去倘若與他丈夫吵到萬難下臺之際只好去剪頭髮出家當師姑去再不能夠罷休一條蘇繩子扣在床背後。自新道。這做什麼。李二嫂道。就是上吊去尋死呀。自新笑道。怪不得你們的本領大會降伏人。果然比我們的教科書簡單多了。李二嫂道。好呀。小姐你氣銷了。我再來勸老太太。又向王老太太道。你老人家這大年紀少爺還小。只有這個小姐何必動真氣做什麼哩。王老太太道。我還敢動真氣。總是他參毒我。什麼文明開通的整天鬧個不了。李二嫂你看還有做姑娘的樣子。嘴。李二嫂道。話雖不錯。只是時候不同了。現在時興洋派。你沒聽說皇帝老子都沒有了嗎。還有什麼人人都把辮子剪了。學洋鬼子不說。他們年紀輕的就是五六十歲的老頭兒。一個個都剪了辮子。好像和尚一般。想必他們新派裏頭總另有一種好處。我們不能夠明白今日天也不早。我來學個時派晚上不做工。

就。譬。如。他。們。便。禮。拜。的。頑。一。晚。上。請。小。姐。把。新。派。裏。頭。有。趣。的。事。細。說。一。說。我。們。也。長。些。見。識。要。是。他。們。的新。派。果。然。是。好。老。太。太。就。是。我。年。紀。雖。有。四。十。七。歲。我。還。要。學。一。學。時。髦。呢。說。着。扭。頭。扭。腦。彷。彿。學。唱。花。旦。的。樣。兒。把。王。老。太。太。聽。得。看。得。也。忍。不。住。笑。起。來。了。李。二。嫂。拍。着。手。道。好。呀。好。呀。天。雲。霧。也。被。我。這。娘。爛。舌。頭。說。散。了。向。自。新。道。小。姐。你。決。說。些。時。派。頑。意。兒。給。我。們。開。通。開。通。自。新。笑。道。新。學。裏。面。頑。意。狠。多。李。二。嫂。你。要。聽。那。一。種。呢。

李。二。嫂。道。小。姐。你。真。難。爲。人。了。我。本。是。一。個。鄉。裏。纔。上。街。的。老。婆。子。那。裏。曉。得。什。麼。新。學。請。你。揀。點。有。趣。的。說。就。

是。了。自。新。笑。道。你。要。聽。有。趣。的。讓。我。慢。慢。說。來。

咳。咳。亮。一。亮。嗓。聲。自。新。把。背。後。窗。檻。雙。手。推。開。靠。着。窗。兒。說。道。就。說。我。在。上。海。求。學。的。時。候。聽。李。二。嫂。道。好。好。上海。是。個。熱。鬧。地。方。一。定。有。趣。的。你。快。些。說。誰。自。新。道。我。想。我。到。了。上。海。的。時。候。心。裏。本。是。空。空。洞。洞。的。頭。一。風。眼。睛。看。見。些。五。光。十。色。的。東。西。心。裏。便。覺。得。有。些。羨。慕。但。是。其。中。的。滋。味。还。没。會。嘗。過。要。想。管。他。一。營。可。憐。又。找。不。着。門。路。那。曉。進。了。學。堂。一。班。同。學。的。女。友。個。個。都。比。我。精。明。人。人。都。會。自。喜。有。趣。的。事。做。不。覺。過。了一。二。個。月。他。們。的。秘。法。居。然。被。我。學。來。了。每。逢。禮。拜。这。一。天。一。早。起。來。就。把。時。樣。的。行。頭。打。扮。起。來。大。家。湊。起。股。子。僱。一。張。汽。車。兜。一。個。圈子。豈。不。是。開。心。麼。

我。今。先。從。汽。車。說。聽。王。老。太。太。道。我看。你。說。得。這。樣。高。興。汽。車。到。有。什。麼。好。處。呢。自。新。道。汽。車。走。得。快。好。處。就。在。這。快。字。上。頭。一。點。鐘。能。走。六。十。幾。里。路。呢。李。二。嫂。道。這。真。有。趣。我。記。得。當。初。在。鄉。下。的。時。候。或。是。到。城。裏。來。拜。

親家。或是到那個廟裏拜佛。坐着一掛二把手的車兒。一個轎子。唧唧噥噥。就同蟋蟀叫的聲音一樣。一天不過走上五六六十里路。再說騎毛驥子的時候。鞍子上面用兩根扁擔。繫成一個十字架兒。一拱一拱。一天也不過走得六七十里。那裏見過這樣好東西。自新道。這還不算呢。就牽我自己說罷。一上了車子。自己把機器一掌。再用手把領子一提。不覺的精氣神三樣都上來了。頸項一端。腰幹一挺。機器一開。嗤的一聲。就同射箭樣兒飛也似的過去。倘若是走英大馬路。或是四馬路。人多的地方。我把那喇叭頭兒。捏上幾摺。就聽見嘩……嘩……嘩……叫了幾聲。那街上行走的人。就兩邊分開。讓我過去。這時候。兩旁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那許多眼睛。沒有不向着我看的。李二嫂道。叫我這樣。還要不好意思起來呢。自新道。我們講新學。那裏有許多不好意思。這正是我出風頭的時候。提一提領頭。抖一抖精神。領頭端正。腰肢挺直。一雙眼睛向兩面一幌。就飛过去了。我當初還覺不着什麼味兒。後來體貼一過。連衆人的眼光裏。都能分別他的心思出來。李二嫂道。照小姐說起來。那汽車是狠奇怪的東西。看的人。不過因為新鮮。好看罷了。還有什麼別的心思呢。自新道。不是這樣說。那般看我的人。大約有三種心思。一種是羨慕我的。他們存了一個想學我的心思。一種是要同我比較的。他們存下一個想同我競爭的心思。還有一種是恭維我的。他們存了一個親熱我的心思。所以我對於想學我的人。隨便看看他。對於想同我競爭的人。便要威風凜凜。用銳利的眼光去壓倒他。對於想同我親熱的人。只要他的程度夠得上同我做朋友。我便要和顏悅色的同他。一個眼光彼此一看。不覺得拍撻一關。兩個眼光就同打了一個無線電合攏去了。

汽車一來一往。雖然走的飛快。這兩個影兒早已攝在眼珠裏。永遠不能出去了。說到這裏。正是阿毛捧了三盃茶送來。自新正說得高興。一伸手。把三個茶杯。打得粉碎。王老太太又氣起來了。說道。該死的丫頭。連端幾杯茶。都端不住。伸手又要去打。李二嫂連忙又攔住道。老太太聽有趣的話兒。王老太太道。這種有趣的話。我不要聽。要不是我家姑娘說出來的。我真要說出不好聽的話來呢。

自新也氣道。你老人家總是這樣亂說。這樣事兒有什麼要緊。並不是我一個人興起來的。就是上海偌大地方。公館裏面。太太、姨太太、小姐、少奶奶那一個不是這樣擺闊呀。就像你老人家這大年幾也還打一條繢子蒲衙去逛逛呢。李二嫂急着道。可以不必說這些閒話。你還接着你的話說下去罷。自新接着道。人到了這個時候。魂也不知道向那裏飛去。週身上下那種快樂。真同上了電氣一般。李二嫂道。小姐莫要見怪。我聽了半天。遠不如我在灶門下燒鍋。稻場上鍋草。快樂呢。自新笑道。這就是你程度不髒呢。李二嫂道。照這個頑意兒。還是單在汽車上可用。還是人力車上也可用。還是別的地方沒用的地方。很多在乎各人本領。

再說人力車。我們坐人力車。顧必要兩個人做一車。李二嫂道。哎呀。那人力車怎樣能坐兩個人呢。自新笑道。如此顯得我們有工夫。但是坐法不同。譬如你坐在車子上。我就斜坐在你的腿上。李二嫂道。那不把我壓死了。嗚。自新道。你真呆氣了。動是要提起來的。我又把右腿蹺在左腿上面。將手中綢兒抵着嘴。不使他露出遇見了朋友的時候才把額頭扭兩扭。眼角一睃。淡淡的。一笑。過去了。這種滋味也就同坐汽車的一樣。李二嫂道。還有

民權素第六集

別的沒有。自新道。多得很呢。就是戲館裏。茶樓上。書場中。花園裏那一處。不是這個滋味兒。簡直說罷。就是一個普通科。李二嫂道。小姐。你說了半天。左一個朋友。右一個朋友。到底。是男的。還是女的呀。自新笑道。你說得太稀奇了。現在男女平權。遠有什麼界限。要知道男女界限。越分。愛情越遠了。我現在演說了幾次。人家頗贊成的。我想結一齣中國女兒魂新劇來演演呢。說到這裏。王老太太不由得大發雷霆道。你這該死的丫頭。越頑越無法無天了。現在居然同男子漢做朋友。居然到臺上去唱戲。你到不如往窯子裏去。……愛真不好說的。自新這你老人家越說越稀奇。男人同女人做一個朋友。有什麼要緊。就是上臺去唱一唱戲。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佛學上說的。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這些事我們不做。誰敢去做呢。虧你老人家整天還波羅波羅的念經。王老太太道。菩薩叫人行善。叫人做好事。叫人吃齋念佛修來生。沒教你去同男子漢鬼混。沒叫你去唱戲呀。我早曉得。皇臺兩個字。把你害死了。自新道。這是各人的志氣。又與學堂什麼相干呢。你老人家不要說老古板。你要知道。你細住他的腳。拴住他的耳朵。你總不能管着他的心。你沒看見古時候那些漢上秦間的故事。還不同現在在這花園坐汽車租小房子的一樣嗎。不過我們新學派要改良些罷了。王老太太道。該死的丫頭。照你說來。我們家舊的就沒有一個好人嗎。自新道。照你老人家說來。我們維新派也沒有一個好人嗎。李二嫂道。好了好了。我們別說這個。再說別的罷。小姐。我聽見有人說。現在男子漢裏頭。還有什麼拆白黨。我看你們纔不過他的自新道。男界有黨會。我們女界也有黨會。男界有革命。我們女界也有革命。男界有歲子。我們女界也有髦兒班。

說海

七十八

男界提倡新戲。我們女界也提倡新戲。總之。男界所有的。願意兒。我們女界都有。難道只許男界吃着嫖娼。就不許女界嗎。王太太氣得臉上都變了顏色。指着自新罵道。該死的東西。越說越離奇了。難道你還去嫖人家不成嗎。該死呀。該死。這也是祖宗坟上出了氣。纏生出你這種妖怪。說着。擎了一根窗戶門。就要來打自新。自新見勢不好。攜着要夾同洋傘。一溜煙就跑了出去。那王太太一雙小腳兒。那裏趕得上他。只好放出罵雞的本領。在那裏罵空罷了。



欲

周
造
之
林
叢

雙
著
熱
雙
辭

鏡
冤

孽冤鏡鐵情之巨作也著之者爲吳君雙
熱其結構之精密與行文之灑落識者類
能道之慨自世風日墮情戰日劇恒河沙
數之青年細啜紅樓西廂滋味者恆沉溺
而莫由自拔得是書以警覺之如乘普渡
之慈航可作當頭一棒喝其有功於世道
人心豈淺哉定價五角

雙
熱
傑
作



歡迎雙熱君之文字者大約十可居其九然多知爲滑稽妙手而
不知雙熱君之言情尤哀艷動人也是書爲雙熱君最初著作以
入情入理之筆寫可歌可泣之文看似尋常實在奇特成如容易
却費艱辛且裝訂精小便於攜帶諸君如手置一冊誠酒後茶餘
車中船裏之無上消閒品也定價二角

枕亞君爲小說界巨子近頃
著作洛陽爲之紙貴而玉梨魂一書尤其最初之傑作匪
心運去彩筆揮來有緻密以
時無兩本出版部爲精冀副愛閱諸君之盛意逐漸求定
書起見凡印刷裝訂者者甚難收計價自
後海內版次已雖懸繁價之高貴而購者之高貴
而至五次而購尤易得其書價之高貴而
其書價之高貴而

枕
亞
傑
作
王
利
兒
枕
亞
傑
作
王
利
兒

總發行所民權出版社

從廉

甚

集六第秦樞民

談叢目錄

京華聞見錄（續第五集）

讀史管見

風塵餘情

呵凍小記（續第五集）

南岑鐵瓢
村樓人瓦

目錄

集 六 第 素 檔 民

目 錄



談叢

京華聞見錄（續第五集）

五
瓦

慶邸某年壽誕。駐京各國公使夫人約是日赴邸慶賀。慶聞之。擬召深通外語女客爲招待員而苦無其人。時孫慕韓由駐法公使任回京。其二三女公子精敷國言。乃由陳筱石夫人介紹。邀爲外國公使夫人主賓。屆時女公子周旋中節。衆嘖嘖稱贊。慶大樂。事後。挽陳夫人爲蹇脩。必欲聘其第二女爲世子室。蓋因第三女面有麻。不如其第二女佳也。陳以語孫。孫僥幸言。次女已字人。以三女許之。卽昔年慶府所迎娶者。是孫意蓋謂赫赫世子異日必姪妾滿前。斷不能如尋常人一妻之制。妻以愛。女實非所願。而權門炙手攀附有緣。又不敢全拂其意。故姑以己所不甚鍾愛之女子。之難以爲結納地。於計亦得。其用心可謂至巧。獨是慶長外部有年。平日不知物色外交人材。爲壇坫生色。乃餽餽焉於紅粉隊中求之。俾爲世子偶。命意何居。殊令人無從懸揣矣。

世續家有食客應五檣。高大異常。廈隔扇以巨玻璃爲之。棟樑皆紅木雕刻花草。工緻絕倫。計費七萬金。孫某木廠所報効。

奕効今年壽誕。娶媳及振大爺壽誕。聞共費八百萬。所收禮物稱是。平時廄下之馬。多至五六十四。僅芻料費月需三千金。

那桐喜飯。非佳餚不適口。每食必具參翅等數盤。啖之立盡。其庖人月領菜費至六七百金之多。

繼麻嗜好甚多畜鳥畜魚蓄狗畜蟋蟀於無所不有專供斯役者約數十人皆優給薪金歲需二三萬最尊貴之某老福晉喜戴精圓真珠自其子操政權後凡有請託以巨珠進無不有效京中珠價爲之大昂說者謂該邸近年所藏之珠價值二百萬金

崇禮由內務府司員官至大學士卒諱文恪曾任關差積資甚厚好漁色年逾大衍侍妾尙四五皆妙齡纖足楚楚動人崇性多疑所以防範之者甚至男僕非特召無得入中門一步違者立命逐去又如妾之足式爲各製粉底鞋履多雙藏之櫃中有事將出則啓櫃親取履令妾一一易易訖納舊履於櫃加以鑰妾易履後卽盤坐榻端足不許再履地坐返驗履底無纖塵始給以舊履而返新者於情如法以爲常後崇任步軍統領差務較繁出外之時刻過於其在家羣妾不勝擾舌其至歲某百方解說於崇前乃弛是禁其愚槩可笑若此

京師貴族勢最張假威驕亢縱欲摩矯光緒初紀有貝子某者尤恣睢無人理平日恃勢橫行張目不復瞻法紀年少喜漁色民家婦女當其意必百計篡得之不飲飲不止所居密邇十剎海夏秋之交荷花壓海萬頃粉白黛黑游女翔集以某故小家處子相戒戢足勿敢履其地距海塹里許有賣漿家翁婿二人皆衰老一女年十六七妙絕倫匹翁夫婦寵之甚僞裝溌飾不惜宛轉如意一日隨其母省歲歸路經十剎海時斜日挂柳梢海心荷葉瑟瑟扶風而顫清芬宛揚萬人涼思女徒倚徘徊不忍去會某坐酒樓上從閣外瞥見女披綵絲單衫倚袂立晚風中時以繡指自撩其髮橫波流睇倩輔微醜其光豔乃莫可逼視某神志頹倒不克自抑遂下樓尾女後

民權索第

以行。既稔爲小家女郎。自特門業。以爲妾之婢之。唯已命矣。卽遣人召賣。獎勵至。示之意。翁曰。老漢止此。一女但得白衣。壻。娛晚境。願已娶。不欲其事貴人也。敢辭。某怒曰。汝老諍不曉利害。後其毋悔。命麾之出。明日女晨妝方竟。突有豪奴數人闖入。負女走。女大號。翁聞變。自竄下。踉蹌出。翁見狀。奮臂前。奪女。一奴手鐵尺。搘翁首。翁昏絕。仆地。姻屬聲呼。有盜鄰里。羣集門堵。不得前。一奴揚手言曰。奉貝子爺鈞命。來此搜逃妾。誰敢者。聲勢匈然。衆懼。禍及咸辟。易諸奴簇擁女竟去。姻屬女被刲。夫又負重傷。亦知卵石不敵。訴諸理必無應者。則坐道旁哭之哀。聲嘶淚竭。行道傷心。忽一美少年。華服策馬。頗然至。狀似書生。而眉宇間隱露英氣。詫。姻屬哭下馬問故。姻備以告。少年齒齒恨曰。胡奴欺人太甚。必有以創之。因慰姻曰。姻勿哭。數日內當耳好消息也。遂別去。越三日。道路喧傳。某貝子夜寢。雙目忽被暗門。窗嚴密。初無賊人出入跡。可怪也。翁心知少年所爲。猶疑以爲快。後貝子家奴私告人曰。貝子被創後。卽夕几上得一紙。上書十六字。云。抉汝眸子。汝其猛省。刀光霍已。盤汝頂。貝子懼。寢其事。未幾。遂死。

光緒前。惟遇令節。萬壽。內廷始傳旨演劇。賜王公大臣共入座。自孝欽柄政。乃大變其例。一月之中。傳演多至數次。雖極寒暑。靡間。孝欽觀劇處。名閱是樓。在養心殿右。距孝欽寢室約數十武。正廳爲楹三。孝欽自書額中設寶座。楹間。楹之門橫小匾。長五六尺。字細不可卒讀。僅辨下款爲陸潤庠所書。廳前左右。有廊不甚廣。凡福晉。命婦。蒙特召者。得坐。於是間。廳廊之壁。被以金色綵錦。萬壽賦字如胡桃大。皆南畫房翰林手筆。劇臺方式。大小與外

間。而華麗過之。劇目孝欽自定。命閱人傳知內務府人員。然後以黃紙大書口傳懿旨演某某劇。點之劇場後。每一齣上。必先有內務府司員二人。自幕後出。朝冠補服分立臺左右。謂之帶戲。齣止。隨下所演多文劇。如捉放曹。走軍山。紅樓夢之類。演畢。內務府照例犒賞。其尤負盛名諸優。則由孝欽另賜以內帑。多寡不定。各優皆至臺前謝恩訖。始由內務府人領出散歸。友人某與內府人稔。常隨之至閣是樓瞻望。爲余言之如此。

京外各署用費。雖多不實。不盡之處。然究未有浮銷之數。乃超過實用數四五倍者。有之。則惟京師之內務府。內務府一年所領用款。除內帑不計。多或千數百萬。少亦八九百萬。皆向度支部支取。計臣有應付之責。而無稽核之權。總管有稽核之權。而以因緣爲奸。志在分肥。更不敢稍事挑剔。以故如此。鉅數。按之實用。不過一二成。餘皆入之堂司。私囊中。容有熟悉彼中情形者。謂大內寢殿前。皆張彩棚。年一易。綢料取之內庫。不計值。僅結繁費。每間。數至八千金。其他可想。又謂中七司十一庫司員。得司其一。富可立致。惟對於各總管大臣。年須奉以巨金。自五千金至萬金爲度。美其名曰備賞。沿爲例。又謂有漢軍旗人王姓。出身裱糊匠。夤緣繼祿之門。得內府差。年領用款七八十萬。今成鉅富。豪侈擬於王侯。又謂某相國。由總管大臣入贊樞密。堂司揣摩意旨。以存於銀號之款。私易某相戶。數近十萬金。知之者蓋鮮。嗟乎。政府一言新政。則號於衆曰無款無款。而內府歲糜巨款。如擲虛牝。乃不一爲措意。投鼠忌器耶。同流合汙耶。小民脂膏。在理應供若輩之揮霍耶。吾知明年皇室經費之釐定。亦不過掩人耳目而已。嗚呼。

民權素集第六

蒲洲某故相。嘗戊戌政變後。猶擅內外大權。炙手可熱。無子。撫從子某爲嗣。某多聲色。好日揮千金。不少惜。相國知之。無如何。及相國薨。孝欽念其勤。賜嗣子四品京堂。某益揮霍無忌憚。所蓄馬爲京師。最出前後。簇擁十數。馬望之色一律。異日更出。則全易其色。如是數易。而馬色不復。其浪費無度類若此。用不給。索之父妾。數萬金到手。立質。某年匱將殘。復索款。父妾莫之應。某偵知妾室一巨箱。內藏貴重物。袖小錐。斷其鑰。遙手一銀行存券倉。皇欲逼。妾急持某袂。不令去。相持半時。許某不勝忿。見身旁火爐光正熊熊。上竊聲呵曰。若客不吾與。吾亦不許。若獨享。卽擲旁烈焰中。悻悻走出。券實故。相私賂。妾俾作養老計者。爲數正百萬。銀存道勝銀行。時秘之。不令某知。一旦成灰燼。妾悲泣不食者數日。夫慄入情。出古有明訓。相國金自何來。皆間接而取之。吾民者耳。身後有此宵子。亦固其所應受。獨惜如此巨數。不能仍散之於吾民。乃於俄頃時。自滅其跡。暗贈諸外人之手。此亦吾國金錢外溢之一端也。吁可慨已。

滿人某。爲榮諱近族。以榮援得總管內務府大臣。繼工於諂。父事李蓮英。李深善之。故內府大權。握於一手。積資至數百萬。顧不識字。談吐鄙陋。伶之。令人作三日嘔。性好馬。聞有名駒。必經而致之。廄下雖千金。不惜。養鵝千餘頭。種色皆備。飼粟日五斗。有一頭貴至百金者。家畜美妾五。享用擬於王侯。光緒乙巳夏。有謠言。六月十九日。天將下墮者。詣問於鑑。深信不疑。憂之至忘寢食。甫入六月。卽分送傳單云。屆時速念高王經。庶免斯厄。否則人類必絕。見者莫不嗟之以鼻。將屆期三日。繼令於家中。自妻妾下逮戚屬。皆茹素。更延僧道各數十人。畫衣帶。

民權集第六

嗚呼。爲衆生。憲免灾難。已亦叩首無寧。及過期。一無朕兆。終不悟。猶若晝然語之人。謂微彼善解者。天意或未可知。其愚昧若此。古之杞人詎得專美於前哉。夫滿人對於君主。自稱曰奴才。若幾者冥頑不靈。其謬見殆更下於奴才。致級近臣。如是胡逞。可知矣。

甲辰乙巳間。京妓有名三鳳者。本富家女。父故。家中落。遂輒轉爲妓。煙行媚視。綽約可人。又工於譚吐。客與之識。者靡不爲之傾倒。以是芳名大噪。門前車馬。停駐常滿。顧性慈風。騷於客。無所抉擇。苟以金錢至者。皆可如意。而去。京師坊間舊例。凡遇令節。必張盛筵。侑餉與有密切關係之客。名之曰會報子。莫節風循例舉行。面首至者五十餘人。其淫蕩可想而知。有司警務之某邸。尤與鳳狎。愛之綦切。因慮招物議。不便時臨鳳所。乃以侑酒爲名。常呼之至萬義飯莊。藉圓幽會。萬義設於東華門外二條胡同。爲某國銀行買辦李姓所開。本備有特別室。專爲男女待合之所者也。後某邸欲納爲外妾。商於鳳之假母。鳳知其愛好不專。恐久且見捐與假母。謀多方要挾。使不得成議。未幾。卒歸於滿員濟某。脫籍之費。計七萬金云。濟官內務府郎中。屢當要差。積資近百萬。喜漁色。本有外妾。四。今並鳳而五矣。鳳嫁後。始知其詳。極為懊喪。謂當時不如嫁某邸。猶不失爲親王妾也。其終能從濟而相安於無事。與否尚不可知焉。夫某貞子之娶楊翠臺。費三萬金。已足。令聞者。昨舌方之於鳳。不遠遠甚。亦可見。墨吏之揮金如土。而供其歡樂之用者。何莫非吾民脂膏。民非盡黑。胡爲乎。相率隱忍。竟坐視。在上者。日事陵削而絕。不一思抵制也。

(未完)

讀史管見

鐵人

自契至湯八遷矣。盤庚一身且五遷。公劉太王文武成王五世共五遷。夫遷都重事也。聖人大智也。以大智謀重事。然且屢變不定何也。嚴子曰。麥秀黍離。商周畢竟不免。而世人卜宅。動爲身後久遠之計。何其愚也。

司馬溫公謂齊桓行若狗彘。管仲不羞而事之。又謂苟或含操無可事之君。夫齊桓尊周。孔子亦服其正。何以遂若狗彘耶。若溫公之進魏退蜀。書諸葛亮入寇。是不知尊周大義。又齊桓之不如矣。苟或小有才耳。含操無獻。帝可事乎。卽不然。又無帝室之胄。如昭烈可事乎。考亭言。君實九分人。觀此等議論。又減却幾分矣。

晉公子重耳適齊。桓公以女妻之。所謂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其漢鋒。自不爽也。乃齊姜復戒公子之懷安敗名。發知謀之蠶妾。而辭遣公子。雄謀大計。絕去兒女柔情。眞女中英雄。不愧霸主之女霸主之妻也。奈何復國後卒未聞遣使逆妻。甚哉公子之弃情而不德。

晉公子以雄才出。遊遍七國。其質齊桓知之。秦穆公知之。降而衛甯莊子知之。宋公孫固知之。鄭叔詹知之。而請殺之。楚子玉知之。而請殺之。雖用意殊。很然而談。國之忠有伍。貲范增。風亦不可謂不知公子也。又降而婦人女子。若齊姜知之。僖負羈之妻知之。獨奈何衛文公不識公子之雄才。以賂他日。子孫之憂。幾致亡國。得非衰至便驕。來神昧耶。

人生七尺之軀。天削之也。奈何長短之絕異。夏之防風氏長二丈。周之綠斯並其子雋。如榮如蕡。如簡如皆。長二

民權索第六集

文衡之公孫昌長一丈三尺。秦之阮翁仲長二丈三尺。漢之巨無霸長一丈餘。苻秦之夏默謹磨那申秀並長一丈八尺。宋之唐鄧氏長二丈二尺。明之海袁長一丈二尺。此歷代長短之異也。至若先武時潁川張仲師長僅一尺二寸。明宣室之宮人身不滿三尺。余所見浙之張榮和身僅二尺。此又短人之異也。長短迥異亦天制之耶。

世上聰明人多做糊塗事。臧文仲智士也。祭爰居王獲戒宣帝好神仙而爲帝求碧雞皆千古笑談。臧文仲爲魯相而妾織蒲。孔子曰不仁必有爲而言之也不然又何以賞敬妾之勤於織乎。公儀休相魯見其妻織帛好而逐其家婦。正有鑑於不仁之言。然亦矯矣。明時尚有翰林借米內閣絕糧之事。史皆書之以爲美談。今之叨得一第而其家妻婦便忘昔日舊績。閒坐高閣身厭紈絰者豈少哉。寇萊公作相令衆妾能歌吳騷者日賜錦一疋。其妻挑葉獻詩曰風動衣單手屢呵寒窗札弄奔梭臘天日短不盈尺。何如吳姬一曲歌蓋謂秦公之侈也。高識哉。

子思之母嫁於衛。明道之婦嫁於王仲淹。之母適於朱了翁之母來於高皆再嫁也。夫伯魚明道豈不能化其婦乎。史傳之說未可知。若仲淹了翁俱爲大儒。其母之尊太和者或不爲不厚然而不能爲完節人甚矣。節母之難也。吳之亡。亡於子胥之爭立夫差。不立太子終葬也。大抵閩閭傷將指而死。夫羞穢之欲報越與子胥相合耳。子胥一生報仇。一事裏做到澈底。而又件件卽與仇會。伯嚭之父爲楚誅與伯嚭同仇忍而共爲臣與夫差同仇忍而也。

民權集第六

立爲君。誰知殺身亡吳。即是此兩人。緣情定罪。子皆能逃。沼吳之責。平殺身其小者耳。

樂書弑晉厲公。猶讒顏立悼公之朝而無患死。且謹爲武以弑君爲武乎。晉臣對秦伯且言樂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悼公英主也。得母奸臣。得民君不能討歟。人之稱知己者。不必定在有德於我者也。卽有怨於我者亦可稱知己。魯施伯謂莊公曰。管子天下之才也。殺而以其尸授齊。晉公子過鄭。鄭文公不禮。叔詹曰。若不禮焉。則請殺之。二人皆可謂管文知己。不必專在鮑叔與楚成也。

吳季札之讓國。有乃祖泰伯之風。春秋於其來。故畫名以許之。而胡氏以爲貶辭。謂以讓致禍也。夫讓國反以致亂。豈國可致治乎。聘魯三十年後。始有公子光之亂。於札何異。故崔鍾有言。五經失學。莫甚於春秋。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秋殺也。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氣象也。程子之評。可謂確當矣。然亦有所本。漢武問東方朔曰。孔子顏子道德何勝。朔曰。孔子如春風至萬物生。顏子如桂馨一山朔之學識。如此而當時僅以滑稽目之。何哉。

項氏曰。幽王時爲亂者。皆宣王時故家也。今考之。詩。率犬戎。以攻幽王。者。檮高之申伯也。辜負檮高。一詩也。爲趣馬。以亂朝政者。韓奕之師父也。辜負韓奕。一詩也。爲卿士。而貪殘擅政。爲太師。而迷民誤國者。當武之皇甫尹氏也。辜負常武。一詩也。四人雖未必皆其身。然幽王爲宣王之子。年數甚近。四人亦未必皆死。以是知人材在上所。

便。唐之季。動在太宗時。則爲純臣。在高宗時。則爲賊臣。宋之趙普。在太祖時。則爲名臣。在太宗時。則爲佞臣。無怪乎。漢有拒琴之奏。士晚以逆敗。晉有陳情之孝子。終以汙聞。劉宋有却金拒玉之清流。後以賣國貪謗也。柳子感。人情之變而傳。河間婦人。有以哉。

周人尚諱君父之名。不敢犯也。然穆王名滿。定王有臣王孫滿。襄王名鄭。當時有衛侯鄭。匡王名班。當時魯有公子蕡。曹伯班。簡王名夷。而晉有公子夷吾。此皆書於策者。何以遂不諱也。請質之素王素臣。

王荊公評孟嘗君云。以千里之齊。得一士可以王天下。而雞鳴狗盜之士。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夫宋以全盛天下。而荊公爲相。乃竄逐英賢。僅取一呂惠卿。惠卿果天下士乎。宋之天下。卒以此敗壞。雞鳴狗盜兩先生。如可作也。甯不從而笑之乎。

王子敖雖嬖臣。觀其言語動作。頗爲知敬。孟子者。而孟子獨不與之遊。亦何歛紀之若是。大抵持身以正。不肯一毫。委靡以傷我。恭儉方之氣。若蘭相如之投身繆賓。馬周寄客。常何陳實。獨弔張讓。雖可以顯功名。可以全善。類儒者。猶無取焉。嗚呼。寧方毋圓。如宋璟之拒楊思勗。可謂獨得孟氏之風節。傳曰。晉以虞公歸。及其大夫并伯。并伯者百里奚也。夫奚不說虞公。已不如。富之奇矣。乃之奇諫不行。以其堅適。西山奚不諫。而適晉。且作晉媵臣。可乎。孟子謂去虞入秦。豈左氏不足信耶。大約孟子之譽奚。亦如左氏之譽孟明也。楊子曰。孟明不智。不勇。違父誤君。百里奚而生此不肖之子。秦穆不幸。而著此不令之臣。有何德可念哉。乃

民 論 第 六 集

曰。聿修厥德。孟明念之也甚矣。左氏孟氏皆非確論。

孟子嘗推服子路。喜其樂聞過。且鄙管仲也。東方朔服子路。服其言也。然兩公皆不甚似子路。後世與子路合者。惟周秦侯一人。觀其感父老之言。登山擒虎。入水斬蛟。爲民除害。而後人吳尋二陸。聞過則喜也。後爲將臨危時。賦詩曰。去去世事已。策馬覩西戎。藜藿甘粢粟。期之克令終。左右勸退。按劍曰。此吾死節授命之日。遂力戰而死。臨危賦詩意氣閒雅。非素有養者能之乎。此又似結縷而終也。

周人叢袞宏。趙鞅討其與范氏也。范氏與劉氏爲婚姻。叢袞宏事劉文公故也。因范氏而虐及劉氏。因劉氏而波及袁宏。以列國尾大之強臣。挾殺天子無辜之賢臣。此兔爰雉罿之詩。所以哀也。東都去蜀數千里。而蜀志云叢袞宏死於蜀。其血化爲碧。何也。或曰。魯成公會楚公子嬰齊於蜀。蜀者魯地也。誤爲西川云。

伍員荆軻豪傑之士也。一死不足爲之難。伍員處鎔之劍。僅足以答閨廬之恩。猶欠父兄。尚江上丈人瀨水之豪。功成而以身殉者。惟侯羸爲當其刎頸以送公子。非激之也。亦非畏禍也。憤晉鄙之寃也。杵臼自爲趙氏而死。彼程嬰者。何以死哉。荆軻之後有郭解者。其死也。爲殺侍使儒生而死。猶少。翁楊季主父子各一死。解之後有古洪者。其自刎也。自言爲王仙客而死。猶欠塞鴻茅山使者與昇變人各一死。古來豪傑功不成而以身殉者。惟鄧虎爲當其觸槐而死也。非抗君也。非附盾也。所以全恭敬之臣。而自甘違命之戮也。彼張良望門投止耳。

爲孔。憂。者。何。以。死。哉。然。則。與。憂。可。以。死。可。以。無。死。孟。子。曰。死。傷。勇。也。
孔子。不。言。好。色。言。如。好。色。曾。子。不。言。無。意。言。誠。意。孟。子。不。言。絕。欲。言。寡。欲。可。見。聖。賢。非。鑿。石。心。腸。只。從。人。情。上。增。
減。便。是。最。深。的。學。問。

夫。差。接。越。復。父。仇。者。也。教。而。不。誅。越。之。君。臣。理。應。感。德。者。也。乃。范。蠡。很。人。使。君。嘗。羹。勾。踐。尤。很。人。忍。而。從。之。及。吳。
敗。求。成。勾。踐。尙。不。忍。殺。其。使。者。而。蠡。必。欲。沿。泰。伯。千。年。之。社。亦。何。毒。哉。勾。踐。窺。見。其。很。去。若。不。早。一。定。先。種。而。誅。
其。一。生。忙。忙。碌。碌。蓋。自。取。之。故。陶。朱。者。逃。誅。也。

風塵餘情

岑 樓

予少居鄉里。閱宋。晉。學。秦。感。於。人。慾。戒。性。之。說。東。修。自。好。未。嘗。一。近。女。色。及。長。橐。筆。走。江。湖。得。從。賢。人。君子。
遊。心。胸。豁。然。開。朗。每。嘗。春。風。秋。月。舍。勞。飲。眠。或。相。與。訪。遊。女。於。漢。曲。評。金。粉。於。白。門。問。膝。脂。於。燕。趙。徵。妓。娃。
於。晉。秦。則。不。乏。息。媯。西。子。王。嬌。南。威。使。予。歌。窈。窕。思。賢。才。嘆。天。地。靈。秀。之。氣。獨。鍾。於。女。子。傾。倒。魂。夢。幾。難。自。
持。噫。嘻。所。謂。尤。物。能。移。人。者。非。歟。然。彼。姝。者。子。大。抵。貌。美。命。惡。才。豈。遇。懼。早。歲。背。怙。恃。中。道。捐。良。人。者。有。之。
遇。人。不。淑。憂。以。損。年。者。有。之。被。人。所。絰。因。以。墮。泥。者。有。之。又。不。禁。使。予。惜。落。蕊。哀。殘。紅。恨。人。世。不。平。之。事。亦。
異。於。女。子。心。懷。切。但。不。能。自。已。噫。嘻。又。所。謂。紅。顏。多。薄。命。者。非。歟。迷。香。最。是。英。雄。好。妙。藥。難。醫。兒。女。痴。予。也。
書。劍。題。零。塗。倒。無。似。瓊。蓬。壽。命。紅。顏。之。女。覺。有。憐。點。咒。風。之。痴。濡。毫。記。此。蓋。亦。不。得。已。乎。

乙卯陽曆三

民權素集第六

月誌於漢裏旅次

辛亥秋予蒙天津某報社之聘主持筆政。社址前後妓院櫛居。每晚無事。同二三友人品茗其間。蓋藉此以消遣。非有意於夢花折柳也。有妓名林寶琴者。傳聞本良家子。因家業凋零。被人逼而爲娼。非心所願。予初聞之。未以爲實。何者。賣笑既非本願。則可擇人而事。烏用墮落於平康況夫。一般妓女。非生而爲妓女。孰非良家子。孰願爲皮肉生涯。不過有所迫而就耳。然難語於林寶琴。一日予訪之。甫及門。有人吟曰。吾生也有涯而苦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矣。聲音細慘。有若秋猿。予乃審問。係彼美所吟。問何以吟此。唏噓不答。問其家世。更見眼淚欲脫眶而出。少頃方曰。君是尋花客。假是落花身。相逢問履歷。可惜已沾茵。君如有意罵東風。儂必披肝訴苦衷。君若無信。指落紅。假尊負義。不鳴窮。君不見長安紱衛多如鵝。亂躡落花未嘆息。予見其姿容嫋嫋。嫋媚天然。挺之石頭記。中人的似小醉。又益以道韻清才。隨口而出。咳唾聲。歎涉愁帶恨。知是深於憂患也。者。遂謂云薄命時乖易地。皆苦心酸淚。蓋兩人是悲儂。此時雖無餘力替卿滌垢。願可。買勇替卿分憂。卿其言之。願安承教。彼美乃道其原籍浙江。父宦津門。因老而沒。門戶蕭條。母亦鬱逝。無弟無兄。屏伯僻處。不得已。投依於中表家。不料中表某利令智昏。給儂爲娼。當時也急欲一死了。却無如驅局已成。妖魔環繞。含辱忍恥。於茲數月。驚意風塵之中。必有悟。玉君子拯儂於泥塗者。豈料。皆紈襠王孫。難與共心。憐之命。何其薄耶。彼美道至咷泣不成聲。予亦惟喚桓生之奈何。未幾。彼美復曰。竹梅有節。松柏有操。陌上阿堵。尙難惑。衆中少婦。而謂金閨玉葉。自薦枕席於北里。登徒吳

民權素集

天不弔。竟爾陷於地獄。雖亦造孽無異。恐人言下玉爲石。心忡忡。不寧夜耿耿。難寐。何日克覩白日。而享人世之幸福耶。自衒自媒爲女子。醜行。假所云君其不以爲孟浪乎。君又有意援以手。予聞此。茫然不知所對。蓋予本阮籍之姦。烏能金屋貯嬌。惟祈蒼蒼。察知予心事耳。雖然。予縱多牛。善穀而世如彼美者。衆矣。安能嘗廣廈千萬。一一庇之。姑不如前言。愛彼美之愛而已。予自明彼美。屢日相往還。勤以安命而棄天。彼美亦持身甚嚴。無論何人。稍露狂態。拒而不納。苟與之談論詩詞。則備極款待。故入其門者。多文人學士。予一日酒後高興。秉燈下握其皓腕。心怦怦動。戲謂曰。你有心事似無心。好我多情。早被無情惱。彼美責予不應以邪言。撫之。予由是不敢輕舉妄動。彼美又恐予踢躋難安。每乘予至。問詩詞宗何者爲佳。娓娓不倦。予於詩詞。本屬門外漢。對於彼美。強作解人。幸未胡言亂道。賅彼美羞也。予又問伊何以解吟咏。據云係乃父所教。及索其著作。甚新不與。固索之。乃得一闋。用意造句。悽側动人。彼美又寡笑容。著布衣。不施脂粉。房中除陳列有用書籍及新鮮花草外。別無時尚器皿。予稱爲邢岫烟。彼云無薛柯。予又曰。邢岫烟卿旣不當卿之風韻。則似小薛。彼云無梅翰林之子相配。予又曰。小薛風韻高出大觀園諸姊妹。而梅翰林之子若何毫未敍。及是其人不足論也。卿何寡不足論之人乎。彼美語塞。相笑而罷。予見其有笑容。不覺忘情。又戲謂曰。卿今日爲羹后驪山之笑也。彼云羹后爲亡國之女幽王爲亡國之君。僥幸非夢。后君非幽王。用此相譬。無乃不倫乎。予又語塞。拱手告罪。彼美年屆十八。長日懷怨。惜乎所謀不諳。委足傷人。未淺而玉山傾頽。計其墮落平康。將近一年。自始至終。未及於亂。尙憶其長夜不寐偶占。及感懷

詩二首悲壯可誦。而潔白之心可明無疑矣。其一云女非薄命不紅顏。我匪紅顏亦命艱。墮溷沾茵春不管。酸心淚落誰相憐。可憐易草經霜練。何異浮生託世間。瘦影鏡臨無限恨。那能跳出九疑山。其二云趙璧原無憇。隨珠苦暗。投巧言差。紅粉賣笑。聊潤世。誰知美清心。罕與俗。是非姑弗論。天地總愁慘。當彼患病時。予尙居津已。痛為情長。感以永戚思。猶然而愈深。曾作祭文一篇弔之。文曰。竊思女士。降臨人間。顏如蘿華。腰若束素。英乎秋菊。芳分春闌。應荷夏雲之復光。而得君子以惠渥。何遺命奇薄。孤苦零丁。乃遇戚匪良。沾茵墮溷。豈高標見嫉。抑貞淑遭危。金屋時嬌我。槐阮籍北里。有玉軒是小青。自蓄辛酸。誰憐天折香魂。長逝歸塵。最是傷心。莫逢起死之榮。更罕消息。那有返生之香。檢讀遺詩。血淚流瀉。回憶餘容。悲心怛怛。嗚呼哀哉。天耶人也。特陳無詞。歌以招曰。紅顏薄命人盡同。傷女士夭壽。吾尤斷腸身未並。蒂意實憐香。此時涕祭。長日彷徨。魂兮魄兮來格來饗。天乎地乎。何蒼何茫。

壬子春予因事旅行申江。梅雨連綿。瓦坐愁悶。有同鄉某女士肄業師範學校。約予晤談。予以學校不便。男女有嫌。辭之。翌日女士來。予所拜訪。並介紹予與江蘇徐幽蘭女士。晉接徐女士年甫十七。嫋於文墨。發言則議論風生。爲貌則娟好似玉。擬之石頭記中人的如枕霞館友。予問其家世。答云父母早故。現依姑母。姑亦嬌貞無閨規。已若親出。又云現與予同鄉某女士同學。予聆所云。殊形不樂。天生美女。原本不多。世上紅顏。何爾薄命。豈是樹

高風必折。安能月好雲無濛。咄咄怪事。嘗不止殷浩書之。孰知天阨此女。正未有艾乎。女之姑名菊英。家居滻城。徐娘年華。風韻亦佳。姑之鄰有李生者。素號浮梁。窺其姑寡居閑寂。頓起慾心。睨目哆口。弄法挑戲。姑乃惑焉。久而悅之。女士日在學校。未諳此情。時方清明。天朗氣和。學校放春假三日。以便學生旋里掃墓。女士亦束裝返諸姑家。預備休息。乃足甫及門。瞥見一男子。與姑杯盤互酬。謔浪笑傲。女士方知姑所為。忿然退回學校。予同鄉某女士因離家遠。仍留學中。視女士乘輿而歸。敗輿以返。知必有故。問之不答。女士自知姑不軌於正。總不至其家。始恐女士露已之醜聲於外。乃與李生謀。假女士伯叔名義。許女士為某商人之簉室。在普通言之。某商人固可獲一配。偶然難堪於女士。蓋女士有若海棠。又香且豔。蘇小廬合秦少游。不能嫁。商人婦理所當然。無用疑惑。乃女士前忿未釋。今又聞此挑願之事。怨魄不舒。愁腸欲斷。但其平日極重孝心。聞此事成伯叔作主。亦不好力為違抗。不得不已。忍淚就焉。於是無意學問。日以眼淚洗面。予同鄉某女士訪知究竟。亦為不平。來予所告之。予曰。此所謂紅顏薄命也。錯已錯矣。又有何改。姑不如勸之。安命由天。孰知天阨此女。尤未有極乎。未逾二月。某商人定期合巹。女士此時全知係母所弄。無法抵禦。惟叫苦。某商人年約二旬。外似風流。內實愚陋。女人苦處。毫不明瞭。女士一至其家。甚屬虐待。某之母更屬嚴兇異常。女士服衣稍美。則謂冶容誨溼。服衣稍素。則謂意存呪咀。始也。讀罵。繼也。鞭楚。某又偏信母言。爹底助薪。女士以花月之身。怎當野蠻之辱。將謂尋死。則姑間誰善。誰惡。外人莫知。忍直而見謗。乃削髮為尼。不料梵宇幻為桑間。巷中女尼佛面狐心。因女士所住之庵。名曰三寶。

民權素集第六

菴。菴中早有女尼名智斷者。合十其中。塵心未淨。時與走馬少年相往還。女士初至。未明所爲。甫逾旬日。遂知劣迹。恐外人責已。蓋猶同化。敗己令名。乃於月夕。投織自盡。臨死時。致予同鄉某女士信一篇。詩二首。悲涼委婉。石人讀之。當一揮酸辛。淚予知女士之信與詩者。由同鄉某女士轉致也。其信云。妹不幸遭家不造。骨肉零落。誓歸稚齒。投依戚門。長日飲泣。終歲寡娛。自與吾姊共硯以來。朝夕談文論字。耳鬢廝磨。妹心始慰。妹恨始舒。竊意星乘之後。堪以結稿。名族枝生。運理人生。幸福克享。二三不意。媒妁期罔。出於至親。毀妹自由。工彼妻計。致令匹合。非偶。終身失望。命也不尤。夫復何言。近日負心愚夫。惑信母言。侮罵千端。鞭撻楚亂。用妹本柔弱之身。能蒙此奇恥。再三思維。削髮爲尼。或可完今世。浩劫豈料。梵宇有若漢上。住持直同娼妓。圖謀淨室。反得穢所。不早自爲。計何以對。先人死之一途。則爲上策。矧又生趣畢。盡如妹也。若嗚呼同隱。未得其人。俱仙徒爲虛語。從此魂歸夜臺。影隨弱水。心其何憾。恨其何舒。吾姊與妹素同手足。特陳梗概。用當面別。再見之期。當在五更新夢間耳。其詩曰。鳩鳥爲媒。太寡情。強將荆棘繁鶯。鶯人間亦有悲。如我天道。何曾庇落英。男子從多不解。玉女兒。匪應生傾城。幾逢小小歡顏色。却見真真涕淚盈。惆少小。過愁多。骨肉凋零。奈何節。梅無托。依人字脩竹。有操感伐柯。豈是前生未積善。奚來今世。所煩。苦閨房。禱室成獄地。畢竟此身免折磨。予讀此詩與信。不禁嘆天待紅顏。未免遇酷尙憶。女士下嫁時。猶與予晤面一次。並贈予照片一枚。謂留爲紀念。今聞其死。墳望江南一闋弔之。蓋亦全破。崔所云。同情於離婚之女。不僅嘆其薄命而已也。詞曰。花原怯。豈余狂風吹。黃土埋香。最是恨紅顏薄命。尤堪悲。

謹花人有誰卿此逝孰使而然之淵迷聚窟魂難返晦失靈棲處難知弔卿我已痛

(未完)

呵凍小記 (續第五集)

南村

鄉居多日。靜極思動。遂據當作城中行商之吾友。友亦深贊可。乃隔宿諭僕工收拾營業。因此鄉所種者湖田水涉為多。故居人稍足食者俱自有船艇。招招之舟子則傭力兼焉。無事之季。牽之沙灘。防盗賊之乘間也。故屆需舟之期必先檢點之。

翌朝予等起天已九時。形雲微日。北風甚烈。頗慳食畢。備者告戒備業。乃相將登舟。維舟處距家僅十餘步。舟小而長。可容五六人。上支簾為蓬。以蔽風雨。駕者一人。操雨槳。所謂雙飛燕者是也。舟發后漸入湖心。風動浪高。銀濤十里。喧逐有聲。灑沫入船。衣袂為濡。而舟亦傾仄。無寧頭為眩。乃枕篙臥。披以長裘。遂覺溫暖。稍安。自蓬隙遠窺山村中。了無烟火。童樹黃蘆。低徊若舞。雞犬不聞。境如太古。吾友復時時指點港浦。叙其陳蹟。曰某港某年時尙為沃壤。歲收稻麥若干。今則水深四五尺。野航可通。至某浦前為某村居戶若干。吾兒時之所晨夕游。今沉而為湖。嗟夫。予生才二十許耳。而所閱之變遷已若此。則深谷為陵。想不過彈指之事。江山無恙。夕陽留紅。成敗是非。已無存物。杜征西之豈碑。偉碣豈不徒令智者齒冷。邪。余點首者再。

舟渡湖入小港。港寬可容巨舶。水亦深。而歧道四出。非老於此中者。幾不辨其所之。夾岸皆隄。間有水柳數株。金縷垂垂。已無復媚眼留青之韻。舟出其下。拂蓬有聲。長條短條。紛紛脆折而墮水。樹猶如此。人何以堪。司馬傷心。

民權素集第六

蓋其得已時舟行港中。受風較小。備者得蘇其氣。乃翕唇而語聲龍吟。鳴與槳協響。其狀似甚。樂時而鄰舟摩舷過。復且歌且與之語。而鄉中舊識之在舟者。亦皆立而相呼。狀至洽洽。予時亦昂首聽彼等晤談。觀其笑樂。亦不覺笑樂。蓋萬物移情。質能奪人。自主今使處花明柳媚日麗風溫之時。而忽然作高秋蕭殺之思。雖竭意爲之。而必不可似。故小兒初餞。笑譬如開情感。使然如山崩鐘磬不能遏也。余旣心怡。故不覺時永而疎柳雉垣已隱隱入望。不歎許。舟已抵城闉矣。

湖港之水。徑過城壕。堤隣縱橫古木。扶疏偃蹇。臨波如名。土暮年頽放。自適適然。見高酌。予舟詣巨秦下泊焉。乃借友登陸。穿小市。市狹而闔。器皿不堪。令人不能駐趾。疾趨入城。城爲武陵之北門。城中稍潔。煙色蒼茫。燈火浦市已薄暮矣。余等逕詣稅屋。命侍者爇火作餐。挑燈呼酒。極歡而息。城市喧嘈湫隘。無多佳境。舉足街行。唯見夫百貨陸離。四民搶攘而已。然其間亦有引吾遠思者。則臺錢門神五彩燭然。迎風矯目。令予一見而驚心。歲暮懷想。故鄉飄颻乎。有乘風歸去之意也。

沅西流域之居民。以武陵爲懋遷之外戶。日需百貨。皆取於茲。而年終爲尤甚也。每歲季冬初旬。則商船即廣集河岸。販香煙紙綢緞糖杯盞酒燭之類。竭半月力。冒風雪。犯星日。運之歸。趁度假之盛節也。俗名之曰打年貨。年貨中其最通行品。厥爲喜錢門神。魚糖糕等。鰯魚者。又名紅魚。山居漫錄中已略誌之。蓋剖魚而漬以淮鹽。紅麆。封之桶中。逾旬則魚皆作桃花色。馨味絕美。飯山酒池中。皆最有用材。而通行之域。則武陵而上始然。他鄉蓋

渺。即有之而味亦不鮮佳。湘西居人視此爲絕不可少之物。雖沽價昂廉惜也。武陵一帶則尙食鱸魚味亦可。然予意不逮紅魚者蓋遠矣。秦筝不能悅趙王。越鳥不能樂燕樹。豈習尚之養成者邪。

民權素集第六

武陵風俗貪濶。士民狡驟。言語叫囂。尤不堪聆。教加之荒亂而后鴉菜益途。不肖之軍人更行行然驕縱於市上。使人厭惡。每思遁去。輒牢騷未能匝三日。乃商之吾友。友亦不欲留此。遂約乘晚船歸。夕陽西下。城郭橫烟相將。循來道至城下。屋小庭狹。衝烟而行。餘霞在天。舞鱗散紫。長空蔚藍。錯映若麗錦。竹外梅花妙絕無匹。新月半輪。挾明星東上。如鏡。蒼半碧珠。焰光清輝。照人影淡。疑烟而敗柳。枯林時時聞倦鳥爭棲。呼鳴如簧。舟徐行微風。颯然令人惺忪。烟靄籠波。對面不能見。聽漿聲。嗤嗤知有鄰舟。至呼而與語。聲作寒暄。究未晤其人也。旣而舟進湖心。月光乍明。積烟漸斂。湖色上蒸。空明無際。游魚挑撥時觸舟。有聲遠。望村舍。疎燈照浪。如游龍與月影。星光灑化作金銀。一片。渡湖后入小港。巨柳扶疎。舟中漚暗。未幾抵家矣。時已亥。鼓夜寒。漸烈。傍堤而行。傾仄不成步。至門。則家中俱就寢。剝啄叩扉。大聲乃大起。嗥鳴如豹。備者披關納予等入。家人亦起。炊黍炙蔬。進膳甫畢。而月已酉。下光。粲然如火。照林木。作殷赤。苟早起者。幾疑爲日之甫上也。

余性耽靜。頗亦不能甘滅寂。不過所討生活。較之世人之塵器噴熱者爲沉淥耳。然此種境遇。乃大不易得。自鄉居以來。吾友或以事他適。或存問其戚友。間日不歸。予意乃抑抑不自聊。枯寂無與。語晴日射檐微風不驚。傾耳四聽。呼歎不聞。惟鶯啞啞唱午而已。此時情景。如天地。且。隨沉於風輪。以外世界悉化而蟲沙者。余心惘然。乃

民權素第六集

不能自抑其思。亦不能自遣此閑。幸插架琳琅。尙不乏此籍。差足排解。蓋余之所討生活。求世質難。而書卷中乃往往相遇。彼古人既竭其生平智慧。經歷而著書。則讀其書者。不啻取古人之腦而納之己顱。且更能悉彼一生之情性。慣習。樂閒。目而得其面。是又不啻獲一良友。而其書乃如與予所作之聯床話。既益我。曾更破我寂。而又無處澗之苦因也。故予之讀書不必其皆世之所謂有用者。亦不冀其力推手挽致我於青雲。能適吾意而已矣。友家藏書本不富。而又蕩於水。故甚寥寥。今供余之斂吸者。小說數部。畫譜數冊而已。說部之書。極為予嗜。有暇輒與周旋。而此類書籍。尤能潛藏人之智慧。余鄉有同年友數人。俱特說部而能文。即今之少年。幼而通書者。亦半獲果於此。此予之默驗不爽者。原因事造詞。運文以情化高深而淺薄。興味悠遠。引人耽翫。此說部書之優美。而少年之才。艸卯之童思。意之萌芽。正如穀之初坼。須溫綏之泉。爲之潤養。導之至散。甲抽莖。彼五經之辭。非不粹八家之文。非古無如。以濃厚之肥汁。沃之。穀芽之上。不惟無益。且憔悴而遲其生長也。故予以爲兒童教育。正不必禁其駆目。稗官擇而授之斯可已。

說部之書。濫鶻於唐。大盛於宋。繁衍至今日。而極然名目雖多。而佳構則絕少。求能胎灸人口者。要不過一紅樓。一水滸。二三國。一聊齋。一西遊而已。金瓶梅雖曾見稱於前哲。以體裁而版少。大不易尋。坊間賈本。尤不足觀。故爾沒沒。此外諸書。率可以上述五種爲綱領。而類括之也。

花月痕一書。筆致麗側。行世亦頗盛。唯秋痕死去。則精采全無。而采秋掛帥諸回。尤有狗尾之嫌。理宜刪易。兒女

英雄傳亦可。使筆極圓轉。開卷數十回。尤不惡所欠者。冗雜之筆過多。而十三妹強婚安龍媒。予友儕多謂其殺風景。至續貂二卷。陳詞膩。意了無餘味。青樓夢規倣石頭記。印板文章。不能動人。續紅樓數種。尤無一可取。而綺樓夢。更屬鴟鳴犬吠也。蘭花夢品花寶鑑蕙芳園諸作。瑕瑜互見。厥名亦絕微。俠義諸書。以大五義爲特秀。所附龍圖公案數則。多淵源有自。嗣後如彭公施公各集。小五義諸卷。雖多剽襲。究不十分作惡。而此類書。予臺其慷慨。生人義勇之心。雖蓋不奇責也。

歷史小說。殊無永味。令人昏昏不耐讀。若說岳。若飛龍。若說唐。若列國。等等色色。不一而足。除三國演義外。觀者蓋寡矣。野叟曝言一書。凡二十卷。以理學爲之髓。而雜集百家之言。在作者初欲成一大觀。而實則後十卷已怪誕無餘興矣。至文索臣及水夫人。未免寫來太過。世上殊不一見。或云其書乃借影於王文成。則不卜的否耳。西游記。詞旨極玄。與書外書。非他之談鬼誌怪者。可比於佛理。尤多闇道。封神。卽淺率矣。然以此書之出。而神事乃大備。蠻遂信之。風作文明之障。未始非作俑之罪也。文意亦多蕪妄處。非學者手筆。後西游雖續前西游而作。然以該詭之筆。遂亦不乏別致。鏡花緣一書。則借海外之奇觀。發中朝之弊俗。諷刺。絕深。詢才人之樸然荒渺。無稽本。強穿味。予三讀皆未竟。卷即舍去。而渤海王先生。乃大稱賞之。謂其筆筆凌空。較紅樓爲佳。蓋紅樓猶龍。雖首尾飛騰。腰乃在田也。先生富理想。精音韻考据之學。粹然積學士。嘗主校中國文科。是卽其課餘語。而愚意則殊不敢附驥也。續寇志作於清中葉。或謂際洪楊事平後。著者有爲而發。然其論中以前水滸爲鵠。力攻其長寇。

民權素第六集

之罪。故特標大名以昭正義。而其實則謬妄可嗤也。耐菴作水滸聖嘆批之於著者一番感時苦心衰鉞白筆已揭發無遺。無智愚可覽而得文何須着屐踏雞子。有此無謂之怒耶。文筆亦不見佳且多不近情之談。予不敢許蒲留仙才華贍麗著述頗夥而聊齋爲尤妙。雖前哲不無議其失體者然究不足爲其病。漁洋十萬錢何嘗無見哉。然此書遺帙尙多近日坊間雖有拾遺之刊恐尙未盡。惟求之殊不易得。予學友有居與先生同里者道其後聞頗盛半爲富翁至讀書則殆絕迹矣。王氏青箱餘業已墟思之悵然豈先生才患過多精華之發洩已盡抑予孫之鑑於先人之窮愁遂逃此書城餓鄉耶至誌載諸事則半有其人予友尙能稱述也。此類之書乃絕夥池北偶談草堂筆記子不語等即力矯聊齋之弊者然詞華既搖落遂無餘味矣。外此則後聊齋諸鐸等尙可。

同民謂紅樓夢齊憲一勸百病世蠹民怨難倖免而金瓶梅諸集則爲過尤深也。夫人以情慾而生卽因情慾而累苟節用無方則喪身敗名禍且立。歲青年少士更足妨害其學問事功頽靡其英風毅魄民俗墮國運隨弱縱觀前代厥例不虛也。而世道日趨浮薄禮法德教已有撻土孟津之勢淫章袞重爲魚蠅以啞蝕之逢過助惡禍將胡底雖卽色悟空佛法所許而兩花不認中土誰能點察近年是種篇章大有一日千里之概在彼作者何嘗不標醒世之名而君子際茲不免民德國風之哀痛也。

歐文東漸學術大昌說部之書亦猶如雲起紛其名號不下千百以予之所見者正如奈端氏所謂捨海濱之螺蛤耳然其岸略要不外政學寫情遊歷偵探理想寓言神怪諸種而餘味諷然啓人不倦者首爲偵探次爲寫情

至游歷之書。又其次矣。其結構大抵簡單。於民俗世道。則往往多痛切之指導。是則爲其優點。而裨益於社會教育之前途。良非菲辭矣。

英人之以小說名者。首爲哈各德。哈氏生平以著書致富。名滿一時。至其所作。則哀情類爲獨多。而先生生平亦以描寫哀情爲擅長。如《綠湖仙影》。如《迦南小傳》。如《洪秀女郎》。紅樓夢。鐵司刺虎記等。皆哀感頑絕。情文交至之作也。

迭更司仲馬歐文。是三子者。亦說部場中之飛將。而筆致則各不相同。迭更司文字。編密而綴婉。如《綠魔》。《軟語》。不厭其繁。又能描寫一般社會之現形。使人感省。是英文中之高手。並哈氏而獨立者。大小仲馬。則佛之名家所作。疏宕隨側。多有可觀。如《玉樓花》。《劫茶》。《花女諸書》是也。歐文之書。予見者唯三。曰《大食故宮餘載》。曰《捐堂錄》。曰《旅行述異而已》。然零綴片綺。大足想其生平。歐文者。固清慧放達。積學多才之士也。謂予不信。試讀其書。冒險及社會之書。頗能生人勇往感化之念。故亦有裨於世教。近來譯著。如《魯賓孫漂流記》。《文明小史》之傳。皆爲佳構。侦探小說。則游獵人之智慧。厥力尤偉。中國舊時無此體製。新出諸編。概譯自泰西。結構縝密。頗足耐人尋味。如《福爾摩斯勸告》。《福華生》等集是也。

詒
美
絜
泉

小楷羊毫

一角

鵝狼毫

一角
一角三分

上品寸楷羊毫

一角八分
二角

極品寸楷羊毫

一角八分
二角六分

落紙如雲煙

一角八分
二角六分

雙料鵝狼毫

一角八分
二角八分

指筆

六分

大綠穎

五分

清泉漱玉

(概售大洋不折不扣)

民 權 出 版 部

寄 售 處

湘 筆

譜數目錄

嘲面

釣蚌珠賦

以自成扇語爲題

國會訃文

不倒翁傳

討薄情郎檄

花界宦途比較論

楊柳梧桐爭辯記

鶯鶯談二十則

舍
旅
笑
雌
黑
醒
懷
逸
霜
斧
虎
威
華
沉
予

集 六 第 案 檢 民

目 錄



譜數

嘲面

舍予

民

權

素

第

集 六

蓋聞星標玉立。妝成才子風流。鵠峙鶯停。識是神優品格。裴叔度亂頭亦美。獨孤信假帽猶佳。總由儀度之可觀。因見丰姿之標異。以予陋質安及古人。漸賦形弗類已焉哉。天寶爲之恨。欺貌不羨曷禁其顏之厚矣。漫道人人有面。豈知色色皆空。畫京兆之眉無毛可拔。傅何郎之粉有坎難平。點綴平羊鬚野目。疑惑脈望以穿來。舒回如馬道蠻。不假金針以暗度。未嘗削肉補瘡。唯面後鑽成百孔。縱欲脫皮換骨。到頭來紛若亂麻。人皆曰其容有蹙。請勿復敢見矣。予亦曰厥疾弗瘳。則將如之何哉。非是蟲生何來蠹穴。難稱月額竟等珠圓。依稀屐齒嘲泥圓。痕點點彷彿蓮房。叶子綻實離離眼腔內。一局圍棋未分明。乎黑白眉山上人。鬱門寶都臚列乎珍珠恨殺天女散花。於是爲盛。覓盡人間藥石。故我依然比以白圭之玷。何能括垢而磨光。等於老樹之皮。亦既七零而八落。頭是這顏氏子。其庶幾乎。面面相窺。予小子得毋類是。因此顧影生憐。且復強顏自慰。令色之譏於我何有。回頭之笑。大抵皆無樣去。五斗俗塵。猶未見本來面目。暫借一時粉飾。終不改可厭衣冠。恰似迷懶於桃洞。狼藉胡麻。豈曾淹牘於東門。贈賄握手。如蟻穿九曲珠中。無孔不入。似蠅集百花屏上。彈指徒勞明鏡。描容覺望形而生畏。燁湯請浴。徒拭面以何爲。額號廣庭。三百六十度。如列宿應渾天之象。臯稱土相三千六百軸。如格聲定分野之區。播嘉穀於石田。難施人力。敷明珠於寶殿。祇可遠觀。恨兒曹榜頭見笑。却教何處藏頭。怨造物鐵面无情。不肯

推恩薄面。然而德不在。色形弗勝。心品類不齊。妍媸何定。苟子有非相之經。太上有無形之謐。務勤修於德業。何較量於皮囊。江漢之謂白面。無識者。趙孟以疵面傳名。長恭假面而臨敵。將軍舉勳。異人王勃覆面而爲文。才士魏征不改。可知人心非一。亦見蹟形各殊。故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詩持此意。問於麻姑。麻姑曰。惟人造形。一成不易。嘗自因乎本相。勿較失乎天然。苟欲悅人之耳目。易若削破其面皮。以今劣子之貌。慈子之心。陋子之質。豈子之名。猶愈於老而厚者。何取乎美且好哉。

鈞蚌珠賦 以目成眉語爲韻

旂沉

春色惱人。春心憇憇。未免有情。何妨縱欲。可憐景美辰良。莫負顏紅鬢綠。理釣絲分出蘭房。拋香餌兮開簾閣。但見穿簾燕子。都是雙須發入網魚兒。畫成比目。爾其迎風夜立。多露宵行。紅窗有約。青鳥傳情。逢張郎於西院。覲宋玉於東牕。顧誰歸誰。而好合試鑽穴。以歡迎卿須憐我。我亦憐卿花前月下海誓山盟。諸百年之鳳侶。通一點之蜃臘。教死作生。爲膀終弔到。且喜夢爲蝴蝶頭已妍成。彼夫爭平等心厭羈縻。自由誤用。罪惡潛滋。忘本來之面目。襲歐化之毛皮。居然革履長裙。婢嬌入畫也。喜調朱傅。粉濃淡宜時。置身交際場中。時投瓜而報李。列座文明會上。常送媚而流姿。聆一曲之求凰。心傾司馬愛千秋。之繡虎枕贈陳思。倘其事可稱心。則和汝唱予綠衣巧合。若更郎逢如意。則換新乘。舊婚豈難離。斯誠敗俗傷風。甘作自由之讐。此豈超羣拔萃。可稱巾幘之點眉。嗚呼。鈞蚌珠兮珠還。浦夢巫雲兮雲成雨。桃花柳絮性太狂。灤上柔間風已古。君不見乎滔滔孽海難。

民權第六集

尋善濟惡。航灘灘狂濶。絕少中流砥柱。節義久成灰燼。女不須真禮儀。原等弁髦男誰稱魯僕也。孤負春光。忽驚秋序。未賦怡公頌。添恨結情已忘乎太上。蘇蠻蠻。殞身莫入於箇中。詣孤心苦嗟爾。白圭有玷不留清淨之輕笑。余嗣木無靈徒作豪傑之語。

國會訃文

不肖湯王等罪孽深重。不自殞滅。殃延

顯考

中華民國國民代表

立法機關

賞錢五色。國旗歷署。前清資政院。臨時參議院。國會。府君痛於民國二年十一月某日。某時無疾而終。距生於民國二年三月十號享年一歲。不肖湯王等隨侍在側。親視閉目。不肖張谷等聞訃。匍匐逃喪。星夜離京。因不足法定人數。未敢成禮。倘蒙

政客大人

官僚世誼有意維持。存沒均感。先於十二月某日在院開談話會。一日擇日。再行舉喪。不勝笑話之至。

訖。夏子代表湯王等泣血稽願。

謹啟

三

談。喪。國。務。院。全。體。拭。淚。鞠。躬。

不倒翁傳

華 醒

不倒翁者。短腹圓頭。口作彌勒笑。年雖老。好嬉戲。坐立不安。往往與兒童狎。有笑之者曰。翁其驕。懲者。耶。何
驕。蓋滿口而猶有童心也。翁應之曰。余老矣。人之情厭老。喜少。吾以老態向人。人將以厭物視我。誰有從我游者。
我聞之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我心猶是赤子之心。豈以老故而改其性。吾甚惡夫行年已邁。卽以假面目示
人。崖岸自高而令人不可攀邇者。吾豈真驕者耶。翁甚健。出而遊戲人間。一任人之推排。而卒有以自振。故人
感以不倒翁呼之。兒童見其然。從而侮之。推令仆。翁忽倔然起。又推之。翁仍倔然旋仆。旋起。卓立如恆。兒童怒之。
曰。此老何倔強如是。翁曰。人惟不能自立。涉世後。受人推排。遂一蹶而不可振。吾雖老。自能立足。豈一蹶而不可
振者。兒童然其說。相與師之。自立之說。遂騰播兒童之口。然無有如翁之健者。翁笑曰。自立者須有根氣。根氣厚。
矣。何患無立足地耶。翁常以是教人。學之者。終莫得其似。徒諱言自立而已。翁乃厭而去。不知所終。

討薄情檄

威 離

薄情郎。夫己氏者。楊花水性。萍梗蓬心。始猶鴛鴦比翼。繼竟勞燕分飛。泊乎中道。反目無情。暗偷韓壽之香。憤入
剝郎之洞。投梭見拒。色膽大可迷天。鑽穴相窮。淫慾幾爲餓鬼。棄故妻於陌路。婦新婦於絳羅。加以蛇豕爲心。梟
穢成性。玷污閨秀。引誘淑媛。以妾爲妻。逼良作賤。法律之所不許。人道之所不容。猶復構訟公庭。請求離異。徵時。

民權素第六集

故劍禁之於長門。夙夜小星藏之於金屋。嗚呼。花木蘭之不作。秦良玉之既亡。綏雄狐等胥襄之不道。飛飛孤燕。傷戴女之大歸。本軍帥長習傳儀。幼嫋女訓。懷塞修之無女嫁。輕薄之狂且。唐羣英之柏舟。良有以也。沈佩貞之不字。豈徒然哉。是用悲憤填膺。幽思鬱結。歎空牀之獨宿。悲破鏡之不圓。爰震雖威。誓除孽障。南連媳婦。(滇粵之南有八百媳妇國)北固關門。(山西有娘子關)刀尺相聞。金釵成隊。宮中敵戰。連環之計。無窮。江上交兵。搖鼓之功。未遠。吼聲起而河東駭。疾雷鳴而暴雨行。(蘇格拉底謂其悍婦曰。疾雷之後必有暴風)回頭則百媚俱生。充脣罵萬夫辟易。以情制敵。何敵不擒。以色媚人。何人不惑。女界或遭譴責。或遇乖離。或加膝變爲墮漏。或嘉偶反爲怨侶。紅顏未老白紵先歌。嗜臂之盟既寒。同心之結誰訂。倘能半推半就。善緩善撫。共張闔內之威。大奪鬢眉之氣。從此情好地久天長。若其柔聲下氣。忍振含尤。坐視終風之暴。必爲秋扇之捐。請看今日之閨中。誰不俯首於袞下。

花界與宦途比較論

黑虎

娼妓至賤也。官吏至貴也。而花事之榮枯。宦途之通塞。名士美人。同聲一哭。聽潯陽之琵琶。江州司馬青衫淚灑矣。浩浩劫輪。茫茫孽海。同處塵櫻。無非幻相。我佛平等。無所謂貴。無所謂賤。況我以為貴。更有可賤者。在我以為貴。安知明日之不賤。今日賤。安知明日之不貴。人以為賤。我自以為貴。奚不可。人以為貴。我自以為賤。又奚不可。貴賤者。名詞也。王侯將相難逃。永劫何有。娼妓何有。官吏積習相沿。娼也。人賤之官也。人

民權素集

貴之同是人也。諺以娼胡賤官胡貴必嗟目結舌不能言其故。若以功業論則貴者功業非貴其官也。古之娼妓亦有能立功業者。烏可。儻若與草木同腐則無人不賤。豈獨官與娼。特別之官特別之娼皆世界偉人也。皆予所崇拜者也。且今日之娼妓明日之福晉貴賤亦至無定予何敢妄議。今言其普通者一娼術已結客。人娼妓。妓類留心者也。已結上司官吏亦刻刻留心者也。委曲獻媚取悅所歡。與奴顏婢膝。諂諛權貴。其醜態相去幾何。娼妓侍酒而嬌。奴廬所歡。司空見慣。風雲才略已消磨。甘露粧臺。伺眼波譜之詠歌傳爲美談。娼妓以娼術媚人。受媚者反從而媚之。互相媚卽平等耳。若官場中人。竭其媚術。已結上司。雖甚見重。能令我媚之上司轉而媚我乎。宦途反不如花界矣。紅其項。花其餚。高車駕馬。招搖過市。叱咤行路。趾高氣揚。不知娼妓已窺笑其後也。貴於何。有一應酬。前門進張。後門迎李。如葵花之向日。如楊柳之隨風。某老爺至握手道。故某大人至賞臉爲歡。某少爺至接吻示愛。追妓之慣技亦應酬。固應如是也。官場之諺應酬與娼妓同一專門。學逢人換帖。同姓聯宗。拜權貴爲門生。結豪奴爲兄弟。面常冷笑。不露棱角。某大人認同年。某老爺認姻姪。某少爺認世誼。官場之無恥亦應酬。固應如是也。娼妓之待客也。口有蜜腹有劍。逢人言親愛。實無一親愛。官場之待人也。口有蜜腹有劍。逢人稱知己。皆無一知己。卽以應酬言。宦途卽花界也。花界亦一官途也。異流而同源者也。花界工應酬。所以廣聲氣宦途工應酬。亦所以廣聲氣。而娼妓之應酬不名。一錢半收。應酬之利。官場之應酬。非資本充盈。足供揮霍。不可。娼妓且利用官場之應酬。已又從而應酬之於其中。擇金錢焉。是則官場應酬之手段。尙不及青樓也。若謂元和乏。

民權素第六集

食勾欄。不念舊交。不知范叔。多寒縷袍。又誰相贈。翻手雲覆手雨。官場又較娼妓爲尤甚也。貴於何。有一吃醋愛河競渡。吹起酸風。媚之術。第妬之心。起媚之甚。妬之亦甚。嬪女子之專門學科也。妬女子之普通性質也。青樓之媚術。僞也。故其妬亦淺。間有如意郎君。忽成薄倖。花中蛱蝶。飛過隔牆。戚戚雙蝶。亦有效長門之怨者。聞彼新歡。容碗美矣。則菱花獨照。恨易老之紅顏。媚術工矣。則莊闕陰符。恨揣摩之未熟。忽嗔忽喜。忽悲忽愁。顛倒情網之中。不可以終日。官場之媚上。峯卑汚苟賤。甚於娼妓之媚客。人轍門聽鼓。人多如鶴。品秩鱗次。節節相媚。沈沈宦海。婦人術之研究所也。由媚生妬。媚之術愈工。妬之心愈熾。獻媚之人愈多吃醋之事。醜態於是乎百出。以謠聞進。以排擠進。以賄賂進。爲固寵耳。官愈紅。則醋味愈大。花界也。宦途也。皆醋海也。客之所眷。三千粉黛。用情者不過數人。上客之所器重。濟濟百僚。垂青者亦不過數人。此數人者。媚術必工矣。而此數人中。又互相妬。日以媚術角於花翎。紅頂之旁。愈爲上客所愛之人。妬之者亦愈多。妬人之心。亦愈甚。一旦失愛。平日爲其所謂閒。所排。擠者。即以其道報之。厥術一。行。則碰釘子矣。失去差矣。門前冷落車馬稀矣。咄咄畫空。忽嗔忽喜。忽悲忽怨。妻孥相對。悽絕懷絰。朋友相見。羞絰愧。絕官情未淡。醋味愈濃。於是又出其媚術。百計以相傾。軋嗟夫。孤臣幽怨。每託詞於美人。香草青衫。紅袖同是天涯。此宦場中人所自憚也。然娘子軍。與雌威可畏。二美相妬。常洩憤於男子。而丈夫每不能爲。左右袒官場。不敢也。卽爲人所棄。抱恨終天。浪子無情。秋墳葬命。聞其軟事。憐之惜之。詠歌而表揚之。尙不乏人。宦場失寵落魄。以終聞其爲人。恥之賤之。快心而樂道之所在。多有何也。女子之吃醋。愛情之變相。

也。無愛情。不知吃醋。官場之吃醋。奴隸之醜態也。不奴隸斷不吃醋。吃醋之名譽。吃醋之收場。官場亦不及娼妓貴於何有。

楊柳梧桐等辯記

逸 犭

時當二月。東風煥和。十里蘇堤。楊柳箇青。含芽欲放。遠望若翠煙縈拂。治葉倡條。嬌娜可愛。而古刹前有梧桐數株。枝幹槎枒。濯濯無生氣。一若春來而夏頑不發者。於是楊柳忻忻然自鳴得意。過梧桐而揶揄之曰。勾芒司權。風氣丕變。我輩正宜乘時運動。猶取榮華而子猶形若槁木。心若死灰。何其憊也。梧桐曰。嘻。以若爲榮。誰則不榮。夫顯晦者命也。遲速者時也。予以逢迎善媚而得氣之先。我以素望清高而繼子之後。當夫旗亭吹笛。章臺走馬。臨風起舞。流波弄姿。是子之長也。我不如子。迨至赤日。停天炎。敵鬪路。清風一庭琴瑟響。穰陰半畝風來棲。是又我之長也。子不如我。吾子何識。同體之義。而忘異量之美乎。楊柳曰。有是哉。子之頑固也。語云。識時務者爲俊傑。故得時則昌失時則亡。子不見今日維新之彥乎。彼如海禁既開以後。歐風洋灝。終南捷徑。必不在腐儒章句之中。迺遊學外洋。於所謂法政兵農聲光電化語言文字。標聲掠影。不必問其學之果有心得與否。但弋取文憑。而歸。湊幾個新名詞。干謁營道。大之可以漁高爵厚祿。小之可以贍妻子身家。正如我輩。嘗春而榮。則以能得風氣之先也。吾子。辨陋無文。春行冬令。是何異當維新時代。而猶膠守舊日之腐儒章句乎。何見幾之不早也。梧桐曰。子亦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而獨不見今日之政府諸公乎。彼於新政新學。何嘗夢見。但養綠二三親貴。依

阿取容而其富貴自若也。又不見今日之封疆大吏乎。彼於新政新學何嘗實行。但賄賂一二軍機敷衍了事。其富貴自若也。是趨時者未爲得而昧時者未爲失也。楊柳不服與梧桐曉曉爭辨不休。蒼松在旁默然而笑。二人訝之曰十八公亦將爲我輩解決此等問題乎。何笑爲。蒼松曰吾不爾笑而笑造化小兒之權力適符今日列強之政策也。爾輩春榮秋槁豈爾自爲不過與連升沈隨時消長顛倒於造化小兒耳。若我則當春不華嚴寒不凋。葱葱鬱鬱微日于霄所謂不假時勢造英雄而英雄自造時勢彼造化小兒烏能爲哉。吾是以笑之。二人聞蒼松之言爽然自失悚然而退。

贊罵談一十則

懷霜

官更食墨四個字。排字排錯了。竟是官更食墨。一位朋友道。不錯不錯。他不食墨爲什麼心肝這樣烏黑。我要人家說笑話。帮我詣談的資料。那人說你請我喝酒我纔肯說。沒東西入口那裏有東西出口呢。我說這樣講。你的口是什麼東西又是一個笑話了。一個底下人善睡。主人罵他不應該這樣。他說這是主人教的。主人說我幾時教你來。他說你說無論什麼事總要勤這睡覺不是一件事嗎。

一農家老婦。他養的鷄最肥美。某富翁知道了。買他一個試試。很不好吃。怪他浪得虛名。他說這樣的鷄還說不好。我把十年前博覽會證書給你看你就知道了。

民權素集第六

有操驟術者。謂鑄可變金。鄉人出銅幣一枚。使試其術。良駁。鄉人曰。此金吾銅幣所變耶。曰。然。若。是。固。吾。囊。中。物。也。持。之。逕。去。

有虜販市馬於富人。交易已。假以數千金。俾充資本。他日語其友曰。吾欲學今之癡人。列爲一表。君能爲我采訪耶。曰。果爲表者。君必首列。詰其所以。則曰。以數千金假一途人。癡孰如君。曰。其人設僂吾金。君復何云。曰。信然。易彼僂金者。首列可也。

一個獵子夜裏從牀上起來。不知道要找什麼。因爲息了燈。像瞎子一樣。伸長兩隻手。向前走。以爲很穩當的。不料一件挺硬的東西。碰在鼻子上。怪痛的。自言自語道。這就奇了。難道我的鼻子比手還要長嗎。點著燈。一看。元來是半開的房門。

一個朋友要打急電。揀了一個很謹慎的管家去辦這事。那管家便到電報局裏。把稿子交給局裏人。局裏人給他打了。把稿子插在釘板上。那管家等了半天。跑到外面一看。進來吵道。這是急電。爲什麼不快給我打。局裏人道。已經打過了。那管家道。你別騙我。稿子插在那裏沒見。他在綫上走怎麼說打過了。

新宅落成。主人將舉家入居。竹頭木屑。委積可厭。工人獻策曰。穴地藏之。便。主人曰。穴成。如廢土。何。則。曰。更爲大穴。藏之耳。

病者延醫。醫以藥授其侍者。使接時飲之。侍者誤進墨汁。覺而大恐。病者曰。亟以汲墨紙代。夕餐當無害。

民權素第六集

有值鄉人於電車者。見其衣裳楚楚。大類貴家子弟。唯竟體搖撼似有不得已之故。怪而問之。則曰。今日購得新時計。搖撼。身體。懼行。或。中止耳。

某校有甲乙二生。其師愛甲而憎乙。一日來遲。咸當受罰。師欲貸甲。陽爲不悅。使之自明。甲生曰。吾夢登駿。赴日本。聞學堂鐘聲。誤爲汽笛。因而後時。師顧乙生曰。此殊可恕。爾復何辭。對曰。吾夢彼赴日。以同學故。登輪送之。行途亦後時耳。師語塞。

某婦將他適予小兒一稚。俾與乃弟戲弄。且戒之曰。勿令汝弟有啼聲。顧未出門而啼聲大作。婦反詰之。兒曰。有蛆集弟髮傍。我以椎斃之耳。

甲乙偕行。乙陷泥淖中。不得起。乃假鋤於農家。將持以出之。農家子曰。必鋤而後能出。畢竟深入幾許。曰。幾沒脰耳。曰。僅沒脰。安用鋤。曰。其如先陷者。非足而首何。

一人覓醉酒家。遇侍者執役械。遲鈍。意殊不懼。須臾見其緩步入。乃徐徐問曰。汝邇來亦作鄉遊乎。對曰。否。客笑問此。曰。我適恩汝。脫能邀逐。鄉村於夕陽西下。踞坐短垣。觀元緒公輩。踏踴田畔。其閒情逸致。不知若何。暇豫耳。甲問乙曰。良友乎。汝亦知世間笨伯有幾。乙答曰。無論幾何。大抵較爾意中必多一人。

英國某牧師。嘗獨出心裁。於教堂講臺間。置一薄板圍屏。能使聲浪遠屆。初試之頃。牧師使其御者遠坐聽之。自登講壇。朗誦經典。御者報命曰。字字了了。其晰甚矣。牧師喜曰。汝盍升座。隨意數語。我則於汝坐處聽之。御者

乃聰然登譜壇。朗聲曰。小人兩月未領工資矣。大師亦聞之否。

一人聽煤類石塊不能燃。因召煤賈來。怒詰之曰。爾言煤佳且省用。今皆不然。奈何。煤賈曰。舍此何以求更省之道乎。

音樂家為主人奏技。主人聽到恰好處。拍案大呼道。重賞重賞。音樂家奏完了。便向帳房討賞。帳房說。主人沒分骨過。音樂家便直接主人說話。主人道。你的本領不過悅我的耳。我說的話也不過悅你齒耳。彼此相賞罷了。真個要賞麼。

鄉裏人遊龍華寺。不見了金剛。手裏的傘是他的一。一定要奪回。寺裏的和尚道。那是泥做的。你這人真癡了。鄉裏人道。你總是這樣哩。幾十歲頭髮還沒留一根。





天國書林海鷗文譜

天修王先生爲文淵博古萬海內知名是書爲先生遺著篇中叙一
瑞士女子身陷情網百折千迴卒以身殉情節既離奇變幻文筆尤悱惻
動人書都五百言凡二十章間氣書法戰事形容入妙讀者固不可僅以
小說目之焉

定價大洋二角



歐洲偵探小說輸入於中土者不下百數十種雖變幻離奇各盡其妙然
或失之奧或失之歧謬之令人爽心豁目者固多讀之令人頭重腦昏者
蓋亦不少是書爲英國夏室約翰立後故事情節非常詭奇筆法亦極突
兀經松笠君研心譯述用筆如斬釘截鐵不以描摹見長佐以筆超君之
眉批令讀者便於了解歐洲偵探小說中之善本也定價二角

破綻三平錄

嬉笑怒罵

是書原爲李警衆先生所編羅宏博亦

之笑

但本社其

書籍向

不肯

至精

書咸不足方

始敢出而開世

主

草率從事

項書籍向

不肯

書之笑

亦比白古之齊

廣記等

諸志今

行各

主

必至精

書咸不足方

始敢出而開世

主

草率從事

項書籍向

不肯

至精

書咸

集 六 第 索 檄 民

瀛聞目錄

特別博物院

世界近聞

海外述異

鋼筆餘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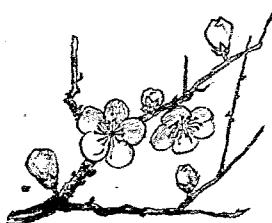
目錄

逸 布 崙 愛

梅 雷 樓 禾

集 六 篇 素 樂 民

目
錄



瀛聞

特別博物院

愛 禾

在英倫南方索山鄉。有古砲台物力堡廢址。離此廢址不遠。有博物院一所。其中所陳列者。水陸動物。無奇不有。皆人見所未見之物。而又有貓戲鼠。獻其驚人之技藝。是以幼童壯年之往遊者。絡繹不絕於道焉。院中陳列之水族。皆藏於玻璃櫃內。一遊一沐。靡不悉現。而大不列顛之鳥類。亦搜羅無遺。如杜鵑夜鶯。金雀白鵠諸鳥。皆能為各種遊戲。使遊客賞心悅目。猶有最奇者。數端如『貓子棒球會』。玩球之貓子。凡入球亦入。各執一棒球棒。皆係特製。蓋不如人玩之大也。而遊客之自窗外觀入者。見此八貓子。球術極精。其過門諸法。較人尤捷。其側有數貓。或執小傘。坐於矮椅。或立為公正人。絲毫不苟。則皆欣然嘆其聰慧。不置云。其次則有『松鼠會』。松鼠六頭。擦椅憑桌。作葉子戲。十頭則賭骰子。皆有條不紊。餘則或誦新聞紙。或吸雪茄烟。或飲白蘭地。與人類無異。而食場之裝飾。華麗桌椅之巧。小精緻。尤其餘事也。又有『野兔村落』。其教室中。黑板地圖桌椅。俱整列有序。小兔無數。有體文籍者。有習算法者。有溫課本者。有一兔立於室隅。似因犯規被罰者。而一稍長之兔。為教師。方肅然憑案監察也。又有一獸。戲為遊客贊美者。則『新幾尼豚賽足球』也。豚之與賽者。凡三十五。旁觀者。凡十三。比賽時之勇猛輕捷。不遜於人寰畢。休息片刻。互進菓食。亦略不呈競爭之狀。則可知教練時之不易矣。最可玩者。乃『貓子結婚』。蓋二十餘頭極華麗之貓子。行結婚禮也。其外則有魚狗卵七枚。乃博物院陳列品中。

僅見著種種罕覩異事。不能詳記。總之該博物院實可稱為特別博物院也。

世界新聞

岑樓

日斯巴利亞地方。發見一草似青而藍葉細莖短。天然秀麗。人初見之。未以爲異。及覘其經。不委遇風。愈茂漸稍留意。名之曰比希布。五有。人折而玩之。倍形秀色。抱而臥之。更覺有夢因是居人。乃極愛護。目爲奇草。他方人欲得此草一株。須英金十磅。然此草移植別所。移時即枯。相傳アルハリセ皇王新娶寵姬。長日哀悼。惟抱此草。則與之過。猶如中土漢武帝抱夢草而見李夫人云。

智利有工學博士名ネンヌエ者。頃發明一種時計。不須鐘錶。能長日自然變換鐘點。內中機械小於現代時流行之時計一半。性質又耐久。價值復極廉。普通人欲購使用。僅須日金五十錢。美國正仿形製造云。

英法艦隊襲擊土耳其達爾海峽。勢極兇猛。土耳其有一八歲童子。恐懼臺火力不敵。祖國淪亡。乃懷水力炸彈數枚。沒入海中。圓沉。英法艦隊未幾。輿風突起。人咸疑其不能生還。畢竟該童子出人意料所不及。法國阿拉達司號戰艦沉沒。該童子且謂與有力云。愛國頗儻。亦可謂天助矣。

德軍攻入法境時。德皇親臨戰場。犒勞軍士。並責以二星期內必奪巴黎為己土。及聯軍大至。德軍受挫而退。德皇語左右親幸曰。吾作入巴黎夢已有年矣。不料所夢不靈。徒耗兵力。豈天不欲吾成其功耶。此亦漢武輪臺之故歟也。

民權素集第六

當比京被敵之時。比國最高之山曰校總別希柯者。有一異鶴乘黃昏人靜。大鳴『比而普。比久必復。比此時寄人門戶』不已。比人心知不祥。悉皆遷徙。故比京下時。人民未遭巨大荼毒云。

歐戰未起之時。歐洲人之欲賭博者。皆畢集於摩洛哥。因摩洛哥無賭博之禁也。歐戰一起。摩洛哥陷入戰爭潮流。賭博亦不能行。有法國人名呂司亞洛者。素好賭博。自不能往摩洛哥後。思想已成鬱疾。家人不明其故。尙謂感風寒染恙。多方延醫診治。及醫士臨床撫視。但見此人口中云摩洛哥不休。並謂好卡山達司。(賭具名)無處使用。醫士莞爾而退。家人始知其疾之所由來也。

英人有名赫洛司者。素居德國。以養蛇為業。如聊齋誌異所謂大青小青。然英德開景德政府待英人甚苛。所有職業禁止。使行赫洛司一旦斷絕生活。每日歎歎感喟。所養之蛇。亦知主人憂悶。乘主人未防。悉數逃出。噴死德人。數名德警。置之於死。並欲繩該養蛇人。以法德皇聞而阻止。謂蛇亦知仇敵。可以諷人。該養蛇人終於無恙云。王壬秋老人。訖名士。吾國傳爲美談。德國哲學家名篤士夫者。一日乘輪船遊美。謂船中座客曰。我們坐的哲學船。睡的哲學床。吃的哲學飯。飲的哲學茶。你們這一般人。是不是同我一樣。有一人笑曰。放你的哲學屁。我們不是同你一樣。此亦滑稽之事也。

近世藝術。有未來派。創於意大利。派入俄國。風靡一時。派中人行動至奇特。衣深紅衣。游行市上。或效犬馬鳴與犬馬同寢。有意圖同派某輩子至俄。俄之未來派。開會歡迎。某氏登壇。首言未來派主意。與俄派相抵觸。座中

民權素第

人叫器反對馳人至印刷所刊布傳單痛攻某氏。旣而某氏祠鋒稍轉。費俄派行爲座中人立變反對爲歡迎。毀前傳單而更刊之。則揄揚之辭條舉臚列矣。近此派淺入日本少年文士多喜道之。吾國則未聞也。

美國總統威爾遜氏去歲喪妻。曾自作哀辭一首。登載華盛頓報紙。日本加藤博士譯出。予今轉譯其辭略云。吾之政務繁吾之心神昏。吾嘗謂吾之軀殼當先愛卿而羽化兮。孰謂愛卿反先吾以喪臺奔。則是生死不可必兮。天道不可論。從今欲見芝顏兮。惟有夢與魂。但願陰靈其不昧兮。同感上帝養育恩。原父哀絕可誦。惜予不文。未能譯之妄適。

海外述異

布雷

美國芝加哥埠。現建之自樂市頓之大旅館。係專爲大富翁之居駐者。現已將告成矣。該館之總理人。謂不數年後。飛行之器滿目皆是。且在本館居住者。必各有飛器一具。若不早爲預備。將來改建。反形不便。故特將所建之第二十層專利便飛行器之出入。是亦思想之一大發達者矣。

英屬加拿大嘉毛倫女士。爲北美洲合衆國及加拿大著名游歷及探險家。一千九百零八年時。由加拿大西北前進。迤曲行一萬英里。到北冰洋沿岸。此即蘇格蘭省小說家麥堅氏首到之地。以一千七百八十九年返棹者也。女士早有志步麥堅氏之後塵。特於一千九百零八年。擬當一切。偕其姪女首途。由亞撒巴河。亞撒巴湖。(加拿大西北之大湖。長三百英里。最闊處五十英里)。沿途調查極多。又由奴河而至奴湖。直達麥堅氏所到之處。女

民 權 素 第 六 集

士之先爲英國蘇格蘭人。任加拿大婦人會副總理。此次游華。自幸目的已達。曾告人云。彼曾於夜中見日。且不見日落之時。爲生平得意之事云。

紐約溫阿頓銀行總理人溫阿頓。由和早夫亞市多利旅館出。被匪探去囊中金幣。值二萬八千元。是日已拘西婦立騎士及子大於官。疑係被探囊者。立騎士原在芝加高埠住者。而子大則素有綽號曰芝加高瑪。這溫阿頓由該旅館出於門首。正欲登機器車時。適有兩西婦行過。一則佯鑿其所攜金夾於地。溫阿頓鞠躬拾起而奉之。餘一婦乃舉其眉白之手。指溫阿頓之背。作甚感謝狀。忽而前墜金夾者似急症一般暈而倚於溫阿頓之身。溫阿頓乃舉手扶挾之。及婦蘇而溫阿頓乃命駕而歸。不圖自探囊而所懷之二萬八千金已不翼飛去矣。卽報捕房詳述所遇。差等素悉彼兩婦行爲。遂先後拘獲之。兩婦於旅館門首事。悉認不諱。惟不認行竊。現具保單三萬。保出候訊。噫。女光棍亦多術矣。

美國摩特斯陶地。有美產華僑麥君。近創製天文儀器一具。可以測量地球與各行星相距之遠近。聞麥君少時在舊金山。從美國老教師莫氏游。該教師自出心裁。發明此器。未及實驗而死。死之前略將該儀器大概語麥。麥乃參以己意斟酌。完善於六年。前開始製造。直至目前。告成不日。卽擬試驗。西人聞者。罔不深以爲異云。

距今九年以前。海刺迭爾地理協會。以調查北極潮流之目的。曾用皮封樽三十五個。放流於白令海峽之北方。樽上記以四國國語。謂發見者可通牒於最近之美國領事云。迨至近時。甫仕諾威西落孩島附近。發見某一

民權素集

經北極探險家愛嫣丁博士之手。轉送於前記之地理學協會矣。由是知北極之潮流自西向東進行之想像。說已確實。故近聞愛嫣丁博士預定來年探險之行程即就此事實調查以實驗新資料於學界云。
西人輪船係太平洋公司之秘魯船伴也。曾在中美洲尼國海岸捕得兩頭魚一尾。當船泊哥連杜港。輔連在船下捕魚時。各種魚皆備。惟輔氏見有兩魚始終並行不離。乃垂鉤釣之。及上岸始知該魚乃兩頭寶。非兩魚乃呼船伴賞玩。管事人伊文市亦到察看。察賞該魚稱奇。不置該魚長十四尺。重一磅零四分之一。船上各人見之。皆爭相垂釣。欲再得類似之魚。然竟不獲。

非洲東部有一種鳥蠅。名曰。遼遼。世界上。最。奇。最。毒。之。蠅。也。其。飛。行。不。遠。不。能。離。河。水。及。湖。水。百。五。十。尺。外。其。質。甚。利。凡。人。經。受。其。咬。過。者。即。起。寒。熱。症。連。經。不。已。或。兩。月。或。三。月。或。一。年。及。其。毒。深。入。傷。及。腦。脊。椎。其。人。遂。頹。喪。殞。終。日。昏。睡。不。思。飲。食。其。身。體。逐。漸。冷。凍。以。至。於。死。其。中。亦。有。經。八。年。之。後。而。僥。倖。得。生。者。惟。其。多。數。皆。於。兩。三。年。後。即。死。去。計。以。前。十。年。間。非。洲。士。人。因。此。染。病。而。死。者。已。有。四。十。萬。人。矣。

南。非。洲。有。一。種。寄。樹。名。曰。母。牛。樹。因。該。樹。含。有。漿。汁。如。牛。乳。故。也。生。於。山。上。極。旱。視。之。似。覺。枯。槁。用。尖。銳。之。物。觸。之。即。有。汁。自。樹。出。如。乳。量。一。小。時。聚。其。水。可。製。為。餅。若。置。瓶。中。塞。其。口。數。日。亦。能。備。然。他。日。去。其。塞。則。有。聲。且。有。青。煙。色。自。內。出。而。其。物。日。久。稍。酸。仍。可。食。其。樹。生。果。味。若。楊。梅。若。將。是。樹。之。皮。浸。於。水。中。即。可。作。牛。乳。近年。因。飛。經。之。大。有。進。步。遂。致。人。人。敢。有。冒。險。之。想。擬。欲。乘。飛。艇。飛。行。於。大。西。洋。之。上。此。係。為。自。歐。入。美。之。舉。

民權素第一六集

查此法係起於僑居美國之德國報界人卜魯克特氏。其辦法係照以下意見而定。調查千百年氣候之占驗。審之。恆風頗有一定之力。所行亦有定路。其速力。每小時約行四十奇。羅米突將飛艇送入風中。則不過五日即可飛渡於大西洋及紐約。越洋飛艇擬修之式樣。略與平常氣球相似。長五十米突。其上藏爲蓄存水素之用。艇之動機懸艇。約四十馬力。此外其上亦安置船舵。然其動機及舵。亦非該艇上第一最要之物。如能之一物。僅於飛艇遇有將行偏出船路之外。則方用之挽救。如遇能亦不能爲力之時。則其動機方行使。此外該動機又有一用。如飛艇遇有意外之處。不能前進。則下水之懸船。即行改爲動機之船。飛艇人。均載於其上。上載。查驗氣候者一名。醫士一名。專療各疾。熟悉飛行情形者。一名水手一名。關於恆風之飛行。擬於四月初間。舉辦。然因新現彗星。恐是時於空。或有意外之變。故開行確切日期。現尚未能定准云。

北冰洋航路。探險事宜。開辦以來。四百年。猶未收佳果也。查北冰洋探險。已於十六世紀以來。屢次試辦。至一千八百七十八年。瑞典國航海家諾爾典射利君。始自歐洲通過北冰洋來航極東也。嗣後絕無北冰洋航海者。並無研究該航路。究與歐亞直通路。是否合宜也。詎近時西班牙商工業。著有發達。移殖民人。每年上下數十萬人之多。進出貨叉。鉅。依單航之西班牙鐵路。不足靈通交運。轉運貨物也。於是俄國政府。籌築西班牙鐵路。複線。且利用西班牙內河。如歐比勒拿。耶尼細。等大河。開辦航路。以通北冰洋。故探險北洋航路之熱潮。頓起。據俄當軸云。如開辦北冰洋鐵路。我軍事上利便極多。且商輪較駛。走蘇聯士運河。短縮距離。有二分之一也。

現飭海軍部水路科探險北冰洋航路。定於今春間在海參威埠。議裝船艦。準備需用等事畢。即往北冰洋。又云現西比利亞西部哥爾斯哥葉埠與俄都間。已經開辦航海。極為安全。又去年自勒拿河口至勘察加之四千俄里間。探險之瓦羅色維基探險隊報告。據云西比利亞最北東之雅克杜斯哥州。哥爾伊烏河航道至便。且河口附近水深足以停泊巨船也。此次北冰探險隊。始於白令海峽。逐次探查北冰洋航行。以達歐洲。前者由俄都迴航。碎冰船。泰木伊爾。至哥之三艘。已安抵海參威埠矣。

鋼筆餘瀋

逸梅

(未完)

大哲學家紐頓氏。嘗蓄一犬。某日旁晚。紐頓出外閒游。犬臥於內室。桌上積稿案。皆其平生傑著。主既出。犬醒。亂躍狂吠。燭倒竟作。祖龍之焚。數十年之心血。僅賾一堆灰燼。紐頓旣歸。見之。雖懊喪萬分。而不形於色。徐撫犬首。而謂之曰。汝知禍乎。不稍加鞭撻。其仁慈如此。

昔波斯王。某欲雇一工人。須勤敏而惟命是從者。出示召募。應者百許人。選其軀幹雄壯者二人。爲合格。遂於園中置篋。一命二人汲井水滿之。咐囑畢。即去。甲曰。人何愚至此。篋豈有滿水理。遂報王。乙鞠躬盡瘁。及井水涸。忽發見一金環。旁晚王來。乙以環示之。王曰。此所以酬汝勞也。迺雇乙爲工。

北大西洋中水島。有天然噴水泉。高度達二百尺。遙望之如白龍懸空。洵奇觀也。

瑞士鄉人。敦厚樸素。有上古風。婦女事紡織。男子則刈草伐木。爲薪植山薯。製乳餅。爲業。每日清晨。幼童牽羣羊。

民 稟 素 第 六 集

上愛爾卑斯山。坡帽上簇綵麗之玫瑰花。肩復繞以花圈。當羣羊食草時。幼童憩坐泉畔亂石口。唱俚歌。橫吹短笛。與風吹樹葉聲。小鳥啁啾聲相酬和。天籟人籁。竟融成一片而莫辨。

瑞典居歐洲西北。當夏令時。終夜有日光。雲片疊疊。紅黃相間。絢爛如綺霞。

意大利維蘇威火山。麓路崎嶇。確爲火山暴發時。鎔質凝結而成。

羅馬古制。凡出征十次者。方可得官職。

英國之冠。古時以海狸皮製。之後海狸漸少。不敷所用。始於一千八百年。以絲製冠。

羊毛織氈法。發明者爲一歐西旅客。一日遠行。以羊毛少許。墊鞋底。及至某處。而羊毛壓扁如鱗片。故始知羊毛可以織氈。

歐洲北部。嚴寒凜冽。冰雪載途。出外以鹿挽車。且以畜鹿之多寡。爲貧富之標準。

印度人之迷信。凡疾病者。噴嚏爲痊愈之兆。若作一事。或將旅行。遇有人噴嚏。則事必敗。行旅必有危險。

更格盧即袋鼠。當十九世紀英吉利水手。在澳洲見此獸。詢之土人。土人告以更格盧。按更格盧。即不知之謂。今仍沿用此名。

動物體上。莫不有電。以電魚。詎之尤顯明。此種魚類。產地中海畔。體扁平。胸部及頭部之鰓。俱發電機。作六角形之稜。體若蜂房。然以手執之。發生麻木之感觸。故羅馬人稱之爲拖別特。即取麻木之義。而命名。近意大利格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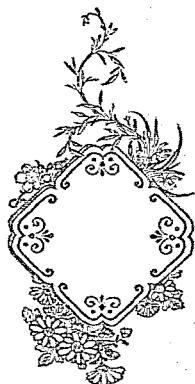
讀聞

十

學家梅脣西。曾將電魚取電。亦電學中之破天荒也。

非洲地居熱帶。樹木蒼鬱。山林間多特異之獸。此等獣。嗜食活物。食蠻無厭。不穴居。終歲游行。日夜不息。其行也。排列成行。若軍隊然。其每列寬約二英寸。長約數英里。人與獸類遇之。無不遠逸云。

希臘爲歐西文化之源。上古時頗強盛。當時有斯巴達邦。專尚武事。男子七歲。即由政府收養。訓練騎射等技。即女子。亦深明大義。以國事爲己事。某婦四子出征。杳無消息。或說。汝子皆沒。婦大驚曰。然則斯巴達敗乎。曰。勝婦遂改容笑曰。能如是。吾願足矣。三呼斯巴達。萬歲巾帼氣概可見一斑。



劉
祖
父
趙

美國法學博士王蕙君評（學

理深淵辯才無敵洵爲保障人權

之傑作雜論再三佩服既已）政

事堂參議英國法學士伍朝樞君
評（見得到說得透能攻能守變
化無窮）德國法學士薛頌瀛君

評（大作拜領感謝無既匆匆翻

閱一過仰見先生理案章在助弱

抑強保持公理以視尋常律師之

舞文弄法專以金錢爲主義者不

啻有霄壤之別至若法學之精邃

議論之宏博猶其次焉求之全國

能有幾人欽佩之深不可言喻）

美耶路大學法學士張履龍案牘

每冊大洋四角

醫藥觀一六期

編輯者均當代醫學大家抱救世之宏願欲
以西醫智識衛生學理灌輸於國人腦中精
料豐富詞意暢達定價低廉祇收紙本每期
二角

對照文言日語教程

日語書籍夥矣然利於實用者極鮮此書集
音韻及實用語標式纂詳久經學界所贊許
今湘漁先生復增語例數十條廣羅偉作參
以所見合訂成本共計七百餘頁其內容係
將九品詞之性質効用變化用例循條解說
逐字引證於形容詞動詞助動詞極詳而對
於文言一致尤足使閱者雙收效益也全編
一冊定價大洋一元八角

總發行所民權出版部

集 六 第 案 權 民

劇趣目錄

梨香社劇話
(續第五集)

燕都梨影
菊林趣語

一 惕 塵
萍 生 因

目 錄

集 六 第 索 植 民

西 錄



劇話

梨香社劇話（續第五集）

塵因

或問具何種資格而後足以稱派耶。余曰此最易辨。若汪譚孫三伶同趣一軌中道易轍。各人運用腔調迥不與本來相同。卽令長庚復生同歌一曲其趣味則判若四人。不識者亦可立辨。所以三伶而能自成一家也。然則劉鴻聲爲伶界近時之傑出。譚孫已老。其音節幾有不支之勢。劉則高唱入雲。縱橫南北。莫可與京者其可稱派乎。余曰否。鴻聲丁此壯年。其魄力之雄厚。當然勝譚孫一籌。然譚孫在鴻聲之年又非鴻聲所敵矣。凡能稱派者必具有獨立之毅力。行腔嘴字纖毫不假借於人。運用自如。字從本音定之。以本音爲鑑。而治其他腔調。使其他腔調變之於吾。吾不因人之腔調而變于千錘百鍊斯足豪矣。第專恃聲宏而無趣味者。又不足與此並論。鴻聲之運用腔調。多數胎息老諳。不待余贅。試觀其最著名之三斬一碰。如斬馬謖。則繪神寫意。尚不及王貴二人。得譚深厚。要知此種戲。不獨以唱工見長。羽扇綸巾雍容大雅。王貴畢竟讀過幾句書。能從神情上體會彼跋足大仙行動。不能自適舉止。不能自如。徒恃尖音雄氣。究不得謂爲完作也。再者斬黃袍。的是老劉特色。宮中一段二六城頭數段決板。非他人所及。然其致勝之道。亦可得而言。斬黃袍乃紅生重頭戲。紅生者音節應高於衆生。若與淨角比較。當避其沉穆而向清銳處求之。故紅生之京調最難出色。雖王洪壽（卽三廩子）名振一時。然以上架勝。非以唱勝。卽唱也亦不過崑曲徵調而已。鴻聲本唱大面嗓音。原來宏亮。當其未敗之際。復易轍而唱。

民 稔 第 六 集

羣生由宏亮處。收束運用。自然圓滿。聆其唱（他三人把話一樣講）。一段快板中後花圓之（圓）字。提高這出。細遇雲霄。又如（孤王酒醉桃花宮）。一段二六板中內侍臣撫駕上九重之（重）字。最難唱。好鴻聲。則用鼻音轉入唇音。徐徐托出。如烘雲托月。彌漫彌見。其神采。蓋以平素唱。大面之魄力。運用唱。羣生之音節。折中用之恰合。莫度毋怪。鏘鏘有金石聲。非尋常人所可及也。自虎堂一戲。鴻聲之長處。亦在氣壯聲宏。其帳中訓子（怒惱楊延昭）。一段西皮原板。字用聲音唱去。至（將爲父挑下馬那笑）之（笑）字。生龍活虎。幾有怒不可遏之勢。迨太君進帳之後。一段西皮慢板。自（聽說是老娘親來到帳外）。至（問老娘進寶帳所爲何來）。止。字字從抑音中轉折尤以（恭身下拜）之（拜）字。爲尤細。賦音純氣平。頓易其嚴父之怒容。轉而作孺子之態度。腔調變化之間。同一西皮。其神情迥異。雖然更一人唱。亦是如此。實則依樣畫葫蘆。氣味則不似。鴻聲沉厚矣。此後之原板快板諸段。與老譚之氣味相近。無大特奇。其所以異於老譚處。老譚之氣味純乎平。卽間有波折。不露鋒鏗。聆之如身入太虛。煙銷火燄矣。鴻聲則不然。腔調極求平。終不能出乎自然。含蓄工夫不及老譚渾脫。第英氣勃勃。亦鴻聲之長處也。余嘗聆其探母一戲。氣味頗耐人咀嚼。坐宮一段西皮。直至數板。似較別人出色。追與公主訴衷時。一段西皮原板。粒粒如珠。圓而有骨。周春奎之後。無第二人。至見太君時。一句倒板。一段二六。娓娓動人。可歌可泣。至若碰碑一戲。素爲老譚僕作。如反板二黃而後接唱（金沙灘）。一段原板。又接演碰碑。全賴氣力作用。老譚不演斯戲。有年蓋四、七十老翁。氣力稍衰之故。後起之秀工於斯戲者。已如鳳毛麟角。王

民 種 素 第 六

又宸時串斯戲。深得老譚意趣。惟音節稍薄耳。鴻聲串之。音節雖然雄厚。圓轉自如。較之又宸似高一着。然既不勝老譚之範圍。且雄厚有餘。哀怨不足。繪聲有餘。繪神不足。人謂鴻聲三斬一碰。余謂其二斬一探。其斬馬謾碰碑二戲。非不佳也。蓋不能謂爲鴻聲之特色也。去年冬。鴻聲蒞海上大舞臺。甫一月。即北上。余之瞳人與其童聚者。不下二十日。聆其心得之作。前已略述。又若拷打吉平。完璧歸趙。敲骨斷金諸劇。一時盛名鼎沸。有口皆碑。其實此三戲。近時演者甚罕。故閱者目爲希世之珍寶。則拷打吉平。當推孫春返爲獨秀。鴻聲摹仿春返處甚多。其妙。莫之能言。又遜春返遠矣。完璧歸趙。敲骨斷金二戲。乃孫菊仙之傑作。鴻聲運用腔調。雖與菊仙迥異。第激昂慷慨之極。又遜春返遠矣。完璧歸趙。敲骨斷金二戲。乃孫菊仙之傑作。鴻聲運用腔調。雖與菊仙迥異。第激昂慷慨之處。又當推老鄉親也。此三齣戲。鴻聲在今日海上演之。固可出眾。然究不可與二斬一探並論。惟鴻聲素不輕演之上天臺。尚可與二斬一探相類。顧耳總而言之。鴻聲之技。謂爲近時之傑出可也。謂爲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不可也。謂爲譚派中之變象可也。謂爲自成一派不可也。且素病足。不良於行。其技亦因之減色。顧曲家有呼爲笛音機器者。余亦云然。

王鳳卿。卽著名青衣王瑤卿之弟。亦近時南北之俊佼者。總角登場。已負盛譽。質則工夫。乃在倒嗓之後。鳳卿幼時。卽爲汪桂芬所器重。當倒嗓時。足跡不履舞臺者五六載。此數載中。則依傍桂芬。刻羽引商。苦心研究。故得桂芬之趣味。益深。迨桂芬物化。鳳卿之嗓亦恢復。一曲高歌。形如雷動。於是鳳卿之名大振。燕京人士。莫不謂桂芬之後。惟鳳卿一人。然則如呂月樵真小桂芬輩。亦宗汪之巨擘。何故不及鳳卿。蓋呂則一副假嗓子。動輒從偏峯。

取。巧。所。以。謂。雖。高。腔。不。免。於。油。滑。音。雖。宏。字。不。免。於。模。糊。每。一。開。口。如。開。了一。架。八。音。匣。只。聞。其。音。不。見。其。字。也。且。月。樣。無。論。唱。生。唱。且。落。尾。多。用。唾。音。皆。係。青。衣。之。餘。病。（呂。本。唱。青。衣。出。身。）以。云。工。夫。不。過。獵。門。外。漢。耳。真。小。桂。芬。倒。嗓。久。矣。又。何。足。與。鳳。卿。敵。余。聆。汪。桂。芬。戲。不。足。十。次。而。對。於。鳳。卿。則。略有。微。譏。蓋。桂。芬。行。腔。字。字。皆。用。倒。拔。法。運。氣。在。丹。田。吐。音。則。由。腦。中。透。出。故。無。一。字。無。一。音。靡。不。巍。然。矗。立。依。托。借。襯。之。病。桂。芬。不。犯。也。此。種。工。夫。乃。天。賦。非。人。爲。者。鳳。卿。雖。音。沉。氣。足。然。與。桂。芬。較。之。則。若。雲。泥。之。隔。著。唱。殊。渺。志。取。城。都。文。昭。關。等。戲。摹。神。唱。味。尚。稱。得。體。中。以。取。城。都。爲。尤。佳。若。提。放。曹。代。落。店。一。戲。則。稍。遙。之。按。放。曹。一。戲。本。不。易。唱。因。其。先。西。皮。而。後。二。黃。也。西。皮。戲。調。高。而。窄。二。黃。戲。調。寬。而。平。凡。人。運。腔。調。由。高。而。平。難。由。寬。而。窄。易。由。窄。而。寬。難。毋。怪。鳳。卿。之。喫。力。也。再。如。汾。河。灣。一。戲。近。時。王。梅。合。演。南。北。人。士。僉。美。之。曰。珠。聯。璧。合。之。作。以。做。工。論。鳳。卿。自。無。可。議。以。唱。工。論。非。余。憲。鳳。卿。似。嫌。雕。琢。氣。太。重。如。（薛。仁。貴。好。命。苦。無。妻。無。子。）一段。西。皮。鳳。卿。唱。至。（陰。）字。十。分。瘦。力。養。至。淮。而。不。聲。唱。戲。貴。自。如。稍。加。以。雕。琢。則。失。於。真。妙。強。之。形。立。見。突。鳳。卿。奉。仿。桂。芬。常。犯。是。病。此。乃。春。秋。責。備。賢。者。近。時。欲。求。如。鳳。卿。殆。無。第。一。人。也。平。心。論。之。桂。芬。之。技。從。容。中。道。鳳。卿。之。技。擇。善。而。固。執。之。者。也。王。又。在。今。日。唱。工。藝。生。中。可。列。上。乘。裏。摹。仿。老。譚。與。張。毓。廷。相。近。練。音。雖。趣。於。平。然。於。平。中。蓄。有。英。氣。不。似。貴。俊。卿。之。秋。風。秋。雨。也。接。老。譚。腔。調。近。十。年。來。已。佔。伶。界。之。優。點。一。時。摹。仿。者。趨。之。若。驚。然。入。室。者。幾。如。鳳。毛。麟。角。五。年。以。前。當。推。寶。貴。得。老。譚。趣。味。最。厚。今。二。俗。倒。嗓。僅。足。以。傳。老。譚。之。神。不。足。以。仿。老。譚。之。聲。或。謂。老。譚。腔。調。秋。

民權素集第六

氣過重。如久病老翁。雖有奏請不振之勢。有薄其爲已國之音者。信哉。斯言。賈貴二伶。得其門徑者。在此而中。其毒者。亦在此。又宸則不然。其音純厚。使聽者如飲醇醪。氣味雖平而不淡。且於幽韻中。蓄有一種英氣。足以沁人之脾。故老譚之。碰碑哭靈等戲。賈貴不能。又宸獨能也。故俗張曉廷學譚與又宸雖同一軌道。其音調又高於又宸。惟神采趣味。則不及又宸。彬彬儒雅也。毓廷惜不永年。又宸正值壯歲。苟加以鍛鍊。傳老譚衣鉢者。舍又宸無第二人。

王雨亭亦倒嗓矣。微工又不及賈貴二伶。再如李鑫培孟溥齋德建堂許蔭堂輩。音弱而不韻。調柔而不清。謂其能唱幾句。則可。謂爲譚派。則余不敢贊一詞。更若瑞得寶孟小茹子韻舫輩。則又不及以上諸伶。東施效顰。不過趨時之作用耳。譬如今之難伶劉榮昇。來申瀟丹桂第一臺。大書其泥金紅報曰。獨一譚派。以唱論音絕而不花。字清而不混。較之小楊月樓八歲紅等。確高一級。若說學譚。則如李百歲摹仿叫天賣馬。直無一字似譚也。且微王亦幼稚非常。變之曰獨一譚派。真悶煞王又宸氣倒貴後卿矣。

時慧寶孫派中之健將也。足以與其頽頽者。惟雙處一人。顧老氣腔調全是一團真氣。頽成在伶界所謂本錢足是也。故摹仿老孫者。必先充裕本錢。乃可效颦。世之伶人。所以趨向老譚。而背老孫者。雖喜譚之細膩。厭孫之粗率。實則本錢有限。未能勉然而成也。學孫者。首推雙處。時慧寶尚在其後。雙處腔調失之過剛。且於含蓄處。不能領會。孫意。故鋒鏗俱響。有時竟不堪入耳。余前評孫調。所謂大刀闊斧鐵畫銀鈞。然其細膩處。亦有一種不可思議。

者在其唱。或白每至激昂之極忽然用儉淡法音細如髮若斷若續似有似無此乃是練氣工夫非練音者可與談也。老孫之調故剛其味則雄厚而不見粗率其趣則曲折而不見輕浮所謂以氣作用者其腔調沉著不粗率以力作用者其腔調剛直而滞笨加以曲折則油腔滑調矣。雙處之腔調多半以力用事雖不是油腔滑調粗率二字實在不免時慧氣於曲折處頗能體會老孫惟魄力較雙處稍薄如唱御碑亭殊瘡痏浣紗溪碑敍子等戲則勝於雙因。其細膩處多非工於運氣者不能曲折如唱逍遙津取榮陽等戲則雙勝於時。至於做工老孫則短於此道。雙處亦然時則駕二伶之上矣。平心論之雙已暮年技藝止矣時則方興未艾也。以趣味論以做作論則時畢竟勝雙一籌。然而完璧歸趙敲骨斷金二戲則老孫之後難乎爲繼矣。其他如白文奎可惜一副大喉嚨到底唱不出一箇字趣味更不必說矣。又如門第仙福處龍處諸伶亦摹仿老孫者皆是放開喉嚨直來直往不過照着葫蘆去畫瓢。至於葫蘆之內尚不知是金丹是糞土也最可笑者林樹勋（即小益芳之兄）邱治雲（即小保成）二伶也學老孫簡直一對獵狗搖尾狂吠而已。

燕都梨影

暢 生

崑腔亡而京調興。京調之脚本詞句完美雅馴不如崑曲。凡稍有戲曲智識者無不知之。然世間俗人多而雅人少。寄跡歌場者類皆纨袴子弟。販夫走卒文人雅士不過十之二三。此崑曲不敵京調之大源也。數十年來京調盛行幾遍中國。他若秦腔亦頗能盛行於北方數省。然其脚本詞句鄙俗較京腔猶甚。聲調亦過於急激。蓋秦腔。

民權素集第六

趙懷慘之氣而失其悲歌之韻。不足登大雅之堂。近年來亦漸衰矣。崑曲既亡。秦腔不作。故京調之在今日已爲我國戲劇上獨一無二之美術。皮簧之名源於鄂之黃岡黃皮京腔之調脫胎於皖之徵調。然現在一班名伶非產於京。即居於京。或出於京名伶之門。不然者。皆目之爲江湖派。故京調之盛衰存亡。尤視京都社會之趋向。爲轉移也。余此次入都。耳目之所接觸。足跡之所常至。無非歌舞之場。然名優次第淪落。梨園漸覺寂寥。迥非昔日可比。心中不無所感。爰泚筆記之。以佐顧曲諸君之一陳。

余入都時。值第一舞臺落成之日。第一臺者。創自伶人楊小樓姚佩秋諸人。建築與佈景。效法滬上諸舞臺。誠爲民國建立後。北京破天荒之舉。爲市面上特開面目。舞臺落成後。楊小樓姚佩秋被舉爲經理。於去歲五月某日開幕。乃開臺的第一日。前門不戒於火。幾付之一炬。二次開幕。余躬逢其盛。臺中之角色。爲王鳳卿王瑤卿龔雲甫王又宸沈華軒朱幼芬路三寶賈洪林陳文培何桂山諸人。惟分日夜兩班演唱。余猶憶第一日白天。爲龔雲甫之串金龜。王又宸之黃金臺。夜戲爲王鳳卿之硯砂痣。王瑤卿之破洪洲。惟經理不得其人。內則姚佩秋侵權。搗亂。欺侮同行。王又宸首先較演。易以劉鴻昇。而取價過昂。(時特別正廳價大洋九角。特別包廂價洋一元五角。)其實此蓋角色。北京之有周郎癖者。已可意會得之。(當第一臺未成之先。劉鴻昇龔雲甫沈華軒在廣和樓茶園。尚有金秀山吳彩霞諸角。王鳳卿瑤卿在吉祥。尙有陳德霖俞振庭諸人。皆價不過三四角。加以俞振庭在文明園。日請各名角登臺。以爲抵置第一臺之計。一班評劇家。左袒之。而梅蘭芳又在天樂園。以分其勢。第一

民權素集

臺受種種之打擊。每日止有五百人。劉鴻昇。葉雲甫。因不能呼座。遂同時出舞臺矣。於是易以一班秦腔諸人。若郭寶臣。翟景芝。董取價。華慶。(特別正廳五角)而閻津又無人也。夜則楊小樓時一出臺。尙能勉強支持。迨王瑤卿退出。孟連增。劉永春加入。減價六角。十一月時。梅王南下。應滬江之聘。於是電燈燭光之第一臺。亦因而停演矣。去腫之妙。梅王北歸。姚佩秋辭去。總理一席。小樓一人領其事。於二月二日。(即陰曆十二月廿六日)約王鳳卿復振旗鼓。演二日戲封臺。今春以至。王蘿芳加入。小樓每夜必出臺演一二劇。第一臺之營業。頗漸起色。近日不知何故。又忽停演。而易三慶園中一班坤伶劉景奎等演夜戲矣。

近年來營業最著者。首推文明茶園。該園與第一臺同在驛馬市街。相去僅數武。愈振庭主之愈振庭者。北京最有名。最有手段之園主也。與楊小樓同演武生。頗不相能。當第一舞臺開幕之後。愈除該園名角。如時慧寶諸人。外日請各名角。先後演唱。非演三日。即演五日。計其中譚鑫培登臺兩次。十三旦元旦李百歲孫菊仙各一次。王又宸數次。今春又由津請來李吉瑞。尚和玉。元元紅。醉鳳池諸伶演數日。殆梅王北歸後。王在該園演數日後。始歸第一臺。梅則搭入該園。劉鴻昇北歸後。亦時出沒文明吉祥。二月之間。該園由滬轉來林錦卿。竟於戲報上。書尺方大字。亦可見愈。愈。許。狡猾之手段矣。該園近因名角過多。遂分為兩班。一班為劉鴻昇。林錦卿。韓長寶。一班為梅蘭芳。孟小如。路三寶。王允振。庭。則或在文明。或在吉祥。五日一易。七日一轉。此北京最強健之戲館也。

天樂園則田際雲主之。田際雲爲田雨農之父。昔花衫頗負盛名。已綴演數年矣。去歲梅蘭芳王蕙芳孟小如路三賣田雨農在該園演唱。頗能縱橫一時。殆梅王南下。王孟輩不能號召座客。因而停演。去年冬譚鑫培龔雲甫登臺幾次。梅王北歸後。梅孟路入文明。王蕙芳入第一臺。該園又由津聘來張墨演半月後。又請女伶演一月。近者又停演矣。

丹桂園在去冬時。楊小朵余小春。由津請來。名伶汪笑儂。頗費重資。惟汪嗓音過發。所演之戲皆出其手編。雖詞句十分雅馴。而曲高寡。和知音極少。今春梅伶等在吉祥演戲。丹桂座客益寥寥。

已於三月底停演矣。近者女伶入第一臺。王鳳卿。瑞卿等。遂歸丹桂園。而汪笑儂。楊小朵又有入第一臺。或歸慶樂園消息。

童伶園爲幼童學戲練習所。北京最著名者爲正樂社及富成連兩班。劉榮昇富成連中重要角色也。正樂社中。有尚小雲白牡丹諸童伶。頗受社會歡迎。尚小雲演青衫。大得孫菊仙賞識。嘗以滬上之趙君玉許之。孫在京與尚配硃慈毅子戰蒲闋諸戲。

北京近來戲界發生一種恐荒之現象。最難解決之疑義爲男伶與女伶競爭問題。猶之滬上劇團與舞臺不相上下也。都中光復之前。並無女伶。民國成立之後。百廢維新。於是女伶亦隨新侵入。時無男女合演之禁。男女雜出。一臺然色之一字。男終非女敵也。名優瑤卿。日以陰盛陽衰爲言。一班男伶莫不岌岌自危。謀所以對待之方。

因而田際雲遂有禁止男女合演之運動。藉以排斥女伶，以孤其勢。然女伶未嘗因此而少衰。自此以往，坤社日漸成立。演於三慶中和各園，津滬奉天張家口之女伶相繼竄入。殆至甲寅之冬，乙卯之春，女伶愈夥。坤社營業益盛。劉喜奎小香水小月英趙紫雲李小來等大名鼎鼎諸女伶，連袂入京，街頭門美，取悅於人，以博時譽。致使男伶幾無伸足之地。雖以譚鑫培之老氣蒼涼，猶不敢輕視。劉喜奎之美目，一盼，劉喜奎來京在三慶登臺之時，叫天夜在天樂演戲。然三慶白天未及一點，客座已滿。天樂雖盛，猶不及三慶。及至去歲年終，劉喜奎演新茶花於三慶，京中人士若狂。雖同日，由第一臺楊小樓演長板坡，王鳳卿演戰城都，取價六角。觀者寥寥。劉喜奎之新茶花，取價一元。而馬車汽車盈門。中下卿滿座。上午九時，園中已無餘隙。日戲既完，皆坐守不去，以待看夜戲。今春四月，楊小樓等停演。劉喜奎入第一臺演夜戲，打砲戲為新茶花。下午五時，即滿座。某報新聞欄記第一臺之光景。大書特書曰：政客之捧場，蓋是夜觀劇者除前國務總理某公外，要多卿大夫當道重要人物。於是益證社會之趨向。日重於女伶，則男伶亦日大難。何堪設想也！初，第一臺文明天樂各園，相持不相上下。之季，各園座客，皆不見十分滿足。疑者謂觀劇人係由各園分散，殆及梅王南下。第一臺天樂相繼停演。此時，文明園理可獨霸一方矣。乃竟有大不然者。文明園亦因不上座而停演矣。推原其故，女伶為之也。余嘗徘徊於女伶戲園中，見無日不人山人海，而觀劇之時，醜態百出，非目不轉睛，卽怪聲狂呼，蓋在女伶園中，非聽戲也，看女伶色耳。女伶與而聽戲之趨勢愈下。於是，一變往日點首擊節之態，而為鶯鳴狗吠之風矣。使彼女伶，若代男伶而興，則戲劇當亦

隨之偕亡矣。平心論之女伶中雖傑者不乏其人。然能成大名者有幾人哉。以鬢生論南北最著名者爲恩曉峯。小蘭英。小翠。喜諸人。然以男伶比較之亦不過孟小如。一流角色耳。他若武生一行猶爲女伶所難。強能惟花旦一角尚差。強人意。蓋花旦者女伶之本來面目也。男伶爲之表情上。自口上容貌上。本來勉強。誠不若女伶之佳。近年來名優次第淪落。梨園漸覺寂寞。著名淨角金秀山於去歲夏初逝。顧曲者至今猶有餘悼。何桂山亦於去歲十月妙化去。何桂山者淨角中之先前輩也。兼善崑曲。早年演劇三慶部。與陳長庚配戲。以酷好杯中物。故年老猶奔走於歌場中。劉永春其高足弟子也。於藝不過學得其七八耳。何金相繼化去後。趙乏人。銅鑼花臉恐將失其衣鉢矣。黃潤甫亦老病不能演。劇王瑤卿。因嗓子中變。綴青衣而演花衫矣。陳德霖聲音已遠遙於昔日之清越爽脆。一字一珠。冀雲甫噪音已暗哑。不能成聲。叫天。翁仙。亦皆衰老甚。嗓子大不如昔。吾知天上妙曲人間難得。恐不久將爲廣陵散耳。

菊林趣語

一萍

三麻子演蓮花湖。其去勝英。真如紙。筆人一樣。大風一吹。不飛也就要倒。若與其對。眉鳳目亦面長。鬚手執青龍偃月刀。匹馬過關。單刀赴宴等。比較神采。則勝英與關壯繆。秦馬。帶頭。壯繆亦不許也。扮者一人。何相去有雲泥之隔。或謂關壯繆成神。勝英非神。其所以工於扮老。鬪戲者。皆三麻子尋常誦經拜佛之功。(三麻子最重迷信)。故關二爺保佑他也。試問搜府之施。不至跑城之徐策。神乎非神乎。祇好請教三麻子。總之此戲不難於三麻

民 糜 素 第 六 集

子而難於盜。叫天如桃花浪子之身手招架。這紙紮的人體笨重必穿其胸脚重必折其腿。吾服蓋叫天怎樣敷衍。臺想其兩人交手時較之與李德山演白水灘。譚永奎演三岔口。祁彩芬演打店分外吃力也。邇來海上各舞臺。歲杪封箱必倒唐敷日藉以新人耳目實則滑頭之舉動。客歲第一臺封箱疊串三日。其間以貴後卿倒串綵花計尤爲發暎。鳩形鶴臂抹粉塗脂亮一亮豆砂喉嚨偏要捏着鼻子說什麼「我家有勢利」他家沒有勢利。因此上不願意我的大老爺呀。放開了打棍出箱的長板腳偏要去走兩步踏浪步背影尚有人形回轉頭來則不敢請教。吾服老貴真罵盡海上之時髦美人矣。或質其曰譚派想是從叫天之盜魂錄上學來不然面孔胡若是之後倂也。

趙如泉神似一個渺盜其演陰陽河之張茂深追陰役歸李桂蓮欲藏其夫苦無隙地無已惟在臺側架一椅於埠上令夫坐於椅上。蓋表示藏夫於櫃頂之意。而如泉忽從椅背上豎一大頂。(卽倒栽葱)兩足朝天吾更不知其用意。想張茂深是孫悟空化身變一顆樹兒自墮但樹栽於櫃頂上亦寡奇矣。不知陰役可是二郎神否。七年前之漫雙鳳尚可在胡家宅一帶混混而今小東門亦莫能存身矣。若令其與小阿四結婚真天生一對爛污貨。

拾萬金全本接演唐明皇遊地府燈影戲也。北地常演海上不多見。蓋因是梆子重頭戲也。余觀此戲有年矣。憶昔演明皇遊地府時。甫至五殿。一黑面閻羅出場。大聲報名曰。(老夫包拯)接唐宋相隔數百年怎麼包孝肅。

就做了閻羅爺。天理循環，想孝肅未入世以前，已置先用，迨至宋季，或者因私通陰界，覬覦免去本官，亦未可料也。

讀南華經，莊子休乃曠代逸士，看大弊棺，莊子休則不如張天師。不過一茅山道士而已，其妻至淫，掉頭不顧足矣。卽不然，死之亦可也。何必自己粧死，試妻之貞果。莊周夢蝴蝶，蝴蝶夢莊周，作如是解，則一部南華經早已與草木同朽。唐突古人，至於斯極。其間最怪者，王孫祭奠之後，告辭欲行，田氏曰：（童兒往外去傳說，師娘有四句話頭對上了，讓她們回去，對不上，不讓他回去）童子將「青春一年少，仙花用水澆，打開石中玉，相交直到老」四句傳達後，王孫即曰：「你去對他言講四句話頭對上了，有三件大事可肯依從。」究竟對上了什麼？到底沒會說出，想是要了一個悶葫蘆，但是把觀客悶煞矣。

捉放曹，亦歷史劇中之正戲也。人謂陳宮懦弱，吾謂陳宮有神經病。當曹操途經呂伯奢之後，陳宮說曹操曰：「你這樣欺心，要不怕天下人咒罵與你！」操曰：「俺曹操一生一世，甯可負天下人，不要叫天下人負我。」陳宮接唱西皮慢板一段，內有一句曰：「馬行在夾道內難以回馬。」此乃慨歎自己遇人不淑的意思，故下接一句曰：「皆因是花隨水，水不能隨花。」蓋比喩辭也。近時演者，即如叫天唱到「馬行在」一句，必將馬鞭拾起，往來舞台中，作牽馬架式，其意謂唱到此句，必定要牽馬也。不知牽馬卽與上下辭之用，意不合。況康莊之間，從何又有夾道？卽有也，牽馬走到道內，又如何行法？想必陳宮發了神經病，不然，何牽了一匹馬，自尋苦惱，作無味之

學耶。

禪子報一戲。觀其後段果報，固足以警世。若觀其前段之因，實出於情理之外。非人世間之常事也。要知觀者眼光參差不一。愚者觀之爲其愚智者觀之爲其智。所謂觀果報而感觸者雖多。觀前段淫孽而入迷途者亦不少。欲說因果何事不可。必定廢寢平殺子一端何爲哉。近有改良殺子報出現。吾又不解此名兒。將謂其母舉止端方。其子應當殺也。又何必曰報。將謂其不殺子也。又何必名之曰殺子。左右思之。不知改良二字從何處加上。想必殺子不用厨刀大砍八塊。與改用槍斃故也。此種新名詞真可與周五寶之口頭語媲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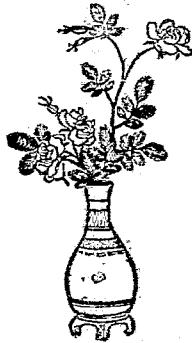
閩東女伶王鴻齡者。秀色可餐。爲一時尤物。營口某商子。惑之甚。欲親芳澤。苦無門徑。隔簾窺影。其金錢浪擲已不知數。後請計於友。友戲之曰。欲如願。非降格以充其傭不可。少年曰。但願化爲蝴蝶去裙邊。一臭餘香死亦甜。而況偷乎。友復戲曰。談此美差。非餉以巨資。運動不可。少年遂典質良田三十畝。以餉之。於是充斯伶之管包。(卽傭人也)。昕夕惟於盜匪間。收拾其殘脂敗粉而已。卒不獲奇眼一顧也。然則燕京某少年。以五十金而親劉臺之吻。眞算。是特別大減價。毋怪其噴噴曰。值得。值得。

女伶演戲。名之曰髦兒班。此種名稱。最合女伶身分。蓋謂其趨向時髦者也。苟引商刻羽以評之。何啻以秦漢文章而責孺子也。吾曾作打油腔八首。錄於後。則可見髦兒戲之一斑。詩云。一口花腔拆爛污得來。全不費工夫。蘇州京調揚州白。不是吸晴(讀平聲)便是。奴喬裝改扮步郎。當半截男人。半小娘。真個戲中人。若此林之洋嫁女。

民權素集第六

兒王不重唱工與做。工腰兒扯捏臉兒紅。要求羣犬如狂吠。只在橫波一掃中。動斗翻來尺半高。刀槍棍棒一團槍。下場背影真難看。兩片尊脣擺擺搖搖要從臺上出。驟風羞恥全忘便跑紅接吻摟腰拴褲帶儼然一幅活春宮。洗卻賤脂學畫皮。面龐硃墨兩泓翻新小調。粧花面忠義堂前唱。李達小小喉嚨參音自家唱與自家聽。多因看客食妍色。不重腔兒只重人開心。最是拆白黨慣向梨園認外家。報到有情人出幕阿娘阿姊叫喳喳。

吾友陳冷僧亦近時之曼倩也。曾作打油詩四首。咏翁梅倩林黛玉金處吳新寶四老伶刻畫生旦淨丑恰合四伶之身分。梨園弟子白髮新。想四伶讀之當罵老冷薄倖郎也。其咏翁梅倩云。哼哼調子轉。嗲嗲開到梅花味。不同莫謂翻唇疑品玉。都因是采阿芙蓉。咏林黛玉云。臉兒美似鷄皮綢。嗓子嬌於破瓦鍋。作態粧腔唱花旦。瀟湘妃子老婆婆咏金處云。腰如水桶臉生花。不扮紅粧扮夜叉。金谷園荒春去盡可憐任個癟眼。咏吳新寶云。身幹長如三寸釘。撓兒雖老好時新。改良時代文明派滿口新詞學偉人。却是四伶之寫真片也。



鳳
題

頻館書話

大凡書家各有一種常用伎倆。常用則多見。多見易傳。賞鑒家亦各各認殺。面目山谷是山谷之字。松雪是松雪之字。豈知名家未有不變化者。余前得見山谷書李青蓮詩作懷素體。間有一二筆露本色。後有元明人數跋記其來歷。甚悉山谷之長於懷素。但聞其說。未嘗見也。此卷精妙至不可思議。始知凡刻山谷字。皆非其至。而凡帖所刻懷素。亦是一副酸餡氣。非其本色也。此卷爲有力者以五百金購去。不知歸於何所。遂不復能問津矣。

醉

玉

待雲

文 學 介 紹

茂先舊注繫珠珠後注水漢書之馬援倚天拔地之才橫點蒼苔探源流
於六藝傳中第古文成破文字五經扶大雅之綱運難望之妙文之爲用亦至廣矣夫序跋足以資
考證而傳者皆傳錯贊頌足以彰美德而流芳譽美以誥其恩威以揚其聲名其他詞賦尺牘聯詩
賦文以及諸種小品文字字目孔名各以其致始所謂包參字句之理蓋括事物之象者歟孔子
云幾乎其有文章溢信然也邇者跡風日詠古學代徵流連賦辭體牛儕馬勃反韻真傳
天皇未表斯文誰真不忘顧林本出版部有感於茲爰集文士廣延名流同組編府共推精英或
奉保丹於鵠車或吐舌施於筆床潘江陸海右管昔著謝月宋風無文不屬猶乞如椽於王碑定
多倚馬之青蓮極是長門賣賦揚子雲有例在先古寺題碑嘉甫湜宋酬無愧筆墨爲生古今同
慨有舞陽於雅道李共對此微衷

接沿莫西馬路木出版部請面詳



本社發售水晶瑪瑙珊瑚玉
石象皮象牙牛角黃楊等章
並可定配大小形式篆隸鐘
鼎任從檢擇匣章裝璜精雅
攜帶靈便各種西式名片紙
張潔白種類繁多不及備載
並代書木戳書體任擇內外
埠來款購貨訂期不誤

少年社啓

上海麥家園東口四馬路

小說野草花
楚情

代 售 各 書	小 說 叢 報	枕 亞 浪 墨	七 角
	十 期	雙 熟 嚼 墨	五 角
		紅 羊 佚 聞	一 元
		鐵 冷 碎 墨	六 角
		假 錢 案	二 角
		明 季 佚 聞	四 角
		三 角	

碎玉日錄

賣珠者言

胡盧謠

醉餘隨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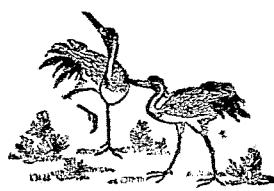
蔽廬談屑

集 六 第 索 檢 民

黃天儀
鄒竹醉超

集六第素樸民

三
卷



民權素第六集

碎玉

賣珠者言

儀 鄭

長安大道有棄人子焉。捉襟而肘見納屨而踵決。顏色憔悴。躡躅於途。行行不已。出珠懷中。持之以炫。於人人皆莫之顧也。日既暮。途復窮。飢寒又迫。乃持珠至骨董之肆。而求售焉。肆主人略睨之。詢曰。此一金可乎。棄人子曰。可。與以珠。欣然持金而去。余追視之。其光燭耀。蓋希世寶也。急尾行其後。而語之曰。子之珠。卽所謂靈蛇之珠。懷此至寶。投身王者之門。釋褐而獻之。綴之於璇室。懸之於瑤臺。中有火齊翡翠。垂蟠懸黎琨瑩。灼爍是珠也。錯落於其間。相與含英吐耀。吾知萬金之值。不難立致。子奈何懷此珠。而不知寶。售之流俗之人。一金而遽輟然色喜也。棄人子喟然笑曰。此明珠也。而有價值之可言乎。我欲善價而沽。安所得王者之門。而獻之也。即得其門。將投足而後巡。欲啓口而囁嚅。思其狀殊可鄙。吾豈能爲此哉。且子亦思。瑤臺之上。璇室之中。所陳列者。果何如也。羣鼎之尊。與康瓠同視。夜光之璧。與砾砆並。陳貲賤不區。吾釋褐而獻此珠。是以暗投人於道。彼將按劍相眄。此鄒陽所謂結怨而不見德也。而子謂我願之乎。予詰之曰。子不願此。可懷寶以終其身。何賤售爲。曰不然。我懷此久矣。終吾身而不售。一旦墮溝壑。誰復知此珠。雖貴。將與糞壤同科。不若售之於人。塵世間或留此光彩。我固不以價值論特。患得吾珠者。不知寶耳。言已。徜徉而去。予卽其言而思之。其猶有蓬之心乎。懷珠者而人盡如斯。人爭以賤值求至寶矣。得之而知爲寶。是尙可言。得之而賤視之。仍與糞壤同科。賣珠者不再見。無由以是說質。

之也。

胡盧謠

黃竹

冉初子夜飲於市。醉索蠻書十九章。似諷似嘲。語多不解。或叩之曰。此全從胡盧中得來。遂名胡盧謠。

著巴。白華。大蕪。根大如瓜。戀西兒。口兒口。赤挺。垂過肘。華戀東姆頭。姆頭帖壓金璽。流南畦北畦。插不盡。

三兩着。斷着落。蕪走血膊。血膊何模胡。夜夜聞鬼呼。鬼呼主人。主人坐且吁。

娟兮東營。營娟兮。西營營。爾娟何營營。何要口中餅。三世食不成。投地條。忽來狸體。狸體來。夜微茫。(叶明)

營營娟爾乃以爲生。

百丈洪千夫不能過。一兒赤裸。邁行如梭。兒亦何能爲。(叶娥)兒惟不知百丈洪。何如溝澗多。大澗無一丈。小溝無一步。小兒目中習其故。小兒心中知其數。小兒心目中。何有百丈洪。

羊犧。牛犧。肥羊犧。偏多散。牛亦不能飛。飛牛出闢闢。白豨圈外肥難知。故妃。故妃歸夜未曉。成父逐狼。狼入扉。風東穴。馬西馳。馬馳猶可追。寢鼠并穴。擢盈將軍。何用巍巍堂上。爲堂上發虎符。堂下百僚趨。鎮東不筦西。猿子當前啼。將軍葡萄采。蒺藜蔓爾帶。革爾衣吁嗟。盈將軍國人不如君。

海眼開。大水來。大小汨九州。五嶽之山鬱相樅。大水涸。海眼懶。桑日昃。金波作岷峨。之水來。自天。天不絕。月長圓。

民權素集第六

掘天鑿天宮。犯計羅騎。天龍口沫噴赤火。四宙八極光熾熾。斗戴匡箕哆。風澤國人思卯金鑿。彼槍胡能懸當中。旃無髦。挽無弓。巨口至斟酌。第四九六甲。商同功。

鐵爲垣。銀爲門。琅玕爲焚堅固。不翻云是誰主者。金寶子富姻孫。長夜無驚。室鬼尊。燎燄長。裨脰短。黑狐白。駔來相。款賓中。猶。猪聲方亂。鐵爲垣。銀爲門。琅玕爲焚堅固。不翻安來。狐與。狂。

自鑄亦鑄。中心如繫匪惟繫。今迺朽之棄。惟棄之柔柔則易朽。惟石之堅。堅乃長壽。有酒千卮奉君。耄耋願君爲石。不願君爲粟。

蘧除蘧篠。兩眼如盂。見天之高。不見地之疎。(一解) 飢無窮粒。寒無絳縣。蘧除何怙於天。(二解) 呼嗟。蘧除人以爲醜。人以爲醜。胡不出走。(三解) 蘭條出走。卬卬何止。我謂蘧除不如。趨死。(四解) 篁篠答我。蘧除不死。快樂萬年。蝶蠟有喜。(五解)

白雲在天。綠綺如縣。靈臺匪側。見我姪娟。有龍曰龍。宵吠花前。我信孔昭。守旦不愆。仙之人兮。君子來思。未見其趾。乃見其髮。何以造之。碧玉琅玕。

掌上雷。一鳴巨。人至再。鳴巨。人死。巨。人死。雷不。止。袖中。火。龍戰。飢蟲。焦餅。滿地。收。不得。黃靈。晝伏。百怪。尼。井上。小兒。方。夜。出。

前相公。後相公。屈如。夔如。龍揖南北。拜西東。鎮應四方。相公聖。相公不聾。相公納無閒。立無際。無聽之聽。聽乃

聰。相。公。不。也。

石梁高。石梁何。高。高。不。能。援。天。戈。達。天。施。天。闔。九。九。九。八。十。一。天。虎。天。虎。躡。門。噬。天。狗。天。雖。可。登。難。行。走。石。梁。高。石。梁。高。高。不。與。天。通。呼。吸。黑。風。一。夜。吹。欲。絕。

穆滿朝河宗。河伯號之天。天曰汝滿休。八駿死。良犬亡。收皮効物歸故鄉。滿曰。悠悠道路。山川間之。將予無死。尙能復來。天曰捷走千里。雄飛八百。汝欲復來。黃水化爲赤。四國之人詛之曰。山丘平。漢水經。黃水不赤。有鳥有鳥。翼於昆侖。三年不食。一食萬豚。這卵如拳。破之赤陽。腥流滿地。不見其黃。其黃化爲碧璫。焦雷逐之。匍匐過河。

種就得瓜。實大如瓶。中有嬰鬼。坐而豕啼。喚於赤父。乳於黃姐。畫餐罔兩。夕眠窮奇。是名無歸。歸諸北荒。北荒不受。投諸豺狼。豺狼歡喜。奉以爲王。老殲六駿。晉來稽頰。反踵人身。有庶其角。倨牙印鼻。長頸短喙。雖曰來讐。非我同族。殺之殺之。嫗母夜哭。犢子蟲子。汝不言。石滌血。汝卽言。不如我。狼尾轉。沒頭下。不言。死言亦死。死不言。乃男子。水可沈。火可灼。鐵可剝。石可礮。昆侖之山不可奪。

告爾天。天蒼蒼。告爾地。地茫茫。茫茫復蒼蒼。余及汝偕。呼我靈兮。吁嗟黃兮。胥歸來。今毋淹留於四方兮。

冉初子不知何許人。讀十九謠。唯末兩首可解。餘都指遠詞與似有爲而作。但未敢確言其所指耳。錄自段

家村居原稿十九首續列。其每首標題及注則余爲之也。辛亥七月朔黃竹跋。

醉餘隨筆（續第五集）

天醉

一代有一代之人物。一代有一代之文字。如後漢書之馬援傳。三國志之周瑜傳。其文字雄奇。殆非班史中所有。文人好以時代論文。眼孔小耳。

經學家今古文之爭久矣。庶有爲新學僞經攷。謂古文皆出於劉歆。此亦襲取前人舊說耳。不學之人。從而驚之。甚可笑也。

信今文者無不尊公羊春秋。道咸之際。其說盛行。今日經師。如王闡。呂如慶。平皆深於公羊之學。康有爲。拾其餘。睡。便欲以此自名。其學亦其欺世盜名之一端乎。

今日國家急需之人物。在荆刺一流。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不復還。吾誦之萬遍而不忘也。他人以爲念佛。司馬晉南渡之季。會稽王道子當國。卒亡晉室。今之爲會稽王者何人。可以思已。

宋度宗時。賈似道以去要。度宗至下階長揖留之。夫似道何功於國。而度宗特爲長城。若以彼之去。關宋社之存亡者。而不知彼之不去。正所以速宋祚之亡也。其如彼昏不知何。

政府者。人民組成國家後。執行政治上事宜之一機關也。然世界惡劣之君相。所行不法。則有人焉。倡無政府主義。以振厲之。若夫政治機關人人不負責任。魂東魄西。各恤其私。則雖有政府。不異於無政府也。塊然之體。乃無

民素權第六集

腦海。此又別一景象矣。
今日中國之政府。不足爲政府也。則謂之無政府也亦可。凡號爲某會某公司者。大都國家現象之縮影耳。可哀也夫。

世有妄人。不解文義。往往好誣。而他人。此何以故。應之曰。謬誤之中。有真理焉。吾只以平心對付之。其不足計者。則吾行吾法可耳。

俗語往往有本。如寧波鄉諺有云。小人日日醉。皇帝萬萬歲。此與杜少陵所謂漢運初中。興生平老。就酒同一意也。以今觀之。皆奴隸之思想耳。吾自吃酒耳。與漢皇何與焉。

宋徽宗爲金人所俘。至五國城。衣生虱。呼爲琵琶蟲。以其形似琵琶也。夫爲虱於宋者。豈唯琵琶蟲哉。名勝相望而納於幹濟。奸佞接迹而竟少。梟雄皆虱而已矣。

南宋徐師川贈官鄭公謐詩曰。平生不善劉蕡策。色色人中自有人。嗚呼奔走於太監門下者。得此可以解嘲。秦檜妻王氏。嘗賜稱沖正先生。今之娘子。其婢奴。稱以先生。或本於此乎。

狀元宰相之榮寵者。無過於秦檜。狀元宰相之苦者。無過於文文山。

韓侂胄當國時。有武學生華岳上薦極論之。并試程松之納妾。倪僕舊妹蘇師旦獻妻以媚侂胄。侂胄亦雄兒兒。岳或言之過甚。然今有京內大員出其妻妾以媚權貴者。倘亦程松之等之後學歟。

民權素第六集

宋帝降元。封瀛國公。老生一兒。元明宗取爲己子。此子後爲元順帝。然此事不見於正史。殆與以牛易馬同一疑案。或抱種族思想者假造此說。以洩孤憤已耳。非必事實也。

張浚身都將相而富平符離之敗。棄師累十萬。此與韓侂胄何異。而朱熹比以諸葛武侯。蓋侂胄得罪於道學。故史論斥爲奸亂。而浚之子栻與朱氏講學。朱氏阿之後世。亦不敢非矣。今日所謂清議者。亦大都如此。

宋高宗善書。孝宗喜唐人七絕。中興之業。無足觀也。張文襄詩曰。淮譯蜀亂毀藩籬。已是弓藏磬盡時。德壽才催臨機。帖阜陵。又賞選唐詩。嗚呼。今之以文字爲國粹者。可以悟矣。

史可法之時。尚可爲也。瞿式耜之時。不可爲也。然瞿守桂林。頗能持久。史守揚州。未戰而敗。王良士哀江南。曰。書生白面。最誤我行信然。

復社中人物。最著名者。如吳昌時。以附周延儒貪鄙。死於崇禎十六年。周鍾以降。賊死於南都。而吳偉業輩。則降清朝。如張溥輩者。亦幸而早死於牖下耳。浮夸之士。甯可信耶。

明季之兵。無戰不敗。而著書言兵之士。最多。

明季黨人。其能力較東漢黨人尤劣。東漢黨人。能利用何進袁紹。竟殲宦官。天下已亂。劉景升據土稱霸。雖坐談西伯。而名列英雄。明季黨人。除文字涕淚之外。無復能力矣。

明季三案。在今日觀之。皆無謂之爭也。而當時以爲大問題。應聲蟲太多。最爲國家之害。

南宋道學先生。最。多。而。亡。國。之。禍。莫。慘。於。南。宋。會。稽。諸。陵。盡。被。發。掘。理。宗。之。首。至。爲。元。祖。飲。器。明。代。之。初。始。歸。埋。江南。（見高青邱集）理宗在位時。崇。獎。道。學。周。程。張。朱。從。祀。孔。子。始。於。其。時。其。結。果。如。此。天。下。之。事。固。非。雄。才。大。略。莫。與。濟。也。

王荆公詠商鞅云。今人未可輕商鞅。商鞅能令法必行。此言深合法治主義。未可非也。若其詠明妃云。漢恩自淺胡自深。意在翻案而不覺其理。之謬。荆公之言失於此哉。

秦始生日。或獻詩曰。靖康一節古來無。蓋靖康時。金人入汴。欲廢趙氏。立異姓。檜力爭之。當時重其風烈。云不謂其後來敗節。若此。

嚴嵩讀書鈴山堂。頗工文翰。有時名大用。後庸奸誤國。清流不齒。名士之不可信。如此。

錢牧齋既降清朝。嘗以蠻丸洩兵事於瞿式耜。故錢之門下士。爲明守桂林。卒以身殉。視牧齋之反覆。不啻雲泥。九之舉。轉。憂。多。事。耳。

錢牧齋注杜詩。每謂少陵受知明皇。其子肅宗卽位靈武。有同篡猶。少陵深致貶斥。然以吾觀之。少陵詞多渾融。未傷忠厚。今有妄舞其子。而呂武其母者。則其心術之不正。殆亦牧齋之儕也。耶。

唐有爲自言出晉禹朱琦之門。吾觀朱氏之學。平正通達。與康氏。恣睢妄作者。大有逕庭。此又何耶。世有哲人。當不以李斯之故。罪荀卿耳。

民素權第集

翁常熟常以康有爲有才而隱匿之。此常熟之過也。然常熟主與日人戰，卒以大敗。書生誤國，罪不容於誅耳。顧連才一宦豎耳。康有爲緣以子進。梁啓超稱道之。至弘陸子靜不識一字。堂堂丈夫之語以頑連才小人之氣類有如此矣。

口頭三昧無真實受用只要人人回光返照自摸良心省得多少閒言語。

高車大馬玉食錦衣我輩見之未免不平不知世上苟有啼飢號寒者在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杜少陵詩也誰知盤中粟粒粒皆辛苦白香山詩也頗與今日社會主義暗合

吾讀圓明居士語錄又讀雍正朝東華錄忽憶老韓同傳太史公大有見也。

古人云才子成佛當在人先殊不然學佛必自持戒入聰明人嗜好易看情識易遷轉不如齋公齋婆皈依淨土者臨死時轉有把握耳。

定間無窮時間無盡功蓋四海名垂千秋亦與本分事無與我輩只求此心之安而已。

憤世嫉俗不過爲此身自樹荆棘其實於世俗毫無所益不如以忍耐和平出之冤親平格正是作用

道德自道德法律自法律分柝不清又惹一番議論

知生之不足戀而後可以不怕死知外物之爲幻而後可以不愛錢凡夫人之所慘淡經營而不能一刻去者即以無常二字曉之然且曰吾有子孫所謂佛出世亦救不得

二十四章經。佛遺教經。語語真實。易於通解。實學佛者之津梁。而僧家之金科玉律也。今或以其淺近而忽之。侈談大乘。捨事言理。流弊所至。無一人而不爲獅子蟲矣。可喟哉。

淨土宗倡於晉代。慧遠達社其大宗師也。至於明代。如婁樓。如慈山。專以此爲教。今日楊仁山。以佛學名於江南。亦諄諄然勸人皈依淨土。淨土宗主要之經。如阿彌陀經。無量壽經。觀無量壽佛經。皆入大乘念佛求生淨土。其要在一心不亂四字。念佛自易。而一心不亂。以念佛則難。不可不知。

禪宗最難入。然無得於此。則讀經不易解。所謂但爲法華轉。不能轉法華也。入門之書。當以六祖壇經爲第一。天台宗大小止觀。宋明儒者所言。靜坐之法。全本於此。

今日提倡佛教。當標揚根本五戒。以約束教徒。或問。妻爲犯淫戒否。應之曰。娶妻自娶。妻自淫。娶妻未犯淫戒。信徒不妨有妻。比邱則必不可有妻耳。如持殺生戒與不肉食。自是兩事。不妄語之戒。在今日尤要。佛典所謂五種止食。(梵云蒲屠尼)妙乾飯。飯魚肉也。(見四分律)然則學佛者可以食魚肉。

維摩詰經曰。亦有妻子。常修梵行。然則學佛者不妨有妻子。

佛之父曰淨飯王。母曰摩耶。妻曰耶輸陀羅。子曰羅睺羅。釋迦出家學道。不過六年。道成之後。即歸度父母妻子。僧行者誦佛似未一攷。

楞嚴經言。佛告阿難。汝我同氣。情均天倫。阿難亦曰。我是如來最小之弟。蒙佛慈愛。獨特驕獎。雖今出家。猶特驕

民權素集第六

憐由此而觀佛之於家。廷倫理非猶是人情也哉。

吾觀世界宗教家。耶氏有母而無父。回教祖墓罕默德長時父母俱亡。孔子父母。司馬子長明言之曰野合。孔子旣長。至不知其母葬所以。凡。情。而。雅。三。聖。人。皆。可。謂。處。家。庭。之。不。幸。者。矣。唯。佛。身。爲。王。子。終。俱。解。脫。必。非。偶。然。者。韓歐程朱所以闡佛者。皆以廢人倫爲言。猶如夢囈。殆不足辨。然而。韓歐可恕。以其本不解也。宋儒所得。無不拾。佛之餘唾者。能讀書者。自知之。

程朱得於佛者。淺。陸王得於佛者。深。此程朱之所以不如。陸王也。

文人積習。最可笑者。莫如古文家宗派之說。始於明之歸唐。而成於清朝之方姚。其範。愈。隘。其氣。愈。薄。其結果。使。

文章。一道。離。事實。愈。遠。亦。可。喟。已。

戰國諸子。各以其道。思有以易天下。其見之於文。亦各自爲體。此其所以不及也。今不學。所以爲文者。而但摹擬。其腔詞。則與優之唱曲。何以異焉。

所患於八股文者。以其庸且熟耳。吾未見今之爲桐城者。不庸且熟者也。

揮子君之才。勝於方剝。

古人之文。原無格式。其根本深厚。不可磨滅。則人以爲至矣。有序難而有物難。豈可規規於波濶轉接之間哉。

今日論文。又自有法。取足以達吾之所見已耳。

論事論理之文字所貴者不違於倫理而陶冶性靈別有韵文二者各自爲體可耳。

佛言一切衆生未成佛我豈不成佛今我衆生依然衆生可知佛是沒有了慘佛曰你自願爲衆生便了我看你便是佛。

先生亦吃飯著衣何以勸人學佛應之曰你道佛不穿衣吃飯麼佛生此世間時何嘗不穿衣何嘗不吃飯但是隨這些固非佛法。

先生言資生事業弟子來服了曰先生是講學的人應之曰以儒言許魯齋謂學先治生以佛言所謂連水擔柴

一微空故衆空衆微空故一微空此語是禪語實亦科學家之絕頂語。

箸超

(未完)

微盧談屑 (續第五集)

貪人之前莫炫寶炫寶則自殺其身此君子正命之道也才人之前莫炫文炫文則自丟其魄此君子藏拙之道也險人之前莫炫識炫識則自取其危此君子達禍之道也姑婦之前莫炫色炫色則自毀其文此君子下人之道也文人一富貴起居便市井富貴一能詩吐辭便寒酸

民権素集第六

非真率不宜談禪。非真曠不宜談酒。近數百年禪酒無知音久矣。

能食滷飯者方許嘗異味。能洞市井者方許遊名山。是謂不形不相。能受折磨者方許處功名。能甘荆布者方許飾錦鉢。是謂可屈可伸。雨意作書筆端便染煙雲。雪夜哦詩紙上如灑冰霰。是謂善得天趣。凶年聞蠟竹愁眼見燈花客途得家書病後聽琴聲俱可破涕爲笑。

無風雨不知花之可憐。故風雨者眞惜花者也。然不能因惜花而匱其風雨。無患難不知才之可愛。故患難者眞愛才者也。然不能因愛才而阻其患難。

日高風暖則花之發泄太甚故名花養於輕陰。

富貴逼人則才之剝削太甚故大才養於困苦。

予性不愛花而尤不願花之發泄也。陰雲密布時常賞玩之。

觀交友可以知好惡。觀位置可以知經濟。是之謂對鏡照形。

觀經帖可以知吐屬。觀陳設可以知旨趣。不必測隱探微也。觀圖書可以知胸次。觀童僕可以知器宇。不必量才核器也。

庭中之花。有斡旋造化之功。使名士增情。使美人增態。使香爐茗碗。增奇光。使圖畫。書籍。增活色。孩提之童。有移易人心之力。使凶暴者生慈悲心。使爲我者生割捨心。使各家族生保護心。

琴不可不學。能平才士之驕矜。劍不可不學。能化書生之懦怯。此鍛鍊之工夫也。

氣靜則飄渺自化。何必學琴。氣充則儒怯自除。何必學劍。此琢磨之工夫也。

美。先。以。大。曠。盡。之。奇。境。以。粗。游。了。之。深。情。以。淺。語。傳。之。良。辰。以。酒。食。度。之。富。貴。以。驕。淫。處。之。俱。失。造。化。本。心。攤。黃。白。物。以。輕。者。守。之。翻。似。曲。體。造。化。

樓之收。遠景者宜游覲。不宜居住。室之無重門者便啓閉。不便貯藏。

庭廬則爽多累於風樹。密則幽夏累於蟬水。近可以濂墨。敷集中宵。屋小可以禦寒。客窘炎午。

君子曰。居身無兩全處。境無兩得。信乎斯言。不我欺也。

夏時勿縱酒。怒時勿作札。既可以保身。亦可以免尤。

不靜坐。不知忙之耗神者。遠不泛應。不知閒之養神者。真。

筆蒼者宜學爲古筆。舊者宜學爲詞。筆麗者宜學爲賦。筆肆者宜學爲時。筆漸者宜學爲詩。

讀古碑。緩緩則古。藻綴呈讀古畫。宜速。速則古香。顚溢。

讀古詩。宜先緩後速。古韻以抑而後揚。讀古文。宜先速後緩。古氣以挹而愈永。

物隨息。生故數息可以致。物隨氣滅故任氣可以致天。

欲長生只在呼吸求之。欲長樂只在和平求之。不必過爲其難也。

雪之妙在能積。雲之妙在不留。月之妙在有圓有缺。山之妙在峯回路轉。水之妙在風起波生。
爲雪而失其闊。爲花而粉其牆。爲鳥而疏其枝。爲魚而廣其池。爲素心而開三徑。是爲天人之映帶。

築園必因籬。築樓必因樹。築榭必因池。築室必因花。一無所因者不可言建築。

得天者常勝。失天者常負。天人相應。實至名歸。是故天不可逆也。

聚泥沙於名花之側。名花未必減其豔。惟相形而愈增妍媚耳。

一時之苦不可耐。千年之樂不可厭。人情如是有亡而已。

有青山方有綠水。水惟借色於山。有美酒便有佳詩。詩亦乞靈於酒。

有青山綠水乃可酌美酒而詠佳詩。是詩酒又發端於山水也。

嚴君平以卜諱學者也。孫思邈以醫諱學者也。諸葛武侯以出師諱學者也。
人則女美於男。禽則雄華於雌。獸則牝牡無分者也。

鏡不幸而遇嫫母。碗不幸而遇俗子。劍不幸而遇庸賤。皆無可奈何之事。

天下無書則已。有則必當讀。無酒則已。有則必當飲。無名山則已。有則必當遊。無花月則已。有則必當賞玩。無才

民權素集第一六

子佳人則已有則必當愛慕懷惜。

秋蟲春鳥尙能調聲弄舌時吐好音我輩搨管拈毫豈可甘作鴉鵠半喘。

綱常倫理今日幾於掃地合向花木鳥獸中求之。

豪傑易於聖賢文人多於才子蓋豪傑不能爲聖賢聖賢未有不豪傑文人才子亦然。

牛與馬一牡而一隱也鹿與豕一仙而一凡也。

田單之火牛亦曾效力驛場至馬之隱者則絕無之矣若武王歸馬於華山之陽所謂勒令致仕者也。

古今至文皆血淚所成古今惡文亦純是血。

情之一字所以維持世界才之一字所以粉飾乾坤。

世界原從情字生出。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兄弟。有兄弟然後有朋友。

孔子生於東魯東者生方故禮樂文章其道皆自無而有釋迦生於西方西者死地故受想行識其教皆自有而無。

佛遊東土佛入生方人望西天人尋死地嗚呼西方之人兮之死靡他。

貌有醜而可觀者有雖不醜而不足觀者文有不通而可愛者有雖通而極可厭者此未易與淺人道也雖然可觀者必有奇怪處可愛者必無大不通。

民權素第 六 集

遊玩山水亦復有緣苟機緣未至則近在數十里之內亦無暇到也。

貧而無諂富而無驕古人之所賢也貧而無驕富而無諂今人之所少也足以知世風之降矣。

昔人欲以十年讀書十年遊山十年檢藏予謂檢藏儘可不必十年只二三載足矣至於讀書與遊山雖或相倍蓰恐亦不足以償所願也必也如黃九烟前輩之所云人生必三百歲而後可乎。

九世同居誠爲盛事然止當與割股廬幕者作一例看可以爲難矣不可以爲法也以其非中庸之道也。作文之法意之曲折者宜寫以顯淺之詞理之顯者宜運以曲折之筆題之熟者宜參以新奇之想題之庸者宜深以闇繆之論至於審者舒之使長鬚者刪之使簡俚者文之使雅閑者攝之使靜皆所謂裁制也。

爭爲疏中尤物荔枝爲果中尤物蟹爲水族中尤物酒爲飲食中尤物詞曲爲文字中尤物買得一本好花猶且愛護而憐惜之矧其爲解語花乎花能解語而落於粗惡武夫之手或遭獅吼戕賊雖欲保護其何可得。

水爲至污之所會歸火爲至汚之所不到若變不潔爲至潔則水火皆然。

詞 枝 竹 上 海

碎
玉

值探心計最奸刁吃倒王糧造瞎謠一酒一和嫌價

貴夜深偷渡帶鉤橋

盤龍堆鳳誇新粧兩字瓜分最不祥一個篷篷頭上

鑿幾多婦女害顛狂

春秋斜對百花洲香粉胭脂冰雪油莫道里名是畫

錦太陽跌落出風頭

作者箬超

緊要通告 (版出定規書本)

民權素自發行以來
海內歡迎已達極點
惟出版期限過緩致
愛閱諸君多興遙慕
莫接之嘆此固本出
版之缺點所亟當設
法進行者茲特於本
集起以陽曆按月望
日爲本書出版之期
如或延誤請 購閱
諸君向本出版部重
辭詰責不勝欣幸

郵票代洋	五年十二冊	半年六冊	一年一冊
五元	二元七角	五角	五分
概不折扣			

費	郵	本	國	每冊五分
歐美各國	日本及南洋各埠			每冊一角五分

注意

外埠函購或訂閱請先交足書價及郵費空
如須掛號遞寄每冊另加空

中華民國四年五月十五日出版

民權素第六集
定價大洋五角

編纂者 蔣 簡 超

總發行所 民權出版部

分售處 各省各大書坊

上海英界四馬路東首念一號
中國圖書公司和印刷所

印刷者



